This ebook is for the use of anyone anyw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ost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t no cost and with almost no restrictions whatsoever. You may copy it, give it away or re-use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included with this ebook or online at www.gutenberg.org. If you are not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you'll have to check the laws of the country where you are located before using this eBook.

Title: 蜃樓志

Author: active 18th century Yulinglaoren

Release date: May 20, 2008 [eBook #25543]
Most recently updated: January 3, 2021

Language: Chinese

*** START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蜃樓志 ***

Shen Lou Zhi

by

Yu Ling Lao Ren Shuo

第一卷 譚楚玉戲裡傳情　劉藐姑曲終死節

詩云：　從來尤物最移人，況有清歌妙舞身。　一曲霓裳千淚落，曾無半滴起嬌顰。　又詞云：　好妓好歌喉，擅盡風流。慣將歡笑起人愁。盡說含情單為我，魂魄齊勾。　捨命作纏頭，不死不休。瓊瑤瓊玖竟相投。桃李全然無報答，尚羨嬌羞。　這首詩與這首詞，用說世間做戲的婦人尋常妓女另是一種娉婷，別是一般?媚　，使人見了最易消魂，老實的也要風流起來，慳吝的也會撒漫起來。　這是甚麼原故？只因他學戲的時節，把那些鶯啼燕語之聲、柳舞花翻之態操演 熟了，所以走到人面前，不消作意，自有一種雲行水流的光景。不但與良家女子立 在一處，有輕清重濁之分；就與娼家姊妹分坐兩旁，也有矯 強自然之別。　況且戲場上那一條氈單，又是件最作怪的東西，極會難為醜婦，幫襯佳人。醜 陋的走上去，使他愈加醜陋起來；標緻的走上去，使他分外標緻起來。　常有五六分姿色的婦人，在台下看了，也不過如此；及至走上台去，做起戲來　，竟像西子重生，太真復出，就是十分姿色的女子，也不比他不上。這種道理，一 來是做戲的人，命裡該吃這碗飯，有個二郎神呵護他，所以 如此；二來也是平日馴養之功，不是勉強做作得出的。　是便是了，天下最賤的人，是娼、優、隸、卒四種，做女旦的，為娼不足，又 且為優，是以一身兼二賤了。為甚麼還把他幫起小說來？只因第一種下賤之人，做　出第一件可敬之事，猶如糞土裡面長出靈芝來，奇到極處， 所以要表揚他。別回小說，都要在本事之前另說一樁小事，做個引子；獨有這回不 同，不須為主邀賓，只消借母形子，就從糞之土中，說到靈 芝上去，也覺得文法一新。　卻說浙江衢州府西安縣，有個不大不小的鄉村，地名叫做楊村塢。這塊土上人 家，不論男子婦人，都以做戲為業。梨園子弟所在都有，不定出在這處，獨有女旦 腳色，是這一方的土產。　他那些體態聲音，分外來得道地，一來是風水所致，二來是骨氣使然。只因他 父母原是做戲的人，當初交媾之際，少不得把戲台上的聲音、氈單上的態度做作出 來，然後下種，那些父精母血已先是戲料了；及至帶在肚裡　，又終日做戲，古人原有胎教之說，他那些鶯啼燕語之聲，柳舞花翻之態，從胞胎　裡面就教習起了；及至生將下來，所見所聞，除了做戲之外　，並無別事。習久成性，自然不差，豈是半路出家的婦人所能彷彿其萬一？所以他 一這塊地方，代代出幾個馳名的女旦。別處的女旦，就出在　娼妓裡面，日間做戲，夜間接客，不過借做戲為由，好招攬嫖客；獨有這一方的女 旦不同，他有「三許三不許」。　那三許三不許？許看不許吃；許名不許實；許謀不許得。　他做戲的時節，渾身上下，沒有一處不被人看到，就是不做戲的時節，也一般　與人頑耍，一般與人調情；獨有香噴噴的那鍾美酒，只使人垂涎咽唾，再沒得把沾 唇。這叫做許看不許吃。　遇著那些公子王孫，富商大賈，或以錢財相結，或以勢力相加，定要與他相處 的，他也未嘗拒絕；只是口便許了，心卻不許，或是推說身子有病，卒急不好同房 ；或是假說丈夫不容，還要緩圖機會，挨得一日是一日，再 不使人容易得手。這叫做許名不許實。

就是與人相處過了，枕席之間十分繾綣，你便認做真情，他卻像也是做戲，只　當在戲台上面與正生做出風流戲文，做的時節十分認真，一下子台就不作準。常有 癡心子弟要出重價替他贖身，他口便許你從良，使你終日圖 謀，不惜

納交之費，圖到後來究竟是一場春夢，不捨得把身子從人。這叫做許謀不 許得。　　他為甚麼原故定要這等作難？要曉得此輩的心腸，不是替丈夫守節，全是替丈 夫掙錢，不肯替丈夫掙小錢，要替丈夫掙大錢的意思。　　但凡男子相與婦人，那種真情實意，不在黏皮靠肉之後，卻在眉來眼去之時， 就像極饞的客人上了酒席，眾人不曾下箸時節，自己聞見了香味，竟像那些饌肴都 是不吃過的一般，不住要垂涎咽唾；及至口之後，狼餐虎嚼 吃了一頓，再有珍饈上來，就不覺其可想，反覺其可厭了。　　男子見婦人，就如饞人遇酒食，只可使他聞得，不可容他下箸，一下了箸，就 不覺興致索然，再要他垂涎咽唾，就不能夠了。所以也這一方的女旦，知道這種道 理，再不肯輕易接人，把這三句秘訣，做了傳家之寶，母傳 之於女，姑傳之於媳。不知傳了幾十世，忽然傳出個不肖的女兒來，偏與這秘訣相 左，也許看，也許吃，也許名，也許實，也許謀，也許得， 總來是無所不許。　　古語道得好：「有治人，無治法。」他圓通了一世，一般也替丈夫同心協力， 掙了一注大錢，還落得人人說他脫套。　　這個女旦姓劉，名絳仙，是嘉靖末年的人。生得如花似玉，喉音既好，身段亦 佳，資性又來得聰慧。別的女旦只做得一種腳色，獨是他有兼人之才，忽而做旦， 忽而做生，隨那做戲的人家要他裝男就裝男，要他扮女就扮 女。　　更有一種不羈之才，到那正戲做完之後，忽然填起花面來，不是做淨，就是做 丑，那些插科打諢的話，都是簇新造出來的，句句鑽心，言言入骨，使人看了分外 銷魂，沒有一個男人不想與他相處。　　他的性子原是極圓通的，不必定要潘安之貌，子建之才，隨你一字不識、極醜 陋的人，只要出得大錢，他就與你相處。　　只因美惡兼收，遂致賢愚人賞，不上三十歲，掙起一分絕大的家私，封贈丈夫 做了個有名的員外。　　他的家事雖然大了，也還不離本業，家中田地倒托入照管，自己隨了丈夫，依 舊在外面做戲，指望傳個後代出來，把擔子交卸與他，自己好回去養老。　　誰想物極必反，傳了一世，又傳出一個不肖的女兒來，不但把祖宗的成憲視若弁髦，又且將慈母的芳規作為故紙，竟在假戲文裡面做出真戲文來，使千年萬載的 人看個不了。　　這個女兒，小名叫做藐姑，容貌生得如花似玉，可稱絕世佳人，說不盡他一身 的嬌媚，有古語四句，竟是他的定評：施粉則太白，施朱則太紅。加之一寸則太長 ，損之一寸則太短。　　至於遏雲之曲，繞樑之音，一發是他長技，不消說得的了。　　他在場上搬演的時節，不但使千人叫絕，萬人贊奇，還要把一座無恙的乾坤忽 然變做風魔世界，使滿場的人個個把持不定，都要死要活起來。　　為甚麼原故？只因看到那銷魂之處，忽而目定口呆，竟像把活人看死了；忽而 手舞足蹈，又像把死人看活了。所以人都贊歎他道：「何物女子，竟操生殺之權？ 」 他那班次裡面有這等一個女旦，也就勾出名了。誰想天不 生無對之物，恰好又有一個正生，也是從來沒有腳色，與藐姑配合起來，真可謂天 生 一對，地生一雙。

第十二卷 貞女守貞來異謗　朋儕相謔致奇冤

詩云：

治國齊家道本同，看來難做是家翁。
五刑不為妻孥設，一吼能教法令窮。
小忿最能妨愛欲，至明才可學癡聾。
古人盡昧調停術，只有文王在個中。

這首詩是說齊家一事，比治國更難。治國的人，遇了是非曲直之事，可以原情而論，據理而推，情理上說不去的，就把刑罰加他，那怕他不服服貼貼？至於齊家的人，遇了是非曲直之事，只好用那調和鼎鼐的手段調劑攏來，使他是者忘其是，非者忘其非，曲者冥其曲，直者冥其直，才能夠使一門之內，盡奏雍熙，五倫之中，不生變故。

若還也像治國一般，要把情理去壓服他，無論蠻妻拗子，不是「情理」二字壓得服的，連這情理兩件東西先不肯同心協力，替他做和事老人，預先要在問官胸中，打起鬥毆官司來了。

譬如兄弟兩個相爭，告在父親手裡，原起情來，自然是以大欺小，該說為兄的不是；若還據起理來，自然是以下犯上，又該說為弟的不是了。

妻妾兩個吵鬧，告在丈夫手裡，原起情來，自然是正妻吃醋，磨滅偏房，該說做大的不是；若還據起理來，自然是愛妾恃寵，欺凌正室，又該說做小的不是了。

情要左袒這一邊，理要左袒那一邊，還是把「情」字做了干證，難為阿兄與阿 正的好？還是把「理」字做了干證，難為阿弟與阿妾的好？還是把情理扭做一團， 預先和了干證，著他去與兩邊解紛的好？可見「情理」二字，是家庭之內用不著的 東西。情理尚且用不著，那刑名法律，一發不消說了。所以古語道得好：「清官難 斷家務事。」但凡做官的遇著有家庭之事調處不明來告狀的，只好以不治治之，學 那當家人的藏拙之法，叫做「不癡不聾，難做家翁」，只是不准他便了。　　他見官府不准，自然回去調停。就如街市上相打的人，看見有人扯勸，他兩邊 再不住手；及至扯勸的人一齊走開，他知道不好收煞，也就兩下收兵，不解而自散 了。　　說便是這等說，古語之中又有兩句道：　　若無解交人，冤家抱樹死。　　萬一有家庭之事，屢次調處不來，畢竟要經官動府，官府要藏拙，他不肯容你 藏拙，定要借重一番，試試官府的才斷，比家主公的才斷何如。難道好說我才斷不 濟，不敢領教不成？　　如今說樁奇事。明朝弘治年間，廣東瓊州府定安縣，有個廩膳秀才，姓馬名鑣 ，字既閒，是個少年名士。娶妻上官氏，也是個名族。兄弟三四個，也都是考得起 的秀才。　　上官氏生得千嬌百媚，又且賢慧端莊，自十四歲進馬氏之門，到二十四歲這十 年之中，夫妻兩口恩愛異常，再不曾有一句參商的話。　　既閒有個同社的朋友，姓姜名玄，字念茲，也是同學的秀才。還有幾個年少斯 文，或是姓張，或是姓李，序不得許多名字。他這幾輩名流結為一社，終日會文講 學，飲酒賦詩，一年到頭沒有幾十個不見面的日子。　　一日馬既閒去訪朋友，那朋友正在家裡宴客，見既閒走到，就拉他入席同飲。 飲到半中間，那姜念茲也闖了來，恰好一班同社之人，都做了不速之客，大家坐在 一處，少不得要開懷暢飲。　　眾人之中唯有姜念茲酒量不濟，吃不上幾杯就有些醉意了。　　說話之間，忽然正顏厲色對馬既閒道：「老兄你便在此飲酒，尊嫂在家做了一 件不端之事，朋友有相規之義，不得不說出來，但不知你容小弟說，不容小弟說？ 」　　馬既閒變起色來道：「有何不端之事，快請說來。」姜念茲道：「不但尊嫂， 連小弟方纔也做了一件不軌之事。若對兄說，兄定要變臉，只是事體相連，要說都 要說，要瞞都要瞞，不好單說那一件。」　　馬既閒道：「都求說來就是。」姜念茲道：「小弟方纔到宅上奉訪，不想老兄 公出在外，只因失於迴避，劈面撞著了尊嫂。尊嫂的芳容不該生得那樣標緻，真所 謂冶容誨淫，小弟生平其實不曾見過這樣女子，苟非聖人，未有不動心者，不就覺 手舞足蹈起來。若還尊嫂堅詞以拒，或者還帶挈小弟做

個魯男子也不可知，不想尊 嫂也見小弟有幾分賤容，不肯十分見外，竟使小弟越閒敗檢，做了一樁死有餘辜之 事。這也罷了。正與尊嫂在綢繆之際，不想有個盛婢走進房來，不言不語，立在旁　邊，卻像有個臨淵羨魚之意，就如今日主人邀賓，小弟與兄走來闖席，主人豈有不　納之理？若還不納，就要招起怪來，今日這席酒決不能夠歡然而散了，只得也拉他入坐，吃了一杯殘酒。這是小弟方纔造宅之時，與尊嫂二人做的不端不軌之事。論　起理來，這樣礙口的話不該對老兄面陳，只是老兄平日是個明見萬里的人，萬一久　　後覺察出來，這段仇恨就終身不解了，倒不如預先講明，還可以自首免罪。如今只 求老兄汪洋大度，恕小弟一念之差，饒個初犯；以後若再如此，莫說老兄該與小弟 絕交，連同社諸兄都控斥小弟，不容見面就是了。」說完這些話，又走出位來，深 深唱了一個諾，然後坐到原位上去。　　馬既閒聽了這些詫異之談，不覺面如土色，當真又不是，當假又不是。若說他　是真話，世間沒有奸了人的妻子，肯對原夫說出之理，況且妻子是個正氣的人，想 來決無此事；若說他是取笑的話，為甚麼正顏厲色，沒有一毫嬉笑之容？他一面說　，既閒肚裡一面躊躇，思量這樣的事，無論虛實，總來沒有認真之理，任憑地說，　自己只當不聽見，直等他說完了下來作揖的時節，方纔把他罵了幾聲，也拿幾句尖 酸的話討了回席，然後吃酒。　　眾人都說他是戲謔之詞，就對姜念茲道：「謔浪詼諧，雖是我輩的常事，只是 也要存些大體。自古道：『朋友妻，不可嬉。』甚麼笑話說不是，定要把朋友的內 眷來做戲談，該罰你一碗冷酒才是。」　　姜念茲道：「小弟方纔的言語句句是真，列位不要認做笑話。若還不信，待我 把他尊嫂與盛婢身體上的光景略說幾句，且看對不對就是了。」就對馬既閒道：「　老兄莫怪小弟說，你那位尊嫂，姿容態度果然?媚，只是身上肉少骨多，又且寒冷　，沒有一毫溫柔之趣。別處冷還冷得好，獨有豚尖上那兩塊肉，分外冷得怕人，小 弟的賤腿方纔被他冰了一冰，直到如今還不得熱。倒不如那位盛婢，容貌雖不甚佳　，身上的肌肉倒暖得有趣。別處雖暖，還與尋常婦人差不多，獨有胸前那一塊，可　稱至寶，隨你甚麼婦人，再沒有那種熱法。據小弟評品起來，尊嫂中看不中用，盛 婢中用不中看。若還把兩個並做一個，存其所長，去其所短，則為絕世之佳人，古 之所謂溫柔鄉，不是過矣。」　　眾人見他說到這個地步，一發替馬既閒不平，大家走起身來道：「你如今若不　　受罰，我們滿席的人都要激變起來了。」就把起先零星折下的冷酒，共有一大碗， 放在姜念茲面前，又委一個催酒的人，限三催要乾，如遲倍罰。　　姜念茲道：「諸公若要罰我，寧可換一碗熱的，我方纔行了房事，吃不得冷酒　；若還逼我吃下去，豈不弄出陰症病來？」　　眾人起先見他說得有憑有據，卻像是樁真事一般，心上正有些疑惑；如今聽了　這一句，一發疑上加疑，正要借這一碗冷酒，試驗他的真假出來，那裡肯換？就把　　一席的人分做三班，揪耳的揪耳，捻手的捻手，灌酒的灌酒，不上兩口氣，灌個傾 江倒海，一瀉無遺。

　　姜念茲原是已醉人之人，又加了這一碗冷酒，自然把持不定，一吐之後，不覺　狂躁起來，連衣服也穿不住，都脫去了。　　眾人見他醉得不堪，就著家人扶送回去。大家再吃幾鍾，也就散了。卻說馬既　閒聽了這些話，心上十分狐疑，思量自家的妻子平素為人正氣，難道一旦做出這樣　事來？若還沒些影響，他為甚麼平空白地造出此言來差辱我？我妻子身上骨多肉少 其實是真，只不十分寒冷；婢女生得肥胖，身上暖熱也是真的，只是胸前一塊也與 身上一般，不覺得十分詫異。止有這句說得不像，其餘的話句句逼真。天下的事儘　有不可意料的，或者人身上的血氣，一日之間，有時而衰，有時而旺，衰者愈覺其 冷，旺者愈覺其熱，也不可知。我如今急急走回去，各人驗他一驗就知道了。想 此處，就巴不得跨進大門，把兩步並做一步，急急的趕到家，只說要與妻子行房，　把他扯進房去，不由情願，將上身的衣服盡數解開，渾身一摸，竟像一朵水仙花，　但覺寒韻侵人，不見溫香襲體，往常受用的光景，似有高唐、洛浦之分；再把褲帶 解開，將他兩豚一摸，果然冷得異常，與上身較量起來，又有涼水、寒冰之別矣。　　馬既閒十分的疑心，已有五六分開交不得了，就托故爬起身來，不果行房，做 了件請客不誠，虛邀見意之事。　　走出房去，又到廚下尋著丫鬟，也像調戲他的一般，從背後一把摟住。別樣的　暖法都是往常領教過的，不消再試，只有胸前那塊至寶，雖然也曾靠著幾次，只是 家 主偷婢，大約在慌忙急遽之時，就如蜻蜓點水，一著便開，也不知水冷水熱，直到 此 時用意撫摩，才曉得是兩袋溫香，一片暖玉，果然有些詫異，不愧至寶之名。　　馬既閒到了此時，已十分開交不得了，就放下臉來道：「我方纔出去之後，曾 有 人來尋我不曾？」丫鬟道：「有一位姜相公來尋相公說話，我回道不在家，他就去 了 。」馬既閒道：「只怕未必肯就去，這等娘子與他相見不曾？」丫鬟道：「他立在 籬 笆外面張得一張，看見娘子，就像沒趣的一般，連忙走了開去。他又不曾進門，娘 子 為何與他相見？」馬既閒道：「只怕也未必就肯沒趣。這等你與他近身說話不曾？ 」丫鬟道：「我與大娘時刻不離，大娘不見面，我也不見面了，為何與他近起身來？ 這 些話都問得好笑。」　　馬既閒滿肚不平之氣要發洩出來，只見他答應的時節舉止如常，顏色不變，還 有 個理直氣壯，不肯讓人，要與家主說個明白的光景。馬既閒十分疑心，看見這種氣 象 ，就減了一二分，只得隱忍住了，且慢慢的察其動靜。晚間與妻子睡在一處，不住的　把言語試他，也有可信之處，也有可疑之處。既閒躊躇了一夜，再不能決其有無。　　到第二日起來，雖然沒有實據，也覺得有些羞慚，不好出去見朋友。心上思量 道：「他若是酒後出的狂言，今日朋友對他說了，他畢竟要來請罪；若還不來請罪，就 愈 加可疑，不但不是酒後出狂言，還是酒後吐真言了。」誰想等了一日，不見人來。 到 第二日又等一日，也不見人來。　　等到第三日，有些熬不住了，就吩咐一個書僮到外面去打聽：「看姜相公與眾 位 相公連日相會不相會，說我不說我？」只見書僮去了一會，轉來回覆道：「眾位相 公 都在一處，只有姜相公不曾出來，聞得害了陰症病，睡在家裡，起身不得。眾位相 公 相約了要去看他，不知相公也去不去？」　　馬既閒聽了這一句，不覺面色鐵青，頭毛直豎，連身上都發寒發熱起來，知道 這 樁醜事是千真萬確的了。還要等姜念茲病好之後，別尋他一樁過答，面叱他一場， 然 後與他絕交；絕交之後，也別尋妻子一樁過失，休他回去，以塞眾人之口，省得貽 笑 於鄉鄰。　　誰想天下的事，再不由人計較，你要塞人的口，天不肯塞人的口，偏要與你傳 播 開來。再過幾日，姜念茲竟死了，那「陰症脖」的三個字，是他未曾得病之先，自 己 逆料出來的，難道好替他賴做別的症候？淫欲某人妻子的話，是他不肯隱過，自己表 白出來的，難道好說沒有這樁事情？往常人家閨闈之事，沒些影響，尚且有人捕風 捉 影，生出話來；何況這樁實實有憑、鑿鑿可據之事，沒有談論之理？馬既閒休妻之 念 到了此時，即欲不決，也不能夠了。心上思量道：「我要休他，少不得要把這樁事 情 說個明白，才好塞他的口，使他沒得分辯。要說明白，少不得要把那壞事的丫鬟嚴 刑 拷打，方纔肯招。只是招出之後我要休他，他賴死賴活不肯回去，也是一樁難處的 事 。不如且瞞了他，把丫鬟帶到別處拷問一番，真情出於丫鬟之口，就當得他自己的 招 供了，那怕他不服？只消寫封休書，遣他回去就是，何必定要說明？」主意定了，就　生個計較出來。　　他有個嫡親妹子嫁在近處，只說叫丫鬟去看妹子。丫鬟先去，自己也隨在後邊　。　走到妹子家中，就叫丫鬟跪下，把那日自己出門，家中做出醜事的話，叫他直招。　　丫鬟不但不招，反說家主：「青天白日見神見鬼，想是自己平日做慣疵事，故 此 以 己之心，度人之心，在這邊胡猜亂試。豈有沒緣沒故，一個男子進門，就與他通姦 之 理 ？就作主母要做此事，難道不怕丫鬟礙眼；丫鬟要做此事，難道不怕主母害羞？這 樣 沒 志氣的話，虧你說得出口？」　　馬既閒被他以前那些硬話掩飾過一次，後來分外可疑，如今就說得理直氣壯， 也 不信了。思量不加刑罰，那

裡肯招？就把他渾身衣服盡皆剝去，又把一根索子將他 兩 手兩腳懸空吊起，自己執了皮鞭，打個不數，直等招了才住。那丫鬟是個精赤的身 子 ，被他打了數百，不但皮破血流，亦且筋傷骨損，就喊叫道：「相公不消再打，待 我 招來就是。」 馬既閒就放下皮鞭，聽他細說。 丫鬟道：「那日姜相公進來，並不曾敢調戲娘子，只扯我一個到廚下去說話是 真 。」馬既閒道：「這等你被他奸了不曾？」丫鬟道：「我扯他不過，被他強姦一次 ， 也是真的，娘子並不曾失節，不敢亂招。」馬既閒道：「我家又沒有三層廳、四層 屋 ，不過幾間破房子，豈有丫鬟被奸、主母不曾失節之理？難道袖了一雙手，立在旁 邊 看你們做事不成？這等說起來，不必再審，自然是千真萬確的了。」 當日回去，就寫了一封休書，叫了一乘轎子，只說娘家來接他，把上官氏打發 回 去。又恨那丫鬟不過，說畢竟是他勾引姦夫，引誘主母，才做出這等事來，若仍舊 賣 他為奴，不足以贖其罪，就把他賣到瓊州府一個娼妓人家，倚門接客。 卻說上官氏當日抬到母家，父母兄弟見他無因而至，正有些疑心，及至看了那 封 休書，一發驚慌不了。問他被出的原故，上官氏一毫不知。那兄弟幾個只得趕來見 既 閒，問他討個明示。 既閒道：「是令姊令妹做的事，只消問他就是了，何須趕來見我？」那兄弟幾 個 道：「方纔問過，他說一毫不知。」馬既閒道：「這等小弟是個有血性的人，這樣 的 事說不出口，只請到背後去訪，但問姜念茲之死由於何病 ，得病之故起於何人，就知道了。只是列位自己去問，恐怕那說話的人礙了列位的 體 面，不好直說，須要托人去訪，方纔探得真話出來。」那 兄弟幾個見他不肯說，只得依他的話，托了別人又去訪問別人；及至別人說與別人 ， 別人走來回覆，方纔知道其中就裡。 他那父母兄弟都是要體面的人，見他做出此事，連自家也無顏，大家你一句， 我 一句，把上官氏說得滿面羞慚，半個低錢也不值。 上官氏並不回言，直等他說到氣平之後，方纔辯論幾句道：「真的假不得，假 的 真不得。我若果有此事，莫我丈夫休我，就是父母兄弟，也該置我於死地，為甚麼 容 此不肖之女玷辱家門？若還沒些影響，平空受此奇冤，只 怕父母兄弟也難替我坐視。」那父母兄弟道：「如今外面的人眾口一詞，都是這等 說 了，你還有甚麼辯得？」 上官氏道：「眾人的話，都由於一個人的酒後之言，那有個酒後之言是作得准 的 ？只是那說話的人不該就死，故此把虛話都弄實了。焉知此人之死，不是因他無端 造謗，平地生非，玷污人的清名，離間人的夫婦，故此天理 不容，使他言出於口，禍中於身，故有此番顯報也不可知。如今這樁事體若還不曾 彰 揚，或者還該隱忍，瞞得一個是一個，寧可受屈於己，不 可貽笑於人；他若不曾休我，或者還該忍耐，過得一年是一年，寧可受些不白之冤 ， 不可做那不詳之事。如今休的業已休了，你就送我轉去， 料想他也不收；談論的業已談論了，你就挨家逐戶去辯，料想他也不聽。隱瞞也是 出 醜，彰揚也是出醜；好說他也不要，歹說他也不要。倒不 如待我出頭露面，當官與他分理一場，萬一遇得著一位清官，把這件冤枉事情審得 明 白，固然是樁好事；就作審不出來，也是前生的冤業了。 我拚得一刀自刎，死在官府面前，做個有氣性的女子，為甚麼包羞忍恥，坐在家中 ， 使父母兄弟做人不得，豈不是兩敗俱傷？」 那父母兄弟見他這些言語說得激烈，或者果是冤情也不可知，就替他寫張狀子 ， 到定安縣裡去告，柱語是辨惑明冤事。恰好那個知縣是廣東第一位清官，姓包名繼 元 ，人都說是包龍圖的後代，故此改名不改姓。不但定安縣 裡沒有一樁冤獄，就是外府外縣，便有疑難事情，官府斷不來的，就到上司告了， 求批與他審決，果然審得情形畢露，就象眼見的一般。 當日包知縣准了狀詞，就出牌拘審。馬既閒見他告了，也訴一狀，柱語是無惑 可 辯，無冤可明，懇恩雪恥誅淫以維風化事。 原差把馬既閒夫婦與狀上有名的干證個個拘齊，只有丫鬟賣在別處，知縣不肯 越 境提人，故此不到。 臨審的時節，先叫馬既閒上去，問他休妻的來歷。馬既閒就把姜念茲飲酒之時 ， 當面譏誚的言語，與回來試驗件件不差，數日之後，姜念茲病死的話，有頭有腦說 了 一遍。 知縣道：「據你說來，都是些捕風捉影、以虛作實的話，一毫憑據也沒有，如 何 就把妻子出了？」馬既閒道：「這些話雖然涉於影響，那丫鬟口裡的話卻是明明白 白 的。」又把丫鬟招出的言語，細細述了一遍，道：「老父 師若還不信，此婢現在府城，拘來一審就明白了。」知縣道：「他這些話，還是你 不 曾加刑，他情願說出來的，還是被你拷打不過，沒奈何了 招出來的？」馬既閒見官府問到此處，有些不好答應，只得含含糊糊，說了一句。 知 縣道：「我知道了，你且下去。叫那婦人上來。」

上官氏走到面前，知縣問道：「你主婢二人若與姜秀才無奸，他怎麼知道你身 上 寒冷，丫鬟身上暖熱，說來一些不差，難道是個神仙不成？」上官氏道：「這個原 故 ，莫說丈夫疑心，就是小婦人自己也不明白。或者是他取 笑的話，偶然猜著了也不可知。只是小婦人平日是個冰清玉潔的人，不但與姜秀才 無 奸，並不知道他面長面短，平空白地受此奇謗，就是死也 不肯甘心。若還是別的老爺在此為官，小婦人只好含冤抱屈而死，也不敢前來告狀 ； 聞得老爺是龍圖轉世，沒有審不出的冤情，所以才敢萌此 妄想。如今只求老爺原情度理，把這樁怪事替小婦人籌想一籌想，釋得小婦人自己 之 疑，就辨得丈夫心上之惑了。」知縣道：「再沒有不曾貼 身，知道冷熱之理，這等你便與他無奸，那個丫鬟可曾被他淫污？或者你身上的寒 冷 丫鬟知道，丫鬟對他說了，故此冒認有私，做個賴風月的 話柄，也不可知。」上官氏道：「丫鬟平日與小婦人半步不離，小婦人替他發得誓 過 ，並無此事。」知縣道：「你且下去。」叫馬生員的干證 上來。

那些干證就是當初同席的朋友。馬既閒恐怕審輸了官司，要正他無故出妻之罪 ， 故此央了這班朋友，來證姜念茲席上之言。 又把醫姜念茲的醫生也借重在裡面，要他說出「陰症」二字，為這一罪之由， 使 將來沒有反覆。 知縣先問那些朋友道：「當日姜生員席上之言，是諸兄親耳聽見的麼？」那些 朋 友道：「姦情的真假，其實難明，只是這些說話，卻是出於姜生之口，入於馬生之 耳 ，門生輩眾耳眾目，一齊聽見的。」 知縣道：「這等姜生員平日是個老成的人，還是個不正氣的人？」眾朋友道： 「 平日做人極老成，獨有這些言語說得不正氣。」知縣道：「這等他平日是個板腐的 人 ，還是個喜詼諧好頑耍的人？」眾朋友道：「他平日也善 詼諧，也善頑耍，只是小節雖然不拘，大體也還不失，不曾戲謔到這個地步。」知 縣 道：「這等他當日之死，果然由於何病？」眾朋友道：「 他未吃冷酒之先，就說出『陰症』二字，後來果以陰症而死。現有用藥的醫生，是 一 方之國手，求老父師審他就是。」知縣問醫生道：「姜秀 才死於陰症，本縣已知道了，不消你再說。只是這『陰症』二字，還是在他脈息裡 面 診出來的，還是在他自家口晨偵探出來的？」醫生道：「 他自己害羞，不對醫生說，是眾位相公要求他的性命，背後對醫生說的。就是他的 脈 息，也與眾人的說話一般，明明是個陰症。」知縣笑了一 笑，就吩咐叫馬生員上來。 馬既閒只說姦情審實了，叫他跪上去，好看妻子用刑，誰想全然不是。 知縣見他走到，又笑一笑道：「這張狀子，本縣審出來了，不是一樁姦情，倒 是 一 樁人命。姜秀才飲酒的時節，又不喪心病狂，為甚麼奸了你的妻子，肯對你說？此 是 必無之理。不過是平日戲謔慣了，故意造出這番說話，要 討你的便宜。就是『陰症』二字，也是見眾人罰他冷酒，又為謔中之謔，隨口說出 來 的，原沒有甚麼成見。及至得病之後，眾朋友以為前言既 驗，奸必是真，要救他性命，背後吩咐醫生教他作陰症醫治。近來的醫生那裡知道 診 甚麼脈，不過把『望聞問切』四個字做了秘方，去撞人的 太歲。撞得著，醫好幾個；撞不著，醫死幾個，這都是常事。他見眾人說明陰症， 無 論是何病體，都作陰症醫了。藥不對科，自然醫死，還有 甚麼講得？若還果然陰症，姜生員怕死，自然該對醫生直說，為甚麼酒席之間不怕 羞 ，到性命相關之際，反怕起羞來？可見姜生員與你的妻子 一毫無染，只是這位國手不該做庸醫誤人，白白斷送他一條性命，以致顯而易見之 事 ，做了冥然不白之冤。如今只消把他問

罪，雪你夫婦二人 之恨，依舊回去做夫妻，自然沒得說了。」就要叫婦人上來，要與他當面和事。　　馬既閒道：「棄婦不端之事，昭然在人耳目之間，不是老父師的片言，可以折 得 這 樁大獄的。寧可受了違斷之罪，那完聚之事，萬不敢遵。」知縣道：「照你說來， 難 道這等一個少年婦人，就被這樁莫須有之事耽擱他一世不 成？」馬既閒道：「生員只是不要罷了，何必耽擱他，任憑改嫁就是。」知縣對上 官 氏道：「這等看起來，他是決不要你的了。我今日替你斷 過，男子另娶，女子另嫁，以後不得再起論端。」上官氏聽了這一句，就在堂上發　起　性來，說：「老爺是做官的人，一言之下，風化所關，豈 有教一個婦人嫁兩個丈夫之理？他要娶任憑他娶，小婦人有死而已，決不二夫。」 說 了這幾句，就在衣袖裡面取出一把剃刀，竟要自刎。　　知縣慌了，連忙教他父母兄弟一齊扯住。又對馬既閒道：「但看這種光景，就知　道　是個貞節婦人，那樁疑事不辨而自明瞭。如今聽我解紛，還是與他完聚的是。」馬　既　閒只是搖頭，不肯依斷。　　知縣道：「你如今心上之疑，還有那幾樁不解？說來我聽。」　　馬既閒道：「別的事都可解說，只有『冷熱』二字解說不來。」　　知縣聽了這句話，不言不語，躊躇了一會，就對他道：「你這句話也說得有理　，　別　的疑事，本縣方纔都替他說明白了，只有『冷熱』二字不曾有個注解，如何服得你　的　心？這還是本縣思慮不到，以致如此。也罷，你們今日都　且散去，待本縣慢慢的思想，思想出來，再替你審斷就是。」眾人一齊叩謝道：「　但　願如此。」　　當日各人散去，個個都說這個官府枉負了一世的清名，沒有決斷，有奸就說有 奸　，

無奸就說無奸，何須要到背後去想？一連過了幾日，不見差人來喚復審，正要寫狀　去催　，誰想他又往府公幹去了，數日方回。眾人不等票拘，　等他投文之後，就跪過去求審。　　知縣道：「這件事，本縣也曾大費揣摩，只是思想不出。就是思想出來，也只　好自　己肚裡明白；若還對諸兄說，諸兄也未必就肯釋然。古語說得好：『解鈴還用繫鈴　人。　』當初那些話，原出於姜生員之口，如今要知虛實，除　非還是問他。只是本縣乃陽世之言，不能審陰間之事，待我移一角文書到城隍司那 邊去　，煩他把姜生的魂魄提到面前，問他當日之言，是虛是 實，討個的確回文過來，才好與諸兄定案。」　　眾人聽了這些話，大家都冷笑起來，道：「鬼神之事，極是渺茫，那有城隍司　的回　文是討得來的？」知縣道：「別的官府問他，他未必就答；只怕本縣發去的文書，　他沒　有不回之理。諸兄不信就試一試看。我如今若差衙役去　投，恐怕討來的回文諸兄未必見信，不如就著馬生齎去，討了回文轉來，有奸無奸　，自　然明白，再沒有疑心的了。」　　就對馬既閒道：「你如今回去，預先齋戒沐浴起來，本縣退堂之後，就備一角　牒文　，明早給發與你。你齎到那邊，虔誠禱告一番，把文書　，少不得夢也托一個與你，決不使你空返就是。」說了這幾句，竟自退堂進去了。　　眾人心上都不明白，對馬既閒道：「無論真假，你便去走一次，不要認做投文　　書，　　只當去求夢罷了。或者弄假成真，有些應驗，也不可知。」馬既閒回去，果然齋戒 沐浴　，發起一片誠心。到第二日，領了本縣的牒文，到居隍 廟中投遞，少不得拜了幾拜，把以前的情節告訴一番，然後把牒文化去。　　當晚就在神位之前和衣而睡，只說回文斷斷沒有，或者日之所思，夜之所夢，　無論　驗不驗，定有些夢境也不可知。誰想昏昏沉沉睡了一夜，不見半毫影響。　　清早起來，又在神位前坐了一會，也不見一毫動靜。正要轉身回去，只見本廟　的道　官進來裝香，劈面撞著馬既閒，把他相了幾眼，卻像認得的一般，口裡唧唧噥噥，　只管　說：「奇事，奇事！」。　　馬既閒問他是甚麼奇事，那道官道：「小道是本司掌印的道官，今夜三更時候　，忽　然夢見城隍老爺喚我帶印上堂，說要印一角牒文，回到縣裡去。我果然帶印上來，　走到　老爺眼前，老爺遞一角文書、一個封套與我，我就在文　書年月上用了一顆，掛號處用了一顆，封筒鈐縫之處用了兩顆，共是四顆印信。老　爺又　教我黏封好了，遞與本告拿去，小道遞與一人，那面孔　模樣至今儼然在目，竟與老相公一般，所以方纔撞見，詫為奇事。請問老相公為何　到此　？」　　馬既閒聽見這些話，也吃了一大驚，就把本縣父母教他齎牒前來，並討回文的話，　說了一遍。兩個人驚詫不已，只是回文不見，使人疑惑。馬既閒又等一會，不見響　動，　只得走回家中，要吃些點心，好去回覆知縣。　　那些狀內有名的朋友，聽說馬既閒轉來，大家不約而齊都來問信，馬既閒先把　夢與　回文兩件俱無的話，略說幾句，又把道士撞見，驚奇說夢的話，細述一番，眾人也　驚詫　不已。　　內中有幾個聰明的道：「神道的回文，豈有與人看見之理？或者就在夢中發去　，本　縣的父母也在夢中拆看，也不可知。我們換了衣服，同去見他，他畢竟有些話說。　」　　馬既閒就在眾人面前脫去見神的色衣，換了見官的青衣，不想就在換衣之際，　胸前　掉下一角文書，眾人大驚，拾起來一看，上面寫著兩行字道：　　定安縣城隍司牒文一角，仰本告齎赴定安縣正堂包當堂開拆　　那封筒鈐縫之處，果然有印二顆，就是城隍道紀司的印信，那年月之旁，又有　幾個　小字道：　　內貳件　　眾人見了這角文書，大家你看了我，我看了你，都覺得毛骨竦然，就一齊贊歎　道：「這等看起來，本縣的父母不但是包龍圖的後身，竟是包龍圖的正身了。只是縣裡　發去　的文書，只得一件，如今為何有兩件，難道連前文也發　回不成？」有幾個少年的要私自咭開一看，然後送與包公；那些老成的不肯，說：　「私　開官府文書，尚且有罪，何況赫赫有靈的神道，是兒戲　得的？還是齎送與官，當堂求看的是。」　　就大家換了衣服，走到縣前，恰好遇著知縣坐堂，一齊挨擠上去，說：「城隍　司的　回文有了，求老父師當堂開拆看。」　　馬既閒遞與門子，門子放在知縣面前，眾人巴不得早些拆開，好看城隍腹中的　文理　，鬼判寫來的字跡。誰想包知縣故意作難，不肯就拆，且抽一枝火簽，差人去提上　官氏　與他父母兄弟，並那做干證的醫生。　　直等這些人犯一齊拘到面前，方纔拆開文書。仔細一看，就大笑起來道：「原　來是

這個原故。」叫上官氏過來，「那一日你丈夫不在家，姜秀才來尋他的時節，還是　冷天　，還是熱天？」　　上官氏道：「是十月初旬，熱天過了，正是初冷的時節。」　　知縣道：「這等你穿甚麼衣服，坐在那裡，做甚麼事？丫鬟穿甚麼衣服，坐在　那裡　，做甚麼事？都被姜秀才看見不曾？」　　上官氏想了一會，就答應道：「那個時節，小婦人因寒衣不曾漿洗，只穿得一　件紗　衫，坐在石板上捶衣服。丫鬟穿的是青布夾襖，坐在灶前燒火。姜秀才只在籬笆外　面張　得一張，也不知他看得明白，看不明白。」知縣點點頭　道：「是了，你這些說話正合著來文，果然是這個原故。」　　就對眾人道：「本縣前日所說的話一字不差，如今都湊著了。姜秀才與諸兄是　一班　忘形的朋友，終日笑耍詼諧，絕無忌憚。那日去尋馬生，隔著籬笆看見這些動靜，　他就　見景生情，造出那番話來取笑你。上官氏乃瘦怯之人，

遇了乍涼的天氣，只穿一件紗衫，身上豈有不寒之理？以極寒的身子，坐在石板上　面，　猶如雪上加霜，那豚間兩塊自然是冷極的了。丫鬟乃肥　胖之人，況在才冷的時節，穿了一件夾襖，身上豈有不暖之理？以極暖的身子，對　著灶　門燒火，猶如爐中加炭，那胸前一塊自然是熱極的了。　此乃必然之理，一定之情，不必定要貼身著肉，方纔知道這種光景。他說話的意思　，不　過是使乖弄巧，要你回去試驗出來，疑心一夜。到第二　日相見，就說出真情，要博同社之人哄然一笑而已，原沒有別的意思。不想第二日　就病　起來，不能夠與你見面。那得病的原故，是吃了冷酒之　後，又脫衣服，寒冷之氣，內外交攻，犯的是傷寒症候。庸醫不解，誤聽人言，作　了陰　症病醫，所以越醫越重，以致昏眩而死，此乃上官氏受謗之由也。如今回文現在這邊，諸兄拿下去細看。不但城隍司有回文，連那冥犯姜　念茲　也具有一張供狀在此，但不知可是親筆，諸兄也拿下去　細認一番。」說完，就把回文與供狀一齊遞下來。　　眾人捏了仔細一看，只見城隍的文理也與

陽間官府的口氣一般，鬼判的筆蹤也 與陽 間書辦的字跡無異，眾人看了還不十分吃驚。　　獨有那張供狀，使人看了一遍，不覺害怕起來。不但筆蹤字跡儼若生前，就是 那篇 文理，也宛然是姜念茲的口氣。只因他長於四六，下筆便是駢儷之詞，不但古作裡 面排 偶最多，就是八股文字之中，也句句是錦聯錦對。那供 狀云：　　冥犯姜玄，供為庸醫害命、謔語傷倫、懇雪兩大奇冤以安人鬼事：念玄生 居陽 世，偕馬鑣等素篤嚶鳴；恪守清規，與上官氏毫無苟且。只以交情太昵，忌諱兩忘 ，談 鋒有暇即交，謔浪無風亦起。訪友非關竊婦，窺牆豈為 偷情？臨風著單薄之衫，想見香肌欲栗；搗衣坐寒涼之石，懸知玉股如冰。睹衣厚 ，即 知肥體之加溫，奚必黏皮而靠肉；觀火近，則識酥胸之 倍暖，何嘗倚翠而偎紅？甚矣，東方之善詼諧；冤哉，西子之蒙不潔。至於有因之　疾，　實起於驢背衝寒；奈何無琱岑憛A謬認作花間中酒。攻 之不效，尚不悔過於己。猶曰：「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既而云亡，則能借口於 人， 而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嗟乎！生者之冤不白 ，止當歸罪於方生忽死之遊魂；死者之忿難消，行將索命於起死回生之國手。伏望 神天 移文舊父，寄語良朋，速完夫婦之倫，早結神人之案。　　免使陽間棄婦，終朝訟屈而呼冤；以致冥府羈魂，盡日披枷而帶鎖。今蒙召質，理　合陳　情，一字非虛，所供是實。　　眾人看過之後，依舊遞還知縣，都說：「不但字跡宛然，亦且口?逼肖，是亡友 的

親筆無疑。若非老父師聰明正直，威鎮幽明，怎能夠役鬼驅神，審出這樁奇事？龍　圖再　見之名，真不誣也。 」就叫馬既閒夫妻二人跪在一處，　拜謝了恩官。　　謝過之後，眾人一齊稟道：「這等看起來，馬生夫婦之冤，與亡友姜玄之死， 都起 於醫生一個，求大父師懲治一番，逐他出境，省得以後再誤別人。 」知縣道：「我 前日 原要處他，如今看了回文，倒可以置之不問了。姜生員 的供狀，開口就說庸醫害命，後面又說行將索命，他少不得就來相招了，何須本縣 懲治 他？況且這樣的醫生，滿城都是，那裡逐得許多？自古 道：『學醫人廢。』就是盧醫扁鵲，開手用藥之時，少不得也要醫死幾個，然後試 得手 段出來。從古及今，沒有醫不死人的國手，只好教服藥 之人，委之於命罷了。 」說過一番，眾人唯唯而退。　　知縣自從審了這樁奇事，名聲愈震，龍圖再出之號，從廣東直傳到京師，未滿　三年　，就欽取做了吏部。那做干證的醫生，自從審了官司回去，夜夜見神見鬼，說有人 問他 討命，不多幾時，就憂鬱死了。　　卻說馬既閒與上官氏，自從在公堂完聚之後，夫妻恩愛之情，比前更加十倍， 三年 之中，連生二子。　　一日上官氏對馬既閒道：「我當初那樁冤枉，雖然是官府有才，推詳得出；也 虧得 城隍老爺有靈有感，拘得鬼犯到來，討得供狀轉去，方纔審決得下。不然，我夫妻 二人 此時還不能見面。幾時該辦些祭禮，同去拜謝一番才是 。 」馬既閒道：「我也正要如此。 」就揀了一個好日，辦下一副豬羊，夫婦二人，　連那　兩個兒子一齊抱了前去，叫道士撞鐘擊鼓，通起誠來，　然後拜謝。　　只見那通誠的道士，就是一向掌印的道官，見他夫妻拜得志誠，不住地在旁邊 冷笑 ，卻像這樁事情有些甚麼原故的一般。　　馬既閒疑心起來，到拜完之後，扯住他細問，他只是東遮西掩，不肯直說。後 來見 馬既閒問之不已，方纔吐出真情。　　原來當初那一角回文，不是真正城隍發給的，就是包知縣付與道官，叫道官做 的手 腳。當日在堂上吩咐之後，馬既閒的公文還不曾領得到手，他倒先做一角回文，教 個得 用的門子密密的交與道官，教他待馬秀才求夢的時節，乘他在睡夢之中，悄悄塞在他懷裡。　　第二日早些起來，只說到殿上裝香，自然撞著，把夜間做夢如何如何的話，說與馬 秀才知道。又叮囑道官，教他全要做得秘密，連自家的徒弟也不可使他得知；若還 泄漏 出來，要拿道官去打死。所以道官性命為重，熬了三年 ，不曾敢說出一字。　　如今見官府升選去了，馬既閒的夫妻又十分相得，料想沒有反覆之理，故此才 敢吐 出真情。　　馬既閒夫妻聽了這番說話，雖然如夢初醒，如睡初覺，也還半信半疑。倒說這 道官 之言未必盡確，豈有做官的人，肯替百姓這等用心，這般出力，做得完完全全，一 些馬 腳也不露？ ，一毫不錯，怎麼說是做造出來的？況且供狀上面那些捶衣、燒火的話，句句都是　真情　，他當初又不曾看見，如何逆料得來？這畢竟是道官說慌，要以神明之力冒為己功，見得當初全虧了他，才有今日，要起發我人賞賜的意 思， 不要聽他。　　直等又過三年，馬既閒聯科中了進士，在京師遇著包公，拜謝他昔日之恩，說 ：「 當初這樁不幸之事，不知費老父師多少深心。且莫說別樣周全，即如假借回文一事 ，也 使人感入骨髓。他人處此，無論不肯做，就做了也要露 些形跡出來，怎麼能夠這般週到？」　　包公聽了這些話，故作驚詫之容，說：「當日那角文書，的真是城隍的回牒， 如何 說『假借』二字？兄這些話，小弟甚是不解。 」　　馬既閒道：「老父師不必再瞞，其中情節門生都已知道了。某道官尚在，老父 師在 任，封得住他的口，如今高遷已久，他口上的封條也朽爛了，怎麼還禁止得住？只　是門　生聞得之後，又添了兩樁疑事，躊躇三載，再解說不出 ，如今正要請問。那張回文是出於老父師之手，不必說了；請問那張供狀，為何酷 肖亡 友之筆，捶衣、燒火二事，又從何處得來？快些賜教明 白，省得門生終日疑心。 」 出來的。令正受枉的情節，小弟胸中甚是了然，只因兄是當局之人，又且為先入之 言所 惑，所以執迷不解，若不把神道設教，如何扯得攏來？ 所以做出那樁欺人的勾當。捶衣、燒火之事，乃得之於盛婢之口。當初拘審的時節 ，小 弟若還要他到官，有何難處？只消一紙關文，就提到了 。只因他當日被兄拷打，胡招亂說了一次，若提到官，他必然懼怕，說私刑尚且熬 不過 ，如何受得官刑？少不得略加捶楚，他就仍前亂說。要 曉得官府審事，重刑之下，必少真情；盛怒之時，決多冤獄。他在私下亂招，還作 不得 准，若在公堂之上，說幾句胡話出來，就使人移動不得　了。所以不肯提他到官，要留在那邊，做個退步。若還賣在別處地方，還一時見他 不著 拘他到寓處一鞫，就探出這種真情。若回來與兄直說， 兄自然不信，沒奈何只得略施小巧，假口於既死之人，此討回文、索供狀之所由來 也。 既然要做這樁事，畢竟要做得周匝，不然反要弄巧成拙 ，貽笑於諸兄了。小弟做官幾載，並不曾與姜生往來，何從知道他的文理，尋訪他 的筆 跡？只因小弟初到之時，曾季考一次，姜生與兄都取在 優等，原卷尚在敝衙，搜尋出來一看，只見他文字之中工於對偶，筆下又來得溜亮 ，所 以學他口氣，做了那篇四六供招，教內衙書辦摹仿他的　筆跡謄寫出來，所以儼然無二。這段因緣，雖是小弟費了些心血，果然斷得不差； 也還　是兄與尊閫夙緣未斷，該當如此，故使小弟僥天之幸，　不曾露得馬腳出來。不然道官口上的封條，不消三日就朽爛了，怎能夠熬到如今方纔洩 露？ 」說完又大笑了一場。　　馬既閒聽了這些話，感激到極處，不覺掉下淚來，又跪倒在地，拜了幾拜，方 纔分別。　　後來包知縣直做到尚書，子子孫孫富貴不絕，人以為虛心折獄之報。馬既閒只 因自 家妻子受過這番冤屈，又聽了包公許多金石之言，後來做官，無論大小詞論，都要 原情 度理，虛衷審鞫，不肯造次用刑，不敢草草定罪，也做 到三品才住。　　這回小說是做與貴官長者看的，但願當事諸公，人人都買一冊，不時翻閱翻閱 ，但 學包知縣之存心，不必定要學他弄巧，若還學他弄巧，定有馬腳露出來，恐怕沒有 許多 封條封得住小民之口也。

這段姻緣，須從根腳上敘起。　　藐姑十二三歲的時節，還不曾會做成本的戲文，時常跟母親，做幾齣零星雜劇　。　　彼時有個少年，姓譚，名楚玉，是湖廣襄陽府人，原係舊家子弟，只因自幼喪 母， 隨了父母親在外面遊學。後來父親又死於異鄉，自己隻身無靠，流落在三吳、兩浙 之間 ，年紀才十七歲。一見藐姑，就知道是個尤物，要相識 他於未曾破體之先。　　乃以看戲為名，終日在戲房裡面走進走出，指望以眉眼傳情，挑逗他思春之念 ，先 弄個破題上手，然後把承題、開講的工夫逐漸兒做去。　　誰想他父母拘管得緊，除了學戲之外，不許他見一個閒人，說一句閒話。譚楚 玉

窺 伺了半年，只是無門可入。　　一日，聞得他班次裡面樣樣腳色都有了，只少一個大淨，還要尋個伶俐少年， 與藐姑一同學戲。譚楚玉正在無聊之際，得了這個機會，怎肯不圖？就去見絳仙夫婦， 把情 願入班的話說了一遍。絳仙夫婦大喜，即日就留他拜了 先生，與藐姑同堂演習。　　譚楚玉是個聰明的人，學起戲來自然觸類旁通，聞一知十，不消說得的了。藐 姑此 時年紀雖然幼小，知識還強似大人，譚楚玉未曾入班，藐姑就相中他的容貌，見他 看戲 看得慇懃，知道醉翁之意決不在酒，如今又見他投入班　來，但知香豔之可親，不覺娼優之為賤，欲借同堂以納款，雖為花面而不辭，分明 是個 情種無疑了，就要把一點靈犀托付與他。　　怎奈那教戲的先生比父親更加嚴厲，念腳本的時節不許他交頭接耳，串科分的 時節 唯恐他靠體沾身。譚楚玉竟做了梁山伯，劉藐姑竟做了祝英台，雖然同窗共學，不 曾說 得一句衷情，只好相約到來生變做一對蝴蝶，同飛共宿 而已。　　譚楚玉過了幾時，忽然懊悔起來，道：「有心學戲，除非學個正生，還存一線 斯文 之體。即使前世無緣，不能夠與他同?共枕，也在戲台上面，借題說法，兩下裡訴訴 衷 腸。我叫他一聲妻，他少不得叫我一聲夫，雖然作不得　正經，且占那一時三刻的風流，了了從前的心事，也不枉我入班一場。這花面腳色 ，豈 是人做的東西？況且又氣悶不過，妝扮出來的不是村夫 俗子，就是奴僕丫鬟。自己睜了餓眼，看他與別人做夫妻，這樣膀胱臭氣，如何忍 得過 ？」　　一日，乘師父不在館中，眾腳色都坐在位上念戲。譚楚玉與藐姑相去不遠，要 以齒 頰傳情，又怕眾人聽見，還喜得一班之中，除了生旦二人，沒有一個通文理的，若 說常 談俗語，他便知道，略帶些「之乎者也」，就聽不明白 了。

譚楚玉乘他念戲之際，把眼睛覷著藐姑，卻像也是念戲一般，念與藐姑聽，道 ：「 小姐小姐，你是個聰明絕頂之人，豈不知小生之來意乎？」藐姑也像念戲一般，答 應他 道：「人非木石，夫豈不知，但苦有情難訴耳。」譚楚 玉又道：「老夫人提防得緊，村學究拘管得嚴，不知等到何時，才能夠遂我三生之 願？ 」藐姑道：「只好兩心相許，俟諸異日而已。此時十目 擢為正生，暫締場上之良緣，預作房中之佳兆，芳卿獨無意乎？」藐姑道：「此言 甚善 ，但出於賤妾之中，反生堂上之疑，是欲其入而閉之門 也。子當以術致之。」　　譚楚玉道：「術將安在？」藐姑低聲道：「通班以得子為重，子以不屑作花面 而去 之，則將無求不得，有蕭何在君側，勿慮追信之無人也。」譚楚玉點點頭道：「敬 聞命矣。」　　過了幾日，就依計而行，辭別先生與絳仙夫婦，要依舊回去讀書。絳仙夫婦聞 之， 十分驚駭，道：「戲已學成，正要出門做生意了，為甚麼忽然要跳起槽來？」就與 教戲 的師父窮究他變卦之由。　　譚楚玉道：「人窮不可失志。我原是個讀書之人，不過因有計蕭條，沒奈何就　此賤　業，原要借優孟之衣冠，發洩我胸中之壘塊。只說做大淨的人，不是扮關雲長，就 是扮 楚霸王，雖然涂幾筆臉，做到那慷慨激烈之處還不失我 英雄本色；哪裡曉得十本戲文之中，還沒有一本做君子，倒有九本做小人。這樣喪 名敗 節之事，豈大丈夫所為？故此不情願做他。」絳仙夫婦 道：「你既不屑繼做花面，任憑尊意揀個好腳色做就是了，何須這等任性？」　　譚楚玉就把一應腳色都評品一番道：「老旦貼旦，以男子而屈為婦人，恐失丈 夫之 體；外腳末腳，以少年而扮作老子，恐銷英銳之氣；只是小生可以做得，又往往因 人成事，助人成名，不能自辟門戶，究竟不是英雄本色，我　也不情願做他。」戲師父對絳仙夫婦道：「照他這等說來，分明是以正生自居了。 我看 他人物聲音，倒是個正生的材料。只是戲文裡面，正生 的曲白最多，如今各樣戲文都已串就，不日就要出門行道了，即使教他做生，那些 腳本 一時怎麼念得上？」　　譚楚玉笑一笑道：「只怕連一腳正生，我還不情願做；若還願做，那幾十本舊 戲， 如何經得我念？一日念一本，十日就念十本了。若遲一月出門，難道三十本戲文還 不勾 人家搬演不成？」那戲師父與他相處，一向知道他的記 性最好，就勸絳仙夫婦把他改做。正生改了花面。　　譚楚玉的記性，真是過目不忘，果然不上一個月，學會了三十多本戲文，就與 藐姑 出門行道。　　起先學戲的時節，內有父母提防，外有先生拘管，又有許多同班朋友夾雜其中 ，不 能 夠匠心匠意，說幾句知情識趣的話。　　只說出門之後，大家都在客邊，少不得同事之人，都像弟兄姊妹一般，內外也 可以 不 分，嫌疑也可以不避，挨肩擦背的時節，要嗅嗅他的溫香，摩摩他的軟玉，料想不 是甚 麼難事。　　誰料戲房裡面的規矩，比閨門之中更嚴一倍。但凡做女旦的，是人都可以調戲 得， 只 有同班的朋友調戲不得。這個規矩，不是劉絳仙夫婦做出來的，有個做戲的鼻祖， 叫做 二郎神，是他立定的法度。　　同班相謔，就如姊妹相奸一般，有礙於倫理。做戲的時節，任你肆意詼諧，盡 情笑 耍 ，一下了台，就要相對如賓，笑話也說不得一句。略有些曖昧之情，就犯了二郎神 的忌 諱，不但生意做不興旺，連通班的人都要生起病來。　　所以劉藐姑出門之後，不但有父母提防，先生拘管，連那同班的朋友都要互相 糾察 ， 見他與譚楚玉坐在一處，就不約而同都去伺察他，惟恐做些勾當出來，要連累自己 ，大 家都擔一把干係。　　可憐這兩個情人，只當口上加了兩紙封條，連那「之乎者也」的舊話也說不得 一句， 只好在戲台之上借古說今，猜幾個啞謎而已。　　別的戲子怕的是上台，喜的是下台，上台要出力，下台好躲懶故也。獨有譚楚 玉與 藐 姑二人。喜的是上台，怕的是下台，上台好做夫妻，下台要避嫌疑故也。　　這一生一旦立在場上，竟是一對玉人，那一個男子不思，那一個婦人不想？又 當不 得 他以做戲為樂，沒有一齣不盡情極致。同是一般的舊戲，經他兩個一做，就會新鮮 起來 。做到風流的去處，那些偷香竊玉之狀，偎紅倚翠之情 ，竟像從他骨髓裡透露出來，都是戲中所未有的一般，使人看了無不動情。做到苦 楚的 去處，那些怨天恨地之詞，傷心刻骨之語，竟像從他心 窩裡面發洩出來，都是刻本所未載的一般，使人聽了無不墮淚。　　這是甚麼原故？只因別的梨園的都是戲文，他這兩個做的都是實事。戲文當做 戲文 做 ，隨你搬演得好，究竟生自生而旦自旦，兩個的精神聯絡不來，所以苦者不見其苦 ，樂 者不見其樂，他當戲文做，人也當戲文看也。　　若把戲文當了實事做，那做旦的精神註定在做生的身上，做生的命脈繫定在做 旦的 手 裡，竟使兩個身子合為一人，痛癢無不相關，所以苦者真覺其苦，樂者真覺其樂。 他當 實事做，人也當實事看也。　　他這班次裡面有了這兩個生旦，把那些平常的腳色都帶挈得尊貴起來。別的梨 園每 做 一本，不過三四兩、五六兩戲錢，他這班定要十二兩，還有女旦的纏頭在外。凡是 富貴 人家有戲，不遠數百里都要來接他，接得去的就以為榮　，接不去的就為以為辱。劉絳見新班做得興頭，竟把舊班的生意丟與丈夫掌管，自 己跟 在女兒身邊，指望教導他些騙人之法，好趁大注的錢財。　　誰想藐姑一點真心死在譚楚玉身上，再不肯去周旋別人。　　別人把他當做心頭之肉，他把別人當做眼中之釘。教他上席陪酒，就說生來不 飲， 酒 杯也不肯沾唇；與他說一句私話，就勃然變色起來，要托故起身。　　那些富家子弟拚了大塊銀子去結識他，他莫說別樣不許，就是一顰一笑，也不 肯假 借 與 人。打首飾送他的，戴不止一次兩次，就化作銀子用了；做衣服送他的，都放在戲箱之 中，做老旦、貼旦的行頭，自己再不肯穿著。隱然有 個不肯二夫、要與譚楚玉守節的意思，只是說不出口。　　一日做戲做到一個地方，地名叫做某某埠。這地方有所古廟，叫做晏公廟。晏 公所 職 掌的，是江海波濤之事，當初曾封為平浪侯，威靈極其顯赫。他的廟宇就起在水邊 ，每 年十月初三日是他的聖誕。　　到這時候，那些附近的檀越都要搬演戲文，替他上壽。往年的戲常請劉絳仙做 ，如 今 聞得他小班更好，預先封了戲錢遣人相接，所以絳仙母子赴召而來。　　往常間做戲，這一班男女都是同進戲房的，沒有一個參前落後。獨有這一次， 人心 不 齊，各樣腳色都不曾來，只有譚楚玉與藐姑二人先到。他兩個等了幾年，只討得一 刻時 辰的機會，怎肯當面錯過？神廟之中不便做私情勾當， 也只好敘敘衷曲而已。　　說了一會，就跪在晏公面前，又雙發誓道：「譚楚玉斷不他婚，劉藐姑必不另 嫁。 倘 若父母不

容，當繼之以死，決不作負義忘情、半途而廢之事。有背盟者，神靈殛之 ！」 發得誓完，只見眾人一齊走到，還虧他迴避得早，不曾 露出破綻來，不然疑心生暗鬼，定有許多不祥之事生出來也。當日做完了一本戲， 各回 東安安歇不題。

卻說本處的檀越裡面有個極大的富翁，曾由貲郎出身，做過一任京職。家私有 十萬 之 富。年紀將近五旬，家中姬妾共有十一房。劉絳仙少年之時，也曾受過他的培植， 如今 看見藐姑一貌如花，比母親更強十倍，竟要拚一注重價 娶他，好與家中的姬妾湊作金釵十二行。就把他母子留入家中，十分款待，少不得 與絳 仙溫溫舊好，從新培植一番，到那情意綢繆之際，把要 娶藐姑的話懇懇切切的說了一番。 絳仙要許他，又因女兒是棵搖錢樹，若還熨得他性轉，自有許多大錢趁得來， 豈止 這 些聘禮；若還要回絕他，又見女兒心性執拗，不肯替爹娘掙錢，與其使氣任性，得 罪於 人，不如打發出門，得注現成財物的好。 躊躇了一會，不能定計，只得把句兩可之詞回覆他道：「你既有這番美意，我 怎敢不 從？只是女兒年紀尚小，還不曾到破瓜的時節；況且延師教誨了一番，也等他做幾 年生 意，待我弄些本錢上手，然後嫁他未遲。如今還不敢輕 許。」那富翁道：「既然如此，明年十月初三，少不得又有神戲要做，依舊接你過 來， 討個下落就是了。」絳仙道：「也說得是。」過了幾日 ，把神戲做完，與富翁分別而去。 他當晚回覆的意思，要在這一年之內看女兒的光景何如，若肯回心轉意，替父 母掙 錢 ，就留他做生意；萬一教誨不轉，就把這著工夫做個退步。

所以自別富翁之後，竟翻轉面皮來與女兒作對。說之不聽，繼之以罵，罵之不 聽， 繼 之以打。誰想藐姑的性子堅如金石，再不改移。見他凌逼不過，連戲文也不情願做 ，竟 要尋死尋活起來。及至第二年九月終旬，那個富翁是早 差人來接。接到之時，就問絳仙討個下落。絳仙見女兒不是成家之器，就一口應允 了他 。那富翁競?了千金聘禮，交與絳仙，約定在十月初三 神戲做完之後，當晚就要成親。 絳仙還瞞著女兒，不肯就說，直到初二晚上方纔知會他道：「我當初生你一場 ，又 費 許多心事教導你，指望你盡心協力，替我掙一分人家。誰想你一味任性，竟與銀子 做對 頭。良不像良，賤不像賤，逢人就要使氣，將來畢竟有 禍事出來。邊樁生意不是你做的，不如收拾了行頭，早些去嫁人的好。某老爺是個 萬貫 財主，又曾出任過，你嫁了他，也算得一位小小夫人， 要任性起來，帶挈老娘啕氣。」 藐姑聽見這句話，嚇得魂不附體，睜著眼睛把母親相了幾相，就回覆道：「母 親說 差 了，孩兒是有了丈夫的人，烈女不更二夫，豈有再嫁之理？」絳仙聽見這一句，不 知從 那裡說起，就變起色來道：「你的丈在那裡？我做爺娘 的不曾開口，難道你自己做主，許了人家不成？」藐姑道：「豈有自許人家之理， 這個 丈夫是爹爹與母親自幼配與孩兒的，難道還不曉得，倒 裝聾做啞起來？」絳仙道：「好奇話！這等你且說來是那一個？」 藐姑道：「就是做生的譚楚玉，他未曾入班之先，終日跟來跟去，都是為我。 就是 入

班學戲，也是借此入門，好親近孩兒的意思。後來又不肯做淨，定要改為正生，好 與孩 兒配合，也是不好明白說親，把個啞謎與人猜的意思。 母親與爹爹都是做過生旦，演過情戲的人，難道這些意思都解說不出？既不肯把孩 兒嫁 他，當初就該留他學戲；即使留他學戲，也不該把他改 為正生。既然兩件都許，分明是猜著啞謎，許他結親的意思了。自從做戲以來，那 一日 不是他做丈夫，我做妻子？看戲的人萬耳萬目，那一個 不得證見？人人都說我們兩個是天地生成，造化配就的一對夫妻，到如今夫妻做了 幾年 來？這樁沒理的事，孩兒斷斷不做！」 絳仙聽了這些話，不覺大笑起來，把他啐了聲道：「你難道在這裡做夢不成？ 戲台 上 做夫妻那裡作得准？我且問你，這個『戲』字怎麼解說？既謂之戲，就是戲謔的意 思了 ，怎麼認起真來？你看見幾個女旦嫁了正生的？」藐姑 道：「天下的事，樣樣都可以戲謔，只有婚姻之事，戲謔不得。我當初只因不知道 理， 也順說做的是戲，開口就叫他丈夫。如今叫熟了口，一 時改正不來，只得要將錯就錯，認定他做丈夫了。別的女旦的不明道理，不守節操 ，可 以不嫁正生；孩兒是個知道理守節操的人，所以不敢不 嫁譚楚玉。」 絳仙見他說來說去，都另是一種道理，就不復與他爭論，只把幾句硬話發作一 場， 竟 自睡了。 到第二日起來，吃了早飯午飯，將要上台的時節，只見那位富翁打扮得齊齊整 整， 在 戲台之前走來走去。要使眾人看了，見得人人羨慕，個個思量，不能夠到手的佳人 ，竟 被他收入金屋之中，不時取樂，恨不得把「獨佔花魁」 四個字寫在額頭上，好等人喝采。 譚楚玉看見這種光景，好不氣忿。還只說藐姑到了此時，自有一番激烈的光景 要做 出 來，連今日這本戲文決不肯好好就做，定要受母親一番痛楚，然後勉強上台。 誰想天下的事儘有變局，藐姑隔夜的言語也甚是激烈，不想睡了晚，竟圓通起 來。 坐 在戲房之中，歡歡喜喜，一毫詞色也不作，反對同班 假的，求列位幫襯幫襯，大家用心做一番。」又對譚楚玉道：「你往常做的都是假 生， 今日才做真主，不可不盡心協力。」譚楚玉道：「我不 知怎麼樣叫做用心，求你教導一教導。」藐姑道：「你只看了我的光景，我怎麼樣 做， 你也怎樣做，只要做得相合，就是用心了。」譚楚玉見 他所說的話，與自己揣摩光景絕不相同，心上大有不平之氣。 正在忿恨的時節，只見那富翁搖搖擺擺走進戲房來，要討戲單點戲。譚楚玉又 把眼睛 相著藐姑，看他如何相待，只說仇人走到面前，定有個變色而作的光景。 誰想藐姑的顏色全不改常，反覺得笑容可掬，立起身來對富翁道：「照家母說 起來， 我今日戲完之後，就要到府上來了。」 富翁道：「正是。」藐姑道：「既然如此，我生平所學的戲，除了今日這一本 ，就不 能夠再做了。天下要看戲的人，除了今日這一本，也不能夠再看了。須要待我盡心 盡意摹 擬一番，一來顯顯自家的本事，二來別別眾人的眼睛。 但不知你情願不情願？」那富翁道：「正要如此，有甚麼不情願？」藐姑道：「既 然情願 ，今日這本戲不許你點，要憑我自家作主，揀一本熟 些的做，才得盡其所長。」富翁道：「說得有理，任憑尊意就是，但不知要做那一 本？」 藐姑自己拿了戲單，揀來揀去，指定一本道：「做 了《荊釵記》罷。」富翁想了一想，就笑起來道：「你要做《荊釵》，難道把我比 做孫汝 權不成？也罷，只要你肯嫁我，我就暫做一會孫汝權， 也不叫做有屈。這等大家快請上台。」 眾人見他定了戲文，就一齊妝扮起來，上台搬演，果然個個盡心，人人效力。 曲子裡 面 ，沒有一個打發的字眼；說白裡面，沒有一句掉落的文法。 只有譚楚玉心事不快，做來的戲不盡所長，還虧得藐姑幫襯，等他唱出一兩個 字，就流 水接腔，還不十分出醜。至於藐姑自己的戲，真是處處摹神，出出盡致。 前面幾齣雖好，還不覺得十分動情，直做到遣嫁以後，觸著他心上的苦楚，方 纔漸入佳 境，就不覺把精神命脈都透露出來，真是一字一金，一字一淚。做到那傷心的去處 ，不但自 己的眼淚有如泉湧，連那看戲的一二千人，沒有一 個不痛哭流涕。 再做到抱石投江一齣，分外覺得奇慘，不但看戲之人墮淚，連天地日月都替他 傷感起來 。忽然紅日收藏，陰雲密布，竟像要混沌的一般。 往常這齣戲不過是錢玉蓮自訴其苦，不曾怨悵別人；偏是他的做法不同，竟在 那將要投 江、未曾抱石的時節，添出一段新文字來，夾在說白之中，指名道姓咒罵著孫汝權 。 恰好那位富翁坐在台前看戲，藐姑的身子正對著他，罵一句「欺心的賊子」， 把手指他 一指；咒一句「遭刑的強盜，」把眼相他一相。 那富翁明曉得教訓自己，當不得他良心發動，也會公道起來，不但不怒，還點 頭稱贊， 說他罵得有理。藐姑咒罵一頓，方纔抱了石塊走去投江。 別人投江是往戲場後面一跳，跳入戲房之中名為赴水，其實是就陸；他這投江 之法，也 與別人不同，又做出一段新文字來，比咒罵孫汝權的文法更加奇特。 那座神廟原是對著大溪的，戲台就搭在廟門之外，後半截還在岸上，前半截竟在水裡。 藐姑抱了石塊，也不向左，也不幾右，正正的對台前，唱完了曲子，就狠命一跳， 恰好跳在 水中。果然合著前言，做出一本真戲。把那滿場的 人，幾乎嚇死，就一齊吶喊起來，教人撈救。 誰想一個不曾救得起，又有一個跳下

去，與他湊對雙。這是甚私原故？只因藐 姑臨跳的 時節，忽然掉轉頭來，對著戲房裡面道：「我那王十朋的夫阿！你妻子被人凌逼不 過，要投 水死了，你難道好獨自一個活在世上不成？」譚楚 玉坐在戲箱上面，聽見這一句，就慌忙走上台來，看見藐姑下水，唯恐追不及，就 如飛似箭 的跳下去，要尋著藐姑，與他相抱而死，究竟不知 尋得著尋不著。滿場的人到了些時，才曉得他要做《荊釵》全是為此，那辱罵富翁的著數，不 過是順帶 公文，燥燥脾胃，不是拚了身子嫁他，又討些口上的便宜也。 他只因隔夜的話都已說盡，母親再不回頭，知道今日戲完之後，決不能夠完名 全節。與 其拖刀弄劍，死於一室之中，做個啞鬼；不如在萬人屬目之地，暢暢快快做他一場 ，也博個 載 流傳的話柄。所以一夜不睡，在枕頭上打稿，做 出這篇奇文字來。

第一著巧處，妙在嘻笑如常，不露一毫慍色，使人不防備他，才能夠為所欲為 。不然， 這 一本擔干係的戲文，就斷斷不容他做了。第二著巧處，妙在自家點戲，不由別人做 主，才能 夠借題發揮，泄盡胸中的壘塊。倘若點了別本戲文，縱有些巧話添出來，也不能夠直捷痛快至此也。第三著巧處，又妙在與情人相約 而死，不 須到背後去商量，就在眾人面前，邀他做個鬼伴 ，這叫做明不做暗事。若還要瞞著眾人，與他議定了才死，料想今日決死不成，只 好嫁孫汝 權，再做抱石投江的故事也。 後來那些文人墨士，都作輓詩弔他。有一首七言絕句云： 一誓神前死不渝，心堅何必怨狂且。 相期並躍隨流水，化作江心比目魚。 卻說這兩個情人一齊跳下水去，彼時正值大雨初晴、山水暴發之際，那條壁峻 的大溪又 與 尋常溝壑不同，真所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兩個人跳下去，只消一刻時辰，就流 到別府別縣去了，那裡還撈得著？所以看戲的人口便喊叫， 沒有一個動手。 劉絳看見女兒溺死，在戲台上捶胸頓足，哭個不了。一來倒了搖錢樹，以後沒 人生財； 二 來受過富翁的聘禮，恐怕女沒了，要退出來還他，真所謂人財兩失。哭了一頓，就 翻轉面皮 來，顧不得孤老、表子相與之情，竟說富翁倚了財 勢，逼死他的女兒，要到府縣去告狀。 那些看戲的人，起先見富翁賣弄風流，個個都有些醋意。 如今見他逼出人命來，好不快心，那一個不摩拳擦掌，要到府縣去遞公呈。 還虧得富翁知竅，教人在背後調停，把那一千兩聘禮送與絳仙，不敢取討；又 去一二千 金 ，彌縫了眾人，才保得了平安無事。錢玉蓮不曾娶得，白白做了半日孫汝權，只好 把「打情 罵趣」四個字消遣情懷，說曾被絕世佳人親口罵過 一次而已。 且說嚴州府桐廬縣，有個濱水的地方，叫做新城港口，不多幾分人家，都以捕 魚為業。 內中有個漁戶姓莫，人就叫他做莫漁翁，夫妻兩口搭一間茅舍，住在溪水之旁。 這一日見洪水泛濫，決有大魚經過，就在溪邊張了大罾，夫妻兩個輪流扳扯。 遠遠望見 波 浪之中，有一件東西順流而下，莫漁翁只說是個大魚，等他他流到身邊，就一罾兜 住。這件 東西卻也古怪，未曾入罾的時節，分明是浮在水面 上的；及至到了罾中，就忽然重墜起來，竟要沉下水去。莫漁翁用力狠扳，只是扳 他不動， 只得與妻子二人，四腳四手一齊用力，方纔拽得出 水。 伸起頭來一看，不覺吃了一驚，原來不是大魚，卻是兩個屍首，面對面，胸貼 了胸，竟 像 捆一處的一般。 莫漁翁見是死人，就起了一點慈悲之念，要弄起來埋葬他。 就把罾索繫在樹上，夫妻兩個費盡許多氣力，抬出罾來。仔細一看，卻是一男 一女，緊 緊 摟在一處，卻像在雲雨綢繆之際，被人扛抬下水的一般。 莫漁翁夫婦解說不出，把他兩個面孔細看一番，既不像是死人，又不象是活人 ，面上手 上 雖然冰冷，但鼻孔裡面卻還有些溫意，但不見他伸出氣來。 莫漁翁對妻子道：「看這光景，分明是醫得活的，不如替他接一接氣，萬一救 得這兩條 性命，只當造了個十四級的浮屠，有甚麼不好？」妻子道：「也說得是。」就把男 子的口對 了男子，婦人的口對了婦人，把熱氣呵將下去。不 上一刻，兩個死人都活轉來。 及至扶入草舍之中，問他溺死的原故，那一對男女訴出衷情，原來男子就是譚 楚玉，婦 人就是劉藐姑，一先一後跳入水中，只說追尋不著，誰想波濤裡面竟像有人引領， 把他兩個 弄在一處，不致你東我西；又像有個極大的魚，把 他兩個負在背上，依著水面而行，故此來了三百餘里，還不曾淹得斷氣。只見到了 罾邊，那 個大魚竟像知道有人撈救，要交付排場，好轉去的 一般，把他身子一丟，竟自去了，所以起先浮在水上，後來忽然重墜起來。虧得有 罾隔住， 不曾沉得到底，故此莫漁翁夫婦用力一扳，就扳上 來也。

譚楚玉與藐姑知道是晏公的神力，就望空叩了幾首，然後拜謝莫漁翁夫婦。莫 漁翁夫婦 見是一對節義之人，不敢怠慢，留在家中款待幾日，養好了身子，勸他往別處安身 ，不可住 在近邊，萬一父母知道，尋訪前來，這一對夫妻依 舊做不成了。 譚楚玉與藐姑商議道：「我原是楚中人，何不回到楚中去？家中的薄產雖然不 多，耕種 起來，還可以稍供糒粥。待我依舊讀書，奮志幾年，怕沒有個出頭的日子？」藐姑 道：「極 說得是。但此去路途甚遠，我和你是精光的身子， 那裡討這許多盤費？」莫漁翁看見譚楚玉的面貌，知道不是個落魄之人，就要放起 官債來， 對他二人道：「此去要得多少盤費？」譚楚玉道：「 多也多得，少也少得。若還省儉用些，只消十兩也就勾了。」莫漁翁道：「這等不 難。我一 向賣魚?聚得幾包銀子，就併起來借你。只是一件 ，你若沒有好處，我一釐也不要你還；倘若讀書之後，發達起來，我卻要十倍的利 錢，少了 一倍，我也決不肯受的。」譚楚玉道：「韓信受漂母 一飯之恩，尚且以千金相報，你如今救了我兩口的性命，豈一飯之恩！就不借盤費 ，將來也 要重報，何況又有如此厚情？我若沒有好日就罷了 ，若有好日，千金之報還不止，豈但十倍而已哉！」莫漁翁夫婦見他要去，就備了 餞行的灑 席，料想沒有山珍，只有水錯，無非是些蝦魚蟹鱉 之類。貧賤之家，不分男女，四個人坐在一處，吃個盡醉。 睡了一晚，第二日起來，莫漁翁並了十兩散碎銀子，交付與他。 譚楚玉夫婦拜辭而去，一路風餐水宿，戴月披星，自然不辭辛苦。 不上一月，到了家中。收拾一間破房子，安住了身，就去鋤治荒田，為衣食之 計。藐姑 只 因自幼學戲，女工針指之事全然不曉，連自家的繡鞋褶褲都是別人做與他穿的，如 今跟了譚 楚玉，方纔學做起來。當不得性子聰明，一做便會 ，終日替人家緝麻拈草，做鞋做襪，趁些銀子，供給丈夫讀書。 起先還是日裡耕田，夜間誦讀，藐姑怕他分心分力，讀得不專，竟把田地都歇 了，單靠 自 己十個指頭，做了資生的美產。 連買柴糴米之事，都用不用著丈夫，只托鄰家去做，總是怕他妨工的意思。

譚楚玉讀了三年，出來應試，無論大考小考，總是矢無虛發。進了學，就中舉 ；中了舉， 就中進士；殿試之後，選了福建汀州府節。 推論起理來，湖廣與福建接壤，自然該從長江上任，順便還家，做一齣錦還鄉 的好戲。 怎 奈他炫耀鄉里之念輕，圖報恩人之念重，就差人接了家小，在京口相會，由浙江一 路上去， 好從衢、嚴等處經過，一來叩拜晏公，二來酬謝莫 漁翁夫婦。 又怕衙門各役看見舉動，知道他由戲子出身，不像體面，就把迎接的人都發落 轉去，叫 他 在浦城等侯，自己夫妻兩個一路遊山玩水而來，十分灑樂。 到了新城港口，看見莫漁翁夫婦依舊在溪邊罾魚，就著家人拿了帖子上去知會 ，說當初 被 救之人，如今做官上任了，從此經過，要上來奉拜。 莫漁翁夫婦聽了，幾乎樂死，就一齊褪去箬帽，脫去蓑衣，不等他上岸，先到 舟中來賀 喜 。譚楚玉夫妻把他請在上面，深深拜了四拜。 拜完之後，譚楚玉對莫漁翁道：「你這扳罾的生意，甚是勞苦；捕魚的利息， 也甚是輕 微 。不如丟了罾網，跟我上任去，同享些榮華富貴何如？」藐姑見丈夫說了這句話， 就不等他 夫妻情願，竟著家人上去收拾行李。 莫漁翁一把扯住家人，不許他上岸，對著譚楚玉夫妻搖搖手道：「譚老爺、譚 奶奶，饒 了 我罷。這種榮華富貴，我夫妻兩口

莫說消受不起，亦且不情願去受他。我這扳罾的 生意雖然 勞苦，打魚的利息雖輕微，卻儘有受用的去處。青 山綠水是我們叨住得慣，明月清風是我們僭享得多，好酒好肉不用錢買，只消拿魚 去換，好 朋好友走來就吃，不須用帖去招。這樣的快樂，不 是我誇嘴說，除了捕魚的人，世間只怕沒有第二種。受些勞苦得來的錢財，就輕微 些，倒還 把穩；若還游手靠閒，動不動要想大塊的銀子，莫 說命輕福薄的人弄他不來，就弄了他來，少不得要陪些驚嚇，受些苦楚，方纔送得 他去。你 如今要我跟隨上任，吃你的飯，穿你的衣，叫做『 一人有福，帶挈一屋』，有甚麼不好？只是當不得我受之不安，於此有愧。況且我 這一對夫 妻，是閒散慣了的人，一旦閉在署中，半步也走動 不得，豈不鬱出病來？你在外面坐堂審事，比較錢糧，那些鞭撲之聲，啼號之苦， 順風吹進 衙裡來，叫我這一對慈心的人，如何替他疼痛得過 ？所以情願守我的貧窮，不敢享你的富貴。你這番盛意，只好心領罷了。」 譚楚玉一片熱腸，被他這一曲《漁家傲》唱得冰冷，就回覆他道：「既然如此 ，也不也 相 強。只是我如今才中進士，不曾做官，舊時那宗恩債還不能奉償。待我到任之後，差人請你 過來，多送幾頭分上，等你趁些銀子，回來買田置 地，贍養終身，也不枉救我夫婦一場。你千萬不要見棄。」

莫漁翁又搖手道：「也不情願，也不情願，那打抽豐的事體，不是我世外之人 做的，只 好 讓與那些假山人、真術士去做。我沒有那張薄嘴唇，厚臉皮，不會去招搖打點。只 求你到一 年半載之後，分幾兩不傷陰德的銀子，或是俸薪， 或是羨餘，差人齎送與我，待我夫妻兩口備些衣衾棺槨，防備終身，這就是你的盛 德了。我 是斷斷不做遊客的，千萬不要來接我。」 譚楚玉見他說到此處，一發重他的人品，就吩咐船上備酒，與他作別。這一次 筵席，只 列 山珍，不擺水錯，因水族是他家的土產，不敢以常物相獻故也。雖是富貴之家，也 一般不分 男女，與他夫妻二人共坐一席，因他是貧賤之交， 不敢以宦體相待故也。四個人吃了一夜，直到五鼓，方纔分別而去。 行了幾日，將到受害的地方。彼時乃十一月初旬，晏公的壽誕已過了一月。譚 楚玉對藐 姑 道：「可惜來遲了幾時，若早得一月，趁那廟中有戲子，就順便做本戲文，一來上 壽，二來 謝恩，也是一樁美事。」藐姑道：「我也正作此想 ，只是過期已久，料想那鄉付去處沒有梨園，只好備付三牲，啞祭一祭罷了。」及 至行至之 時，遠遠望見晏公廟前依舊搭了戲台，戲台上的椅 桌還不曾撤去，卻像還要做戲的一般。譚楚玉就吩咐家人上去打聽，看是甚麼原故 。 原來十月初旬下了好幾日大雨，那些看戲的人除了露天，沒有容身之地。從來 做神戲的 ， 名雖為神，其實是為人，人若不便於看，那做神道的就不能夠獨樂其樂了。所以那 些檀越改 了第二個月的初三，替他補壽。 此時戲方做完，正要打發梨園起身，不想譚楚玉夫妻走到，雖是偶然的事，或 者也是神 道 有靈，因他這段姻緣原以做戲起手，依舊要以做戲收場，所以留待他來，做了一齣 《喜團圓 》的意思也不可知。 譚楚玉又著家人上去打聽，看是那一班戲子。家人問了下來回覆，原來就是當 日那一班 ， 只換得一生一旦。那做生的腳色就是劉絳仙自己，做旦的腳色，乃是絳仙之媳，藐 姑之嫂， 年紀也只有十七八歲，只因死了藐姑，沒人補缺， 就把他來頂缸。這兩個生旦雖然比不得譚、藐，卻也還勝似別班，所以這一方的檀 越依舊接 他來做。

藐姑聽見母親在此，就急急要請來相會。譚楚玉不肯，道：「若還遽然與他相 見，這齣 團 圓 的戲就做得冷靜了。須要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才做得有些熱鬧。」藐姑道：「說 得有理。 」 就著管家取十二兩銀子，又寫了一個名帖，去對引起檀越道：「家老爺選官上 任，從此 經 過，只因在江中遇了颶風，許一個神願，如今要借這廟宇裡面了了願心，兼借梨園 一用，戲 錢照例送來，一毫不敢短少。」那些檀越落得做個 人情，又多了一本戲看，有甚麼不便宜？就欣然許了。 譚楚玉又吩咐家人，備了豬羊祭禮，擺在神前。只說老爺冒了風寒，不能上岸 ，把官船 橫 泊在廟前，艙門對神座，夫妻二人隔著簾子拜謝。拜完之後，就並排坐了，一邊飲 酒，一邊 看戲。只見絳仙拿了戲單，立在官艙外面道：「請 問老爺，做那一本戲文？」譚楚玉叫家人吩咐道：「昨日夫人做夢，說晏公老爺要 做《荊釵》 ，就作《荊釵記》罷。」絳仙收了戲單，竟進戲 房，妝扮王十朋去了。 看官，你說譚楚玉夫妻為甚麼原故，又點了這一本？難道除了《荊釵》，就沒 有好戲不 成 ？要曉得他夫妻二人不是要看戲，要試劉絳仙的母子之情。藐姑當日原因做《荊釵 》而赴水 ，如今又做《荊釵》，正要使他見鞍思馬、睹物傷 情的意思。若還做到苦處，有些真眼淚掉下來，還不失為悔過之人，就請進來與他 相會；若 還舉動如常，沒有些酸楚之意，就不消與他相會， 竟可飄然去了。所以別戲不點，單點《荊釵》，這也是譚楚玉聰明的去處。

只見絳仙扮了王十朋走上台來，做了幾齣，也不見他十分傷感；直到他媳婦做 玉蓮投江， 與女兒的光景無異，方纔有些良心發動，不覺狠心的貓兒忽然哭起鼠來。 此時的哭法，還不過是背了眾人，把衣袖拭拭眼淚，不曾哭得出聲；及至自己 做到祭江 一 齣，就有些禁止不住，竟放開喉嚨哭個盡興。 起先是叫：「錢玉蓮的妻呵，你到那裡去了？」哭到後面，就不覺忘其所以，「妻」字 竟 不提起，忽然叫起「兒」來。滿場的人都知道是哭藐姑，雖有顧曲之周郎，也不忍 捉他的錯 字。 藐姑隔著簾子，看見母親哭得傷心，不覺兩行珠淚界破殘妝，就叫丫鬟把簾子 一掀，自己 對著台上叫道：「母親不要啼哭，你孩兒並不曾死，如今現在這邊。」絳仙睜著眼 睛把舟中 一看，只見左邊坐著譚楚玉，右邊坐著女兒，面前 又擺了一桌酒，竟像是他一對冤魂知道台上設祭，特地來受享了一般。就大驚大駭 起來，對 著戲房裡面道：「我女兒的陰魂出現了，大家快來 ！」通班的戲子聽了這一句，那一個不飛滾上台，對著舟中細看，都說道：「果是 陰魂，一 毫不錯。」那些看戲的人見說台前有鬼，就一齊 怕起來，都要回頭散去。 只見官船之上，有個能事的管家，立在船頭高聲吆喝道：「眾人不消驚恐，艙 裡面坐的 選了汀州四府，從此經過，當初虧得晏公顯聖，得以不死，所以今日來酬願的。」 那些看戲的人聽了這幾句話，又從新掉轉頭來，不但不避，還要挨擠上來，看 這一對淹 不 死的男女，好回去說新聞。 就把一座戲場擠做人山人海，那些老幼無力的，不是被人擠到水邊，就是被人踏在腳底 。 譚楚玉看見這番光景，就與妻子商議道：「既已出頭露面，瞞不到底，倒不如 同你走上 台 去，等眾人看個明白，省得他挨挨擠擠，夾壞了人。」藐姑道：「也說得是。」就 一齊脫去 私衣，換了公服。譚楚玉穿了大紅圓領，藐姑穿著 鳳冠霞帔，兩個家人張了兩把簇新的藍傘，一把蓋著譚楚玉，一把蓋著藐姑，還有 許多僮僕 丫鬟，簇擁著他上岸。 譚楚玉夫妻二人先到晏公法像之前，從新拜了四拜，然後走上戲台，與絳仙行 了禮。行 禮 之後，又把通班的朋友都請過來，逐個相見過去。 絳仙與同班之人問他被救的來歷，譚楚玉把水中有人引領，又被大魚負載而行，及至送 入 罾中，大魚忽然不見，幸遇捕魚人相救，得以不死的話，高聲大氣說了一遍，好使 台上台下 之人一齊聽了，知道晏公有靈，以後當愈加欽敬的 意思。 眾人聽了，驚詫不已。眾檀越聞知此事，個個都來賀喜。 當日要娶藐姑的富翁，恐怕譚楚玉夫妻恨他，日後要來報怨，連忙備了重禮， 央眾檀越 替 他解紛。 譚楚玉一毫不受，對眾檀越道：「若非此公一激之力，不但姻緣不能成就，連 小弟此時 還 依舊是個梨園，豈能飛黃騰達至此？此公非小弟之?人，乃小弟之恩人，何報之有？ 」眾人 聽了，嘖嘖稱羨，都說他度量寬宏。 藐姑對絳仙道：「如今女婿中了進士，女兒做了夫人，你難道還好做戲不成？ 趁早收拾 了 行頭，隨我們上任，省得在這邊出醜。」絳仙見女兒、女婿不念舊惡，喜之不勝， 就把做戲 的營業丟與媳婦承管，自家跟著女兒去享榮華富貴。 誰想到了署中，不上一月，就生起病來，千方百藥醫治不好，只好得叫女兒送 他回去。 及 至送到家中，那病體不消醫治，竟自好了。病癒之後，依舊出門做戲，康康健健， 一毫災難 也不生。

這是甚麼原故？一來因他五行八字註定是個女戲子，所以一日也離不得戲場， 離了戲場 就 要生災作難。可見命輕福薄的人，莫說別人扶他不起，就是自家生出來的兒女，也 不能夠抬 舉父母做個以上之人。所以世間的窮漢，只該安命，切不可仇恨富貴之人，說不肯扶持帶挈他。

二來因絳仙的身子終日輕浮慣了，一時鄭重不來，就如把梅香升作夫人，奴僕 收為養子 ， 不但賤相要露出來，連他自己心上也不覺其樂，而反覺其苦，一覺其苦，就有疾病 生出來。 所以妓女從良，和尚還俗，若非出自本意，被人勉強做來的，久後定要復歸本 業，不能 隨 主終身也。 卻說譚楚玉到任之後，做了半年，就差人齎了五百金送與莫漁翁，叫他權且收 了，以後 還 要不時饋送，決不止千金而已。 誰想莫漁翁十分廉介，止收一百兩，做了十倍利錢，其餘四百金盡皆返璧。 譚楚玉做到瓜期之後，行取進京，又從衢、嚴等處經過，把晏公廟宇鼎新一番 ，又買了幾 十畝香火田，交與檀越掌管，為祭祀演劇之費。再到新城港口，拜訪莫漁翁。莫漁 翁先把幾 句傲世之言，挫去他的驕奢之色；後把許多利害之 語，攻破他的利欲之心。 譚楚玉原是有些根器的人，當初做戲的時節，看見上台之際十分鬧熱，真是千 人拭目、 萬 戶傾心，及至戲完之後，鑼鼓一歇，那些看戲的人竟像要與他絕交了一般，頭也不 回，都散去了。可見天地之間，沒有做不了戲文，沒有看不 了鬧熱，所以他那點富貴之心還不十分著緊；如今又被莫漁翁點化一番，只當夢醒 之時，又 遇一場棒喝，豈有復迷之理？就不想赴京去考選， 也不想回家去炫耀，竟在桐廬縣之七里溪邊，買了幾畝山田，結了數間茅屋，要遠 追嚴子陵 的高蹤，近受莫漁翁的雅誨，終日以釣魚為事。 莫漁翁又薦一班朋友與他，不是耕夫，就是樵子，都是些有入世之才、無出世 之興的高 人 ，終日往還，課些漁樵耕牧之事。 藐姑又有一班女朋友，都是莫漁翁的妻子薦與他的，也是些能助丈夫成名，不 勸良人出 仕 的智女，終日往來，學些蠶桑織紝之事。後來都活到九十多歲，才終天年。只可惜 沒有兒子 ，因藐姑的容貌過於嬌媚，所以不甚宜男；譚楚玉 又篤於夫婦之情，不忍娶妾故也。 返回 首頁 >> 本站書目 >> 連城璧 >> 上一回 下一回

第二卷 老星家戲改八字　窮皂隸陡發萬金

詩云： 從來不解天公性，既賦形骸焉用命。 八字何曾出母胎，銅牌鐵板先刊定。 桑田滄海易更翻，責賤榮枯難改正。 多少英雄哭阮途，叫呼不轉天心硬。 這首詩單說個命字。凡人貴賤窮通，榮枯壽夭，總定在八字裡面。這八個字， 是將生未 生 的時節，天公老子御筆親除的。 莫說改移不得，就要添一點減一畫也不能夠。所以叫做「死生由命，富貴在天 」。當初 有 個老者，一生精於命理，止有一子，未曾得孫。後來媳婦有孕，到臨盆之際，老者 拿了一本 命書，坐在媳婦臥房門外伺侯，媳婦在房中腹痛甚 緊，收生婆子道：「只在這一刻了。老者將時辰與年月日於一合，叫道：「這個時 辰犯了關 煞，是養不大的。媳婦做你不著，再熬一刻，到下 面一個時辰，就是長福長壽的了。」媳婦聽見，慌忙把腳坐住，狠命一熬。誰想孩 子的頭已 出了產門，被產母閉斷生氣，死在腹中。及至熬到 長福長壽的時辰，生將下來，他又到別人家托生去了，依舊合著養不大的關煞。這 等看來， 人的八字果然是天老子御筆親除，斷斷改不得的了 。 如今卻又有個改得的，起先被八字限住，真是再窮窮不去；後來把八字改了， 不覺一發 發將來。這叫做理之所無、事之所有的奇話，說來新一新看官的耳目。 成化年間，福建汀州府理刑廳，有個皂隸，姓蔣名成，原是舊家子弟。乃祖在 日，田連 阡 陌，家滿倉箱，居然是個大富長者。到父親手裡，雖然比前消乏，也還是瘦瘦駱駝 。及至父 死，蔣成才得三歲。兩兄好嫖好賭，不上十年，家 資蕩盡。等蔣成長大，已無立錐之地了。 一日，蔣成對二兄道：「偌大家私都送在你們手裡，我不曾吃父親一碗飯，穿 母親一件 衣 。如今費去了追不轉了，還有甚麼賣不去的東西，也該把件與我，做父母的手澤。 」二兄道 ：「你若怕折便宜，為甚麼不早些出世？被我們風 花雪月去了，卻來在死人臀眼裡挖屁？如今房產已盡，只有刑廳一個皂隸頂首，一 向租與人 當的，將來撥與你，憑你自當也得，租與人當也得 。」蔣成思量道：「我聞得衙門裡錢來得潑綽，不如自己去當，若掙得來，也好娶 房家小， 買間住房，省得在兄嫂喉嚨下取氣。又聞得人說： 『衙門裡面好修行』。若遇著好行方便處，念幾聲不開口的阿彌，捨幾文不出手的佈施，半 積陰功半養身，何等不妙？」竟往衙門討出頂首， 辦酒請了皂頭，揀個好日，立在班逢底下伺侯。 刑廳坐堂審事，頭一根籤就抽著蔣成行杖。蔣成是個慈心的人，那裡下得這雙 毒手？勉 強 拿了竹板，忍著肚腸打下去，就如打在自己身上一般，犯人叫「阿喲」，他自己也 叫起「阿 喲」來，打到五板，眼淚直流，心上還說太重了， 恐傷陰德。 誰知刑廳大怒，說他預先得了杖錢，打這樣學堂板子，丟下簽來，犯人只打得 五板，他 倒 了十下倒棒。自此以後，輪著他行杖，雖不敢太輕，也不敢太重，只打肉，不打筋 ，只打臀 尖，不打膝窟，人都叫他做恤刑皂隸。 過了幾時，又該輪著他聽差。別人都往房科買票，蔣成一來乏本，二來安分， 只是聽其 自 然。誰想不費本錢的差，不但無利，又且有害；不但賠錢，又且賠棒。當了一年差 ，低錢不 曾留得半個，屈棒倒打了上千。 要仍舊租與人當，人見他嘗著苦味，不識甜頭，反要拿捏他起來。不是要減租 錢，就是 要 帖使費，沒奈何，只得自己苦挨。那同行裡面，也有笑他的，也有勸他的。 笑他的道：「不提撐船手，休來弄竹篙。衙門裡錢這等好趁？要進衙門，先要 吃一服洗 心 湯，把良心洗去；還要燒一分告天紙，把天理告辭；然後吃得這碗飯。你動不動要 行方便， 這『方便』二字是毛坑的別名，別人瀉乾淨，自家 受腌臜。你若有做毛坑的度量，只管去行方便；不然，這兩個字，請收拾起。」蔣 成聽了， 只不回言。那勸他的道：「小錢不去，大錢不來， 我也拚些貲本，買張票子出走走，自然有些興頭；終日捏著空拳等差，有甚麼好差 到你？」 蔣成道：「我了知道，只是去錢買的差使，既休償 本，又要求利，拿住犯人，自然狠命的需了。若是詐得出的還好，萬一詐不出的， 或者逼出 人命，或者告到上司，明中問了軍徒，暗中損了陰 德，豈不懊悔？」 勸者道：「你一發迂了。衙門裡人將本求利，若要十倍、二十倍，方纔弄出事 來。你若 肯 平心只討一兩倍，就是關送半賣的生意了，犯人還尸祝你不了，有甚麼意外的事出 來？」蔣 成道：「也說得是。只是刑廳比不是府縣衙門，沒 有賤票，動不動是不十兩半斤，我如今口食難度，那有這項本錢？」勸者又道：「 何不約幾 個朋友，做個小會，有一半付一房科，他也就肯發 票，其餘待差錢到手，找帳未遲。」蔣成聽了這些話，如醉初醒，如夢初覺，次日 就辦酒請 會，會錢到手，就去打聽買票。 聞得按院批下一起著水人命，被犯是林監生。汀州富戶，數他第一，平日又是 個撒漫使 錢 的主兒，故此謀票者極多。 蔣成道：「先下手為強。」即去請了承行，先交十兩，寫了一半欠票。次日簽 押出來， 領了拘牌，尋了副手同去。 不料林臨生預知事發，他有個相知在浙江做官，先往浙江求書去了。本人不在 ，是他父 親出來相見。父親須鬢皓然，是吃過鄉飲的耆老，兒子雖然慷慨，自己甚是慳吝，封 了二兩折 數，要求蔣成加官。 蔣成見他是個德行長者，不好變臉需索；況且票上無名，又不好帶他見官。只 得延挨幾 日 ，等他慷慨的兒子回來，這主肥錢仍在，不怕誰人搶了去。 那裡曉得刑廳是個有欲的人，一向曉得林臨生巨富，見了這張狀子，拿來當做 一所田莊

， 怎肯忽略過去？次日坐堂，就問：「林監生可曾拿到？」蔣成回言：「未奉之先， 往浙江去 了，求老爺寬限，回日帶審。」刑廳大怒，說他得 錢賣放，選頭號竹板，打了四十，仍限三日一比。蔣成到神前許願：不敢再想肥錢 ，只求早 卸干係。　　怎奈林臨生只是不到，比到第三次，蔣成臀肉腐爛，經不得再打，只得磕頭哀 告道：「 小 的命運不好，省力的事差到小的就費力了。求老爺差個命好的去拿，或者林監生就 到也不可 知。」刑廳當堂就改了值日皂隸。起先蔣成的話，

塊銀子，數日之間，完的憲件。　　蔣成去了重本，摸得二兩八折低銀，不勾買棒瘡膏藥，還欠下一身債負，自後 再不敢買 票 。　　鑽刺也吃虧，守分也吃虧，要錢也沒有，不要錢也沒有，在衙門立了二十餘年 ，看見多 少 人白手成家，自已只是衣不遮身，食不充口，衙門內外就起他一個混名，叫做「蔣 悔氣」。　　吏書門子清晨撞著他，定要叫幾聲大吉利市。久而久之，連官府也知道他這個 混名。　　起先的刑廳，不過初一十五不許他上堂，平常日子也還隨班值役。末後換了一 個青年進 士 ，是揚州人，極喜穿著，凡是各役中衣帽齊整、模樣乾淨的就看顧他，見了那襤褸 齷齪的， 不是罵，就是打。古語有云：　　楚王好細腰，宮中皆餓死。　　只因刑廳所好在此，一時衙門大小，都穿綢著絹起來，頭上簪了茉莉花，袖中 燒了安息 香， 到官面前乞憐邀寵。　　蔣成手內無錢，要請客也請客不來。新官到任兩月，不曾差他一次。有時見了 ，也不叫 名 字 ，只喚他「教化奴才」。蔣成弄得跼天搶地，好不可憐。 合時宜，獨自一人坐在周圍屏背後。眾人中有一個道：「如今新到個算命的，叫做 華陽山人 ，算得極准，說一句驗一句。」又一個道：「果然 ，我前日去算，他說我驛馬星明日進宮，第二日果然差往省城送禮。」又一個道：「他前日 說我恩星次日到命，果然第二日賞了一張好牌。」　　眾人道：「這等我們明日都去試一試。」那算過的道：「他前挨擠不開，要等 半日，才 輪 得著。」蔣成聽見，思量道：「這等是個活神仙了。我蔣成偃蹇半世，將來不知可 有個脫運 的日子？本待也去算算，只是跟官的人，那有半日 工夫去等？」　　躊躇未了，刑廳三梆出堂。只見養濟院有個孤老喊狀，說妻子被同伴打壞，命 在須臾， 求 老爺急救。　　刑廳初意原是不肯准的，只因看見蔣成立在階下，便笑起來道：「喚那教化奴 才上來。 我 一向不曾差你，誰知你這個教化差人，又有一對教化的原被告，也是千載奇逢，就 差你去拿 。」　　標一根籤丟下來，蔣成拾了，竟往養濟院去。從一個命館門前經過，招牌上寫 一行字道 ： 華陽山人談命，一字不著，不受命金。蔣成道：「這就是他們說的活神仙了。」掀 簾一看， 一個算命的也沒有。心上思忖道：「難得他今日清 閒，不如偷空進去算算，省得明日來遇著朋友，算得不好，被他齒笑。」走進去， 把年月日 時說了一遍。　　山人展開命紙，填了八字五星，仔細一看，忽然哼了一聲，將命紙丟下地去， 道：「這 樣 命算他怎的？」蔣成道：「好不好也要算算，難道不好的命就是沒有命錢的麼？」 山人道：「凡人命不好看運，運不好看星。你這命局已是極 不好的了，從一歲看起，看到一百歲，要一日好運，一點好星也沒有。你休怪我說 ，這樣八 字，莫說求名求利，就去募緣抄化，人見了你也要 關門閉戶的。」蔣成被這幾句話主傷了心，不覺掉下淚來道：「先生，你說的話雖 然太直， 卻也一字不差。我自從出娘肚皮，苦到如今，不曾 舒眉一日，終日癡心妄想，要等個苦盡甘來。據老先生這等說，我後面沒有好處了 。這樣日 子過他怎的？不如早些死了的乾淨！」起先還是含 淚，說到此處，不覺痛哭起來。　　山人勸他住又不住，教他去又不去，被他弄得沒奈何，只得生個法子哄他出門 。對他道 ：「你若要過好日子，只除非把八字改一改，就有好處了。」蔣成道：「先生又來取 笑，字是 生成的，怎麼改得？」山人道：「不妨，我會改。 」重新取一張命紙，將蔣成原八字只顛倒一顛倒，另排上五星運限，後面批上幾句 好話，折 做幾折，塞在蔣成袖中道：「以後人問你八字，只 照這命紙上講，還你自有好處。」蔣成知道是諢話，正要從頭哭起，忽然有個皂頭 拿一根火 簽走進來道：「老爺拿你！」　　蔣成問甚麼事發，原來是養濟院那個孤老等他不去拿人，又來稟官，故此刑廳 差皂頭來 捉 違限。　　蔣成吃了一驚，隨他走進衙去。只見刑廳怒衝衝坐在堂上，見他一到，不容分 說，把簽 連 筒推下叫打。蔣成要辯，被行杖的一把拖下，袖中掉出一張紙來。　　刑廳道：「甚麼東西？取來我看。」門子拾將上，刑廳展開，原來是張命紙。 從頭看了 一 遍，大驚道：「叫他上來。你這張命紙從那裡來的？是何人的八字？」蔣成道：「 就是小人 的狗命。」刑廳大笑道：「看你這個教化奴才不出，倒與我老爺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當下饒了打，退堂進去。到私衙見了夫人，不 住的笑道 ：「我一向信命，今日才曉得命是沒有憑據的。」 夫人問：「怎見得？」刑廳道：「我方纔打一個皂隸，他袖中掉下一張命紙，與我 的八字一 般一樣。我做官，他做皂隸，也就有天淵之隔了， 況且又是皂隸之中第一個落魄的，你道從那裡差到那裡？這等看來，命有甚麼憑據 ？」夫人 道：「這畢竟是刻數不同了。雖然如此，他既與你 同時降生，前世定有些緣法，也該同病相憐，把隻眼睛看看他才是。」刑廳道：「 我也有這 個意思。」次日坐川堂，把蔣成叫進來，問他身上 為何這等襤褸。蔣成哭訴從前之苦，刑廳不勝憐惜，吩咐衙內取出十兩銀子，教他 頭幾件衣 帽換了來聽差。　　蔣成磕頭謝了出去，暗中笑個不了。隨往典鋪買幾件時興的衣服，又結了一頂 瓦楞帽子 ， 到混堂洗一個澡，人頭至腳脫舊換新。走出來恰好遇著個磨鏡的，挑了一擔新磨的 鏡子。蔣 成隨著他一面走，一面照，竟不是以前的窮相。心 上暗想道：「難道八字改了，相貌也改了不成？」走進衙門，合堂恭賀，又替他上 個徽號， 叫做「官同年。」那些穿綢著絹的，羨慕他這幾件 衣服，都叫做「御賜宮袍。」安息香也送他薰，茉莉花也送他戴，蔣成一時清客起 來，弄得 那六宮粉黛無顏色。　　自此以後，刑廳教他貼堂服事，時刻不離，有好票就賞他，有疑事就問他，竟 做了腹心 耳 目。　　蔣成也不敢欺公作弊，地方的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倒扶持刑廳做了一任 好官。　　古語道不差，官久自富。蔣成在刑廳手裡不曾做一件壞法的事，不曾得一文味 心的錢， 不 上三年，也做了數千金家事，娶了妻，生了子，買了住房，只不敢奢華炫耀。　　忽一日想起：「我當初若不是那個算命先生，那有這般日子？為人不可忘本。 」辦了幾 色 禮 ，親自上門去拜謝。

華陽山人見了，不知是那一門親戚，問他姓名，蔣成道：「不肖是刑廳皂隸， 姓蔣名成 ， 向年為命運蹭蹬，來求先生推算，先生見賤造不好，替我另改一個八字。自改之後 ，忽然亨 通，如今做了個小小人家，都是先生所賜，故此不敢忘恩，特來拜謝。」山人想了半日，才記起來道：「那是我見你啼哭不過，假設 此法，寬 慰你的，那有當真改得的道理？」蔣成道：「彼時 我也知道是笑話，不想後來如此如此」把刑廳見了命紙，回嗔作喜，自己因禍得福 的話說了 一遍。山人道：「世間那有這等事？」蔣成將原先 八字說去，山人仔細看了一遍道：「原不差，這樣八字，莫說成家，飯也沒得吃的 。你再把 改的八字說來看。」蔣成因那張命紙是起家之本， 時刻帶在身邊，怎敢丟棄？就在夾袋中取出來，與山一看。　　山人大笑道：「確然是這個八字發來的，若照這個命，你不但發財，後來還有 官做。」 蔣 成大笑道：「先生又來取笑，我這個人家已是欺天枉人騙來的，還怕天公查將出來 ，依舊要 追了去，還想做甚麼官？」山人道：「既然前面驗 了，後面豈有不驗之理？待我替你再判幾句，留為後日之驗。」提起筆來，又續上 一個批語 。蔣成袖了，作別而去。　　不上月餘，刑廳任滿，欽取進京。臨行對蔣成道：「我見你一向小心守法，不 忍丟你， 要 帶你進京，你可願去？」蔣成道：「小的蒙老爺大恩，碎身難報，情願跟去服事老 爺。」刑 廳賞了銀子安家。蔣成一路隨行，到了京中，刑廳 考選吏部，蔣成替他內外糾察，不許衙門作弊，盡心竭力，又扶持他做了一任好官 。　　主人鑒他數載勤

勞，沒有甚麼賞犒，那時節朝中弊竇初開，異路前程可以假借　，主人替　他　做個吏員腳色，揀個絕好縣分，選了主簿出來；做得三年，又升上經歷。兩任官滿 還鄉，宦 囊竟以萬計，卻好又應著算命先生的話。這豈不是 理之所無、事之所有的奇話？說來真個耳目一新。　　說話的，若照你這等說來，世上人的八字，都可以信意改得的了？古聖賢」死　生由命、 富 貴在天」的話，難道反是虛文不成？看官，要曉得蔣成的命原是不好的，只為他在 衙門中做 了許多好事，感動天心，所以神差鬼使，教那華陽 山人替他改了八字，湊著這段機緣。這就是《孟子》上」修身所以立命」的道理， 究竟這個 八字不是人改，還是天改的。　　又有一說，若不是蔣成自己做好事，怎能夠感動天心？就說這個八字不是天改 ，竟是人 改 的也可。

第三卷 乞兒行好事　皇帝做媒人

詞云：　　好漢從來難得飽，窮到乞兒猶未了。得錢依舊濟顛危，甘死溝渠成餓莩。　　叫化銅錢容易討，乞丐聲名難得好。誰教此輩也成名，只為衣冠人物少。　　右調《玉樓春》　　這首詞是說明朝正德年間，一個叫化子的好處。世上人做了叫化子，也可謂卑 賤垢污不 長進到極處了，為甚麼還去稱贊他？不知討飯吃的這條道路雖然可恥，也還是英雄　失足的退步，好漢落魄的後門，比別的歹事不同。若把世上　人的營業從末等數起，倒數轉來，也還是第三種人物。　　第一種下流之人是強盜穿窬，第二種下流之人是娼優隸卒，第三種下流之人， 才算是此 輩。此輩的心腸，只因不肯做強盜穿窬，不屑做娼優隸卒，所以慎交擇術，才做這　件營生。　　世上有錢的人，若遇此輩，都要憐憫他一憐憫，體諒他一體諒。看見懦弱的乞 兒，就把 第二種下流去比他，心上思量道：「這等人若肯做娼優隸卒，那裡尋不得飯吃，討 不得錢用，來做這種苦惱生涯？有所不為之人，一定是可以 有為之人，焉知不是吹簫的伍相國，落魄的鄭元和？無論多寡，定要周濟幾文，切 不可欺他沒有，把惡毒之言去詬詈他，把嗟蹴之食去侮慢他 。」　　看見凶狠的乞兒，就把第一種下流去比他，心上思量道：「這等人若做了強盜 穿窬，黑 夜之中走進門來，莫說家中財物任他席捲，連我的性命也懸在他手中，豈止這一文 兩文之錢，一碗半碗之飯？為甚麼不施捨他，定要逼人為盜 ？」人人都把這種心腸優容此輩，不但明去暗來，自身有常享之富貴，後世無乞丐　　之子孫；亦可使娼優漸少，賊盜漸稀；即於王者之政，亦不為無助。　　陳眉公云：「釋教一門，乃朝廷家中絕大之養濟院也。使鰥寡孤獨之人悉歸於 此，不致有煢民無告之優。」我又云：「卑田一院，乃朝廷家中絕大之招安寨也。　使游手亡賴之人悉歸於此，不致有饑寒竊發之慮。」這兩種議論都出自己裁，不是 稗官野史上面襲取將來的套話，看小說者，不得竟以小說目之。況且從來乞丐之中 ，儘有忠臣義士、文人墨客隱在其中，不可草草看過。至於亂離之後，鼎革之初，　乞食的這條路數，竟做了忠臣的牧羊國，義士的采薇山，文人墨客的坑儒漏網之處　，凡是有家難奔、無國可歸的人，都托足於此。有心世道者，竟該用招賢納士之禮　，一食三吐浦，一沐三握髮，去延攬他才是，怎麼好把殘茶剩飯去褻瀆他？我如今　先請兩位教化陪客與本傳做個引子，一個是太平時節的文人墨客，一個是亂離時節 的義士忠臣，說來都可以新人耳目。　　明朝弘治年間，曾有一個顯宦，忘其姓名。他因出使琉球，還朝覆命，從蘇州　　經過。慕虎丘山上風景之勝，特地泊了座船，備了筵席，又開一樽名酒，叫做葡萄釀，是琉球國王送他做下程的，攜到山頂之上。帶了幾個陪賓，把絨單鋪了，一邊 飲酒，一邊賦詩。　　正在那邊搜索枯腸，忽然有個乞兒走上山來，立在面前討酒吃。顯宦大怒，說　他阻撓筆興，攪亂吟思，可恨之極，吩咐家人驅逐他。　　他不慌不忙，回覆那顯宦道：「我只說列位老爺相公在這邊做甚麼難事，所以　怪人攪擾，卻原來是做詩。做詩有甚麼難處，怕人攪擾？我自討我的飯，你自做你 的詩，兩不相妨，何須發惱？」說了這兩句，只是立了不動。　　那顯宦對著家人，高聲大怒道：「面前立了個叫化子，如何做得好詩出來？還　不快趕他去！」乞兒道：「面前立了個叫化子，就做不出好詩來；若還立了個正經 人，連好字也寫不出了。虧那唐朝的李太白，面前坐了個皇帝，又立了個貴妃，尚 且下筆如流，做出《清平調》三首，為千古之絕唱。難道從古及今，只有李太白一　個，才稱得才子，列位老爺相公，還算不得詩翁麼？」顯宦聽了這些話，氣得目定　　口呆，要忍耐又忍耐不住，要發作又發作不得，與那幾個陪賓面面相視。　　有一個陪賓道：「他不過在說平話的口裡，聽了幾個故事來，在這邊調唇弄舌　，曉得《清平調》是甚麼東西？且待我盤他一盤。」就對乞兒道：「我且問你，『　清平調』還是古風，還是律詩，還是絕句？」乞兒道：「不是古風，不是律詩，也 只怕不是絕句。」眾人道：「這等是甚麼詩體？」乞兒道：「『清平調』三個字， 就是詩體了，何須問得？」眾人笑了一陣，又問他道：「這三首詩是為何而作？詩　裡面的意思，是說的一件甚麼東西？」乞兒道：「『清平調』三個字，就是詩的意 思了，又何須問得？」　　眾人又笑了一陣，就對他道：「何如？你的馬腳露出來了。這三首詩，是為詠　牡丹而作，叫做七言絕名。詩體尚且不知，題義全然不解，竟在這裡瞎猜。橫也是　『清平調』，豎也是『清平調』，『清平調』是件甚麼東西，可是吃得的麼？」　　乞兒道：「這等說來，列位相公認錯了。這三首詩，不但不是絕句，亦且叫不 得是詩，乃是三篇樂府。但凡詩詞裡面，可歌而不不唱者，謂之詩；可歌而兼可唱 者，謂之樂府。若還這三首是詩，當初的題目，就該是『詠牡丹』三字，不該叫做　《清平調》了。所謂調者，就是詞曲裡面越調、商調、大石調之類是也。玄宗天子　出這個題目與他，原是要被之管弦，使伶工演習，見得海宴河清，朝廷無事，聖天　子安坐深宮，終日看名花，親國色，宴樂清平的意思，所以叫做《清平調》。這三　首稱府的妙處，在於文采既佳，宮商又協，所以喜動天顏，受了許多寵賜；若單單　只取文采，不過是幾首詠物詩罷了，為甚麼千古相傳，以為絕調？如今列位相公，詩體也不叫做盡知，題義也不叫做甚解，虧得生在今時，做仕宦的陪賓，還可以藏　拙；若還也生在唐朝，與李太白一同應制，只怕文字做來未必中式。不但賞賜輪不　　著，連那兩盞龍鳳燈籠還要借重尊手提了，送李太白回院也不可知。」　　說過這些話，又拱拱手道：「乞兒粗鹵，不知忌諱，衝撞列位相公，莫怪莫怪　。」眾人聽了，氣得面如土色，恨不得把頭髮揪了過去，痛打一頓，方纔暢快。　　只因礙了主人，不好動手。　　那顯宦見他應對如流，又且說得理明義暢，知道是個文人墨士流落下來的，詞 色之間，有些要優待他的意思。怎奈那些陪賓不服，不肯作興他。　　內中有一個道：「他那些話，都是別處聽來的，世上儘有談今說古，口若懸河　的人，乃至提起筆來，一個字也寫不出。如今求老先生考他一考，若還筆下寫來的　，也像口裡這等便捷，晚生們情願讓你上坐。」那顯宦就對乞兒道：「你會做詩麼　？」　　乞兒道：「像李太白那樣的樂府，果然做不出，若還只要成篇，不論音律，與　這幾位相公唱和起來，或者也還應會得過。」　　顯宦道：「取一幅詩箋、一副筆硯與他。」乞兒道：「這等求老爺命一個題， 限一個韻。」顯宦道：「詩的題目不過是登高眺遠的意思，隨意做來就是了。料你　　做叫化子的人識不多幾個字，不好把險韻難你，限一個『上大人』的『上』字罷了 。」　　乞兒提起筆來，先寫個『一』字，後寫個『上』字，就丟下筆來，袖手而立， 卻像做不出的光景。　　那些陪賓看了，個個都掩口而笑。顯宦道：「我說你的胸中，不過一兩點墨水 罷了，曉得做甚麼詩。才寫得兩個字，就住了手，世上有兩個字一首的詩麼？」乞　兒道：「不瞞老爺說，乞兒的才雖然不如李太白，平日做詩的毛

病卻與他一般，先 有了斗酒，然後才有詩百篇。若還要我乾做，其實是做不出的。」　　顯宦道：「就賞他一碗酒。」管家斟了一大碗，放在桌上，乞兒一吸而盡，提　起筆來，依舊寫個「一」字，寫個「上」字，又丟下筆來，袖手而立。顯宦大怒道　：「為何又是這兩個字，寫了這兩個字又不動了？」乞兒道：「只因才多酒少，接 濟下來，所以筆機乾澀，寫不成篇。求老爺再賜幾碗，還你一揮而就。」顯宦道：「這等再賞他一碗。」管家又斟一碗與他。　　他吃盡了，提起筆來，增上個「又」字，再寫「一上」二字，依舊丟下筆來，　袖手而立。顯宦道：「如今還有甚麼講？」　　乞兒道：「畢竟是酒少的原故，若飲盡此壺而詩不成者，罰以金穀酒數。」顯　宦對家人道：「我明曉得他是騙酒吃，就拚這一壺捨他，若還再做不出，一總與他　算帳就是了。」乞兒一手舉筆，一手拿碗，叫管家不住的斟。吃了一碗，仍寫「一上」二字。那些陪賓見他寫來寫去，不過是這兩個容易字，知道是白丁無疑了，正　要打點報仇，不想吃完之後，就把這幾個容易字眼湊成一句，後面又續上三句，恰　好是一首眺望的詩。顯宦取去一看，不覺大驚大笑，喝采起來。其詩云：　　一上一上又一上，一上直與青天傍。　　等閒回首白雲低，四海五湖同一望。　　顯宦捏了這幅詩箋，扯那幾個陪賓到背後去商議，說此人口氣極大，必非以下　之人，要拉他入席同飲。那幾個陪賓眾口一詞，都說朝廷重臣與乞丐之人同坐，近　於失體，旁人傳播開去，有礙官箴。顯宦躊躇了一會，掉轉身來，正要與他說話，　不想他詩成之後，飄然而去，任憑呼喚，再不回頭。　　顯宦沒奈何，只得吩咐一個管家尾他下山，察其動靜。只見走到山腳之下，有 三、四個絕標緻的名妓接他下船，替他除去破帽，脫去破衣，換了新巾豔服，大家　笑做一團，開船飲酒而去。連岸上的人，也都拍掌，呵呵笑個不住。　　管家問道：「方纔上船去的是何等之人？為甚麼原故假裝這個模樣？」　　岸上人道：「這是本處一個解元相公，姓唐名寅，表字伯虎。字畫文章俱是當　今第一，極喜詼諧玩世人，人都叫他風魔解元。起先你家老爺將要上山的時節，他 的酒船泊在你們船邊，聞得你們船上開了一瓶好酒，他垂涎不過。後來見你老爺上 山，他對那些名妓道：『怎麼樣生個法子，走上山去騙他幾杯，嚐一嚐滋味才好。　』有個名妓道：『如今的仕宦，那個不曉得名士之中有個唐伯虎，你拚得寫個名帖 走去拜他，怕他不留你坐首席？唐伯虎道：『寫晚生帖子干謁要津，是當今名士的 長技，我一向恥笑他們的，此戒斷不可破。況且明明白白走去撞席，也覺得沒有波　瀾。須要生個妙法，去吃了他的酒來，還不使他知道姓名，方纔有趣。』有個名妓　　道：『這等說，除非做齊人乞食的故事，方可必得，只怕你沒有這副臉皮。』唐伯 虎道：『才人玩世，何所不可？畢吏部為酒而做賊，賊尚可做，況於乞丐乎？』隨 即換了破衣破帽，扮做叫化子，走上山來騙酒吃。方纔下山的時節，我見他沉醉醺　醺，想是中了他的詭計了。」管家就把做詩吃酒的話，與他說了一遍，如飛走上山 去，回覆主人。　　顯宦大驚道：「原來就是唐伯虎！這樣一個大名公，竟與他當面錯過，可惜可惜！」埋怨那些陪賓道：「我原要禮貌他，都是兄們不肯，阻塞賢路，使他做了玩　世不恭的畸人，使我做了賢愚不辨的俗吏。這樁奇事，將來必傳。萬一有人做起戲　　來，我面上這兩筆水粉，是兄們見惠的了。」把那幾個陪賓說得啞口無言，羞慚滿 面。　　第二日備了一副盛禮，又攜了一樽葡萄釀，進城去訪唐伯虎。唐伯虎辭了禮物 ，止受名酒一樽，當面開了，與他盡歡而別。臨別之時，顯宦問他求畫。他就把昨　　日的故事，畫做一幅著色山水，叫做《六如山人乞食圖》。這幅名畫與這樁韻事， 至今流傳，以為實跡。　　他雖然不是真正乞兒，卻也擺了一時三刻的糙碗，穿了七拼八補的衲頭，騙許 多好酒吃下肚，還博個風流豪傑之名。這是文人墨客的故事了。　　那個忠臣義士，去今不遠，就出在崇禎末年。自從闖賊破了京城，大行皇帝遇　變之後，凡是有些血性的男子，除死難之外，都不肯從賊。家亡國破之時，兵荒馬 亂之際，料想不能豐衣足食，大半都做了乞兒。　　聞得南京立了弘光，只說是個中興之主，個個都伸開手掌，沿途抄化而來，指　望輔佐明君，共討國賊。誰想來到南京，見弘光貪酒好色，政出多門，知道不能中　興，大失從前之望。　　到那時節，卑田院中的隱士熬不得饑餓，出來做官的，十分之中雖有八九分， 也還有一二分高人達士，堅持糙碗，硬著衲衣，寧為長久之乞兒，不圖須臾之富貴 。　　所以明朝末年的叫化子，都是些有氣節、有操守的人。若還沒有氣節，沒有操 守，就不能夠做官，也投在流賊之中，搶擄財物去了，那裡還來叫化？彼時魚龍混 雜，好歹難分，誰知乞丐之中儘有人物。　　直到清朝定鼎，大兵南下的時節，文武百官盡皆逃竄，獨有叫化子裡面死難的 最多，可惜不知姓名，難於記載。只有江寧府百川橋下投水自盡的乞兒，做一首靖　　難的詩，寫在橋堍之上，至今膾炙人口。其詩云：　　三百餘年養士朝，一聞國難盡皆逃。　　綱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　　這豈不是乞丐裡面的忠臣義士？話體煩絮，且把正事說來。　　明朝正德年間，山東路上有個知書識字的乞兒，混名叫做「窮不怕」。為人極 其古怪，忽而姓張，忽而姓李，沒有一定的姓氏。今日在東，明日在西，沒有一定　的住居。有時戴方巾，穿綢絹，做乞丐之中第一個財主；有時蓬頭赤腳，連破衣破 帽都沒有，做叫化裡面第一個窮人。　　為甚麼沒有定姓？他原是個舊家子弟，只因為人輕財重義，把金銀視為糞土，　朋友當做性命；又喜替人抱不平，鄉里之中有大冤大屈的事，本人懦弱不能告理，他就挺身出頭，代他伸訴。不上幾場官司，幾年揮霍，就把數千金產業費得罄盡， 弄得倉無一粒，囊無半文。　　平昔受恩的朋友，見他窮了，分文不肯借貸；連自家的妻子，沒穿少吃，饑寒 不過，也逼他做起朱買臣來。　　他因看破世情，毫無眷戀，竟把妻孥棄了，飄然出門，隨他嫁也得，守也得，　只攜一根棒，一隻碗，做個不驕妻妾的齊人，在外面乞食。　　知道自己不長進，玷辱祖宗，怕人知道姓氏，說他是某人之子，某人之孫，要 把「叫化」二字封贈先人，所以不肯說出直言，忽而姓張，忽而姓李。　　為甚麼沒有定居？他道：「叫化」兩個字，也是隨人解說得的，若還只顧口腹　，不惜廉恥，把幾十個「老爺」、「奶奶」換他一文低錢，叫了又叫，化了又化，　這就是叫喚之「叫」、募化之「化」了；若還做得清高，計得廉介，在乞息裡面行　些道義出來，使人見了，個個思忖道：「乞丐之人尚且如此，豈可人而如乞丐乎？ 」這等做來，就是勸教之「教」、變化之「化」了。　　每一分人家，終身只討他一次。這一次又只討他一文，在我不傷其廉，在人不 傷其惠。當初做官的裡面，有個」一錢太守」。做太守的人，每一個百姓取他一文 錢，尚且不叫做貪墨，何況於乞丐之人？若還守定在一處，討過的人家終日去討，　不但惹人憎嫌，取人唾罵，就是自己心上也覺得不安；不如週遊列國，傳食四方，　使我的教化大行於天下，天下好施喜捨的人，要見我第二面也不能夠，就像天上的 神龍一般，使人見首而見不尾，何等清高，何等廉介！他立定了這個主意，所以今 日在東，明日在西，再不曾在一個地方住上一年半載。　　為何忽然財主，又忽然做了窮人？只因他天性慷慨，最惡的是慳吝之人。古語 道得好：「江山易改，秉性難移。」他就做了叫化子，依舊還輕財重義。自己要別 人施捨，討來的錢鈔又要施捨別人。　　財主人家見他討飯討得清高，做人做得硬掙，又且通今識古，會做幾首粗淺詩　詞，都不把他做乞兒看待。見他走進門來，不是親手遞茶，就是喚人送飯；不是解 開串頭揀一大錢，就是攤開銀包拈一小塊，都不消他開口，輸心樂意的 施捨他。　　所以他的錢財，極來得容易，一日到晚，定有幾百個絕大的銅錢，幾十塊極碎　的銀子。若肯攢積起來，不但不消叫化，還可以恢復舊業，做個中興財主。　　怎奈他舊性不改，竟像銀子錢財上面有刀鋒劍芒，要割人手掌的一般，有了幾 分，定要散去，決不肯留在身邊過夜。看見同伴之中，有時運不濟，叫化不來的， 論分論錢周濟他；有病倒在?，不能出去叫化的，論年論月供給他。這或者是同病相 憐，物傷其類的意思，也還罷了。　　有時討到窮苦人家，見他家中糧絕，灶上煙消，死者無棺，病者少藥，就不覺　動起惻隱心來。豈但不要他施捨，還向舊薄包裡傾出冷飯，倒送於施主充饑；破

布 袋中摸出金錢，反施與檀那作福。　　所以叫化得來的時節，三五日不做好漢，買些衣服，穿著起來，就是乞丐之中第一個財主；撒漫去了的時節，一兩日沒人接濟，衣裳賣盡，出身露體，就是叫化 裡面第一個窮人。　　人見他窮到叫化的地步，還不回頭，叫做窮不怕。叫到後來，凡是北京、河南 、山東、山西的人，沒有一個不知其名，他竟做了乞丐之中的名士。人人都望他上 門，要看是怎生一面孔，做人這等異樣。　　一日討到山西太原府，也是他運限不利，劫數難逃，名士的遭際忽然偃蹇起來 。初到地方叫化，只有一個好善的妓婦，留他吃了頓飽飯，出門的時節還約他再來 走走。窮不怕是討過一次不討第二次的，怎麼還肯再去。那曉得除了這個信女，再 沒有第二個善男。討了四五日，低錢不見一文。在人家門首立上幾個時辰，討不得 關碗冷粥，一塊鍋巴。臨捨他的時節，還要罵上幾聲，把飯食丟在地下，等他自拾 ；再沒有和顏悅色，在手裡遞與他的。　　窮不怕是有俠骨的人，寧可忍饑受餓，使性出門，不肯受那嗟蹴之食。一連餓 了幾日，不覺眼中發花，耳內蟬鳴，一張沒倚靠的肚皮，吸到背脊上去，看看要做 伯夷、叔齊了。　　自己宿在冷廟之中，反覆思量道：「我往常的叫化時運，是從來少有的，為甚 麼沒原故倒起運來？雖然說是叫化的人，就活到一百歲少不得是餓死，只是我這叫 化子比別人不同，多活一年，還替世上的人多做一年好事。難道不老不病，就是這等死了不成？」想過一會，忽然醒悟轉來道：「是了。往常人肯施捨，一來是重我 的人品，二來是慕我的名聲，所以一見了面，就相待如賓，錢財飯食，不求而至。 我如今初到地方，又不曾有人替我先容，說有個輕財重義的窮不怕，要到這邊來行 道，大家作興他一作興；我又不曾自己稱名道姓，說我就是遠近知名的窮不怕，初 到這邊來餬口，求列位看顧一看顧。他知道我是何人，肯破格相待我？如今沒奈何 ，只得要做毛遂自薦了。把近來做名士的訣竅也要試驗出來，使他知道我，在盛名 之下，才好尊敬我。」算計定了，就買一張大綿紙，褙做幾層，做一首七言四句的 詩，寫在上面，就如星相醫卜的招牌一般，捏在手裡，走到人家去叫化。其詩云：　　仗義疏財窮不怕，自書名號肩頭掛。　　別人施我我施人，叫化之中行教化。　　拿這張招牌，熬著餓肚，到街上去東走西撞。只說窮不怕三個字是棵搖錢樹， 街上人見了，只恨相見之晚，豈有當面錯過，竟不延納之理？誰想天下之事儘有出 之意外的。未掛招牌之先，銀子銅錢雖然討不著，還有些殘茶剩飯與他看看，做個 望梅止渴，畫餅充饑；自掛招牌之後，冷粥要留來養貓，鍋巴要拿去喂狗，沒得與他見面。　　窮不怕立得腿酸，叫得口渴，還討一頓棍子打了出來。　　一個太原城裡，不知幾十萬人家，不約而同，都是如此，竟像寫了合同議約， 要餓死他的一般。不知是甚麼原故？他只得歎口氣道：「道之不行也歟，命也。窮 不怕其如命何！」回到冷廟之中，丟了招牌，也不求生，也不尋死，只是仰天僵臥 ，做個束手待斃而已。　　可憐他是餓壞的人，那裡經得再餓？只消一日一夜，沒有水漿下肚，就覺四肢 冰冷，目定口張，只有出氣，沒有進氣了。　　看官，你說窮不怕的教化處處大行，獨有太原行不去；別處的人都喜施捨，獨 有太原不喜施捨，這是甚麼原故？要曉得太原人，也是極慕他的，只因終日放在口 裡，說來說去，看見乞兒上門，就呵叱他道：「你不曉得叫化裡面有個窮不怕麼？一分人家只討一次，到第二次就請他也不來了，這才是個好花子。你為何不學他一 學，三日兩頭只管上門來惹厭，我們就有錢也不捨你，要留在這邊，等那窮不怕。 」人人都是這等說。　　傳播開去，就有個遠方乞兒，要射起利來，竟假冒窮不怕之名，先到太原來行 道。太原人都把他面龐舉止細細看了一遍，然後把銀錢送他，飯食請他，那個乞兒 倒撰了一注大錢而去。臨去的時節，又對眾人道：「我窮不怕是一匹好馬，再不吃 回頭草的。如今擾過一次，以後再不來了。只恐怕有無恥之徒，等我去後，歇上一 年半載，假冒我的賤名來攪擾地方，不但費了施主的錢鈔，又且壞了不肖的名聲。 列位緊記此言，切不可被人欺騙。」所以太原之人，一來錯認了前人之貌，二來誤 聽了先入之言，起先既把假的當做真的，如今自然把真的當做假的了。所以一見了 他，就像仇人一般，半個銅錢不肯輕捨，連那一塊鍋巴，半碗冷粥，勉強丟擲與他 ，還像違了聖旨的一般，怎麼肯歡歡喜喜的出手？窮不怕只因名高致累，弄到生計 索然，又沒人對他說，他那裡得知？彼時餓到九死一生之際。本處的地方總甲，往 常巴不得死了乞丐，好往各家科斂銀錢，多少買幾個蘆席捲了死人，抬去埋了，餘 剩下來的，好拿去買酒肉吃。此時見窮不怕渾身冰冷，料想沒有生機，就不等他斷 氣，先到各家科斂。　　偶然斂到一個娼婦人家，那個娼婦姓劉，是太原城中第一個名妓，正接著一個 財主嫖客，與他對坐下棋。聽見說死了乞兒，就把棋子丟下了，連忙問道：「那叫 化子是那裡人？可曉得他的名字？」地方道：「是山東路上來的，混名叫做窮不怕 。」妓婦大驚道：「這是一尊活菩薩，為甚麼沒病沒痛，就會死了？」地方道：「 是沒人施捨，餓死了的。」妓婦連聲歎息，說：「這個乞兒，本處的人不曉得他的 來歷，我當初在山東居住，他也在山東叫化，只有我認得他，這個才是真正窮不怕 ，以前來的那一個是冒名的。」嫖客道：「乞丐的人，有甚麼好處，別人冒起名來 ？」妓婦把他生平善行，對嫖客述了一遍。　　嫖客道：「這只怕是傳聞的話，乞丐裡面那有這等好人？」　　妓婦道：「耳聞是虛，眼見是實，他的好處我不但眼見，還親自受他恩惠過的 。不瞞相公說，我十二三歲的時節，家裡徹窮，母親死了三日，不能備辦棺衾。他 叫化叫到我家來，我對他痛哭道：『母親的屍骸暴露，尚且不能收殮，那有銅錢打 發你？　　他起先不信，及至領他看過屍首，他就動了惻隱之心，取出一包銀子，雖然不 上一兩，倒有七、八百塊，都是叫化來的，又湊上幾百銅錢，送與我家父親，措辦 棺木。我家正在危急之際，顧不得羞恥，只得受了他的。若不是他周濟，母親的骸 骨幾乎不能收殮，他竟是我的恩人。前日走進門來，我便認得他，他還認不得我。 只留他吃得一頓飯，約他改日再來，要對他說出原情，重重的報他一報他。那裡曉 得幾日不見，就餓死了，豈不可憐。」說完，不覺淚下起來。　　嫖客道：「他既然助你葬親，我如今也替你還他一口棺木，再做些好事超度他 超度，也就可以報得他了。」妓婦道：「若得如此，感恩不盡。」嫖客就吩咐家人 ，取五兩銀子，交與地方總甲備辦棺衾，待收殮之後，再叫和尚超度他。妓婦恐怕 地方總甲侵漁入己，叫家人跟去，面同收殮。　　誰想買了棺木抬到廟中，把死人一看，還是不曾絕命的。　　家人討些熱湯灌了幾口，就漸漸有些生氣，再把粥湯灌灌，不覺對人說起話來 ，說：「我是餓死的人，一個銅錢、半碗冷飯，尚且沒人施捨，這口棺木是從那裡 來的？滿城的財主都要罷我於死地，列位是何等之人，又為何肯來救我？」地方與 家人把妓婦感他昔日之恩，嫖客助他棺衾之費的話，說了一遍。窮不怕大驚道：「 難道如今世上還有個知恩報德的人不成？這是樁奇事了。這等看來，不但我乞丐之 中有人物，連娼優隸卒之中也有人物了。」驚喜了一會，就勉強掙扎起來，買些點 心吃吃，央家人扶了，走去拜謝恩人。妓婦見他活了，不勝之喜，連忙取飯食款待 他。　　嫖客問他道：「你往常窮不怕，如今窮怕了麼？」他點點頭道：「窮怕了。」 嫖客道：「你以後有了錢財，還敢浪用麼？」　　他搖搖頭道：「再不敢浪用了。」嫖客對妓婦道：「他大難不死，又能悔過， 將來必有好處。你當初既受過他的恩惠，如今又沒有親人，何不與他結為兄妹。留 在家中，把些閒飯養他，一來報恩，二來積德，何等不妙？」妓婦道：「我也正要如此。」就在嫖客面前，對天拜了幾拜。從此以後，妓婦呼他為兄，他呼妓婦為妹 ，兩個相處得極好。　　過了三、五日，窮不怕有些厭煩起來，自己思量道：「我當初破家之後，只因 不屑做娼優隸卒，所以出來叫化。如今爭了十年餓氣，又從新跟了妓女，做起烏龜 親眷來，圖哺啜而喪聲名，豈不是為小而失大？」就托故辭了妓婦與嫖客，要往別 處走走。嫖客留他不住，只得吩咐了道：「你這等一個人，為甚麼好事不做，只想 去叫化？你看從來叫化裡面，那一個是有收成的？我如今贈你五十兩銀子，你拿去 做本錢，尋些生意做做，節不可再去叫化了。」說完，就吩咐家人開開皮匣，

取出 一錠大元寶，親手交付與他。　　窮不怕再三推辭，推辭不脫，只得受了。妓婦又吩咐他道：「你是個慷慨的人 ，有的這注銀子，少不得看見窮人又要施捨；捨去之後，少不得又像前日的故事。　只怕餓死在別處，沒有第二個灌粥湯、捨棺木的人了。我如今把個戒指送你，你戴　在手上，但凡要用銀子的時節，就想著我的話，急急要止住了，不可再照以前撒漫 。」說完，就退下一個金戒指，替他戴在手上。　　窮不怕千恩萬謝，拜別出門。心上思量道：「有了這五十兩銀子，自然該做生 意了，難道還好叫化不成？只是一件，我自有生以來，不曾做過生意，不知那一樁 買賣做得。萬一做折了本，依舊叫化；不如把銀子藏在身邊，再叫化幾時，看世上　的生意是那一樁最穩，學些本事在肚裡，然後去做，也不為遲。」算計定了，就離 了太原地方，到北京保定府高陽縣去行道。也虧他善聽忠言，不違諫諍，把妓婦叮 囑的話緊緊記在心頭，半個低錢不敢浪用，准准熬了一個月。　　到一月之後，又是他月建不利，劫數難逃。每日清晨起來，到街上叫化，只見 個四十多歲的婦人，跪在一個鄉宦人家門首，不住的磕頭。磕一個頭，叫一聲道：「天官老爺，還了我的人罷！」一連磕上幾百個頭，方纔走了開去。今日如此，明　　日也如此。冤家湊巧，窮不怕不去，他再不來；他若不來，窮不怕也不去，竟像約　定的一般，日日在他門首撞著。　　一連遇見十幾次，窮不怕惻隱之心又有些動彈起來。　　待他轉去的時節，跟住了他，走到個僻靜去處，叫住了問道：「老奶奶，你為　甚麼事跪在人家門首磕頭？有甚麼苦情，對我說一說看。」那婦人正在悲苦之際，　聽見後面有人叫喚，巴不得立住了告訴一番，等人替他區處；及至回轉頭來，看見　是個叫化子，那裡有口對他說話？啐了一聲，往前竟走。　　窮不怕不好再問，只得跟他回去，看他住在那裡，再做計較。跟了許多路，跟 到個冷落鄉村，那婦人走進一間草屋，就把門栓上，放聲大哭起來。　　哭了一陣，隔壁有個婦人勸他道：「周大娘，不要哭，你家大姐是取不轉來的　了，落得省些腳步，以後不消去罷。」那婦人道：「我銀子又措辦不來，勢力又敵 他不過，難道把個活剝剝的女兒坑死在他家裡不成？少不得日日去磕頭，若討得女 兒入來，當做求他；討不得人來，當做咒他。看他怎麼樣發落我？」窮不怕未問之　　先，見他終日磕頭禮拜，還怕是解不開的冤結；及至跟到門前，聽見說出」銀子」　二字，心上就寬了一半，腰間那個元寶竟像要動起來的一般。就把婦人的門敲幾下 道：「周大娘，送女兒的來了，快些開門。」那婦人聽見這一句，又驚又喜，只說 果然是鄉宦的管家送女兒上門，連那隔壁的婦人也替他歡喜不過，大家走出來迎接 。誰想開門一看，就是那個不識高低、好管閒事的叫化子。　　婦人又啐一聲道：「孽冤魂，窮餓鬼，為甚麼不去討你的澇飯，只管跟住我歪　纏？我的女兒在那裡？為甚麼敲門打戶，騙起人來？」窮不怕道：「大娘不要發惱　，我這個叫化子比別的叫化子不同，是替人分得憂、挑得擔的，我見你日日在人家 門首磕頭，畢竟在甚麼冤枉之事，所以跟住了問你。誰想你並不回言，我只得隨你　回來，察其動靜。方纔聽見這位大娘勸你，你說勢力又敵他不過，銀子又設處不來　。這等說，若有了銀子，就可以取得人出了。請問你的令愛還是賣與他的，當與他 的？請說一說，我替你區處。」那婦人笑一笑道：「好大力量，好大面皮，高陽城 不知多少財主，多少貴人，我個個都告訴過了，不曾見有一毫用處。你一個討飯吃　的人，自己性命養不活，要替人處起事來，可不是多勞的氣力？」窮不怕道：「這 等說起來，大娘見左了。如今世上那有個財主肯替人出銀子、貴人肯替人講公道的 ？若要出銀子、講公道，除非是貧窮下賤之人裡面，或者還有幾個。我這叫化的人　，只因窮到極處，賤到極處，不想做財主，不望做公卿，所以倒肯替人代些銀子， 講些公道。你但說來，只要銀子取得人出，還你一個令愛就是了，何須管我叫化不 叫化。」那婦人還不肯信，只說是油嘴花子，要騙他茶飯吃的，隨他盤問，再不開 口。　　隔壁的婦人道：「周大娘，你也忒煞執意，他雖是叫化的人，也難為他一片好　意，便對他說說也不妨事，難道費你甚麼本錢？」那婦人卻不得鄰舍體面，只得告 訴他道：「我這個女兒，今年十六歲了。三年之前，我丈夫去世，沒有一個倚靠的 人，地方上有幾個光棍，見我女兒生得眉清目秀，就起不良之心，沒原沒故生出詭　計來，說我丈夫在日曾把女兒許他，要白白領去做媳婦。見我不肯，竟要告起狀來　。方纔那個鄉宦不知從那裡知道，就教管家來對我說道：『我家老爺聞得地方光棍　要白占你女兒，十分不服，要替你出頭。你若肯假寫一張賣契，只說賣與我家老爺　，他們自然斷了妄想。若再來與你講話，待我老爺拿個帖子送到縣裡去，怕不打斷 他狗筋。待事平之後，歇上一年半載，把女兒交付還你，尋好人家做親就是。』我 聽了這些話，只說果然是好意，就央人寫了一張賣契，填了三十兩虛價，連女兒送　到他家。還磕了許多頭，謝他的恩德。自從送去之後，地方上的光棍就果然斷了妄 想，不敢再提前事。如今過了三年，是非也息了，女兒也大了，我要領他回來，招 個女婿養老。誰想那鄉宦又起不良之心，要收我女兒做校我知道落了圈套，跳不出　　來，只得依從了他。又誰想那鄉宦的夫人，是高陽城裡第一個妒婦，聽見丈夫要收　　我女兒，就把我女兒百般磨滅，做定了規矩，每日要打一百皮鞭，副我去領，及至 我走去領，那鄉宦又留住不發，說：『你若要領去，須照賣契上的銀子，一本一利　，還得清清楚楚，我這裡方纔發人；若少一釐，不要癡想。』我如今要贖，又沒有　這注銀子；若還不贖，女兒又吃打不過，只得日日去磕頭，指望他過意不去，或者 把女兒還我也不可知。誰想哀告了幾十天，頭也磕過上萬，他全然不理。昨日女兒 寄信出來，說他的皮鞭也打過上萬了，渾身的肌肉沒有一寸不紫，沒有一寸不爛，　　再經不得打了。贖與不贖，教我寄個回信與他。贖得成，再熬幾頓；贖不成，待他　好尋死。你說這樣的事，教我苦不苦，急不急？」說完，又放聲大哭起來。　　窮不怕道：「大娘不要哭，且商量正事。請問這位令愛，要吃得多少銀子，才　贖得出？」婦人道：「他講過了，照原契上一本一利。我當初並不曾得他一釐，只 是不合寫了這張虛契。如今若要取贖，須得三十兩本錢，三十兩利錢，共成六十兩 交送進去，方纔領得出來。如今莫說六十，就是六兩、六錢，也沒有打樁，教我怎　麼處？」窮不怕道：「他說這些，難道就要這些不成？」婦人道：「他明是愛我女　兒，捨不得發還，知道我沒有銀子，故此把這難題難我。我就有了六十兩送去，還 怕他不肯，又要把別話支吾；若還少了一兩、五錢，不能足數，他一發卻之有名， 自然贖不出了。」窮不怕道：「就要這些，也不是甚麼難事，我現有一個元寶在此　，就少十兩也容易湊。只是一件，這個元寶是一個大恩人送與我活命的，我要都送 與你，就是從井救人，萬一叫化不來，依舊餓死，就負了他的盛意了。好事也要做　，性命也要活，老實對你說，這六十兩之中，我只好助你一半，那一半我替你生個　　法子出來，還你不止三、五日，就有女兒進門。」婦人道：「生個甚麼法子？」窮 不怕道：「天下作福的事，人人肯做，只怕沒有個倡首的人。我如今助你三十兩， 那三十兩也要想一個人助你，就不能夠。若還一兩二兩，三錢五錢，不拘多寡，湊 集起來。　　料想也還容易。你如今就像化緣一般，做起一本冊子來，待我把你自家口氣，　做篇告助的引子，寫在前面。開關一名是我寫起，人見我乞丐之人尚且助你三十兩　，難道那些有體面、有身家的人不助你幾兩？一個不成，你到各家去寫一寫，料想 不出三、五日，就可以完得數了。」婦人道：「合少成多的事，或者也還做得來。　只是你這樣窮人，怎好累你出一半？」窮不怕道：「我的銀子是送人送得慣的，不 消你替我肉疼，快些設法起來就是。」就先摸幾個銅錢，走去買了一個毛邊帖子， 他的筆硯是時常帶在身邊的，取將出來，替他寫個引子道：告助孀婦周門某氏，痛　夫早亡，止生一女，向因葬夫之用，賣與鄉宦某老爺為婢，得身價銀三十兩是實。 今因氏老無兒，桑榆莫靠。蒙某老爺垂憐孤寡，恩許備價贖回，贅婿養老。可憐赤 貧嫠婦，囊無半文，本利不貲，何從措辦？謹此奉告四方義士，三黨懿親，各發婆　　心，共垂佛手，或損半縑之費，或損一飯之資，割少成多，共襄義舉。子母全歸之　日，即是娘兒永聚之期。　　德比二天，恩同再造。惠助者，請列大名於左。

寫完，高聲朗誦一遍，與婦人聽了。然後提起筆來，大書一行字道：海內知名　　乞兒窮不怕，義助贖女銀?拾兩。

寫完之後，又押了一個花字，遞與婦人。婦人接便接了，心上還有些疑惑，說　他是個叫化之人，那有這注大銀子，恐怕是脫空扯謊的話，口裡便歡喜，面龐舉動 之間，不大十分踴躍。　　窮不怕知道他的意思，就在一個破布袋裡摸出那錠元寶，放在婦人面前道：「 大娘不要疑心，這件東西不是銅傾錫鑄的，鄉宦人家用得慣，拿去他自然認得。只 是鑿他開來要費許氣力，不如就交與你，你明日告助來的銀子，還我二十兩，這個　　元寶就不消動得，囫囫圇圇送去就是了。」婦人看了這件東西，方纔手舞足蹈起來　　，千「恩主」、萬「好人」稱謝個不了。連隔壁的婦人，也朝他念了幾聲「阿彌陀 佛」。窮不怕把元寶交付與他，自己依舊去叫化。　　婦人拿了這個帖子，到那些財主親眷人家，凡是與他丈夫有一面的，挨家逐戶 去走一次。只說有了大頭腦，不怕沒有小幫助，難道一縣的財主，抵不得一個叫化 子不成？放心落意去求助。誰想天下的事，再料不定。起先只說把「叫化」二字，　塞住眾人的口，自家說得有理，使他回不出來。乞丐之人，尚且助我，他是何等之 人，肯說我不如乞丐，免不得意思，定然要出手的了。　　誰想倒被「叫化」二字塞住自家的口，被他說得有理，自己反回不出來。俗語 二句道得好：無錢買茄子，只把老來推。　　眾人的本意，原是不肯存慳的。若沒有前面這行大字，還不便直捷回他，只好 說待別人寫了，再來見我，做個緩兵之計。　　只因有了窮不怕這個尊名，寫在緣簿之首，眾人見了，就不約而同，都把窮不　怕三個字當了回帖，說：「你把叫化子寫在前面，教我們寫在後面，明明說我是叫 化不如的人了。　　既然叫化不如，那有銀子助你？叫化子寫三十兩，我們除非寫三百兩才是，若 還寫二十九兩，也是張不如叫化的供狀了，如何使得？你既有了這個叫化檀越，只 消再尋一位叫化施主寫了第二行，就贖得女兒出了，何須要求眾人？」還有幾個是　他丈夫的好朋友、好親戚，銀子便沒得周濟他，偏會責人以大義，說：「做寡婦的　人，還該理烈些，不該容閒雜不食之人在家走動。做叫化子的怎得有三十兩銀子，　只怕來歷也有些不明。他與你是那一門親眷，為甚麼沒原沒故，肯把這注銀子助你　？只怕名色也有些不雅。」婦人被他說得滿面羞慚，無言可對。回到家中，悶悶的 坐了凡日，料想女兒贖不成，要等窮不怕來把元寶交還他去。　　到第五、六日，窮不怕走進門來，問那三十兩銀子有了不曾。婦人三把眼淚， 四把鼻涕，朝他哭了一場，然後回覆。　　窮不怕不等說完，就截住道：「這等說，多分是沒有了。也罷，一客何勞二主　，這樁好於，待我一個叫化子做完了罷。那個元寶是五十兩，我這幾日又討了幾串 銅錢，都換做銀子在這裡，算來也有八、九兩，還不能夠足數。我手上有個金戒指　，是個結義的妹子送與我戒浪用的。我如今浪用戒不住，要他也沒乾，一發放在裡　面，湊成足數罷了。」說完，就把銀子取出來，戒指勒下來，一總交付明白，催他 去贖女兒，自己別了出門，約到明日來賀喜。　　婦人拿了這注財物，走到鄉宦門首，那些管家只說他要進去撒賴，不肯放他入　門。婦人將元寶、金銀把與他看，說：「為贖女而來。」家人信了，方纔放他進去。　　婦人見過鄉宦，磕了幾個頭，就取出身價，擺在他面前，求他稱?。那鄉宦把元　寶、戒指仔細一看，問他是那裡來的，婦人就說：「是財主乞兒贈我的。」鄉宦躊 躇了一回，吩咐他道：「我今日有事，沒工夫?銀子，收在這邊，明日來?。」　　婦人不敢違拗，只得應聲而去。　　到第二日清晨，窮不怕走到婦人家裡，問他女兒贖出不曾，婦人把鄉宦事忙、　約了今日的話說了一遍。窮不怕正要出門，不想有幾個健漢，如狼似虎擁進門來，　取一條鐵鏈，把他鎖在一頭，把婦人鎖在一頭，容分說，牽了出去。　　窮不怕問是甚麼原故，眾人不應；婦人問是甚麼情由，眾人也不理。一直帶到 高陽縣前，關一間空屋裡面。窮不怕與婦人兩個跪在地上哀求，要他說出鎖拿之故 。　　那些健漢道：「打劫錢糧的事發了，難道你自家做的事自家不明白，還要問我　不成？」窮不怕與婦人面面相視，不知那裡說起。再問幾句，那些健漢就擎起鐵尺　，要打下來。　　窮不怕與婦人兩個不敢開口，只得兢兢業業，抖做一團縮在屋角頭，等候發落　。

看官，你道這是甚麼原故？只因那一日鄉紳看了元寶，心上動疑，說從來只有　官府的錢糧，方纔傾做元寶，隨你財主家銀子，也不過是五兩一錠，十兩一錠。叫　化的人，若不是做強盜打劫，這件東西從那裡來？又有一赤金戒指搭在裡面，一發 情弊顯然了。況且元寶上面兩邊都有小字，鄉宦是老年的人，眼睛不濟，不曾戴得 眼鏡，看來不大分明，所以打發婦人回去，一來要細看元寶，二來要根究來歷。及　至婦人去後，拿到日頭底下，戴了眼鏡，仔細一看，一邊是解戶的名字，一邊是銀 匠的名字。　　原來這解戶與銀匠就是高陽縣的人，半年之前，高陽縣解一項錢糧進京，路上 遇著響馬，乾淨打劫了去。累那解戶轉來傾家蕩產，從新賠出銀子傾做元寶，解進　京去，方纔保得身家性命。這樁大事是通縣皆知的，鄉宦豈不聞得？如今看了這兩　行小字，不覺大驚大笑起來。隨即打轎去拜知縣，把替他訪著強盜，拿住真贓的話　，說了一遍。就把元寶取出來，付與知縣親驗。知縣看了，千稱萬謝，送了鄉紳回 去，就傳捕快頭目進衙門吩咐，叫他用心捉獲，不可疏虞，所以窮不怕與婦人受了 這場橫禍。　　等到知縣升堂，捕快帶了進去，少不得知縣先審婦人，問他這注贓物是那裡來 的？婦人少不得說出真情，推到窮不怕身上。窮不怕不等知縣拷問，就說「元寶、　金銀都是乞兒送與他的，要審來歷，只問乞兒，不干這婦人之事。」知縣道：「這　　等你把打劫錢糧的情節，從直招來，省得我動刑具。」　　窮不怕道：「一尺天，一尺地，乞兒並不曾打劫甚麼錢糧。這個元寶，是太原 城裡一個嫖客捨與乞兒的。這個戒指，也是太原城裡一個妓婦送與乞兒的。這些散 碎銀子，是乞兒叫化了銅錢，在本處?換來的。有憑有據，並沒有來歷不明事，求老 爺鑒察。」知縣見他不招，就把怒棋一拍，吩咐禁子：「快夾起來！」窮不怕平日 雖然打過幾場官司，都是從旁公舉、代眾伸冤的事，自己立在上風，看別人打板子　　、夾夾棍的，何曾受過這般刑罰？夾了一夾棍，沒有話招。　　知縣又付禁子：「重重的敲！」連敲上幾百棍，窮不怕熬煉不過，知道招也是　死，不招也是死，招了還死得遲，不招反死得快，史得信口亂說道：「不消再夾，　待小的說出來就是。這項錢糧，是我在某處路上打劫來的，只為好嫖好賭，都用盡 了，只留得這錠元寶，贓真事實，死罪無辭。」知縣道：「打劫錢糧，決不是你一 人，定有幾個伙伴；頓寄贓物，決不在這一處，定有幾個窩家。速速招來，不然我　還要夾！」窮不怕道：「小的氣力最大，本事最高，生平做強盜，再不用幫手，都 是一個人打劫；到一處地方，只以乞丐為名，日走街坊，夜宿廟宇，再沒有一個窩 家。」知縣道：「你方纔說，那個元寶是嫖客捨你的，那個戒指是妓婦送你的，這　等看來，那嫖客就是伙伴，妓婦就是窩家了，為甚麼不招？」窮不怕道：「那都是 信口支吾的話，其實不曾遇著甚麼嫖客，相處甚麼妓婦，不敢妄扳良善之人，求老 爺鑒察。」知縣道：「盜情之事，不是一次審得出的，且把婦人討保，強盜送監，　待改日再審。」隨即吩咐刑房出幾張告示，張掛四門道：高陽縣正堂示：照得本縣　於本年某月解某項錢糧進京，途中被劫，致累本縣捐俸賠償，緝訪多時，人贓未獲　。忽今天網不疏，大盜窮不怕挾帶原贓，潛入本境，幸某鄉紳訪確密首，本縣緝獲　審明。大盜窮不怕已定罪監候，俟申詳處決。但本縣所失錢糧甚多，今止獲元寶一　錠；強盜黨羽甚眾，今止獲窮不怕一人。盜首既至，黨羽心隨。除一面差捕緝拿外　，仍著地方鄉保，挨戶嚴查，但有面生可疑之人，來歷不明之物，即行密報，以便 拘提；如有容隱縱等情，事發一體連坐。各保身家，毋貽後悔。特示。　　告示掛了一月，不見有人出首賊黨，緝獲餘贓。　　忽然一日，窮不怕正在監中吃牢飯，外面有個差人，捏了一張朱票進來，要提 他出去。　　窮不怕見了朱票，嚇得三魂入地七魄昇天，只說要提他處決，眼淚汪汪，跟了　差人出去。走到丹墀之下，跪定身子，抬起頭來，只見上面坐了三個官府，都是認　不得的。兩邊廳柱上鎖了兩個犯人。　　仔細一看，誰想左邊一個就是本縣的知縣，前日他夾棍、定他死罪的

人；右邊 一個就是本處的鄉紳，前日替他作對、首他到官的人。連那無辜的受累的婦人，也 提來跪在下面；還有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子，跪在婦人旁邊，頭不梳，臉不洗，面 上有許多血印，卻像打傷的一般。　　窮不怕看了，知道就是婦人的女兒，但不知提在一處做甚麼，上面坐的三位是　甚麼官府，難道三官大帝忽顯神通，知道我這樁事情係冤枉，青天白日現出真形， 來替人伸冤雪枉不成？只見跪了一會，右邊一個官府把知縣、鄉紳與下面一干人犯 的名子唱了一遍，連人連卷交付與左邊兩個。左邊兩個收了文卷，就吩咐跟隨的人　押解起身。自己也上了馬，一路同行同宿，不知帶往那裡去。　　及至走了三日，窮不怕細問解人，方纔說出原故：原來是聖上知道高陽縣裡有 這樁大冤大枉的事，特差兩個校尉來捉知縣、鄉紳，並提一干人犯，帶到京中，要 親自發落的。那唱名點解官府，是本處按院，聖旨著他協拿的。

窮不怕知道原由，卻像死了幾七從新活轉來的一般，那裡喜歡得了！但不知皇　帝坐在深宮，何從知道外面的事？就是有人傳說進去，也只該發與本處撫按從新審　鞫，超豁我的死罪罷了。為甚麼皇帝自己做官，替叫化子審起事來？一路猜疑到京 ，再不明白。　　及到解到北京，校尉啟奏皇上說：「高陽一起人犯提解到了。」皇上果然坐殿 ，親自研審。先把知縣叫上去，問他：「這個乞兒怎見得是強盜？這個元寶怎見得　是真贓？為甚麼不審的確，就把無辜之人定了死罪？」知縣說：「本犯手裡現有劫 去的元寶可憑，元寶上面現有解戶、銀匠的姓名可據。況且審鞫之時，本犯親口供 招，說打劫糧銀是實，犯臣才定死罪，怎敢屈害無辜？」皇上又叫鄉宦上去，問他　：「為甚麼一毫身價不付，要白占良家子女？一毫影響沒有，要陷害無罪良民？　　這個乞兒與你有甚麼冤仇，定要置他於死地？」鄉宦道：「明中赤契，買人為婢，怎敢白占子女？真贓實犯，首他到官，怎敢羅織無辜？犯臣為他打劫錢糧，害　民誤國，從朝廷百姓起見，故此從公出首，其實與他沒有私仇。」皇上又叫婦人上　去，問他：「這個乞兒為甚麼原故，就肯助你一個元寶，莫非與他有甚麼私情，故 此這等相厚麼？」婦人道：「犯婦只因女兒被占，終日跪在鄉宦門前磕頭，他出來 叫化，日日撞著，動了惻隱之心。起先還只肯助我一半，要留一半養命，恐怕餓死　了，辜負救他之人；後來見滿城財主分文不肯幫助，他看不過，方纔做了暢漢，一　分不留。犯婦守寡多年，並無失節之事。就要失節，為甚麼不相處一個好人，卻與　叫化子通起奸來？」皇上審完了眾人，方纔叫到窮不怕。窮不怕俯伏在地，不敢抬 頭。　　皇上問他道：「窮不怕，你這個元寶與那個戒指，委實是打劫來的，還是別人　與你的？照直說來，不可迴護。」窮不怕道：「萬歲爺在上，窮不怕雖是個乞兒，也是有些操守、有些氣節的人，怎肯做越理犯法之事？那元寶，其實是太原城裡一　個嫖客，見乞兒做人疏財仗義，幾乎餓死，贈與乞兒做本錢的，那個戒指，是太原　城裡一個妓婦，曾受過乞兒的恩惠，見嫖客贈了這注銀子，恐怕乞兒留不住，又要 送與別人，故此把乞兒帶在手上，戒浪用的。有根有據，並非來歷不明，求萬歲爺 超豁。」皇上道：「這等說來，你雖不曾打劫，或者是那個嫖客打劫來的也不可知　。知縣夾你的時節，你為甚麼砂招出他來？招出他來，就脫了你的死罪了。」窮不　怕道：「那個嫖客生得方面大耳，著實有些福相，決非盜賊之徒，怎好冤民作賊？　就作他是打劫來的，他好意把錢財贈我，我不將恩報也罷了，怎好扳出他來，教他　替我問罪？所以寧可自己死，決不扳扯別人。」皇上道：「這等說，你果然是個好 漢，怪不得道路之人個個稱贊你。這等那個嫖客你如今若遇著了他，可還認得麼？　」窮不怕道：「他是乞兒一個大恩人，時時刻刻放在心上，就是睡夢之中，卻像立　在面前的一般，恨不得買塊沉香，刻他一個相貌，終日燒香禮拜的人，怎麼會忘記 。」　　皇上道：「你方纔說他生得方面大耳，有些福相，不知他與寡人面貌還是那一 個生得齊整？賜你抬起頭來相一相看。」還是那一個生得齊整？賜你抬起頭來，把 皇上的面貌仔細一相，不覺大驚小怪，伸頭縮頸，心上有話，不敢說出口來。皇上　道：「看你這個光景，莫非寡人的面貌，與他有些相似麼？」窮不怕把舌頭拳在口 裡，試了幾試，方纔答應道：「是，他的面孔果然與龍顏相似。」皇上笑一笑道：　「若不相似，你如今被庸官勢宦處死在獄中，不得到這邊來了。老實對你說，那贈　你元寶的嫖客，就是寡人。寡人只為要訪民間利弊，所以私行出宮。偶然游到太原 ，在妓女劉氏家中住了幾日，只不好說出姓名。連妓女劉氏也只說我是遠方客人， 不知就是當今正德皇帝。那日無心之中，不曾檢點，贈你那個元寶，後來思想起來　，著實替你害怕，豈有叫化之人帶了元寶，不弄出事來之理？及至後來游至高陽， 看見張張告示，知道你果然弄出事來。寡人又在地住了一日，把你受害的原故細細 訪在肚裡，然後進京。　　進京之後，就差人來救你。你如今冤也伸了，禍也脫了，窮不怕的好處，天下 都知道了，勸你以後這樣險事少要去做，留條性命，吃幾年飽飯罷。」說了這幾句　，就把知縣、鄉宦一齊叫上去發落。對知縣道：「虧你做官的人，一些民情也不知　，一些吏弊也不諳。他若果然是個強盜，本處打劫的銀子還該運到別處去，怎麼肯 把別處打劫的贓物反帶到本處來？你說元寶上面有名字可據，這等你劫去之後，從　新解的的元寶，難道是沒有名字的麼？寡人發到各處去用，難道也是打劫來的不成 ？　　就說事有可疑，也該明察暗訪，待千真萬確之後，才動刑具，才定死罪，也不 為遲。為甚麼不管好歹，就動夾棍？不問虛實，就正典刑？問人他一個死罪也罷了　，還把夾棍套在腳上，叫他扳害良民。還虧他果然仗義，不肯招出送元寶的人來；　若還招出姓名，說了窩處，連寡人都是你的囚犯了。即此一事糊塗，不知你往日做 官，屈死了多少百姓！」說完，發與錦衣衛，重打四十棍，削職為民，以為不公不 明之戒。　　又對鄉宦道：「你做仕宦的人，也曾做過官府，管過百姓，為甚麼占人子女，　又要冤害良民？居鄉如此，平日做官可知。你的罪重似縣官，沒有多話吩咐你。」 發與刑部，立刻梟斬，為行勢虐民之戒。　　這些人犯個個都發落去了，只有婦人的女兒跪在金鑾殿下，不曾叫得著。皇上　抬頭看見，就叫宣那女子上來。這個女兒原有十二分姿色，起先被妒婦磨滅壞了，所以蓬頭垢面，不似人形；如今離了妒婦，十幾日不吃皮鞭，面上血痕消了，就有　些紅裡透白起來，走到皇上面前，儘有一種嫣然之致。　　皇上把他從頭至腳看了一遍，就對窮不怕道：「寡人知道你沒有妻子，看這女 子儘有福相，你當初為他一人受了百般磨折，若不把他配你，還教他嫁那一個？就　是寡人做媒，成就你這樁好事。」說了這一句，就教他夫婦兩個在金鑾殿上拜堂。　　拜完之後，又對窮不怕道：「你這樣好人，莫說乞丐之中沒有第二個，就是衣 冠裡面也尋不出來。寡人眼見這些好處，豈有不擢居民上之理？如今就要吩咐吏部　，教他補你一個清要之官，替百姓做些好事，也強如在乞丐裡面仗義疏財。」　　窮不怕叩頭道：「萬歲在上，別的賞賜臣民只管謝恩，惟有這樁事不敢奉詔。 衣冠乃朝廷之名器，怎麼好賜與乞丐之人？　　臣叫化十年，足跡遍於天下，誰人不知窮不怕是個有名的乞兒！一旦頂冠束帶　，立於縉紳之間，使人見了，視冠裳為穢器，等俸一祿於殘羹，不說叫化之中賢愚 不等，只說朝廷之上貴賤不分。萬一賢人君子都掛冠逃遁起來，萬歲的天下與誰人　共理？難道叫臣領些叫化子來替朝廷做事不成？所以這一樁事斷斷不敢奉詔。」皇　上見他說得理正，雖然不好相強，心上畢竟丟他不下，躊躇了一會，又對他道：「　不肯做官，也是你的好處，我如今別有個賞賜到你。那妓女劉氏已隨寡人入宮，現　拜貴妃之職。你當初曾與他結為姊妹，我就把你賜姓為劉，使異姓聯為同族，封你 做個皇親國戚何如？」窮不怕想了一會，方纔答應道：「皇親國戚雖然榮貴，還有 官無職，與臨民治國的不同。自古道『皇帝也有草鞋親』，就下賤些也無礙，這等　說臣就要奉詔了。」當日謝了皇恩，回到寓處與周氏成親。　　滿朝文武見他封了一皇親，那一個不來慶賀？後來皇上的寵眷日隆，賞甚厚， 又賜他一個宅子，住在皇城裡面，榮華富貴，享用不了。　　起先窮不怕，後富貴太過，倒有些怕起來。只恐命輕福薄，承載不起，要生出 意外之災，惹出非常之禍，所以見人一味謙虛，不敢放肆。朝中文武百官，稱他為　　「老先生」，他稱別人，不論尊卑，一概

「老爺」到底，自己稱為「小人」。　　自做皇親之後，還時常扮做叫化子，出去私行，訪民間利弊。凡有興利除害之事，就入宮去說，勸皇上做。後來生了三子，都為顯官。自己活到八十八歲，才終 天年。　　這是從來叫化之中第一個異人，第一件奇事。看官們看了，都要借他來警策一　番，切不可也把「叫化」二字做迴護，說乞丐之人我不屑學他，反去做乞丐不為之 事也。

第四卷 清官不受扒灰　謗義士難伸竊婦冤

詩云：　　從來廉吏最難為，不似貪官病可醫。　　執法法中生弊竇，矢公公里受奸欺。　　怒棋響處民情抑，鐵筆搖時生命危。　　莫道獄成無可改，好將山案自推移。　　這首詩是勸世上做清官的，也要虛衷捨己，體貼民情，切不可說我無愧於天， 無怍於人，就審錯幾樁詞訟，百姓也怨不得我。這句話，那些有守無才的官府，個 個拿來塞責，不知誤了多少人的性命。所以怪不得近來的風俗，偏是貪官起身有人　脫靴，清官去後沒人尸祝，只因貪官的毛病有藥可醫，清官的過失無人敢諫的緣故 。　　說便是這等說，教那做官的也難。百姓在私下做事，他又沒有千里眼、順風耳 ，那裡曉得其中的曲直？自古道」無謊不成狀」。要告張狀詞，少不得無中生有、 以虛為實才騙得准。　　官府若照狀詞審起來，被告沒有一個不輸的了。只得要審口供。　　那口供比狀詞更不足信，原、被告未審之先，兩邊都接了訟師，請了干證，就 像梨園子弟串戲的一般，做官的做官，做吏的做吏，盤子又盤，駁了又駁，直說得 一些破綻沒有，方纔來聽審，及至官府問的時節，又像秀才在明倫堂上講書的一般 ，那一個不有條有理，就要把官府騙死也不難。　　那官府未審之先，也在後堂與幕賓串過一次戲了出來的。　　此時只看兩家造化，造化高的合著後堂的生旦，自然贏了；造化低的合著後堂 的淨丑，自然輸了，這是一定的道理。　　難道造化高的裡面就沒有幾個僥倖的、造化低的裡面就沒有幾個冤屈的不成？ 所以做官的人，切不可使百姓撞造化。我如今先說一個至公至明、造化撞不去的， 做個引子。　　崇禎年間，浙江有個知縣，忘其姓名，性極聰察，慣會審無頭公事。一日在街　上經過，有對門兩下百姓爭嚷。一家是開糖店的，一家是開米店的，只因開米店的　取出一個巴斗量米，開糖店的認出是他的巴鬥，開米店的又說他冤民做賊，兩下爭鬧起來。見知縣抬過，結住轎子齊稟。　　知縣先問賣糖的道：「你怎麼講？」賣糖的道：「這個巴鬥是小的家裡的，不 見一年，他今日取來量米，小的走去認出來，他不肯還小的，所以稟告老爺。」知 縣道：「巴鬥人家都有，焉知不是他自置的？」賣糖的道：「巴鬥雖多，各有記認 。這是小的用熟的，難道不認得？」說完，知縣又叫賣料的審問。賣米的道：「這巴鬥是小的自己辦的，放在家中用了幾年，今日取出來量米，　他無故走來冒認。巴鬥事小，小的怎肯認個賊來？求老爺詳察。」知縣道：「既是　　你自己置的，可有甚麼憑據？」賣米的道：「上面現有字號。」知縣取上來看，果　然有」某店置用」四字。又問他道：「這字是買來就寫的，還是用過幾時了寫的？　」賣米的應道：「買來就寫的。」知縣道：「這樁事叫我也不明白，只得問巴鬥了　。巴鬥，你畢竟是那家的？」一連問了幾聲，看的人笑道：「這個老爺是癡的，巴 鬥那裡會說話？」知縣道：「你若再不講，我就要打了！」果然丟下兩根籤，叫皂 隸重打。　　皂隸當真行起杖來，一街兩巷的人幾乎笑倒。打完了，知縣對手下人道：「取　　起來，看下面可有甚麼東西？」皂隸取過巴鬥，朝下一看，回覆道：「地下有許多　芝麻。」知縣笑道：「有了干證了。」叫那賣米的過來：「你賣米的人家，怎麼有　芝麻藏在裡面？這分明是糖坊裡的傢伙，你為何徒賴他的？」　　賣米的還支吾不認，知縣道：「還有個姓水的干證，我一發叫來審一審。這字　若是買來就寫的，過了這幾年，自然洗刷不去；若是後來添上去的，只怕就見不得　水面了。」即取一盆水，一把筅帚，叫皂隸一頓洗刷，果然字都不見了。知縣對賣　米的道：「論理該打幾板，只是怕結你兩下的冤仇。以後要財上分明，切不可如此　。」又對賣糖的道：「料他不是偷你的，或者對門對戶借去用用，因你忘記取討，　他便久假不歸。又怕你認得，所以寫上幾個字。這不過是貪愛小利，與逾牆挖壁的　不同，你不可疑他作賊。」說完，兩家齊叫青天，磕頭禮拜，送知縣起轎去了。那　看的人沒有一個不張牙吐舌道：「這樣的人，才不枉教他做官。」至今傳頌以為奇 事。　　看官，要曉得這事雖奇，也還是小聰小察，只當與百姓講個笑話一般，無關大 體。做官的人，既要聰明，又要持重。凡遇鬥毆相爭的小事，還可以隨意判斷；只　有人命、姦情二事，一關生死，一關名節，須要靜氣虛心，詳審復讞，就是審得九 分九釐九毫是實，只有一毫可疑，也還要留些餘地，切不可草草下筆，做個鐵案如 山，使人無可出入。　　如今的官府只曉得人命事大，說到審姦情，就像看戲文的一般，巴不得借他來　燥脾胃。不知姦情審屈，常常弄出人命來，一事而成兩害，起初那裡知道？如今聽 在下說一個來，便知其中利害。　　正德初年，四川成都府華陽縣有個童生，姓蔣名瑜，原是舊家子弟。父母在日　，曾聘過陸氏之女，只因喪親之後，屢遇荒年，家無生計，弄得衣食不週。　　陸家頗有悔親之意，因受聘在先，不好啟齒。蔣瑜長陸氏三年，一來因手頭乏 鈔，二來因妻子還小，故此十八歲上，還不曾取妻過門。　　他隔壁有個開緞鋪的，叫做趙玉吾，為人天性刻薄，慣要在外人面前賣弄家私 ，及至問他借貸，又分毫不肯。更有一樁不好，極喜談人閨闈之事。坐下地來，不　是說張家扒灰，就是說李家偷漢。所以鄉黨之內，沒有一個不恨他的。　　年紀四十多歲，止生一子，名喚旭郎。相貌甚不濟，又不肯長，十五六歲，只 像十二三歲的一般。性子癡癡呆呆，不知天曉日夜。　　有個姓何的木客，家資甚富。妻生一子，妾生一女，女比趙旭郎大兩歲。玉吾 因貪他殷實，兩個就做了親家。不多幾時，何氏夫妻雙雙病故。　　彼時女兒十八歲了，玉吾要娶過門，怎奈兒子尚小，不知人事；欲待不娶，又　怕他兄妹年相彷彿，況不是一母生的，同居不便。玉吾是要談論別人的，只愁弄些 話靶出來，把與別人談論。就央媒人去說，先接過門，待兒子略大一大，即便完親 ，何家也就許了。　　及至接過門來，見媳婦容貌又標緻，性子又聰明，玉吾甚是歡喜。只怕嫌他兒　　子癡呆，把媳婦頂在頭上過日，任其所欲，求無不與。那曉得何氏是個貞淑女子， 嫁雞逐雞，全沒有憎嫌之意。玉吾家中有兩個扇墜，一個是漢玉的，一個是迦楠香 的，玉吾用了十餘年，不住的弔在扇上，今日用這一個，明日用那一個。其實兩件　合來直不上十兩之數，他在人前騁富，說直五十兩銀子。　　一日要買媳婦的歡心，教妻子拿去，任他揀個中意的用。　　何氏拿了，看不釋手，要取這個，又丟不得那個；要取那個，又丟不得這個。　　玉吾之妻道：「既然兩個都愛，你一總拿去罷了。公公要用，他自會買。」何 氏果然兩個都收了去，一般輪流弔在扇上。　　若有不用的時節，就將兩個結在一處，藏在紙匣之中。　　玉吾的扇墜被媳婦取去，終日捏著一把光光的扇子，鄰捨家問道：「你那五十　兩頭如今那裡去了？」玉吾道：「一向是房下收在那邊，被媳婦看見，討去用了。　」眾人都笑了一笑。　　內中也有疑他扒灰，送與媳婦做表記的；也有知道他兒子不中媳婦之意，借死 寶去代活寶的。口中不好說出，只得付之一笑。玉吾自悔失言，也只得罷了。　　卻說蔣瑜因家貧，不能從師，終日在家苦讀。書房隔壁就是阿氏的臥房，每夜　書聲不到四更不住。一日何氏問婆道：「隔壁讀書的是個秀才，是個童生？」　　婆答應道：「是個老童生，你問他怎的？」何氏道：「看他讀書這等用心，將 來必定有些好處。」他這句話是無心說的，誰想婆竟認為有意。當晚與玉吾商量道　：「媳婦的臥房與蔣家書房隔壁，日間的話無論有

心無心，到底不是一件好事，不 如我和你搬到後面去，教媳婦搬到前面來，使他朝夕不聞書聲，就不動憐才之念了 。」玉吾道：「也說得是。」揀了一日，就把兩個房換轉來。　　不想又有湊巧的事，換不上三日，那蔣瑜又移到何氏隔壁咿咿唔唔讀起書來。　　這是甚麼原故？只因蔣瑜是個至誠君子，一向書房做在後面的，此時聞得何氏 在他隔壁做房，瓜李之嫌，不得不避，所以移到前面來。趙家搬房之事，又不曾知 會他，他那裡曉得？　　本意要避嫌，誰想反惹出嫌來。　　何氏是個聰明的人，明知公婆疑他有邪念，此時聽見書聲，愈加沒趣，只說蔣 瑜有意隨著他，又愧又恨。玉吾夫妻正在驚疑之際，又見媳婦面帶慚色，一發疑上加疑。玉吾道：「看這　樣光景，難道做出來了不成？」其妻道：「雖有形跡，沒有憑據，不好說破他，且　再留心察訪。」看官，你道蔣瑜、何氏兩個搬來搬去弄在一處，無心做出有心的事 來，可謂極奇極怪了；誰想還有怪事在後，比這樁事更奇十倍，真令人解說不來。　　一日蔣瑜在架上取書來讀，忽然書面上有一件東西，像個石子一般。取來細看　，只見：形如雞蛋而略匾，潤似密蠟而不黃。手摸似無痕，眼看始知紋路密；遠觀 疑有玷，近覘才識土斑生。做手堪誇，雕斲渾如生就巧；玉情可愛，溫柔卻似美人 膚。歷時何止數千年，閱人不知幾百輩。　　原來是個舊玉的扇墜。蔣瑜大駭道：「我家向無此物，是從那裡來的？我聞得 本境五聖極靈，難道是他攝來富我的不成？　　既然神道會攝東西，為甚麼不攝些銀子與我？這些玩器寒不可衣，饑不可食，　要他怎的？」又想一想道：「玩器也賣得銀子出來。不要管他，將來弔在扇上，有 人看見要買，就賣與他。　　但不知價值幾何，遇到識貨的人，先央他估一估。」就將線穿好了，弔在扇上　，走進走出，再不見有人問起。　　這一日合該有事，許多鄰舍坐在樹下乘涼，蔣瑜偶然經過。　　鄰舍道：「蔣大官讀書忒煞用心，這樣熱天，便在這邊涼涼了去。」蔣瑜只得 坐下。口裡與人閒談，手中倒拿著扇子，將玉墜掉來掉去，好啟眾人的向端。　　就有個鄰舍道：「蔣大官，好個玉墜，是那裡來的？」蔣瑜道：「是個朋友送　的，我如今要賣，不知價值幾何？列位替我估一估。」眾人接過去一看，大家你看 我，我看你，都不則聲。蔣瑜道：「何如？可有個定價？」眾人道：「玩器我們不 識，不好亂估，改日尋個識貨的來替你看。」蔣瑜坐了一會，先回去了。眾人中有　幾個道：「這個扇墜明明是趙玉吾的，他說把與媳婦了，為甚麼到他手裡來？莫非 小蔣與他媳婦有些勾而搭之，送與他做表記的麼？」有幾個道：「他方纔說是人送 的。這個窮鬼，那有人把這樣好東西送他？不消說是趙家媳婦嫌太夫醜陋，愛他標　緻，兩個弄上手，送他的了，還有甚麼疑得？」有一個尖酸的道：「可恨那老亡八 平日輕嘴薄舌，慣要說人家隱情，我們偏要把這樁事塞他的口。」又有幾個老成的 道：「天下的物件相同的多，知是不是？明日只說蔣家有個玉墜，央我們估價，我　　們不識貨，教他來估，看他認不認，就知道了。若果然是他的，我們就刻薄他幾句　，燥燥脾胃，也不為過。」算計定了。　　到第二日，等玉吾走出來，眾人招攬他在店中，坐了一會，就把昨日看扇墜估　不出價來的話說了一遍，玉吾道：「這等何不待我去看看？」有幾個後生的，竟要 同他去，又有幾個老成的，朝後生搖搖頭道：「教他拿來就是了，何須去得？」看 官，你道他為甚麼不教玉吾去？他只怕蔣瑜見了對頭，不肯拿出扇墜來，沒有憑據　，不好取笑他，故此只教一兩個去，好騙他的出來。這也是慮得到的去處。　　誰知蔣瑜心無愧怍，見說有人要看，就交與他，自己也跟出來。見玉吾高聲問 道：「老伯，這樣東西是你用慣的，自然瞞你不得，你道價值多少？」玉吾把墜子　捏了，仔細一看，登時失了形，臉上脹得通紅，眼裡急得火出。眾人的眼睛相在他 臉上，他的眼睛相在蔣瑜臉上。　　蔣瑜的眼睛沒處相得，只得笑起來道：「老伯莫非疑我寒儒家裡，不該有這件 玩器麼？老實對你說，是人送與我的。」　　玉吾聽見這兩句話，一發火上添油，只說蔣瑜睡了他的媳婦，還當面譏誚他， 竟要咆哮起來。仔細想一想道：「眾人在面前，我若動了聲色，就不好開交，這樣 醜事揚開來，不成體面。」　　只得收了怒色，換做笑容，朝蔣瑜道：「府上是舊家，玩器儘有，何必定要人 送？只因舍下也有一個，式樣與此相同，心上躊躇，要買去湊成一對，恐足下要索　高價，故此察言觀色，才敢啟口。」蔣瑜道：「若是老伯要，但憑見賜就是，怎敢 論價？」　　眾人看見玉吾的光景，都曉得是了，到背後商量道：「他若拚幾兩銀子，依舊 買回去滅了跡，我們把甚私塞他的嘴？」就生個計較，走過來道：「你兩個不好論 價，待我們替你們作中。　　趙老爹家那一個，與迦楠墜子共是五十兩銀子買的，除去一半，該二十五兩。　如今這個待我們拿了，趙老爹去取出那一個來比一比好歹。若是那個好似這個，就　要減幾兩；若是這個好似那個，就要增幾兩；若是兩個一樣，就照當初的價錢，再　沒得說。」　玉吾道：「那一個是婦人家拿去了，那裡還討得出來？」眾人道：「豈有此理　，公公問媳婦要，怕他不肯？你只進去討，只除非不在家裡就罷了，若是在家裡， 自然一討就拿出來的。」　　一面說，一面把玉墜取來藏在袖中了。玉吾被眾人逼不過，只得假應道：「這 等且別，待我去討；肯不肯明日回話。」眾人做眼做勢的作別。蔣瑜把扇墜放在眾 人身邊，也回去了。　　卻說玉吾怒氣衝衝的回到家中，對妻子一五一十說了一遍。　　說完，摩胸拍桌，氣個不了。　妻子道：「物件相同的盡多，或者別是一個也不可知。待我去討討看。」就往　　媳婦房中，說：「公公要討玉墜做樣，好去另買，快拿出來。」何氏把紙匣揭開一 看，莫說玉墜，連迦楠看的都不見了，只得把各箱各籠倒翻了尋。還不曾尋得完，玉吾之妻就罵起來道：「那淫婦，我一向如何待你？你做了這　樣醜事來！扇墜送與野老公去了，還故意東尋西尋，何不尋到隔壁人家去！」何氏　道：「婆婆說差了，媳婦又不曾到隔壁人家去，隔壁的人又不曾到我家來，有甚麼　醜事做得？」玉吾之妻道：「從來偷情的男子，養漢的婦人，個個是會飛的，不須　從門裡出入，這牆頭上，房樑上，那一處扒不過人來，丟不過東西去？」何氏道：　「照這樣說來，分明是我與人有甚麼私情，把扇墜送他去了。這等還我一個憑據地 ！」　　說完，放聲大哭，顛作不了。　　玉吾之妻道：「好潑婦，你的贓證現被眾人拿在那邊，還要強嘴！」就把蔣瑜　拿與眾人看、眾人拿與玉吾看的說話備細說了一遍。說完，把何氏勒了一頓面光。　　何氏受氣不過，只要尋死。玉吾恐怕鄰舍知覺，難於收拾，呼得倒叫妻子忍耐　，吩咐丫鬟勸住何氏。　　次日走出門去，眾人道：「扇附一定討出來了！」玉吾道：「不要說起，房下　同媳婦要，他說娘家拿去了，一時討不來，待慢慢去齲」眾人道：「他又沒父母， 把與那一個？難道送他令史不成？」有一個道：「他令兄與我相熟，待我去討來。 」　　說完，起身要走。　　玉吾慌忙止住道：「這是我家的東西，為何要列位這等著急？」眾人道：「不 是，我們前日看見，明明認得是你家的，為甚麼在他手裡？起先還只說你的度量寬　　弘，或者明曉得甚麼原故把與他的，所以拿來試你。不想你原不曉得，畢竟是個正 氣的人，如今府上又討不出那一個，他家又現有這一個，隨你甚麼人，也在疑惑起 來了。我們是極有涵養的，尚且替你耐不住，要查個明白；你平素是最喜批評別人　的，為何輪到自己身上，就這等厚道起來？」玉吾起先的肚腸，一味要忍耐，恐怕 查到實處，要壞體面，壞了體面，媳婦就不好相容。所以只求掩過一時，就可以禁 止下次，做個啞婦被奸，朦朧一世也罷了。　　誰想人住馬不住，被眾人說到這個地步，難道還好存厚道不成？　　只得拚著媳婦做事了。　　就對眾人歎一口氣道：「若論正理，家醜不可外揚。如今既蒙諸公見愛，我也 忍不住了。一向疑心我家淫婦與那個畜生有些勾當，只因沒有憑據，不好下手。如　今有了真贓，怎麼還禁得住？只是告起狀來，須要幾個干證，列位可肯替我出力麼 ？」　　眾人聽見，齊聲喝采道：「這才是個男子。我們有一個不到官的，必非人類。 你快去寫起狀子來，切不可中止。」玉吾別了眾人，就尋個訟師，寫一張狀道：告　　狀人趙玉吾，為奸拐戕拿事：獸惡蔣瑜，欺男幼儒，覬媳姿容，買屋結鄰，穴牆窺 誘。　　凱媳憎夫貌劣，苟合從奸，明去暗來，匪朝伊夕。忽於本月某夜，席捲衣玩

千 金，隔牆拋運，計圖挈拐。身覺喊鄰圍救，遭傷幾斃。能裡某等參證。竊思受辱被 奸，情方切齒，誆財殺命，勢更寒心，叩天正法，扶倫斬奸。上告。　　卻說那時節成都有個知府，做官極其清正，有「一錢太守」之名；又兼不任耳目，不受囑托。百姓有狀告在他手裡，他再不批屬縣，一概親提。審明白了，也不　申上司，罪輕的打一頓板子，逐出免供；罪重的立刻斃諸杖下。　　他生平極重的是綱常倫理之事，他性子極惱的是傷風敗俗之人。凡有姦情告在 他手裡，原告沒有一個不贏，被告沒有一個不輸到底。　　趙玉吾將狀子寫完，竟奔府裡去告，知府閱了狀詞，當堂批個「准」字，帶入 後衙。次日檢點隔夜的投文，別的都在，只少了一張告姦情的狀子。知府道：「必 定是衙門人抽去了。」及至升堂，將值日書吏夾了又打，打了又夾，保是不招。只得差人教趙玉吾別 補狀來。狀子補到，即便差人去拿。

卻說蔣瑜因扇墜在鄰捨身邊，日日去討，見鄰舍只將別話支吾，又聽見趙家婆　媳之間吵吵鬧鬧，甚是疑心。及至差人奉票來拘，才知扇墜果是趙家之物。心上思　量道：「或者是他媳婦在樑上窺我，把扇墜丟下來，做個潘安擲果的意思。我因讀 書用心，不曾看見，也不可知。我如今理直氣壯，到官府面前照直說去。官府是吃 鹽米的，料想不好難為我。」故此也不訴狀，竟去聽審。　　不上幾日，差人帶去投到，掛出牌來，第一起就是奸拐戕命事。知府坐堂，先 叫玉吾上去問道：「既是蔣瑜奸你媳婦，為甚么兒子不告狀，要你做公的出名？莫　非你也與媳婦有私，在房裡撞著姦夫，故此爭鋒告狀麼？」玉吾磕頭道：「青天在 上，小的是敦倫重禮之人，怎敢做禽獸聚鹿之事？只因兒子年幼，媳婦雖娶過門， 還不曾並親，雖有夫婦之名，尚無唱隨之實。況且年輕口訥，不會講話，所以小的　自己出名。」知府道：「這等他奸你媳婦有何憑據，甚麼人指見，從直講來。」玉　吾知道官府明白，不敢駕言，只將媳婦臥房與蔣瑜書房隔壁，因蔣瑜挑逗媳婦，媳 婦移房避他，他又跟隨引誘，不想終久被他姦淫上手，後來天理不容，露出贓據， 被鄰舍拿住的話，從直說去。　　知府點頭道：「你這些話，到也像是真情。」又叫干證去審。只見眾人的話，　與玉吾句句相同，沒有一毫滲漏，又有玉墜做了奸贓，還有甚麼疑得？就叫蔣瑜上　　去道：「你為何引誘良家女子，肆意姦淫？又騙了許多財物，要拐他逃走，是何道　理？」蔣瑜道：「老爺在上，童生自幼喪父，家貧刻苦，礪志功名，終日刺股懸樑　，尚博不得一領藍衫掛體，那有功夫去鑽穴逾牆？只因數日之前，不知甚麼原故在　書架上檢得玉墜一枚，將來弔在扇上，眾人看見，說是趙家之物，所以不察虛實，　就告起狀來。這玉墜是他的不是他的，童生也不知道，只是與他媳婦並沒有一毫姦　情。」知府道：「你若與他無奸，這玉墜是飛到你家來的不成？不動刑具，你那裡　肯招！」叫皂隸：「夾起來！」皂隸就把夾棍一丟，將蔣瑜鞋襪解去，一雙雪白的 嫩腿，放在兩塊檀木之中，用力一收，蔣瑜喊得一聲，暈死去了。　　皂隸把他頭髮解開，過了一會，方纔甦醒。　　知府問道：「你招不招？」蔣瑜搖頭道：「並無姦情，叫小的把甚麼招得？」 知府又叫皂隸重敲。敲了一百，蔣瑜熬不過疼，只得喊道：「小的願招！」知府就 叫鬆了。　　皂隸把夾棍一鬆，蔣瑜又死去一刻，才醒來道：「他媳婦有心到小的是真，這　玉墜是他丟過來引誘小的，小的以禮法自守，並不曾敢去姦淫他。老爺不信，只審 那婦人就是了。」知府道：「叫何氏上來！」看官，但是官府審姦情，先要看婦人 的容貌。若還容貌醜陋，他還半信半疑，若是遇著標緻的，就道他有誨淫之具，不　審而自明瞭。彼時何氏跪在儀門外，被官府叫將上去，不上三丈路，走了一二刻時 辰，一來腳小，二來膽層。及至走到堂上，雙膝跪下，那象沒有骨頭的一般，竟要 隨風吹倒，這一種軟弱之態，先畫出一幅美人圖了。　　知府又叫抬起頭來，只見他俊臉一抬，嬌羞百出，遠山如畫，秋波欲流，一張似雪的面孔，映出一點似血的朱唇，紅者愈紅，白者愈白。　　知府看了，先笑一笑，又大怒起來道：「看你這個模樣，就是個淫物了。你今 日來聽審，尚且臉上搽了粉，嘴上點了胭脂，在本府面前扭扭捏捏，則平日之邪行 可知，姦情一定是真了。」看官，你道這是甚麼原故？只因知府是個老實人，平日　又有些懼內，不曾見過美色，只說天下的婦人畢竟要搽了粉才白，點了胭脂才紅， 扭捏起來才有風致，不曉得何氏這種姿容態度是天生成的，不但扭捏不來，亦且洗 滌不去，他那裡曉得？　　說完了又道：「你好好把蔣瑜奸你的話從直說來，省得我動刑具。」何氏哭起 來道：「小婦人與他並沒有姦情，教我從那裡說起？」知府叫拶起來，皂隸就么喝　一聲，將他纖手扯出。可憐四個筍尖樣的指頭，套在筆管裡面，抽將攏來，教他如 何熬得？少不得嬌啼婉轉，有許多可憐的態度做出來。知府道：「他方纔說玉墜是 你丟去引誘他的，他在歸罪於你，你怎麼還替他隱瞞？」何氏對著蔣瑜道：「皇天　在上，我何曾丟玉墜與你？起先我在後面做房，你在後面讀書引誘我；我搬到前面　　避你，你又跟到前面來。只為你跟來跟去，起了我公婆疑惑之心，所以陷我至此。 我不埋怨你就勾了，你到冤屈我起來！」說完，放聲大哭。　　知府肚裡思量道：「看他兩邊的話漸漸有些合攏來了。這樣一個標緻後生，與 這樣一個嬌豔女子，隔著一層單壁，乾柴烈火，豈不做出事來？如今只看他原夫生 得如何，若是原夫之貌好似蔣瑜，還要費一番推敲；倘若相貌庸劣，自然情弊顯然　了。」就吩咐道：「且把蔣瑜收監，明日帶趙玉吾的兒子來，再作一審，就好定案　。」只見蔣瑜送入監中，十分狼狽。禁子要錢，腳骨要醫，又要送飯調理，囊中沒半文，教他把甚麼使費？只得央人去問岳丈借貸。　　陸家一向原有悔親之心，如今又見他弄出事來，一發是眼中之釘、鼻頭之醋了　，那裡還有銀子借他？就回覆道：「要借貸是沒有，他若肯退親，我情願將財禮送 還。」蔣瑜此時性命要緊，那裡顧得體面？只得寫了退婚文書，央人送去，方纔換 得些銀子救命。　　且說知府因接上司，一連忙了數日，不曾審得這起姦情。　　及至公務已完，才叫原差帶到，各犯都不叫，先叫趙旭郎上來。　　旭郎走到丹墀，知府把他仔細一看，是怎生一個模樣？有《西江月》為證：　　面似退光黑漆，發如鬈累金絲。鼻中有涕眼多脂，滿臉密麻兼痣。劣相般般俱 備，誰知更有微疵。瞳人內有好花枝，睜著把官斜視。　　知府看了這副嘴臉，心上已自了然。再問他幾句話，一字也答應不來，又知道 是個憨物。就道：「不消說了，叫蔣瑜上來。」蔣瑜走到，膝頭上曾著地，知府道　：「你如今招不招？」　　蔣瑜仍舊照前說去，只不改口。知府道：「再夾起來！」看官，你道夾棍是件 甚麼東西，可以受兩次的？熬得頭一次不招，也就是個鐵漢了；臨到第二番，莫說　笞杖徒流的活罪寧可認了，不來換這個苦吃，就是吹頭刖足、凌遲碎剮的極刑，也 只得權且認了，挨過一時，這叫做「在生一日，勝死千年」。　　為民上的要曉得，犯人口裡的話，無心中試出來的者是真情，夾棍上逼出來的　總非實據。從古來這兩城無情之木不知屈死了多少良民，做官的人少用他一次，積 一次陰功，多用他一番，損一番陰德，不是甚麼家常日用的傢伙離他不得的。　　蔣瑜的腳骨前次夾匾了，此時還不曾復原，怎麼再吃得這個苦起？就喊道：「　老爺不消夾，小的招就是了！何氏與小的通姦是實，這玉墜是他送的表記。小的家 貧留不住，拿出去賣，被人認出來的。所招是實。」知府就丟下簽來，打了二十。　　叫趙玉吾上去問道：「姦情審得是真了，那何氏你還要他做媳婦麼？」趙玉吾　道：「小的是有體面的人，怎好留失節之婦？情願教兒子離婚。」知府一面教畫供　，一面提起筆來判道：審得蔣瑜、趙玉吾比鄰而居。趙玉吾之媳何氏，長夫數年， 雖賦桃夭，未經合巹。蔣瑜書室，與何氏臥榻止隔一牆，怨曠相挑，遂成苟合。何　　氏以玉墜為贈，蔣瑜貧而售之，為眾所獲，交相播傳。趙玉吾恥蒙牆茨之聲，遂有　是控。據瑜口供，事事皆實。盜淫處女，擬辟何辭？因屬和姦，姑從輕擬。何氏受 玷之身，難與良人相區匹，應遣大歸。趙玉吾家范不嚴，薄杖示儆。　　眾人畫供之後，各各討保還家。　　卻說玉吾雖然贏了官司，心上到底氣憤不過，聽說蔣瑜之妻陸氏已經退婚，另　行擇配，心上想道：「他奸我的媳婦，我如今偏要娶他的妻子，一來氣死他，二來 好在鄰舍面前說嘴。」　　雖然聽見陸家女兒容貌不濟，只因被那標緻媳婦弄怕

了，情願娶個醜婦做良家 之寶，就連夜央人說親。陸家貪他豪富，欣然許了。　　玉吾要氣蔣瑜，分外張其聲勢，一邊大吹大擺，取親進門；一連做戲排筵，酬 謝鄰里。欣欣烘烘，好不鬧熱。　　蔣瑜自從夾打回來，怨深刻骨；又聽見妻子嫁了仇人，一發咬攻切齒。隔壁打　鼓，他在那邊捶胸；隔壁吹簫，他在那邊歎氣，欲待撞死，又因大冤未雪，死了也不瞑目，只得貪生忍恥，過了一月有餘。　　卻說知府審了這樁怪事之後，不想衙裡也弄出一樁怪事來。　　只因他上任之初，公子病故，媳婦一向寡居，甚有節操。知府有時與夫人同寢　，有時在書房獨宿。　　忽然一日，知府出門拜客，夫人到他書房閒玩，只見他?頭邊帳子外有一件東西　，塞在壁縫之中。取下來看，卻是一隻繡鞋。夫人仔細識認，竟像媳婦穿的一般。　就藏在袖中，走到媳婦房裡，將?底下的鞋子數一數，恰好有一隻單頭的，把袖中那　一隻取出來一比，果然是一雙。　　夫人平日原有醋癖，此時那裡忍得妝少不得」千淫婦、萬娼婦」將媳婦罵起來 。媳婦於心無愧。怎肯受這樣鬱氣？就你一句，我一句，鬥個不了。　　正鬥在鬧熱頭上，知府拜客回來，聽見婆媳相爭，走來勸解，夫人把他一頓」 老扒灰、老無恥」罵得口也不開。走到書房，問手下人道：「為甚麼原故？」手下　人將?頭邊尋出東西，拿去合著油瓶蓋的說話細細說上。　　知府氣得目定口呆，不知那裡說起，正要走去與夫人分辯，忽然丫鬟來報道：「大娘子吊死了！」知府急得手腳冰冷，去埋怨夫人，說他屈死人命。夫人不由分　　說，一把揪住，將面上鬍鬚捋去一半。　　自古道：「蠻妻拗子，無法可治。」知府怕壞官箴，只得忍氣吞聲，把媳婦殯 殮了。一來肚中氣悶不過，無心做官，二來面上少了鬍鬚，出堂不便，只得入上司　告假一月，在書房靜養。　　終日思量去想了一月，忽然大叫起來道：「是了，是了！」　　就喚丫鬟一面請夫人來，一面叫家人伺侯。及至夫人請到，知府問前日的鞋子 在那裡尋出來的？夫人指了壁洞道：「在這個所在。你藏也藏得好，我尋也尋得巧　　。」知府對家人道：「你替我依這壁洞拆將進去。」家人拿了一把薄刀，將磚頭撬　去一塊，回覆道：「裡面是精空的。」知府道：「正在空處可疑，替我再拆。」家人又拆去幾塊磚，只見有許多老鼠跳將出來。知府道：「是了，看裡面有甚麼東西　？」只見家人伸手進去，一連扯出許多物件來，布帛菽粟，無所不有。裡面還有一　　張繡紙，展開一看，原來是前日查檢不到、疑衙門人抽去了那張姦情狀子。　　知府長歎一聲道：「這樣冤屈的事，教人那裡去伸！」夫人也豁然大悟道：「 這等看來，前日那只鞋子也是老鼠銜來的。　　只因前半只尖，後半只禿，他要扯進洞去，扯到半中間，高底礙住扯不進，所 以留在洞中了。可惜屈死了媳婦一條性命！」　　說完，捶胸頓足，悔個不了。　　知府睡到半夜，又忽然想起那樁姦情事來，躊躇道：「官府衙裡有老鼠，百姓　家裡也有老鼠，焉知前日那個玉墜不與媳婦的鞋子一般，也是老鼠銜去的？」思量　到此，等不到天明，就教人發梆，一連發了三梆，天也明瞭。走出堂去，叫前日的　原差將趙玉吾、蔣瑜一干人犯帶來復審。蔣瑜知道，又不知那頭禍發，冷灰裡爆出 炒豆來，只得走來伺候。　　知府叫蔣瑜、趙玉吾上去，都一樣問道：「你們家裡都養貓麼？」兩個都應道　：「不養。」知府又問道：「你們家裡的老鼠多麼？」兩人都應道：「極多。」知　府就吩咐一個差人，押了蔣瑜回去，「凡有鼠洞，可拆進去，裡面有甚麼東西，都 取來見我。」差人即將蔣瑜押去。　　不多時，取了一糞箕的零碎物件來。知府教他兩人細認，不是蔣家的，就是趙　家的。內中有一迦楠香的扇墜，咬去一小半，還剩一大半。　　趙玉吾道：「這個香墜就是與那個玉墜一齊交與媳婦的。」　　知府道：「是了，想是兩個結在一處，老鼠拖到洞口，咬斷了線掉下來的。」 對蔣瑜道：「這都是本府不明，教你屈受了許多刑罰，又累何低冒了不潔之名，慚 愧慚愧。」就差人去喚何氏來，當堂吩咐趙玉吾道：「你並不曾失節，原原領回去　做媳婦。」趙玉吾磕頭道：「小的兒子已另娶了親事，不能兩全，情願聽他別嫁。　」知府道：「你娶甚麼人家女兒，這等成親得快？」蔣瑜哭訴道：「老爺不問及此　，童生也不敢伸冤，如今只得哀告了：他娶的媳婦，就是童生的妻子。」知府問甚 麼原故，蔣瑜把陸家愛富嫌貧，趙玉吾恃強壓娶的話一一訴上。　　知府大怒道：「他倒不曾奸你媳婦，你的兒子倒奸了他的髮妻，這等可惡！」 就丟下簽來，趙趙玉吾重打四十，還要問他重罪。　　玉吾道：「陸氏雖娶過門，還不曾與兒子並親，送出來還他就是。」知府就差 人立取陸氏到官，要思量斷還蔣瑜。不想陸氏拘到，知府教他抬頭一看，只見發黃 臉黑，腳大身矬，與趙玉吾的兒子卻好是天生一對，地產一雙。　　知府就對蔣瑜指著陸氏道：「你看他這個模樣，豈是你的好逑？」又指著何氏道：「你看他這種姿容，豈是趙旭郎的伉儷？這等看來，分明是造物憐你們錯配姻　緣，特地著老鼠做個氤氳使者，替你們改正過來的。本府就做了媒人，把何氏配你 。」　　喚庫吏取一百兩銀子，賜與何氏備妝奩。一面取花紅，喚吹手，就教兩人在丹 墀下拜堂，迎了回去。　　後來蔣瑜、何氏夫妻恩愛異常。不多時宗師科考，知府就將蔣瑜薦為案首，以儒士應試，鄉會聯捷。後來由知縣也升到四品黃堂，何氏受了五花封誥，俱享年七 十而終。　　卻說知府自從審屈了這樁詞訟，反躬罪己，申文上司，自求罰俸。後來審事，　再不敢輕用夾棍。　　起先做官，百姓不怕他不清，只怕他太執；後一味虛衷，凡事以前車為戒，百　姓家家尸祝，以為召父再生。後來再做到侍郎才住。只因他生性極直，不會藏匿隱 情，常對人說及此事，人都道：「不信川老鼠這等利害，媳婦的鞋子都會拖到公公 房裡來。」　　後來就傳為口號，至今叫四川人為川老鼠。又說傳道四川人娶媳婦，公公先要　扒灰，如老鼠打洞一般，尤為可笑。四川也是道德之鄉，何嘗有些惡俗？我這回小 說，一來勸做官的，非人命強盜，不可輕動夾足之刑，常把這樁姦情做個殷鑒；二 來教人不可像趙玉吾輕嘴薄舌，談人閨闈之事，後來終有報應；三來又為四川人暴　　白老鼠之名，一舉而三善備焉，莫道野吏無益於世。

第五卷 美女同遭花燭冤　村郎偏享溫柔福

詩云：　　天公局法亂如麻，十對夫妻九配差。　　常使嬌鶯棲老樹，慣教頑石伴奇花。　　合歡?上眠仇侶，交頸幃中帶軟枷。　　只有鴛鴦無錯配，不須夢裡抱琵琶。　　這首詩單說世上姻緣一事，錯配者多，使人不能無恨。這種恨與別的心事不同 。別的心事可以說得出、醫得好，惟有這樁心事，叫做啞子愁、終身病，是說不出 、醫不好的。　　若是美男子娶了醜婦人，還好到朋友面前去訴訴苦，姊妹人家去遣遣興，縱然　　改正不得，也還有個娶妾討婢的後門。　　只有美妻嫁了醜夫，才女配了俗子，止有兩扇死門，並無半條生路，這才叫做 真苦。古來「紅顏薄命」四個字已說盡了。　　只是這四個字，也要解得明白，不是因他有了紅顏，然後才薄命，只為他應該 薄命，所以才罰做紅顏。但凡生出個紅顏婦人來，就是薄命之坯了，那裡還有好丈　　夫到他嫁，好福分到他享？當初有個病人，死去三日又活轉來，說曾在地獄中看見　閻王升殿，鬼判帶許多惡人聽他審錄，他逐個酌其罪之輕重，都罰他，變豬變狗、　變牛變馬去了，只有一個極惡之人，沒有甚麼變得。閻王想了，點點頭道：「罰你　做一個絕標緻的婦人，嫁一個極醜陋的男子，夫妻都活百歲，將你禁錮終身，才准 折得你的罪業。」那惡人只道罪重罰輕，歡歡喜喜的去了。判官問道：「他的罪案 如山，就變作豬狗牛馬，還不足以盡其辜，為何反得這般美報？」閻王道：「你那　裡曉得？豬狗牛馬雖是個畜生，倒落得無知無識，受別人豢養終身，不多幾年，便　　可超生轉世；就是臨死受刑，也不過是一刀之苦。那婦人有了絕標緻的顏

色，一定 乖巧聰明，心高志大，要想嫁潘安、宋玉一般的男子。及至配了個愚醜丈夫，自然 心志不遂，終日憂煎涕泣，度日如年，不消人去磨他，他自己會磨自己了。若是丈 夫先死，他還好去改嫁，不叫做禁錮終身；就使他自己短命，也不過像豬狗牛馬， 拚受一刀一索之苦，依舊可以超生轉世，也不叫做禁錮終身。我如今教他偕老百年 ，一世受別人幾世的磨難，這才是懲奸治惡的極刑，你們那裡曉得？」看官，照閻 王這等說來，紅顏薄命的根由，薄命定是紅顏的結果，那啞子愁自然是消不去、終 身病自然是醫不好的了。　　我如今又有個消啞子愁、醫終身病的法子，傳與世人佳人，大家都要緊記。這 個法子不用別的東西，就用「紅顏薄命」這一句話做個四字金丹。　　但凡婦人家生到十二三歲的時節，自己把鏡子照一照，若還眼大眉粗，發黃肌 黑，這就是第一種恭喜之兆了，將來決有十全的丈夫，不消去占卜；若有二三分姿 色，還有七八分的丈夫可求；若有五六分的姿色，就只好三四分的丈夫了；萬一姿 色到了七分八分、九分十分，又有些聰明才技，就要曉得是個薄命之坯，只管打點 去嫁第一等第一名的愚醜丈夫。　　時時刻刻在此為念，看見才貌俱全的男子，曉得不是自己的對頭，眼睛不消偷 覷，心上不消妄想。預先這等磨煉起來，及至嫁到第一等第一名的愚醜丈夫，只當 逢其故主，自然貼意安心，那閻羅王的極刑自然受不著了。若還僥倖嫁著第二三等 、第四五名的愚醜丈夫，就是出於望外，不但不怨恨，還要歡喜起來了。　　人人都用這個法子，自然心安意遂，宜室宜家，啞子愁也不生，終身病也不害 ，沒有死路，只有生門，這「紅顏薄命」的一句話豈不是四字金丹？做這回小說的 人，就是婦人科的國手了。奉勸世間不曾出閣的閨秀，服藥於未病之先；已歸金屋 的阿嬌，收功於瞑眩之後，莫待病入豪肓，才悔逢醫不早。　　我如今再把一樁實事演做正文，不像以前的話出於閻王之口，入於判官之耳， 死去的病人還魂說鬼，沒有見證的。　　明朝嘉靖年間，湖廣荊州府有個財主，姓闕字里侯。祖上原以忠厚起家，後來 一代富似一代，到他父親手裡，就算荊州第一個富翁。　　只是一件，但出有才之貝，不出無貝之才，莫說舉人進士掙扎不來，就是一頂 秀才頭巾，也像平天冠一般，承受不起。　　里侯自六歲上學，讀到十七八歲，剛剛只會記帳，連拜帖也要央人替寫。內才 不濟也罷了，那個相貌，一發醜得可憐，凡世上人的惡狀，都合來聚在他一身，半 件也不教遺漏。好事的就替他取個別號，叫做「闕不全」。　　為甚麼取這三個字？只因他五官四肢，都帶些毛病，件件都闕，件件都不全闕 ，所以叫做「闕不全」。那幾件毛病？眼不叫做全瞎，微有白花；面不叫做全疤， 但多紫印；手不叫做全禿，指甲寥寥；足不叫做全蹺，腳跟點點；鼻不全赤，依稀 略見酒糟痕；髮不全黃，朦朧稍有沉香色；口不全吃，急中言常帶雙聲；背不全駝 ，頸後肉但高一寸；還有一張歪不全之口，忽動忽靜，暗中似有人提；更餘兩道出 不全之眉，或斷或連，眼上如經樵採。　　古語道得好：「福在醜人邊。」他這等一個相貌，享這樣的家私，也勾得緊了 。誰想他的妻子，又是個絕代佳人。　　父親在日，聘過鄒長史之女。此女係長史婢妾所生，結果親之時，才四五歲， 長史只道一個通房女，許了鼎富之家，做個財主婆也罷了，何必定要想誥命夫人？ 所以一說便許，不問女婿何如。　　誰想長大來，竟替爺娘爭氣不過。他的姿貌，雖則風度嫣然，有仙子臨凡之致 ，也還不叫做傾國傾城；獨有那種聰明，可稱絕世。　　垂髫的時節，與兄弟同學讀書，別人讀一行，他讀得四五行，先生講一句，他 悟到十來句。等到將次及笄，不便從師的時節，他已青出於藍，也用先生不著了。　　寫得一筆好字，畫得一手好畫，只因長史平日以書畫擅長，他立在旁邊看看， 就學會了，寫畫出來竟與父親無異，就做了父親的捉刀人，時常替他代筆。　　後來長吏游宦四方，將他帶到任所。及至任滿還鄉。闕里侯又在喪中，不好婚 娶。等到三年服闋，男女都已二十外了。　　長史當日許親之時，不料女兒聰明至此，也不料女婿愚醜至此。直到這個時節 ，方纔曉得錯配了姻緣，卻已受聘在先，悔之不及。　　鄒小姐也只道財主人家兒子，生來定有些好相，決不至於鰍頭鼠腦，那「闕不 全」的名號，家中個個曉得，單瞞得他一人。　　里侯服滿之後，央人來催親，長史不好回得，只得憑他迎娶過門。成親之夜， 拜堂禮畢，齊入洞房。里侯是二十多歲的新郎，見了這樣妻子，那裡用得著軟款溫 柔，連合巹杯也等不得吃，竟要扯他上?。只是自己曉得容貌不濟，妻子看見定要做 作起來，就趁他不曾抬頭，一口氣先把燈吹滅了，然後走近身去，替他解帶寬衣。　　鄒小姐是賦過打梅的女子，也肯脫套，不消得新郎死拖硬扯，順手帶帶也就上? 。雖然是將開之蕊，不怕蜂鑽；究竟是未放之花，難禁蝶採。摧殘之際，定有一番 狼藉。女人家這種磨難，與小孩子出痘一般，少不得有一次的，這也不消細說。　　只是雲收雨散之後，覺得?上有一陣氣息，甚是難聞。鄒小姐不住把鼻子亂嗅， 疑他?上有臭蟲。那裡曉得里侯身上，又有三種異香，不消燒沉檀、點安息，自然會 從皮裡透出來的。　　那三種？口氣，體氣，腳氣。　　鄒小姐聞見的是第二種，俗語叫做狐腥氣。那口裡的，因他自己藏拙，不敢親 嘴，所以不曾聞見；腳上的，因做一頭睡了，相去有風馬牛之隔，所以也不曾聞見 。鄒小姐把被裡聞一聞，又把被外聞一聞，覺得被外還略好些，就曉得是他身上的 原故了，心上早有三分不快。只見過了一會，新郎說起話來，那口中的穢氣對著鼻 子直噴；竟像吃了生蔥大蒜的一般。　　鄒小姐的鼻子是放在香爐上過世的，那裡當得這個熏法？　　一霎時心翻意倒起來，欲待起嘔唾，又怕新郎知道嫌他，不是做新人的厚道， 只得拚命忍住；忍得他睡著了，流水爬到腳頭去睡。誰想他的尊足與尊口也差不多 ，躲了死屍，撞著臭羶，弄得個進退無門。坐在?上思量道：「我這等一個精潔之人 ，嫁著這等一個污穢之物，分明是蘇合遇了蜣螂，這一世怎麼腌臢得過？我昨日拜 堂的時節，只因怕羞不敢抬頭，不曾看見他的面貌；若是面貌可觀，就是身上有些 氣息，我拚得用些水磨工夫，把他刮洗出來，再做幾個香囊與他佩帶，或者也還掩 飾得過。萬一面貌再不濟，我這一生一世怎麼了？」思量到此，巴不得早些天明， 好看他的面孔。誰想天也替他藏拙，黑魆魆的再不肯亮，等得精神倦怠，不覺睡去 ，忽然醒來，卻已日上三竿，照得房中雪亮。里侯正睡到好處，誰想有人在帳裡描 他的睡容。鄒小姐把他臉上一看，嚇得大汗直流，還疑心不曾醒來，在夢中見鬼， 睜開眼睛把各處一相，才曉得真，就放聲大哭起來。　　里侯在夢中驚醒，只說他思想爺娘，就坐起身來，把一隻粗而且黑的手臂搭著 他膩而且白的香肩，勸他耐煩些，不要哭罷。　　誰想越勸得慌，他越哭得狠，直等里侯穿了衣服，走出房去，冤家離了眼前， 方纔歇息一會；等得走進房來，依舊從頭哭起。從此以後，雖則同?共枕，猶如帶鎖 披枷，憎嫌丈夫的意思，雖不好明說出來，卻處處示之以意。　　里侯家裡另有一所書房，同在一宅之中，卻有彼此之別。　　鄒小姐看在眼裡，就瞞了里侯，教人雕一尊觀音法像，裝金完了，請到書房。　　待滿月之後，揀個好日，對裡候道：「我當初做女兒的時節，一心要皈依三寶 ，只因許了你家，不好祝發。我如今替你做了一月夫妻，緣法也不為不盡。如今要 求你大捨慈悲，把書房佈施與我，改為靜室，做個在家出家。我從今日起，就吃了 長齋，到書房去獨宿，終日看經念佛，打坐參禪，以修來世。　　你可另娶一房，當家生子。隨你做小做大，我都不管，只是不要來攪我的清規 。」說完，跪下來拜了四拜，竟到書房去了。　　里侯勸他又不聽，扯他又不住，等到晚上，只得攜了枕席，到書房去就他。誰 想他把門窗戶扇都封鎖了，猶如坐關一般，只留一個丫鬟在關中服事。里侯四顧彷 徨，無門可入，只得轉去獨宿一宵。　　到次日，接了丈人丈母進去苦勸，自己跪在門外哀求，怎奈他立定主意，並不 回頭。過了幾時，里侯善勸勸不轉，只得用惡勸了。吩咐手下人不許送飯進去，他 餓不過，自然會鑽出來。　　誰想鄒小姐求死不得，情願做伯夷、叔齊，一連餓了兩日，全無求食之心。里 侯恐怕弄出人命來，依舊叫人送飯。　　一日立在門外大罵道：「不賢慧的淫婦！你看甚麼經？念甚麼佛？修甚麼來生 ？無非因我相貌不好，本事不濟，不能夠遂你的淫心，故此在這邊裝腔使性。

你如 今要稱意不難，待我賣你去為娼，立在門前，只揀中意的扯進去睡就是了。你說你 是個小姐，又生得標緻，我是個平民，又生得醜陋，配你不來麼？不是我誇嘴說， 只怕沒有銀子，若拚得大注銀子，就是公主西施，也娶得來！你辦眼睛看我，我偏 要娶個人家大似你的、容貌好似你的回來，生兒育女，當家立業。你那時節不要懊 悔！」 鄒小姐並不回言，只是念佛。 里侯罵完了，就去叫媒婆來吩咐，說要個官宦人家的女兒，又要絕頂標緻的， 竟娶作正，並不做校只要相得中意，隨他要多少財禮，我只管送。就是媒錢也不拘 常格，只要遂得意來，一個元寶也情願謝你。 自古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只因他許了元寶謝媒，那些走千家的婦人 ，不分晝夜去替他尋訪，第三日就來回覆道：「有個何運判的小姐，年方二八 ， 容貌賽得過西施。因他父親壞了官職，要湊銀子寄到任上去完贓，目下正要打發女兒出門，財禮要三百金，這是你出得起的。只是何夫人要相相女婿，方纔肯許；又 要與大娘說過，他是不肯做小的。」里侯道：「兩件都不難。我的相貌其實不揚， 他看了未必肯許，待我央個朋友做替身，去把他相就是了；至於做大一事，一發易 處。 你如今就進關去對那潑婦講，說有個絕標緻的小姐要來作正，你可容不容？萬 一嚇得他回心，我就娶不成那一個，也只當重娶了這一個，一樣把媒錢謝你。」那 媒婆聽了，情願趁這注現成媒錢，不願做那樁欺心交易，就拿出蘇秦、張儀的舌頭 來進關去做說客。 誰想鄒小姐巴不得娶來作正，才斷得他的禍根，若是單做小，目下雖然捉生替 死，只怕久後依舊要起死回生。就在佛前發誓道：「我若還想在闕家做大，教我萬 世不得超升。」媒婆知道說不轉，出去回覆里侯，竟到何家作伐。約了一個日子， 只說到某寺燒香，那邊相女婿，這邊相新人。 到那一日，里侯央一個絕標緻的朋友做了自己，自己反做了幫閒，跟去偷相。 兩個預先立在寺裡等候。那小姐隨著夫人，卻像行雲出岫，冉冉而來，走到面前， 只見他：眉彎兩月，目閃雙星。摹擬金蓮，說三寸尚無三寸；批評花貌，算十分還 有十分。拜佛時，屈倒蠻腰，露壓海棠嬌著地；拈香處，伸開纖指，煙籠玉筍細朝 天。立下風暗嗅肌香，甜淨居麝蘭之外；據上游俯觀發彩，氤氳在雲霧之間。誠哉 絕世佳人，允矣出塵仙子！里侯看見，不覺搖頭擺尾，露出許多歡欣的醜態。自古道：「兩物相形，好醜愈見。」那朋友原生得齊整，又加這個傀儡立在身邊，一發 覺得風流俊雅。 何夫人與小姐見了，有甚麼不中意？當晚就允了。是侯隨即送聘過門，選了吉 日，一樣花燈彩轎，娶進門來。 進房之後，何小姐斜著星眸，把新郎覷了覷，可憐兩滴珍珠，不知不覺從秋波 裡瀉下來。 里侯知道又來撒了，心上思量道：「前邊那一個，只因我進門時節嬌縱了他， 所以後來不受約束。古語道：『三朝的新婦，月子的孩兒，不可使他弄慣。』我的 夫綱，就要從今日整起。」主意定了，就叫丫鬟拿合巹杯來，斟了一杯送過去。何 小姐籠著雙手，只是不接。 里侯道：「交杯酒是做親的大禮，為甚麼不接？我頭一次送東西與你，就是這 等裝模作樣，後來怎麼樣做人家？還不快接了去！」何小姐心上雖然怨恨，見他的 話說得正經，只得伸手接來，放在桌上。 從來的合巹標不過沾一沾手，做個意思，後來原是新郎代吃的。里侯只因要整 夫綱，見他起先不接，後來聽了幾句硬話就接了去，知道是可以威制的了，如今就 當真要他吃起來。對一個丫鬟道：「差你去勸酒，若還剩一滴，打你五十皮鞭！」 丫鬟聽見，流水走去，把杯遞與何小姐。小姐拿便拿了，只是不吃。里侯又叫 一個丫鬟去驗酒，看乾了不曾。丫鬟看了來回覆道：「一滴也不曾動。」里侯就怒 起來，叫勸酒的過來道：「你難道不是怕家主的麼！自古道：『拿我的碗，服我管 。』我有銀子討你來，怕管你不下！要你勸一鍾酒都不肯依，後來怎麼樣差你做事 ！」叫驗酒的扯下去重打五十，「打輕一下，要你賠十下！」驗酒的怕連累自己， 果然一把拖下去，拿了皮鞭，狠命的打。 何小姐明曉得他打丫鬟驚自己，肚裡思量道：「我今日落了人的圈套，料想不 能脫身，不如權且做個軟弱之人，過了幾時，拚得尋個自盡罷了。總是要死的人， 何須替他啕氣？」見那丫鬟打到苦處，就止住道：「不要打，我吃就是了。」里侯 見他畏法，也就回過臉來，叫丫鬟換一杯熱酒，自己送過去。 何小姐一來怕啕氣，二來因嫁了匪人，憤恨不過，索性把酒來做對頭，接到手 ，兩三口就乾。里侯以為得計，喜之不勝，一杯一杯，只管送去。何小姐量原不高 ，三杯之後，不覺酩酊。 里侯慢櫓搖船，來捉醉魚，這晚成親，比前番吹滅了燈，暗中摸索的光景，大 不相同。何小姐一來酒醉，二來打點一個死字放在胸中，竟把身子當了屍骸，連那 三種異香聞來也不十分覺察。受創之後，一覺直睡到天明。 次日起來，梳過了頭。就問丫鬟道：「我聞得他預先娶過一房，如今為何不見 ？」丫鬟說：：「在書房裡看經念佛，再不過來的。」何小姐又問：「為甚麼就去 看經念佛起來？」丫鬟道：「不知甚麼原故，做親一月，就發起這個願來，家主千 言萬語，再勸不轉。」何小姐就明白了。到晚間睡的時節，故意歡歡喜喜，對里侯 道：「聞得鄒小姐在那邊看經，我明日要去看他一看，你心下何如？」里侯未娶之 先，原在他面前說了大話，如今應了口，巴不得把何小姐送去與他看看，好騁自己 的威風，就答應道：「正該如此。」卻說鄒小姐聞得他娶了新人，又替自家歡喜， 又替別人擔憂，心上思量道：「我有鼻子，別人也有鼻子；我有眼睛，別人也有眼 睛。只除非與他一樣奇醜奇臭的，才能夠相視莫逆；若是稍有幾分顏色、略知一毫 香臭的人，難道會相安無事不成？」及至臨娶之時，預先叫幾個丫鬟擺了塘報，「 看人物好不好，性子善不善，兩下相投不相投，有話就來報我。」只見娶進門來， 頭一報說他人物甚是標緻；第二報說他與新郎對坐飲酒，全不推辭；第三報說他兩 個吃得醉醺醺的上?，安穩睡到天明，如今好好在那邊梳洗。 鄒小姐大驚道：「好涵養，好德性，女中聖人也，我一千也學他不來。」只見 到第三日，有個丫鬟拿了香燭氈單，預先來知會道：「新娘要過來拜佛，兼看大娘 。」鄒小姐就叫備茶伺侯。不上一刻，遠遠望見里侯攜了新人的手，搖搖擺擺而來 ，把新人送入佛堂，自己立在門前看他拜佛；又一眼相著鄒小姐，看他氣不氣。 誰想何小姐對著觀音法座，竟像和尚尼姑拜懺的一般，合一次掌，跪下去磕一 個頭，一連合三次掌，磕三個頭，全不像婦人家的禮數。 里侯看見，先有些詫異了。又只見他拜完了佛，起來對著鄒小姐道：「這位就 是鄒師父麼？」丫鬟道：「正是。」何小姐道：「這等師父請端坐，容弟子稽首。 」就扯一把椅子放在上邊，請鄒小姐坐了好拜。鄒小姐不但不肯坐，連拜也不教他 拜。 正在那邊扯扯曳曳，只見里侯嚷起來道：「胡說！他只因沒福做家主婆，自己 貶入冷宮。原說娶你來作正的，如今只姊妹相稱，那有拜他的道理？好沒志氣！」 何小姐應道：「我今日是徒弟拜師父，不是做小的拜大娘，你不要認錯了主意。」 說完，也像起先拜佛一般，和南了三次，鄒小姐也依樣回他。 拜完了，兩個對面坐下。 才吃得一杯茶，何小姐就開談道：「師父在上，弟子雖是俗骨凡胎，生來也頗 有善願，只因前世罪重業深，今生墮落奸人之計。如今也學師父猛省回頭，情願拜 為弟子，陪你看經念佛，半步也產敢相離。若有人來纏擾弟子，弟子拚這個臭皮囊 去結識他，也落得早生早化。」鄒小姐道：「新娘說差了。我這修行之念，蓄之已 久，不是有激而成的。況且我前世與闕家無緣，一進門來就有仄目之意，所以退居 靜室，虛左待賢。聞得新娘與家主相得甚歡，如今正是新婚燕爾的時候，怎麼說出 這樣不情的話來？我如今正喜得新娘，可保得耳根清淨，若是新娘也要如此，將來 的靜室竟要變做鬧場了，連三寶也不得相安，這個斷使不得。」說完，立起身來，竟要送他出去。 何小姐那裡肯走！里侯立在外邊，聽見這些說話，氣得渾身冰冷。起先還疑他 是套話，及到見鄒小姐勸他不走，才曉得果是真心，就氣衝衝的罵進來道：「好淫 婦！才走得進門，就被人過了氣。為甚要賴在這邊？難道我身上是有刺的麼！還不 快走！」何氏道：「你不要做夢！我這等一個如花似玉的人，與你這個魑魅魍魎宿 了兩夜，也是天樣大的人情，海樣深的度量，就跳在黃河裡洗一千個澡，也去不盡 身上的穢氣，你也勾得緊了。難道還想來玷污我

麼？」里侯以前雖然受過鄒小姐幾 次言語，卻還是綿裡藏針、泥中帶刺的話，何曾罵得這般出像？　　況且何小姐進門之後，屢事小心，教舉杯就舉杯，教吃酒就吃酒，只說是個搓　得圓捏得匾的了，到如今忽然發起威來，處女變做脫兔，教里侯怎麼忍耐得起？何 小姐不曾數說得完，他就預先捏了拳頭伺候，索性等他說個盡情，然後動手。到此 時，不知不覺何小姐的青絲細髮已被他揪在手中，一邊罵一邊打。　　把鄒小姐嚇得戰戰兢兢，只說這等一嬌皮細肉的人，怎經得鐵槌樣的拳頭打起 ？只得拚命去扯。　　誰想罵便罵得重，打卻打得輕，勢便做得凶，心還使得善。　　打了十幾個空心拳頭，不曾有一兩個到他身上，就故意放鬆了手，好等他脫身　，自己一邊罵，一邊走出去了。何小姐掙脫身子，號啕痛哭。　　大底婦人家的本色，要在那張惶急遽的時節方纔看得出來，從容暇豫之時，那　一個不會做些嬌聲，裝些媚態？及至檢點不到之際，本相就要露出來了。　　何小姐進門拜佛之時，鄒小姐把他從頭看到腳底，真是嫋娜異常。頭上的雲髻 大似冰盤，又且黑得可愛，不知他用幾子頭篦，方纔襯貼得來；及至此時被里侯揪 散，披將下去，竟與身子一般長，要半根假髮也沒有。　　至於哭聲，雖然激烈，卻沒有一毫破笛之聲；滿面都是啼痕，又洗不去一些粉 跡。種種愁容苦態，都是畫中的?媚，詩裡的輕盈，無心中露出來的，就是有心也做　不出。　　鄒小姐口中不說，心上思量道：「我常常對鏡自憐，只說也有幾分姿色了，如　　今看了他，真是珠玉在前，令人形穢。這樣絕世佳人，尚且落於村夫之手，我們一 發是該當的了。」想了一會，就竭力勸住，教他從新梳起頭來。兩個對面談心，一 見如故。　　到了晚間，里侯叫丫鬟請他不去，只得自己走來圓荊，唱喏下跪，叫姐呼娘，　樁樁醜態都做盡，何小姐只當不知。後來被他苦纏不過，袖裡取出一把剃刀，竟要 刎死。里侯怕弄出事來，只得把他交與鄒小姐，央泥佛勸土佛，若還掌印官委不來　，少不得還請你舊官去復任。　　卻說何小姐的容貌，果然比鄒小姐高一二成，只是肚裡的文才，手中的技藝， 卻不及鄒小姐萬分之一。從他看經念佛，原是虛名；學他寫字看書，倒是實事。何　愛鄒之才，鄒愛何之貌，兩個做了一對沒卵夫妻，闕里侯倒睜著眼睛在旁邊吃醋。　　熬了半年，不見一毫生意，心上思量道：「看這光景，兩個都是養不熟的了， 他們都守活寡，難道教我絕嗣不成？少不得還要娶一房，叫做三遭為定。前面那兩　個原怪他不得，一個才思忒高，一個容貌忒好，我原有些配他不來。如今做過兩遭　把戲，自己也明白了，以後再討，只去尋那一字不識、粗粗笨笨的，只要會做人家　，會生兒子就罷了，何須弄那上書上畫的，來磨滅自己？」算計定了，又去叫媒婆 吩咐。　　媒婆道：「要有才有貌的便難，若要老實粗笨的，何須尋得？我肚裡儘有。只　　是你這等一分大人家，也要有些福相、有些才幹，才承受得起。如今袁進士家現有　兩個小要打發出門，一個姓周，一個姓吳。姓周的極有福相、極有才幹，姓吳的又　有才、又有貌，隨你要那一個就是。」里侯道：「我被有才有貌的弄得七死八活，　聽見這兩個字也有些頭疼，再不要說起，竟是那姓周的罷了。只是也要過過眼，才 好成事。」媒婆道：「這等我先去說一聲，明日等你來相就是。」兩個約定，媒人 竟到袁家去了。　　卻說袁家這兩個小，都是袁進士極得意的。周氏的容貌雖不十分豔麗，卻也生　得端莊；只是性子不好，一些不遂意就要尋死尋活。至於姓吳的那一個，莫說周氏　不如他，就是闕家娶過的那兩位小姐，有其才者無其貌，有其貌者無其才，只除非 兩個並做一個，方纔敵得他來。　　袁進士的夫人，性子極妒，因丈夫寵愛這兩個小，往日氣不過，如今乘丈夫進 京去謁選，要一齊打發出門，以杜將來之禍。聽見闕家要相周氏，又有個打抽豐的 舉人要相吳氏，袁夫人不勝之喜，就約明日一齊來相。　　里侯因前次央人央壞了事，這番並不假借，竟是自己親征。　　次日走到袁家，恰好遇著打抽豐的舉人相中了吳氏出來，聞得財禮已交，約到 次日來娶。　　里侯道：「舉人揀的日子自然不差，我若相得中，也是明日罷了。」及至走入 中堂，坐了一會，媒婆就請周氏出來，從頭至腳任憑檢驗。　　男相女固然仔細，女相男也不草草。周氏把里侯?了兩眼，不覺變下臉來，氣衝　衝的走進去了。　　媒婆問里侯中意不中意，里侯道：「才幹雖看不出，福相是有些的，只是也還　嫌他標緻，再減得幾分姿色便好。」媒婆道：「鄉宦人家，既相過了，不好不成， 勸你將就些娶回去罷。」　　里侯只得把財禮交進，自己回去，只等明日做親。　　卻中氏往常在家，聽得人說有個姓闕的財主，生得奇醜不堪，有」闕不全」的　名號。周氏道：「我不相一個人身上就有這許多景致，幾時從門口經過，教我們出　去看看也好。」這次媒人來說親，只道有個財主要相，不說姓闕不姓闕，奇醜不奇　醜。及時相的時節，周氏見他身上臉上景致不少，就有些疑心起來，又不好問得，　只把媒婆一頓臭罵說：「陽間怕沒有人家，要到陰間去領鬼來相？」媒人道：「你　不要看錯了，他就是荊州城裡第一個財主，叫做闕里侯，沒有一處不聞名的。」周　氏聽見，一發顛作起來道：「我寧死也不嫁他，好好把財禮退去！」　　袁夫人道：「有我做主，莫說這樣人家，就是叫化子，也不怕你不去！」周氏　不敢與大娘對口，只得忍氣吞聲進房去了。　　天下不均勻的事盡多。周氏在這邊有苦難伸。吳氏在那邊快活不過。相他的舉　人，年紀不上三十歲，生得標緻異常，又是個有名的才子，吳氏平日極喜看他詩稿的。此時見親事說成，好不得意，只怪他當夜不娶過門，百歲之中少了一宵恩愛，　只得和衣睡了一晚，熬到次日，絕早起來梳妝。　　不想那舉人差一個管家押媒婆來退財禮，說昨日來相的時節，只曉得是個鄉紳　，不曾問是那一科進士，及至回去細查齒錄，才曉得是他父親的同年，豈有年姪娶 年伯母之理？夫人見他說得理正，只得把財禮還他去了。

吳氏一天高興掃得精光，白白梳了一個新婦頭，竟沒處用得著。停一會，闕家　轎子到了，媒婆去請周氏上轎，只見房門緊閉，再敲不開。媒婆只說他做作，請夫　人去發作他。誰想敲也不開，叫也不應，及至撬開門來一看，可憐一個有福相的婦 人，變做個沒收成的死鬼，高高掛在樑上，不知幾時弔殺的。　　夫人慌了，與媒婆商議道：「我若打發他出門，明日老爺回來，不過啕一場小 氣；如今逼死人命，將來就有大氣啕了，如何了得？」媒婆道：「老爺回來，只說 病死的就是。他難道好開棺檢屍不成？」夫人道：「我家裡的人別個都肯隱瞞，只　有吳氏那個妖精，那裡閉得他的口住？」媒婆想了一會道：「我有個兩全之法在此　。那邊一頭，女人要嫁得慌，男子又不肯娶；這邊一頭，男子要娶，女人又死了沒 得嫁。依我的主意，不如待我去說一個謊，只說某相公又查過了，不是同年，如今 依舊要娶，他自然會鑽進轎去，竟把他做了周氏嫁與闕家。闕家聘了醜的倒得了好　的，難道肯退來還你不成？就是吳氏到了那邊，雖然出轎之時有一番驚嚇，也只好 肚裡咒我幾聲，難道好跑回來與你說話不成？替你除了一個大害，又省得他後來學 嘴，豈不兩便？」夫人聽見這個妙計，竟要歡喜殺來，就催媒婆去說謊。吳氏是一　心要嫁的人，聽見這句話，那裡還肯疑心，走出繡房，把夫人拜了幾拜，頭也不回　，竟上轎子去了。　　及至抬到闕家，把新郎一看，全然不是昨日相見的。他是個絕頂聰明之人，不　消思索，就曉得是媒婆與夫人的詭計了。　　心上思量道：「既來之，則安之。只要想個妙法出來，保全得今夜無事，就可 以算計脫身了。」只是低著頭，思量主意，再不露一些煩惱之容。　　里侯昨日相那一個，還嫌他多了幾分姿容，怕娶回來啕氣，那曉得又被人調了　色，出轎之時，新人反不十分驚慌，倒把新郎嚇得魂不附體，心上思量道：「我不　信婦人家竟是會變的，只過得一夜，又標緻了許多。我不知造了甚麼業障，觸犯了　天公，只管把這些好婦人來磨滅我。」正在那邊怨天恨地，只見吳氏回過朱顏，拆　　開絳口，從從容容的問道：「你家莫非姓闕麼？」裡候回他：「正是。」吳氏道：「請問昨日那個媒人與你有甚麼冤仇，下這樣毒手來擺佈你？」裡候道：「他不過 要我幾兩媒錢罷了，那有甚麼冤仇？替人結親是好事，也不叫做擺佈我。」吳氏道　：「你家就有天大的禍事到了，還說不是擺佈？」里侯大驚道：「甚麼禍事？」吳 氏道：「你昨日聘的是那一個，可曉得他姓甚麼？」里侯道：「你姓周，我怎麼不 曉得？」吳

氏道：「認錯了，我姓吳，那一個姓周。如今姓周的被你逼死了，教我　來替他討命的。」里侯聽見，眼睛嚇得直豎，立起身來問道：「這是甚麼原故？」　　吳氏道：「我與他兩個都是袁老爺的愛寵，只因夫人妒忌，乘他出去選官，瞞了家主，要出脫我們。不想昨日你去相他，又有個舉人來相我，一齊下了聘，都說明日　來娶。我與周氏約定要替老爺守節，只等轎子一到，兩個雙雙尋死。不想周氏的性　子太急，等不到第二日，昨夜就吊死了。不知被那一個走漏了消息，那舉人該造化　，知道我要尋死，預先叫人來把財禮退了去。及至你家轎子到的時節，夫人教我來 替他，我又不肯。只得也去上吊。那媒人來勸道：「你既然要死，死在家裡也沒用　，闕家是個有名的財主，你不如嫁過去死在他家，等老爺回來也好說話，難道兩條 性命了不得他一分人家？』故此我依他嫁過來，一則替丈夫守節，二則替周氏伸冤　，三來替你討一口值錢的棺木，省得死在他家，盛在幾塊薄板之中，後來拋屍露骨　。」說完，解下束腰的絲?，繫在頸上，要自家勒死。　　他不曾講完的時節，里侯先嚇得戰戰兢兢，手腳都抖散了，再見他弄這個圈套　，怎不慌上加慌？就一面扯住，一面高聲喊道：「大家都來救命！」嚇得那些家人 婢僕沒腳的趕來，周圍立住，扯的扯，勸的勸，使吳氏動不得手。　　里侯才跪下來道：「吳奶奶，袁夫人，我與你前世無冤，今世無仇，為甚麼上　門來害我？我如今不敢相留，就把原轎送你轉去，也不敢退甚麼財禮，只求你等袁　　老爺回來，替我說個方便，不要告狀，待我送些銀子去請罪罷了。」吳氏道：「你 就送我轉去，夫人也不肯相容，依舊要出脫我，我少不得是一死。自古道：『走三 家不如坐一家。』只是死在這裡的快活。」　　里侯弄得沒主意，只管磕頭，求他生個法子，放條生路。吳氏故意躊躕一會， 才答應道：「若要救你，除非用個伏兵緩用之計，方纔保得你的身家。」里侯道：　「甚麼計較？」吳氏道：「我老爺選了官，少不得就要回來，也是看得見的日子。 你只除非另尋一所房屋，將我藏在裡邊，待他回來的時節，把我送上門去。我對他 細講，說周氏是大娘逼殺的，不干你事。你只因誤聽媒人的話，說是老爺的主意，　　才敢上門來相我；及至我過來說出原故，就不敢近身，把我養在一處，待他回來送 還。　　他平素是極愛我的，見我這等說，他不但不擺佈你，還感激你不盡，一些禍事也沒有了。」里侯聽見，一連磕了幾個響頭，方纔爬起來道：「這等不消別尋房屋　，我有一所靜室，就在家中，又有兩個女人，可以做伴，送你過去安身就是。」說　完，就叫幾個丫鬟：「快送吳奶奶到書房裡去。」卻說鄒、何兩位小姐聞得他又娶 了新人，少不得也像前番，叫丫鬟來做探子。　　誰想那些丫鬟聽見家主喊人救命，大家都來濟困扶危了，那有工夫去說閒話？ 兩個等得寂然無聲，正在那邊猜謎，只見許多丫鬟簇擁一個愛得人殺的女子走進關 來，先拜了佛，然後與二人行禮，才坐下來。二人就問道：今日是佳期，新娘為何　不赴洞房花燭，卻到這不祥之地來？」吳氏初進門，還不知這兩個是姑娘是妯娌， 聽了這句話，打頭不應空，就答應道：「供僧伽的所在，叫做福地，為甚麼反說不 祥？我此番原是來就死的，今晚叫做忌日，不是甚麼佳期。二位的話，句句都說左 了。」　　兩個見他言語來得激烈，曉得是個中人了。再敘幾句寒溫，就托故起身，叫丫　鬟到旁邊細問。丫鬟把起先的故事說了一番，二人道：「這等也是個脫身之計，只 是比我們兩個更做得巧些。」　　吳氏乘他問丫鬟的時節，也扯一個到背後去問：「這兩位是家主的甚私麼？」丫鬟也把二人的來歷說了一番。吳氏暗笑道：「原來同是過來人，也虧他尋得這塊　避秦之地。」兩邊問過了，依舊坐攏來，就不像以前客氣，大家把心腹話說做一堆　，不但同病相憐，竟要同舟共濟。鄒小姐與他分韻聯詩，得了一個社友。何小姐與 他同嬌比媚，湊成一對玉人。三個就在佛前結為姊妹。過到後來，一日好似一日。　　不多幾時，聞得袁進士補了外官，要回來帶家小上任。鄒、何二位小姐道：「　你如今完璧歸趙，只當不曾落地獄，依舊去做天上人了。只是我兩個珠沉海底，今 生料想不能出頭，只好修個來世罷了。」吳氏道：「我回去見了袁郎，贊你兩人之 才貌，訴你兩人之冤苦，他讀書做官的人，自然要動憐才好色之念。若有機會可圖　　，我定要把你兩個一齊弄到天上去，決不教你在此受苦。」二人口雖不好應得，心 上也著得如此。　　又過幾時，里侯訪得袁進士到了，就叫一乘轎子，親自送吳氏上門。只怕袁進 士要發作他，不敢先投名帖，等吳氏進去說明，才好相見。　　吳氏見了袁進士，預先痛哭一場，然後訴苦，說大娘逼他出嫁，他不得不依， 虧得闕家知事，許我各宅而居，如今幸得撥雲見日。說完，扯住袁進士的衣袖，又 悲悲切切哭個不了。　　只道袁進士回來不見了他，不知如何啕氣；此時見了他，不知如何歡喜。誰想 他在京之時，就有家人趕去報信，周氏、吳氏兩番舉動，他胸中都已了然。　　此時見吳氏訴說，他只當不聞，見吳氏悲哀，他只管冷笑，等他自哭自住，並 不勸他。吳氏只道他因在前廳，怕人看見，不好露出兒女之態，就低了頭朝裡面走 。　　袁進士道：「立住了！不消進去。你是個知書識理之人，豈不聞覆水難收之事　。你當初既要守節，為甚麼不死，卻到別人家去守起節來？你如今說與他各宅而居　，這句話教我那裡去查帳？你不過因那姓闕的生得醜陋，走錯了路頭，故此轉來尋 我；若還嫁與那打抽豐的舉人，我使拿銀子來贖你，只怕也不肯轉來了。」說了這　幾句，就對家人道：「闕家可有人在外邊？　　快叫他來領去。」家人道：「姓闕的現在外面，要求見老爺。」　　袁進士道：「請進來。」家人就去請里侯。　　里侯起先十分憂懼，此時聽見一個」請」字，心上才寬了幾分，只道吳氏替他　說的方便，就大膽走進來，與袁進士施禮。　　袁進士送了坐，不等里侯開口，就先說道：「舍下那些不祥之事，學生都知道 了。雖是妒婦不是，也因這兩個淫婦各懷二心，所以才有媒人出去打合。兄們只道　是學生的意思，所以上門來相他。周氏之死，是他自己的命根，與兄無干。至於吳 氏之嫁，雖出奸媒的詭計，也是兄前世與他有些夙緣，所以無心湊合。學生如今並 不怪兄，兄可速速領回去，以後不可再教他上門來壞學生的體面。」他一面說，里　侯一面叫「青天」。　　說完，里侯再三推辭，說是：「老先生的愛寵，晚生怎敢承受？」　　袁進士變下臉來道：「你既曉得我的愛寵，當初就不該娶他；如今娶回去，過了這幾時又送來還我，難道故意在羞辱我麼？」　　里侯慌起來道：「晚生怎麼敢？就蒙老先生開恩，教晚生領去，怎奈他嫌晚生 醜陋，不願相從，領回去也要啕氣。」哀進士就回過間去對吳氏道：「你聽我講， 自古道：『紅顏薄命。』你這樣的女人，自然該配這樣的男子。若在我家過世，這　句古語就不驗了。你如今若好好跟他回去，安心貼意做人家，或者還會生兒育女， 討些下半世的便宜；若還吵吵鬧鬧，不肯安生，將來也不過像周氏，是個樑上之鬼 。莫說死一個，就死十個，也沒人替你伸冤。」說完，又對里侯道：「闕兄請別，　學生也不送了。」□著手拱一拱，頭也不回，竟走了進去。　　吳氏還啼啼哭哭，不肯出門，當不得許多家人你推我拽，把他塞進轎子。起先 威風凜凜而來，此時興致索然而去。　　到了闕家，頭也不抬，竟往書房裡走。里侯一把扯住道：「如今去不得了。我 起先不敢替你成親，一則被你把人命嚇倒，要保身家；二則見你忒標緻了些，恐怕　啕氣。如今屍主與凶身當面說過，只當批個執照來了，難道還怕甚麼人命不成？就　是容貌不相配些，方纔黃甲進士親口吩咐過了，美妻原該配醜夫，是黃金板上刊定　的，沒有甚麼氣啕得，請條直些走來成親。」　　吳氏心上的路數往常是極多的，當不得袁進士五六句話，把他路數都塞斷了。 如今並無一事可行，被他做個順手牽羊，不響不動，扯進房裡去了。　　里侯這一晚成親之樂，又比束縛醉人的光景不同，真是漸入佳境。從此以後， 只怕吳氏要脫逃，竟把書房的總門鎖了，只留一個轉筒遞茶飯過去。鄒、何兩位小 姐與吳氏隔斷紅塵，只好在轉筒邊談談衷曲而已。　　吳氏的身子雖然被他箝束住了，心上只是不甘，翻來覆去思量道：「他娶過三次新人，兩個都走脫了，難道只有我是該苦的？他們做清客，教我一個做蛆蟲。定　要生個法子去弄他們過來，大家分些臭氣。就是三夜輪著一夜，也還有兩夜好養鼻　子。」算計定了，就對里侯道：「我如今不但安心貼意，隨你終身，還要

到書房裡　去，把那兩個負固不服的都替你招安過來，才見我的手段。」里侯道：「你又來算　計脫身了。不指望獐把鹿兔，只怕連獵狗也不得還鄉，我被人騙過幾次，如今再不　到水邊去放鰲了。」吳氏就罰咒道：「我若騙你，教我如何如何！　　你明日把門開了，待我過去勸他，你一面收拾房伺候，包你一拖便來。只是有 句話要吩咐你，你不可不依。臥房只要三個，?鋪卻要六張。」里侯道：「要這許多　　做甚麼？」吳氏道：「我老實對你說，你身上這幾種氣息，其實難聞。自古道『與 人方便，自己方便。』等他們過來，大家做定規矩，一個房裡一夜，但許同房，不 許共鋪，只到要緊頭上那一刻工夫過來走走，閒空時節只是兩?宿歇，這等才是個可 久之道。」里侯聽見，不覺大笑起來道：「你肯說出這句話來，是個脫身之計了。　　這等一一依從就是。」次日起來，早早把書房開了，一面收拾房間，一面教吳　氏去做說客。　　卻說鄒、何兩位小姐見吳氏轉來，竟與里侯做了服貼夫妻，過上許多時，不見 一毫響動。兩個雖然沒有醋意，覺得有些懊悔起來。不是懊悔別的事，他道我們一　個有才，一個有貌，終不及他才貌俱全，一個當兩個的，尚且與他過得日子，我們 半個頭，與他啕甚麼氣？當初那些舉動，其實都是可以做、可以不做的。兩個人都 先有這種意思，吳氏的說客自然容易做了。　　這一日走到，你歡我喜，自不待說。講了一會閒話，吳氏就對二人道：「我今 日過來，要講個分上，你二位不可不聽。」　　二人道：「只除了一樁聽不得的，其餘無不從命。」吳氏道：「聽不得的聽了　，才見人情，容易的事，那個不會做？但凡世上結義的弟兄，都要有福同享，有苦　　同受，前日既蒙二位不棄，與我結了金石之盟，我如今不幸不能脫身，被他拘在那　邊受苦，你們都是嘗過滋味的，難道不曉得？如今請你們過去，大家分些受受，省 得磨死我一個，你們依舊不得安生。」二人道：「你當初還說要超度我們上天，如 今倒要扯人到地獄裡去，虧你說得出口。」吳氏道：「我也指望上天，只因有個人　說這地獄該是我們坐的，被他點破了，如今也甘心做地獄中人。你們兩上也與我一 樣，是天堂無分、地獄有緣的，所以來拉你們去同坐。」就把袁進士勸他」紅顏自 然薄命，美妻該配醜夫」的話說了一遍，又道：「他這些話說得一毫不差，二位若　不信，只把我來比就是了。你們不曾嫁過好丈夫的，遇著這樣人，也還氣得過；我 前面的男子是何等之才，何等之貌，我若靠他終身，雖不是誥命夫人，也做個烏紗 愛妾，盡可無怨了。怎奈大娘要逼我出去，媒人要哄我過來，如今弄到這個地步。　　這也罷了，那日來相我的人又是何等之才，何等之貌，我若嫁將過去，雖不敢自稱 佳人，也將就配得才子，自然得意了。誰想他自己做不成親，反替別人成了好事， 到如今誤得我進退無門。我等看起來，世間的好丈夫，再沒得把與好婦人受用的，　只好拿來試你一試，哄你一哄罷了。我和你若是一個兩個錯嫁了他，也還說是造化　偶然之誤，如今錯到三個上，也不叫做偶然了；他若娶著一個兩個好的，還說他沒 福受用，如今娶著三個都一樣，也不叫做沒福了。總來是你我前世造了孽障，故此 弄這鬼魅變不全的人身到陽間來磨滅你我。如今大家認了晦氣，去等他磨滅罷了。　」吳氏起先走到之時，先把他兩個人的手一邊捏住一隻，後來卻像與他閒步的一般　，一邊說一邊走，說到差不多的時節，已到了書房門口兩邊交界之處了，無意之中 把他一扯，兩個人的身子已在總門之外，流水要回身進去，不想總門已被丫鬟鎖了 。這是吳氏預先做定的圈套。　　二人大驚道：「這怎麼使得？就要如此，也待我們商量酌議，想個長策出來，　慢慢的回話，怎麼捏人在拳頭裡，硬做起來？」吳氏道：「不勞你們費心，長策我　已想到了。聞香躲臭的傢伙，都現現成成擺在那邊，還你不即不離，決不像以前只　有進氣沒有出氣就是。」二人問甚麼計策，吳氏又把同房各鋪的話說了一遍，二人 方纔應允。各人走進房果然都是兩張?，中間隔著一張桌子，桌上又擺著香爐匙箸。 里侯也會奉承，每一個房裡買上七八斤速香，憑他們燒過日子，好掩飾自家的穢氣 。　　從此以後，把這三個女子當做菩薩一般燒香供養，除那一刻要緊工夫，再不敢　近身去褻瀆他。由鄒而何，則何而吳，一個一夜，週而復始，任他自去自來，倒喜　得沒有醋吃。　　不上幾年，三人各生一子。兒子又生得古怪，不像爺，只像娘，個個都嬌皮細 肉。又不消請得先生，都是母親自教。以前不曾出過科第，後來一般也破天荒，進 學的進學，中舉的中舉，出貢的出貢。里侯只因相貌不好，倒落得三位妻子都會保　養他，不十分肯來耗其精血，所以直活到八十歲才死。　　這豈不是美妻該配醜夫的實據？我願世上的佳人把這回小說不時擺在案頭，一　到煩惱之時，就取來翻閱，說我的才雖絕高，不過像鄒小姐罷了；貌雖極美，不過　像何小姐罷了；就作兩樣俱全，也不過像吳氏罷了。他們一般也嫁著那樣丈夫，一 般也過了那些日子，不曾見飛得上天，鑽得入地，每夜只消在要緊頭上熬那一兩刻 工夫，況那一兩刻又是好熬的。或者度得個好種出來，下半世的便宜就不折了。　　或者丈夫雖醜，也還醜不到闕不全的地步，只要面貌好得一兩分，穢氣少得兩 種，墨水多得一兩滴，也就要當做潘安、宋玉一般看承，切不可求全責備。　　我這服金丹的訣竅都已說完了，藥囊也要收拾了，隨你們聽不聽，不干我事。　只是還有幾句話，吩咐那些愚醜丈夫：他們嫁著你固要安心，你們娶著他也要惜福 。要曉得世上的佳人，就是才子也沒福受用的，我是何等之人，能夠與他作配？只 除那一刻要緊的工夫，沒奈何要少加褻瀆，其餘的時節，就要當做菩薩一般燒香供　養，不可把穢氣熏他，不可把惡言犯他，如此相敬，自然會像闕里侯，度得好種出　來了。　　切不可把這回小說做了口實，說這些好婦人是天教我磨滅他的，不怕走到那裡去！要曉得磨滅好婦人的男子，不是你一個；磨滅好婦人的道路，也不是這一條。　萬一閻王不曾禁錮他終身，不是咒死了你去嫁人，就是弄死了他來害你，這兩樁事 就是紅顏女子做得出的。　　闕里侯只因累世積德，自己又會供養佳人，所以後來得此美報。不然，只消一 個袁進士翻轉臉來，也就勾他了。　　我這回小說也只是論姻緣的大概，不是說天下夫妻個個都如此。只要曉得美妻 配醜夫倒是理之常，才子配佳人反是理之變。處常的要相安，處變的要謹慎。這一 回是處常的了，還有一回處變的，就在下面，另有一般分解。

第六卷 遭風遇盜致奇贏　讓本還財成巨富

詩云：　　從來形體不欺人，燕頷封侯果是真。　　虧得世人皮相好，能容豪傑隱風塵。　　前面那一回講的是「命」了，這一回卻說個「相字」。相與命這兩件東西，是　造化生人的時節搭配定的。半斤的八字，還你半斤的相貌；四兩的八字，還你四兩 的相貌；竟像天平上彈過的一般，不知怎麼這樣相稱。若把兩樁較量起來，賦形的 手段比賦命更巧。　　怎見得他巧處？世上人八字相同的還多，任你刻數不同，少不得那一刻之中， 也定要同生幾個；只有這相貌，億萬蒼生之內，再沒有兩個一樣的。隨你相似到底　，走到一處，自然會異樣起來。所以古語道：「人心之不同，有如其面。」這不同 的所在已見他的巧了。　　誰知那相同的所在，更見其巧。若是相貌相同，所處的地方也相同，這就不奇了；他偏要使那貴賤賢愚相去有天淵之隔的，生得一模一樣，好顛倒人的眼睛，所 以為妙。　　當初仲尼貌似陽虎，蔡邕貌似虎賁。仲尼是個至聖，陽虎是個權奸；蔡邕是個　富貴的文人，虎賁是個下賤的武士，你說那裡差到那裡？若要把孔子認做聖人，連 陽虎也要認做聖人了；若要把虎賁認做賤相，連蔡邕也要認做賤相了。　　這四個人的相貌雖然畢竟有些分辨，只是這些凡夫俗眼那裡識別得來？從來負 奇磊落之士，個個都恨世多肉眼，不識英雄。　　我說這些肉眼是造化生來護持英雄的，只該感他，不該恨他。若使該做帝王的　人個個知道他是帝王，能做豪傑的人個個認得他是豪傑，

這個帝王、豪傑一定做不 成了。項羽知道沛公該有天下，那鴻門宴上豈肯放他潛歸？淮陰少年知道韓信後為 齊王，那胯下之時豈肯留他性命？虧得這些肉眼，才隱藏得過那些異人。　　還有一說，若使後來該富貴的人都曉得他後來富貴，個個去趨奉他，周濟他， 他就預先要驕奢淫欲起來了，那裡還肯警心惕慮，刺股懸樑，造到那富貴的地步？ 所以造化生人，使乖弄巧的去處都有一片深心，不可草草看過。　　如今卻說一個人相法極高，遇著兩個面貌一樣的，一個該貧，一個該富，他卻 能分別出來。後來恰好合著他的相法，與前邊敷演的話句句相反，方纔叫做異聞。　　弘治年間，廣東廣州南海縣，有個財主姓楊，因他家資有百萬之富，人都稱他　為楊百萬。當初原以飄洋起家，後來曉得飄洋是樁險事，就回過頭來，坐在家中， 單以放債為事。　　只是他放債的規矩有三樁異樣：第一樁，利錢與開當鋪的不同。當鋪裡面當一 兩二兩，是三分起息，若當到十兩二十兩，就是二分多些起息了。他翻一個案道： 借得少的畢竟是個窮人，那裡納得重利錢起？借得多的定是有家事的人，況且本大　　利亦大，拿我的本去趁去利來，便多取他些也不為虐。所以他的利錢，論十的是一 分，論百的是二分，論千的是三分。人都說他不是生財，分明是行仁政，所以再沒 有一個賴他的。

第二樁，收放都有個日期，不肯零星交?。每月之中，初一、十五收，初二、十　六放。其餘的日子，坐在家中與人打雙陸、下象棋，一些正事也不做。人知道他有　一定的規矩，不是日期再不去纏擾他。　　第三樁一發古怪，他借銀子與人，也不問你為人信實不信實，也不估你家私還　得起還不起，只是看人的相貌何如。若是相貌不濟，票上寫得多的，他要改少了； 若是相貌生得齊整，票上寫一倍，他還借兩倍與你，一雙眼睛竟是兩塊試金石，人 走到他面前，一生為人的好歹，衣祿的厚薄，他都了然於胸中。　　這個術法別人拿去趁錢，他卻拿來放債，其實放債放得著，一般也是趁錢。當 初唐朝李世勣在軍中選將，要相那面貌豐厚、像個有福的人，才教他去出征；那些 卑微庸劣的人，一個也不用。人問他甚麼原故？他道薄福之人，豈可以成功名？也　就是這個道理。楊百萬隻因有些相法，所以借去的銀子，再沒有一注落空。　　那時節南海縣中有個百姓，姓秦名世良，是個儒家之子。　　少年也讀書赴考，後來因家事消條，不能餬口，只得廢了舉業，開個極小的舖　子，賣些草紙燈心之類。　　常常因手頭乏鈔，要問楊百萬借些本錢，只怕他的眼睛利害，萬一相得不好， 當面奚落幾句，豈不被人輕賤？所以只管苦挨。挨到後面，一日窮似一日，有些過 不去了，只得思量道：「如今的人，還要拿了銀子去央人相面。我如今又不費一文　半分，就是銀子不肯借，也討個終身下落了回來，有甚麼不好？」　　就寫個五兩的借票，等到放銀日期走去伺候。　　從清晨立到巳牌時分，只見楊百萬走出廳來，前前後後跟了幾十個家人，有持 筆硯的，有拿算盤的，有捧天平的，有抬銀子的。楊百萬走到中廳，朝外坐下，就 像官府升堂一般，吩咐一聲收票。　　只見有數百人一齊取出票來，挨擠上去，就是府縣裡放告投文，也沒有這等鬧 熱。秦世良也隨班擁進，把借票塞與家人收去，立在階下，聽候唱名。　　只見楊百萬果然逐個喚將上去，從頭至腳相過一番，方纔看票。也有改多為少　的，也有改少為多的。那改少為多的，?完銀子走下來，個個都氣勢昂昂，面上有驕　人之色。那改多為少的，銀子便接幾兩下來，看他神情蕭索，氣色闇然，好象秀才 考了劣等的一般，個個都低頭掩面而去。　　秦世良看見這些光景，有些懊悔起來道：「銀子不過是借貸，終久要還，又不　是白送的，為甚麼受人這等怠慢？」欲待不借，怎奈票子又被他收去。　　正在疑慮之間，只見並排立著一個借債的人，面貌身材與他一樣，竟像一副印 板印下來的。世良道：「他的相貌與我相同，他若先叫上去，但看他的得失，就是　　我的吉凶了。」不曾想得完，那人已喚上去了。世良定著眼睛看，側著耳朵聽，只　見楊百萬將此人相過一番，就查票上的數目，卻是五百兩。楊百萬笑道：「兄那裡 借得五百兩起？」那人道：「不肖雖窮，也還有千金薄產，只因在家坐不過，要借 些本錢到江湖上走走，這銀子是有抵頭的，怎見得就還不起？」楊百萬道：「兄不　要怪我說，你這個尊相，莫說千金，就是百金也留不住。無論做生意不做生意，將 來這些尊產少不得同歸於盡。不如請回去坐坐，還落得安逸幾年，省得受那風霜勞 碌之苦。」那人道：「不借就是了，何須說得這等盡情！」計了票子，一路唧唧噥　噥，罵將出去。　　世良道：「兔死狐悲，我的事不消說了。」竟要討出票子，托故回家，不想已 被他喚著名字，只得上去討一場沒趣了下來。　　誰想楊百萬看到他的相貌，不覺眼笑眉歡，又把他的手掌扯了一捏，就立起身　來道：「失敬了。」竟查票子，看到五兩的數目，大笑起來道：「兄這相尊相，將　來的家資不在小弟之下，為甚麼只借五兩銀子？」世良道：「老員外又來取笑了。　　晚生家裡四壁蕭然，朝不謀夕，只是這五兩銀子還愁老員外不肯，怎麼說這等　　過分的話，敢是譏誚晚生麼？」楊百萬又把他仔細一相道：「豈有此理，兄這個財　主，我包得過。任你要借一千、五百，只管?去，料想是有得還的。」世良道：「就　是老員外肯借，晚生也不敢擔當，這等量加幾兩罷。」楊百萬道：「幾兩、幾十兩　的生意豈是兄做的？你竟借五百兩去，隨你做甚麼生意，包管趁錢，還不要你費一　些氣力，受一毫辛苦，現現成成做個安逸財主就是。」說完，就拿筆遞與世良改票　，世良沒奈何，只得依他，就在」五」字之下、 」兩」字之上加一個」百」字進去 。寫完，楊百萬又留他吃了午飯，把五百兩銀子?得齊齊整整，教家人送他回來。　　世良暗笑道：「我不信有這等奇事，兩個人一樣的相貌，他有千金產業，尚且 一釐不肯借他；我這等一個窮鬼，就拚五百兩銀子放在我身上，難道我果然會做財 主不成？不要管他，他既拚得放這樣飄海的本錢，我也拚得去做飄海的生意。聞得　他的人家原是洋裡做起來的，我如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也到洋裡去試試。」就 與走番的客人商議，說要買些小貨，跟去看看外洋的風光。眾人因他是讀過書的， 筆下來得，有用著他的去處，就許了相帶同行，還不要他出盤費。世良喜極，就將 五百兩銀子都買了綢緞，隨眾一齊下船。　　他平日的筆頭極勤，隨你甚麼東西，定要涂幾個字在上面。　　又因當初讀書時節，刻了幾方圖書，後來不習舉業，沒有用處，捏在手中，不 住的東印西印，這也是書呆子的慣相。　　一日舟中無事，將自己綢緞解開，逐匹上用一顆圖書，用完捆好，又在蒲包上 寫」南海秦記」四個大字。眾人都笑他道：「你的本錢忒大，寶貨忒多，也該做個 記號，省得別人冒認了去。」世良臉上羞得通紅，正要掩飾幾句，忽聽得舵工喊道　：「西北方黑雲起了，要起風暴，書收進島去。」那些水手聽見，一齊立起身來， 落篷的落篷，搖櫓的搖櫓，剛剛收進一個島內，果然怪風大作，雷雨齊來，後船收 不及的，翻了幾只。世良同滿船客人，個個張牙吐舌，都說虧舵工收船得早。等了 兩個時辰，依舊青天皎潔。　　正要開船，只見島中走出一伙強盜，雖不上十餘人，卻個個身長力大，手持利 斧，跳上船來，喝道：「快拿銀子買命！」　　眾人看見勢頭不好，一齊跪下道：「我們的銀子都買了貨物，腰間盤費有限，　盡數取去就是。」只見有個頭目立在岸上，須長耳大，一表人材，對眾人道：「我　只要貨物，不要銀子，銀子賞你們做盤費轉去，可將貨物盡搬上來。」眾強盜得了　鈞令，一齊動手，不上數刻，剩得一隻空船。頭目道：「放你們去罷。」　　駕掌曳起風篷，方纔離了虎穴。滿船客人個個都號啕痛哭，埋怨道：「不該帶 了個沒時運的人，累得大家晦氣。」世良又恨自家命窮，又受別人埋怨，又慮楊百 萬這注本錢如何下落，真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　　不上數日，依舊到了家中。思量道：「醜媳婦免不得見公婆，如今本錢劫去， 也要與他說個明白，難道躲得過世不成？　　「只得走到楊百萬家。　　恰好遇著個收銀的日子，那天平裡面，鏗鏗鏘鏘，好象戲台上的鑼鼓，響個不 住。等得他收完，已是將要點燈的時候。　　世良面上無顏，巴不得暗中相見。　　楊百萬見他走到面前，吃一驚道：「你做甚麼生意，這等回頭得快？就是得利　，也該再做幾轉，難道就拿來還我不成？　　「世良聽見，一發羞上加羞，說不出口，仰面笑了一笑，然後開談，少不得是　」慚愧」二字起頭，就把買

貨飄洋、避風遇盜的話說了一遍，深深唱個喏道：「這　都是晚生命薄，扶持不起，有負老員外培植之恩，料今生不能補報，只好待來世變 為犬馬，償還恩債。」說完，立在旁邊，低頭下氣，不知楊百萬怎麼發作，非罵即 打。　　誰知他一毫也不介意，倒陪個笑臉道：「勝敗乃兵家之常。　　做生意的人，失風遇盜之事，那裡保得沒有遭把？就是學生當初飄洋，十次之 中也定然遇著一兩次。自古道：『生意不怕折，只怕歇。』你切不可因這一次受驚　，就冷了求財之念。譬如擲骰子的，一次大輸，必有一次大贏。我如今再借五百兩　與你，你再拿去飄洋，還你一本數十利。」世良聽見，笑起來道：「老員外，你的 本錢一次丟不怕，還要丟第二次麼？」楊百萬道：「我若不扶持你做個財主，人都 要笑我沒有眼睛。你放心?去，只要把膽放潑些，不要說不是自己的本錢，畏首畏尾　，那生意就做不開了。自古道：『貌不虧人。』有你這個尊相，偷也偷個財主來。　今晚且別，明日是放銀的日期，我預先?五百兩等你。」世良別了。到第二日，當真　又寫一張借票，隨眾走去。只見果然有五百兩銀子封在那邊，上面寫一筆道：大富 長者秦世良客本。　　眾人的銀子都不曾發，楊百萬先取這一宗，當眾人交與世良道：「銀子你收去　，我還有一句先凶後吉的話吩咐你。萬一這注銀子又有差池，你還來問我借。我的 眼睛再不會錯的，任你折本趁錢，總歸到做財主了才住。」眾人都把他細看，也有 贊歎果然好相的，也有不則聲的，都要辨著眼睛看他做財主。　　世良謝了楊百萬回來，算計道：「他的意思極好，只是吩咐的話決不可依。他 教我把膽放潑些，我前番只因潑壞了事，如今怎麼還好潑得？況且財主口裡的話極 是有准的，他言才那先凶後吉的言語，不是甚麼好采頭，切記要謹慎。飄洋的險事　斷然不可再試了，就是做別的生意，也要留個退步。我如今把二百兩封好了，掘個　地窖，藏在家中，只拿三百兩去做生意。　　若是路上好走，沒有驚嚇，到第二次一齊帶去作本。萬一時運不通，又遇著意 外之事，還留得一小半，回來又好別尋生理。」　　算計定了，就將二百兩藏入地窖，三百兩束縛隨身，竟往湖廣販米。路上搭著　一個老漢同行，年紀有六十多歲，說家主是襄陽府的經歷，因解糧進京，回來遇著 響馬，把回批劫去。到省稟軍門，軍門不信，將家主禁在獄中。如今要進京去乾文 書來知會，只是衙門使用與往來盤費，須得三百餘金。家主是個窮官，不能料理，　將來決有性命之憂。說了一遍，竟淚下起來。　　世良見他是個義僕，十分憐憫，只是愛莫能助，與他同行同宿，過了幾晚。一　日宿在飯店，天明起來束將，不見了一個盛銀子的順袋。世良大驚，說店中有賊。 主人家查點客人，單少了那個同行的老漢。　　世良知道被他拐去，趕了許多路，並無蹤影，只得捶胸頓足，哭了一場，依舊 回家。心上思量道：「虧我留下退步，若依了財主的話，如今屁也沒得放了。」只 得把地窖中的銀子掘將起來仍往湖廣販米。　　到了地頭，尋個行家住下，因客多米少，坐了等貨。一日見行中有個客人，面 貌身材與世良相似，聽他說話，也是廣東的聲音，世良問道：「兄數月之前，可曾 問楊百萬借銀子麼？」　　那客人道：「去便去一次，他不曾有得借我。」世良道：「我道有些面善。那　日小弟也在那邊，聽見他說兄的話過於莽戇，小弟也替兄不平。」那各人道：「他 的話雖太直，眼睛原相得不差。小弟自他相過之後，弄出一樁人命官司，千金薄產 費去三分之二。如今只得將餘剩田地賣了二百金，出來做客。若趁錢便好，萬一折　　本，就要合著他的話了。」世良道：「他的話斷凶便有准，斷吉一些也不驗。」就 將楊百萬許他做財主，自己被劫被拐的話細說一番。　　那客人道：「我聞得他相中一人，說將來也有他的家事，不想就是老兄，這等　失敬了。」就問世良的姓名，世良對他說過，少不得也回問姓名，他道：「小弟也 姓秦，名世芳，在南海縣西鄉居住。」世良道：「這也奇了，面貌又相同，姓又相 同，名字也像兄弟一般，前世定有些緣分。兄若不棄，我兩個結為手足何如？」世　芳道：「照楊百萬的相法，老兄乃異日之陶朱，小弟實將來之餓莩，怎敢仰攀？」 世良道：「休得取笑。」　　兩人辦下三牲，寫出年紀生日，世芳為兄，世良為弟，就在神前結了金石之盟　。兩個搬做一房，日間促膝而談，夜間抵足而睡，情意甚是綢繆。　　一日主人家道：「米到了，請?銀子買貨。」世良盡為弟之道，讓世芳先買。世　　芳進去取銀子，忽然大叫起來道：「不好了，銀子被人偷去了！」走出來埋怨主人 道：「我房裡並無別人往來，畢竟是你家小廝送茶送飯，看在眼裡，套開鎖來取去 了。我這二百兩不是銀子，是一家人的性命。你若不替我查出來，我就死在你家，　決不空手回去！」主人家道：「舍下的小廝俱是親丁，決無做賊之理。這主銀子畢　竟到同房共宿的客人裡面去查，查不出來，然後鳴神發咒，我主人家是沒得賠的。　」　　世芳道：「同房共宿的只有這個舍弟，他難道做這樣歹事不成？」主人道：「　你這兄弟又不是同宗共祖的，又不是一向結拜的，不過是萍水相逢，偶然投契。如　今的盟兄盟弟裡面，無所不至的事都做出來，就是你信得他過，我也信他不過。」 世良道：「這等說，明明是我偷來了，何不將我的行李取出來搜一搜？」主人家道　：「自然要搜，不然怎得明白？」世良氣忿忿走進房去，把行李盡搬出來，教世芳　搜。　　世芳不肯搜，世良自己開了順袋，取出一封銀子道：「這是我自己的二百兩， 此外若再有一封，就是老兄的了。」主人家道：「怎麼他是二百兩，你恰好也是二 百兩，難道一些零頭都沒有？這也有些可疑。」就問世芳道：「你的銀子是多少一　　封，每封是多少件數，可還記得？」世芳道：「我的銀子是血產賣來的，與性命一　般，怎麼記不得？」就把封數件數說了一遍。主人家又問世良道：「你的封數件數也要說來，看對不對。」　　世良的銀子原是借來就分開的，藏在地下已經兩月，後面取出來見原封不動，　就不曾解開，如今那裡記得？就答應道：「我的銀子藏多時了，封數便記得，件數　卻記不得。」主人家道：「看兄這個光景，也不像有銀子藏多時的，這句話一發可　疑。如今只看與他的件數對不對就知道了。」竟把銀子拆開一看，恰好與世芳說的封數件數一一相同。主人家道：「如今還有甚麼辨得？」就把銀子遞與世芳，世芳　又細細看了一遍道：「數目也相同，銀水也相似，只是紙包與字跡全然不是，也還　有些可疑。」主人家道：「有你這樣呆客人。他既偷了去，難道不會換幾張紙包包　，寫幾個字混混？如今銀子查出來了，隨你認不認，只是不要胡賴我家小廝。」說 完，竟進去了。世良氣得目定口呆，有話也說不出。　　世芳道：「賢弟，這樁事教劣兄也難處。欲待不認，我的銀子查不出，一家性 命難存，欲待認了，又恐有屈賢弟。如今只得用個兩全之法。大家認些晦氣，各分　　一半去做本錢，胡盧提結了這個局罷。」世良道：「豈有此理，若是小弟的銀子，　老兄分毫認不得；若是老兄的銀子，小弟分毫取不得。事事都可以仗義，只有這項銀子是仗不得義的。老兄若仗義讓與小弟，就是獨為君子；小弟若仗義讓與老兄，　就是甘為小人了。」世芳道：「這等怎麼處？」世良道：「如今只好明之於神。若　　是老兄肯發咒，說此銀斷斷是你的，小弟情願空手回去；若是小弟肯發咒，說此銀 斷斷是我的，老兄也就說不得要袖手空回。　　小弟寧可別處請罪了。」世芳道：「賢弟不消這等固執，管仲是千古的賢人，　他當初與鮑叔交財也有糊塗的時節。鮑叔知道他家貧，也朦朧不加責備。如今神聖　面前不是兒戲得的，還是依劣兄，各分一半的是。」兩個人爭論不止，那些眾客人　與主人家都替世芳不服道：「明明是你的銀子，怎麼有得分與他？」　　又對世良道：「我這行裡是財帛聚會的所在，不便容你這等匪人，快把飯錢算 算稱還了走。」世良是個有血性的人，那裡受得這樣話起？就去請了城隍、關聖兩　分紙馬，對天跪拜道：「這項銀兩若果然是我偷他的，教我如何如何。」只表自己 的心，再不咒別人一句。拜完，將飯帳一算，立刻稱還，背了包裹就走。　　世芳苦留不住，只得瞞了眾人，分那一百兩，趕到路上去送他，他只是死推不 受。　　別了世芳，竟回南海，依舊去見楊百萬，哭訴自己命窮，不堪扶植，辜負兩番 周濟之恩，慚愧無地。說話之間，露出許多不安之態。　　楊百萬又把好言安慰一番，到底不悔，還要把銀子借他，被他再三辭脫。從此 以後，糾集幾個蒙童學生處館過日。　　那些地方鄰里因楊百萬許他做

財主，就把「財主」二字做了他的別號，遇見了　也不稱名，也不道姓，只叫」老財主」，一來笑他不替楊百萬爭氣，二來見得楊百 萬的眼睛也會相錯了人。　　卻說秦世芳自別世良之後，要將銀子買米，不想因世良遲了一日，米被別人買去了，止剩下幾百擔稻子。主人家道：「你若不買，又有幾日等貨，不如買下來，　自己礱做米，一般好裝去賣，省得耽擱工夫。」世芳道：「也說得是。」就盡二百 兩銀子買了。　　因有便船下瓜洲，等不得礱，竟將稻子搬運下船，要思量裝到地頭，舂做米賣 。　　不想那一年淮揚兩府饑饉異常，家家戶戶做種的稻子都舂米吃了，等到播種之 際，一粒也無，稻子竟賣到五兩一擔。世芳貨到，千人萬人爭買，就是珍珠也沒有　這等值錢。不上半月工夫，賣了一本十利，二百兩銀子變做二千，不知那裡說起。　　又在揚州買了一宗茶，裝到京師去賣。京師一向只吃鬆蘿，不吃茶的，那一年 疫病大作，發熱口乾的人吃了茶，即便止渴，世芳的茶葉竟當了藥賣。不上數月，　又是一本十利。　　世芳做到這個地步，真是平地登仙，思量楊百萬的說話，竟是狗屁，恨不得飛 到家中，問他的嘴。　　就在京師搭了便船，路上又置些北貨，帶到楊州發賣。雖然不及以前的利息，　也有個四五分錢。此時連本算來，將有三萬之數，又往蘇州做綢緞，帶回廣東。　　不一日到了自家門前，貨物都放在船上，自己一人先走進去。妻子見他回來， 大驚小怪的問道：「你這一向在那裡，做些甚麼勾當？」世芳道：「我出門去做生　　意，你難道不曉得，要問起來？」妻子道：「這等你生意做得何如？」世芳大笑道 ：「一本百利，如今竟是個大財主了。」妻子一發大驚道：「這等你本錢都沒有， 把甚麼趁來的？」世芳道：「你的話好不明白，我把田地賣了二百兩銀子，帶去做　生意的，怎麼說本錢都沒有？」妻子道：「你那二百兩銀子現在家中，何曾帶去？ 」　　世芳不解其故，只管定著眼睛相妻子。　　妻子道：「你那日出門之後，我晚間上?去睡，在枕頭邊摸著一封銀子，就是那　宗田價。只說你本錢掉在家中，畢竟要回來取，誰知望了一向，再不見到。我只怕 你沒有盤費，流落在異鄉，你怎麼到會做起財主來？」世芳呆了半日，方纔歎一口 氣道：「銀子便趁了這些，負心人也做得勾了。」妻子問甚麼原故，世芳就將下處 尋不見銀，疑世良偷去的話說了一遍。　　妻子道：「這等你的本錢是那個人的銀子了。銀子雖是他的，時運卻是你自己　的。如今拚得把這二百兩送去還他就是。」　　世芳道：「豈有此理，有本才有利，我若不是他這注本錢，莫說做生意，就是　盤纏也沒得回來。那時節把他的銀子錯來也罷了，還教他認一個賊去。仔細想來，　我成得個甚麼人？如今只有一說，將本利一齊送去還他，隨他多少分些與我，一來　賠他當日之罪，二來也見我不是有意負心，這才是個男子。」妻子道：「自己天大　　的造化，趁得這注銀子，怎麼白白拿去送人？　　你就送與他，他只說自己本錢上生出來的，也決不感激你，為甚麼做這樣呆事　？」世芳見妻子不明道理，隨口答應了幾句，當晚把貨物留在舟中，不發上岸，只　說裝到別處去賣。次日殺了豬羊，還個願心，請鄰舍吃鍾喜酒。第三日坐了貨船， 竟往南海去訪世良的蹤跡。　　問到他家，只見一間稀破的茅屋，幾堵傾塌的土牆，兩扇柴門，上面貼一副對聯道：數奇甘忍辱，形穢且藏羞。　　世芳見了，知道為他而發，甚是不安。推開門來，只見許多蒙童坐在那邊寫字　，世良朝外坐了打瞌睡，衣衫甚是襤褸。　　世芳走到面前，叫一聲：「賢弟醒來！」世良嚇出一身冷汗，還像世芳趕來羞　辱他的一般，連忙走下來作揖，口裡千慚愧、萬慚愧。　　世芳作了一個揖，竟跪下來磕頭，口裡只說「劣兄該死」。　　世良不知那頭事發，也跪下來對拜。拜完了，分賓主坐下。　　世良問道：「老兄一向生意好麼？」世芳道：「生意甚是趁錢，不上一年，做　了上百個對合，這都是賢弟的福分。劣史今日一來負荊請罪，二來連本連利送來交還原主，請賢弟驗收。」　　世良大驚道：「這是甚麼說話？」世芳把到家見妻子，說本錢不曾帶去的話， 述了一遍。　　世良笑一笑道：「這等說來，小弟的賊星出命了。如今事已長久，盡可隱瞞，　老兄肯說出來，足見盛德。小弟是一個命薄之人，不敢再求原本，只是洗去了一個　賊名，也是樁僥倖之事，心領盛情了。」世芳道：「說那裡話，劣兄若不是賢弟的 本錢，莫說求利，就是身子也不得回家，豈有負恩之理？如今本利共有三萬之數， 都買了綢緞，現有舟中，賢弟請去發了上來。劣兄雖然去一年工夫，也不過是僥天　之幸，不曾受甚麼辛苦。賢弟若念結義之情，多少見惠數百金，為心力之費則可； 若還推辭不受，是自己獨為君子，教劣兄做貪財負義的小人了。」　　說完，竟扯世良去收貨。　　世良立住道：「老兄不要矯情，世上那有自己求來的富貴，捨與別人之理！古　人常說：『不義取財，如以身為溝壑。』小弟若受了這些東西，只當把身子做了毛　坑，凡世間不潔之物，都可以丟來了。這是斷然不要的。」世芳變起臉來道：「賢 弟若苦苦不受，劣兄把綢緞發上來，堆在空野之中，買幾擔乾柴，放一把火，燒去 就是。」世良見他言詞太執，只得陪個笑臉道：「老兄不要性急，今日晚了，且在　小館荒宿，明早再做商量，多少領些就是。」一邊說，一邊扯學生到旁邊，唧唧噥　噥的商議，無非是要預支束脩，好做東道主人之意。　　世芳知道了，就叫世良過來道：「賢弟不消費心，劣兄昨日到家，因一路平安　，還個小願，現帶些祭餘在船上，取來做夜宵就是。」世良也曉得束脩預支不來， 落得老實些，做個主人擾客。當晚敘舊談心，歡暢不了。　　說話之間，偶然談起楊百萬來。世芳道：「他空負半生風鑒之名，一些眼力也　沒有，只劣兄一人就可見了。他說我無論做生意不做生意，千金之產，同歸於盡。　我坐家的命雖然不好，做生意的時運卻甚亨通。如今這些貨物雖不是自己的東西，　　料賢弟是仗義之人，多少決分些與我，我拿去營運起來，怕不掙個小小人家？可見　他口裡的話都是精胡說的。我明日要去問他的口，賢弟可陪我去，且看他把甚麼言　語支吾？」世良道：「我去到要去，只是借他一千銀子，本利全無，不好見面。」　　世芳大笑道：「你如今有了三萬，還愁甚麼一千？明日就當我面前，把本利算　一算，發些綢緞還他就是了。」世良大喜道：「極說得是。」兩個睡了一晚，次日 是楊百萬放銀的日期。世芳道：「我若竟去問他，他決要賴口，說去年並無此話， 你難道好替我證他不成？我如今故意寫一張借票，只說問他借一千兩銀子，他若不　肯，然後翻出陳話來，取笑他一場，使他無言對我，然後暢快。」算計定了，就寫 票同世良走去，依舊照前番的規矩，先把票子遞了，伺候唱名。　　唱到秦世芳的名字，世芳故意裝做失志落魄的模樣，走上去等他相。楊百萬從 頭至腳大概看了一遍，又把他臉上仔仔細細了半個時辰，就對家人道：「?與他不妨　，還得起的。」世芳道：「老員外相仔細些，萬一銀子放落空不要懊悔。」楊百萬 道：「若是去年借與你，就要落空；今年借去，再不會落空的。」世芳道：「原來　老員外也認得是去年借過的。既然如此，同時一個人，為甚麼去年借不起，今年就 借得起？難道我的臉上多生出一雙耳朵，另長出一個鼻子來了不成？」楊百萬道： 「論你相貌，是個徹底的窮人，只是臉上氣色比去年大不相同。　　去年是一團的滯氣，不但生意不趁錢，還有官府口舌，我若把銀子借你，只好 貼你打官司。你如今臉上，不但滯氣沒有了，又生出許陰騭紋來，畢竟做了天大一 件好事，才有這等氣色，將來正要發財。你如今莫說一千，二千也只管借去。只是　有一句話要吩咐你，你自己的福分有限，須要幫著個大財主，與他合做生意，沾些 時運過來，還你本少利多；若自己單槍獨馬去做，雖不折本，也只好趁些蠅頭小利 而已。」世芳被他這些話說得毛骨悚然，不覺跪下來道：「老員外不是凡人，乃是　神仙下界點化眾生的，敢不下拜。」楊百萬扶起來道：「怎見得我是神仙？」世芳 道：「晚生今日不是來借銀子，是來問口的。不想晚生的毛病，句句被老員外說著　，不但不敢問口，竟要寫伏便了。」就把去年相了回去，弄出人命官司，後來賣田　作本，掉在家中不曾帶去，錯把世良的銀子認做本錢，拿去做生意屢次得彩，回來 知道原故，將本利送還世良的話，備細說過一遍。　　世良也走過去說：「去湖廣相遇的，就是這位仁兄。他如今連本利送還我，我　決無受他之理。煩老員外勸他將貨物裝回，省得陷人於不義。」楊百萬聽

了，仰天 大笑一頓，對眾人道：「我楊老兒的眼睛可會錯麼？」指著世良道：「我去年原說 他，隨你折本趁錢，總歸到做財主了才住。如今折本折出上萬銀子來，可是折出來 的財主麼？我又說他不要費一毫氣力，受一毫辛苦，現現成成做個安逸財主。如今 別人替他走過千山萬水，趁了銀子送上門來，可是個安逸財主麼？」階下立著數百 人，齊聲喝采道：「好相法，真是神仙！莫說秦兄該下跪，連我們都要拜服了。」 楊百萬又仰天笑了一頓，對世良道：「這主錢財，你要辭也辭不得。不是我得罪他 講，他若不發這片好心，做這樁好事，莫說三萬，就是三十萬也依舊會去的。我如 今替你酌處，一個出了本錢，一個費了心力，對半均分，再沒得說。世芳道：「既 蒙老員外吩咐，不敢不遵。只是這項本錢，原是他借老員外的，利錢自然該在公帳 裡除，難道教他獨認不成？」楊百萬道：「也說得是。」就叫家人把利錢一算，連 本結個總帳，共該一千三百兩，世芳要一總除還，世良不肯道：「你只受得二百兩 ，其餘的你不曾見面，難道強盜劫去的、拐子拐去的也要你認不成？」楊百萬道： 「一發說得是。」就依世良，只算二百兩的本利。世芳教人發了幾箱綢緞，替他交 明白了。楊百萬又替他把船上貨物對半分開，世良的發了上岸，世芳的留在舟中。 當晚楊百萬大排筵席，做戲相待，一來旌獎他二人尚義，二來誇示自家的相法不差 。 世芳第二日別了世良，將一半貨物裝載回去。走到自家門前，只見兩扇大門忽 然粉碎，竟像刀斲斧砍的一般。走進去問妻子，妻子睡在?上叫苦連天，問他甚麼緣 故？妻子道：「自從你去之後，夜間有上百強盜打進門來，說你有幾萬銀子到家， 將我捆了，教拿銀子買命。我說銀子貨物都是丈夫帶出去了，他只不信，直把我弔 到天明方纔散去。如今渾身紫脹，命在須臾。」世芳聽了，歎口氣道：「楊百萬活 神仙也！他說我若不起這點好心，銀子終久要去，如今一發驗了。若不是我裝去還 他，放在家中，少不得都被強盜劫去。這等看起來，我落得做了一個好人，還拾到 一半貨物。」妻子道：「如今有了這些東西，鄉間斷然住不得了，趁早進城去。」 世芳道：「楊百萬原教我幫著個財主，沾他些時運。我如今看來，以前的時運分明 是世良兄弟的了。我何不搬進城去，依傍著他，莫說再趁大錢，就是保得住這些身 家，也勾得緊了。」就把傢伙什物連妻子一齊搬下貨船，依舊載到城中，與世良合 買一所廳房同住。結契的朋友做了合產的兄弟，況且面貌又不差，不認得的竟說是 同胞手足。

一日世良與世芳商議道：「這些綢緞在本處變賣沒有甚麼利錢，你何不同了飄 洋的客人到番裡去走走，趁著好時運，或者飄得著也不可知。」世芳道：「我也正 有此意。」就把妻子托與世良照管，將兩家分開的貨物依舊合將攏來，世芳載去飄 洋不提。 卻說南海到了一個新知縣，是個貢士出身，由府幕升來的。 到任不多時，就差人訪問：「這邊有個百姓，叫做秦世良，請來相會。」差人 問到世良家裡，世良道：「我與他並無相識，天下同名同姓的多，決不是我。」差 人道：「是不是也要進去見見。」就把世良扯到縣中，傳梆進去。 知縣請進私衙，教世良在書房坐了一會。只見簾裡有人張了一張，走將進去， 知縣才出來相見。世良要跪，知縣不肯，竟與他分庭抗禮，對面送坐。 把世良的家世問了一遍，就道：「本縣聞得台兄是個儒雅之士，又且素行可嘉 ，所以請來相會。以後不要拘官民之禮，地方的利弊常來賜教，就是人有甚麼分上 相央，只要順理，本縣也肯用情，不必過於廉介。」世良謝了出去，思量道：「我 與他無一面之交，又沒有人舉薦，這是那裡說起，難道是我前世的父親不成？」隔 了幾時，又請進去吃酒，一日好似一日。 地方上人見知縣禮貌他，那個不趨奉，有事就來相央。替他進個徽號，叫做「 白衣鄉紳」。壞法的錢他也不趁，順禮的事他也不辭，不上一年，受了知縣五六千 金之惠。 一日進去吃酒，談到綢繆之處，世良問道：「治民與老爺前世無交，今生不熟 ，不知老爺為甚麼緣故一到就問及治民，如今天高地厚之恩再施不厭，求老爺說個 明白，好待治民放心。」 知縣道：「這個緣故論禮是不該說破的，我見兄是盛德之人，且又相知到此， 料想決不替我張揚，所以不妨直告。我前任原是湖廣襄陽府的經歷，只因解糧進京 ，轉來失了回批，軍門把我監禁在獄。我著個老僕進京幹部文來知會，老僕因我是 個窮官，沒有銀子料理，與兄路上同行，見兄有三百兩銀子帶在身邊，他只因救主 心堅，就做了樁不良之事，把兄的銀子拐進京去，替我乾了部文下來，我才能夠復 還原職。我初意原要設處這項銀子，差人送來奉還的，不想機緣湊巧，我就升了這 邊的知縣，所以一到就請兄相會。又怕別人來冒認，所以留在書房，教老僕在簾裡 識認，認得是了，我才出來相會。後來用些小情，不過是補還前債的意思，沒有甚 麼他心。」說完了，就叫老僕出來，磕頭謝罪。 世良扶起道：「這等你是個義士了，可敬可敬。」世良別了知縣出去，絕口不 提，自此以後往來愈加稠密。 卻說世芳開船之後，遇了順風，不上一月，飄到朝鮮。一般也像中國，有行家 招接上岸，替他尋人發賣。一日聞得公主府中要買綢緞，行家領世芳送貨上門，請 駙馬出來驗貨。 那駙馬耳大須長，絕好一個人品，會說中國的話，問世芳道：「你是那裡人？ 叫甚麼名字？」世芳道：「小客姓秦，名世芳，是南海人。」駙馬道：「這等秦世 良想是你兄弟麼？」 世芳道：「正是。不知千歲那裡和他熟？」駙馬道：「我也是中國人，當初因 飄洋壞了船隻，貨物都沉在海中，喜得命不該死，抱住一塊船板浮入島內。因手頭 沒有本錢，得招集幾個弟兄，劫些貨物作本。後面來到這邊，本處國王見我相貌生 得魁梧，就招我做駙馬。我一向要把劫來的資本，加利寄還中國之人，只是不曉得 原主的名字。內中有一宗綢緞，上面有秦世良的圖書字號，所以留心訪問，今日恰 好遇著你，也是他的造化。 我如今一倍還他十倍，煩你帶去與他。你的貨不消別賣，我都替你用就是了。 」說完，教人收進去，吩咐明日來領價。 世芳過了一晚，同行家走去，果然發出兩宗銀子，一宗是昨日的貨價，一宗是 寄還世良的資本。世芳收了，又教行家替他置貨。不數日買完，發下本船，一路順 風順水，直到廣州。 世良見世芳回來，不勝之喜，只曉得這次飄洋得利，還不曉得討了陳帳回來。 世芳對他細說，方纔驚喜不了。常常對著鏡子自己笑道：「不信我這等一個相貌， 就有這許多奇福。奇福又都從禍裡得來，所以更不可解。銀子被人冒認了去，加上 百倍送還，這也勾得緊了。誰想遇著的拐子，又是個孝順拐子，撞著的強盜，又是 個忠厚強盜，個個都肯還起冷帳來，那裡有這樣便宜失主！」世良只因色心淡薄， 到此時還不曾娶妻。楊百萬十分愛他，有個女兒新寡，就與他結了親。妝奩甚厚， 一發錦上添花。與世芳到老同居，不分爾我。後來直富了三代才住。看官，你說這 樁故事，奇也不奇？照秦世良看起來，相貌生得好的，只要不做歹事，後來畢竟發積，糞土也會變做黃金；照秦世芳看起來，就是相貌生得不好的，只要肯做好事， 一般也會發積，餓莩可以做得財主。

我這一回小說，就是一本相書，看官看完了，大家都把鏡子照一照，生得上相 的不消說了，萬一尊容欠好，須要千方百計弄出些陰騭紋來，富貴自然不求而至了。

第七卷 妒妻守有夫之寡 懦夫還不死之魂

詞云： 妒婦有方可治，懦夫無藥堪醫。閨中強悍不由妻，盡是男兒縱起。 菩薩何曾怒目，金剛自去低眉。蛇頭鱉頸失前威，那怕龍身豹尾。 右調《西江月》 這首詞專為懼內之人而作。世間懼內的男子，動不動怨天恨地，說氤氳使者配 合不均，強硬的丈夫偏把柔弱的妻子配他；像我這等溫柔軟款、沒有性氣的人，正 該配個柔弱的妻子，我也不敢犯上，他也不忍陵下，做個上和下睦，婦唱夫隨，冠 冠冕冕的過他一世，有甚麼不妙？他偏不肯如此，

定要選個強硬的婦人來欺壓我。 一日壓下一寸來，十日壓下一尺來，壓到後面，連寸夫尺夫都稱不得了，那裡還算 得個丈夫？這是俱內之人說不出的苦楚。 據我看來，天地之間只有爬不起的男子，沒有壓不倒的婦人。做男子的秉陽剛之氣而生，沒有不強硬之理；做婦人的秉陰柔之氣而生，沒有不軟弱之理。以男子 之強硬，治婦人之軟弱，不但於丈夫有益，亦且於妻子相宜。 不信但看交媾的時節，那一個婦人不喜男子之強硬，那一位妻子不怪丈夫之軟 弱。這是造物付他的本性，不知不覺從天機忽動之際透露出來的。即此一事，就是 男子宜剛，婦人宜柔；男子喜軟，婦人喜硬的證據了。 為甚麼不投以所喜，反投以所怪，使他習久成性，爬到丈夫頭上來，終日吵吵 鬧鬧，不但男子受苦，連他自己也吃虧。 竟像攜雲握雨的時節，婦人越縱橫，男子越畏縮，這種苦楚比遭刑受罰更甚一 倍。辜負造物一片好心，把兩個行樂的身子交付與他，只因當硬者不硬，以致當軟 者亦不軟也。 我如今先說個強硬丈夫，與後面軟弱之人做個領袖，比尋常引子不同，卻是兩 事合為一事，那個軟弱之人全虧了這個硬漢，方纔爬得起來，不然竟被妻子壓下地去，永世竟不能翻身。 這個強硬丈夫，是洪武末年、永樂初年的人，姓費字隱公，住在浙江衢州府常 山縣，由進士出身，做到四品黃堂之職。 大小妻室共有二十多房，正夫人不倡酸風，眾姬妾莫知醋味。同年的弟兄，相 好的朋友，走到他家，但聞鞦韆院內有嘻笑之聲，不見獅吼堂中有咆哮之氣，沒有 一個不羨慕他。 他到別人家時，看見夫妻吵鬧，聽見妻妾相爭，就像看戲文、聽鼓樂的一般， 心上十分快樂，看了又看，聽了又聽，再捨不得起身。 同去的人問他甚麼原故，他說：「這種光景生平不曾看過，這種聲響生平不曾 聽過，正要借看一看，借聽一聽，不見此輩之苦，那知自己之樂。見過一遭，走回 家去，定有幾日神仙好做，故此不忍棄之而走。」不想四十之外，忽然喪了正室，恐怕姬妾眾多，沒人彈壓，自己出門的進節要嘈雜起來，就托了親戚朋友，要尋一 位半老佳人，做個繼室。 那些親戚朋友，都是些懼內之人，平日見他譏誚自己，懷恨在心，大家商量起 來，要尋個極妒極悍的女子與他續弦，使他說不得嘴。 有個新寡之婦，年紀不上三十歲，姿貌之美，甲於裡中，只是妒悍不過，平日 有醋大王之名。 丈夫未死之先，與個醜陋丫頭偷了一次，雲收雨散之後，被他看出破綻來，把 丈夫叫到面前，三推六問，定要屈打成招，好結果丫鬟的性命。丈夫寧可吃打，只 是不招。 那醋大王疑心不解，就創出個試驗姦情的法子來。吩咐丫鬟取一碗冷水，放在 丈夫面前道：「若還果然無奸，就吃了下去。你敢吃不敢吃？」那丈夫一心要救丫 鬟，竟不顧自己的性命，連聲應道：「敢吃敢吃。」就取了那碗冷水，一口吃將下 去。 彼時是炎熱天光，那丈夫要僥萬一之幸，只說五臟六腑之中盡是暑氣，以一杯 之水救滿腹之火，解涼止渴尚且不足，那裡有得流入腎經？不知道以水救火則不足 ，以水濟水則有餘，熱精才去，冷水即來，豈有不病之理？激成一個大陰症，不上 三日，就嗚呼哀哉尚饗了。 這位醋大王是一刻不下醋味的，弄死了丈夫，只當打翻了醋甕，成年成月沒有 一滴沾唇，那裡口淡得過？少不得要尋個釀醋之人，就吩咐媒婆，要尋男子再醮。 那些懼內之人歡喜不過，大家攛掇費隱公，叫他娶來續弦。 費隱公也久慕其名，知道是個妒婦，因他有傾國之容，不忍求全責備，竟依眾 人娶了他。 眾人只說此婦進門，定要把座清平世界攪做混濁乾坤，這個說嘴的神仙，料想 不能再做了。等到第二日，大家以叫喜為名，都辦了眼睛去看他吵鬧。 不想走到門前，竟有笙簫鼓樂之聲從內而出，竟像夫妻大小同在裡面作樂的一 般，全是太平氣象，沒有一毫變亂之形。 眾人驚詫不已，就叫家人通報。 家人道：「老爺今日有家宴，言才上席，不好傳稟，改日再來罷。」眾人走了 回去，第三日又來，家人照舊回覆說：「今日又有家宴，不便傳稟。」及至第四日 走去，家人回覆的話，依舊照前，不改一字。 眾人道：「為甚麼他的家宴再吃不了？」家人道：「前日的酒，是眾位小奶奶 做主，公請大奶奶的；昨日的酒，是大奶奶一人作主，回請眾位小奶奶的；今日的 酒，又是老爺自己做主，回請大小各位奶奶的。」眾人聽了，一發驚詫不已，就問家人道：「那位新奶奶是有名會吃醋的，難道走進門來，竟不露一毫風彩，與這些 姬妾貓鼠同眠起來不成？」 家人道：「進門的時節也甚是強梁，不肯服善，被老爺處治一夜就服貼了。如 今好不和氣，比前面的奶奶還覺得賢慧些。」眾人聽了，要學些法則回去處治強梁 ，就把起先不服的光景，後來制服的原故，細細盤問他。 家人道：「新奶奶進門，看見許多女子，只說是接親的婦人，全不介意。及至 到了晚上，見他不去，又要陪老爺吃酒，方纔知道是妾，就變起臉來道：『一分人 家只有夫妻兩個，那裡來這許多婦人？我眼裡著不得他，快些打發開去！』老爺道 ：『若沒有幾個婦人，只是夫妻一對，竟與挑蔥弄菜之人無異了，成得一分甚麼人 家？我的規矩不是今日做起的，這些姬妾也不是今日才來的，不曾打發得慣。你若 有福做夫人，好好的坐過來一同飲酒，若還沒有福氣，請避過一邊，看我們作樂。 決不因你一個向隅，使我滿堂之人不能歡飲，落得不要費心。』大奶奶聽了這些話 ，就爬起身來道：『既然如此，我是沒福的人，快打轎來送我回去。』老爺道：『 我這這分人家是走得進來，走不出去的。我也久聞大名，知道你不好相處。起先說 新的時節，還不曾打掃椒房，就設立一座冷宮伺候，喜得不甚相遠，就在這臥室之 旁。若還不嫌寂寞，請過去安逸幾時，等你威怒稍平之後，再過來奉請。』新奶奶 聽了這些話，只說是嚇他的，掉轉頭來竟走。那些小奶奶都要跟他過去，被老爺一 聲喝住，不許一個相隨。等他過去之後，就與眾位奶奶上席吃酒。吩咐家中女戲子 ：『叫他把零出的戲用心做來。』新奶奶走到那邊，就放聲大哭。老爺又吩咐梨園 ，叫把唱曲的聲音與他相和。他若哭得輕，便做文戲；他若哭得重，就做武戲。輕 清重濁，都要和得均勻，不許參差上下。那邊哭了一夜，這邊唱了一夜。 「及至唱到天明，將要撤席的時節，那邊有個丫鬟慌慌張張走過來道：『新奶 奶把一根絲?繫在樑上，相是要尋死了，大家快去勸一勸。』老爺吩咐眾人道：『你 們一個不許來，待我自己去勸。』新奶奶見老爺走到，只說被他嚇慌了，當真來勸 他，一發做起勢來，要去上吊。誰想老爺走進房門，就把門窗戶扇盡行關了，不放 一人進去。對新奶奶道：『方纔丫鬟來說，新夫人要想昇天，特地過來相送。雖然 不曾成親，娶你過來，也算一場夫妻。臨別之際，無以為情，贈你幾遍往生神咒， 省得做了非命之鬼，不得超生。』說了這幾句，就坐轉身子，把背脊向了他，高聲 大氣念起咒來。一連念了幾十遍，再不回頭。只說他死了，那裡曉得往生神咒是這 等靈驗的，不但死者聽了可以超生，連生者聽了也可以免死。新奶奶見他念得發狠 ，竟不肯上吊起來，說：『你要我死，我偏不肯死，看你念到幾時才住！』老爺笑 了一聲，掉轉頭去道：『你既不肯死，我也不念了。如今勸你改腸換肚，只當死過 一次，再投入身一般，開門七件之中，戒了第六件，不要吃罷。』新奶奶道：『要 我不吃醋，須要放公道些。不要把虛名哄我一個，實惠加與眾人。』老爺道：『決 不如此，還你有名有實就是了。』各位小奶奶見他這種光景，知道要挽回了，大家 落得做好人，就斂起分子來，又當賀喜，又當和事，第二日就辦酒席，勸他兩個成 親。大奶奶做了那一場，怕老爺嫌他妒忌，以後還要貶冷入宮，要整個酒席賠罪他 ，恐怕各位奶奶恥笑，就以回席眾人為名，第三日也辦酒筵，吃了半夜。老爺見他 悔過自新，自己也有些過意不去，也要回辦酒席賠罪他，恐怕名色不好聽，只以席 兩處為名，所以今日又有酒筵，少不得還要吃到半夜。如今三處的酒席都已吃完， 明日沒有題目了，列位要會老爺，定是明日。」 眾人聽了這些話，都贊歎起來道：「不信做男子的人竟有這般膽量，別人一生 一世弄不服的婦人，被他一夜工夫就弄服了。難道天下的妒婦都受他的節制不成？ 這等看起來，那個婦人叫做醋大王，這個男子又該叫做妒總管了。大話要讓他說， 神仙要讓他做，沒本事奈何他。」這些說話被人傳播開去，竟把「妒總管」之名做 了他的別號。 他見眾人加以美稱，也就顧名思義起來，竟以總管自任。 看見人家有妒婦，就

千方百計要教導男了去征服了他，必使南風大競而後止。　那些懼內之人，不論官職尊卑，年紀長幼，都要來拜門生，求他傳受心法。　未及一年，竟收了幾百個門生。終日登壇說法，把弭酸止醋之方，細細的傳授 他。大概說：「天下的妒婦，不是些無用之人，皆女中之曹孟德也。亂世之奸雄，　即治世之能臣，化得他轉來，都是絕好的內助，可惜為男子者不能駕馭之耳。男子 駕馭婦人，要以氣魄為主，才術副之。有才術而無氣魄，究竟用不出來，與癡蠢之 人無異。「氣魄」二字是圓通不得的，要從根腳上做起。一次畏懼他，被他奪了氣　　魄去，就不能駕馭婦人，反要受婦人的駕馭了。「才術」二字比氣魄不同，全要用　　得靈變，是要因人起見，因事起見，因時起見的。若執了死法行去，不但才術無所施，連氣魄都要受累了。以執一之氣魄，行圓通之才術，天下古今，無不可化之妒　婦矣。諸兄一向受制於尊閫，如今都在喪氣落魄之時，才術二字全然用不著。且回　去養精蓄銳，把從前失去的氣魄逐分逐毫的恢復轉來，待氣充魄定之後，然後來商　量才術。中人以上者，要用七分氣魄，三分才術。諸兄們本領不足，只算得個中人　以下之人，若有得三分氣魄，以七分才術濟之，亦可以為成人矣。」　　那些及門的高足得了真傳，個個從氣魄做起，做到才術上去。　　費隱公又會審時度事，因人而施，問他尊閫是那一種人，好做那一種事，到那　不先不後的時節，把個法子教導他，沒有一個妒婦不被男子壓倒。不上三年，數百 里內外幾有《汝墳》《江漢》之風，「吃醋」二字竟沒有人說起。　　只有一個婦人，住在費隱公隔壁，偏要與他作梗，年過四十而無子，不容丈夫　　娶妾。人都說妒總管的威名，但能服遠，而不能制近，費隱公甚以為恥。　　這個婦人叫做淳于氏，丈夫穆子大，是個有名的孝廉。他家懼內之風是祖墳上 蔭下來的，父傳於子，子傳於孫，再不曾空了一代。　　孝廉之父與費隱公鄉、會同年，最相契厚，未死之前，曾對費隱公道：「小弟　不肖，做了一世罷軟丈夫，不能振拔，可惜這個同年老師不曾認得，如今甚以為悔　。只是亡妻雖妒，還妒出個兒子來，不曾使小弟絕後。不像如今的兒婦，除吃醋醋　之外，並無他長；做親二十餘年，不曾懷娠一次，又不許小兒買妾，將來必有絕嗣　之憂。這個年姪門生，是一定要拜的了，你千萬不要拒絕。若還教誨得來，使他做　個亢宗之子，娶房姬妾，生個兒子出來，則老年兄之恩德與小北之宗祀，俱不泯矣 。」　　費隱公道：「漠不相關之人，尚且替他籌畫，何況同年之子。　　只要令郎不棄葑菲，肯來相商，還他有後就是」此老回去，正要率領兒子來拜 門生，不想被家務纏了幾日，又忽然生起病來，不多幾時就物故了，迷個年姪門生 究竟不曾拜得。　　淳于氏知道左鄰右舍沒有好人，見了丈夫，定要勸他娶妾，就以守制為名，把　丈夫關在家中，一步不許他走動。有時出門拜客，定要送到門前，直待他走過費家　，方纔進去，其畏妒總管也如此。　　直到三年服闋之後，穆子大的年紀一發多了，慮後之心十分急切，只得轉托朋友替他先容，把費隱公約到別處，方纔拜了門生。一來求他傳授心事，為此時療妒　之方；二來借他遙作聲援，為將來御妒之計。費隱公也把從前的秘訣傳授他一番， 叫他回去培養氣魄。　　穆子大道；「門生所處的時勢，與別人不同，娶妾生子之事，一日也遲不得了 。若要氣充魄定之後，才來商議才術，極少也得三、五年。到那須鬢皓然，精髓告 竭的時節，就娶了姬妾來，也用他不著了。還求老師別作商量，想個早間種樹、晚　上乘涼的法子，才於門生有濟。」費隱公想了一會，又對他道：「『氣魄』二字究　竟是少不得的，沒有浩然之志，如何行得道義出來？如今沒奈何，只得用個權宜之 法，你自家沒有氣魄，把學生的氣魄借你去用一用。你今日回去，就要把娶妾的話 劈空講起，他若窮究來歷，就說是學生的意思，因念同譜之情，不忍令先尊絕後，　　故有此舉。且看他如何答應，再來見我，我自有應變之法。」穆子大道：「若還這　等說法，他畢竟要震怒起來，斷絕門生的來路，就要求見老師為善後之計，也不能　夠了。？費隱公道：「他不放你出來，我自有破柱取人的手段。　　不必自己親征，只消幾個門下之士，以公討妒婦為名，趕到府上去，羞辱他一　頓，連你也要發作幾句，還要逼你離絕他。到那時節，我自有法子引他入彀，決不　至於有縱無收。只是這樁事情，利於急而不利於緩，一面托人尋親，一面與他講話　。等他略有肯意，就娶進門，方纔沒有轉變。若還盡了幾日，你是個沒有氣魄的人　，就像舞仙童的一般，全看神仙附著他，方纔舞弄得起；一刻離了神仙，就要露出 本相來，沒人畏懼他了。　　所以這樁事情，再緩不得。」穆子大聽了這些話，不覺膽壯起來了，把他吩咐 的言語，改頭換尾做了一篇新奇文字，去說那閫內將軍。　　走到家中，見了淳于氏，預先耀武揚威，把妒總管的聲勢著實誇張一遍，漸漸 說到他身上來，說：「他征服了醋大王，威名遠播，常山縣中沒有一個妒婦不出來　投降，不有兒子的都勸丈夫娶妾。凡是懼內之人，感頌他的恩德，都約齊了去拜門　生，竟不通知一聲，把我的名字也開在數內。這也罷了，又有許多好事的朋友，要替他廣施德化，大家勸我娶校我再三回絕他，他就成群結黨做起武斷之事來了，刻　了一篇征剿妒婦、公討忤逆的檄文，各處傳諭，說我年近五旬，未有子息，現為妒　婦所制，不肯買姬置妾，以危宗祧，使妒總管之德化不能遍及於桑梓。仍限我十日 之內，置買側室。如過期不娶，即係不夫不婦、傷倫敗化之人，要一齊打上門來， 聲其罪而致討。你說這樁事情好笑不好笑？」淳于氏聽了這些話，就翻轉面皮來，　先罵一頓，方纔問他道：「你這些巧話要騙那一個？你這些硬話要嚇那一個？我家 絕嗣與別人何干，他來逼你娶小？就是男子不敢娶，婦人不容娶，也是仕宦人家的 常事，又不是謀反叛逆，為甚麼就征剿起來？明明是你自己生心要做不軌之事，又　　懼怕我的法度，不敢胡行，故此假借別人威勢來嚇制我。我是個不受欺騙、不怕嚇 制的人，征剿不征剿，且等他上門，我自會抵敵。你從來不敢放肆，今日忽然大膽 起來，這個初犯斷饒不得，好好跪過來領打！」說了這幾句，就揪住穆子大的耳朵　，要用起家法來。　　穆子大的刑罰往常是受慣的，如今有了靠山，正要處治他，那裡還肯受他處治　？就像殺豬一般高嘶大喊起來，要等費隱公聽見，好發救兵的意思。　　誰想遠水救不得近火，倒在火上加起油來。淳于氏道：「你這等叫喊，難道是 號召別人來擺佈我不成？」竟把丈夫擒倒在地，捏了家法打個不數。　　打完之後，又取一把交椅，朝東而坐，對了費家的宅子，呼了隱公的名字，高 聲大罵起來道：「你自己要做烏龜，討了一伙粉頭在家裡接客，鄰舍人家不來笑你 也勾了，你倒要勾引別人也做起烏龜來。你勸別人娶小，想是要把自己的粉頭出脫　與他，多賣幾兩銀子，又好去販稍的意思。莫說我家的男子遵守法度，不敢胡行； 就是要討，也要尋個正氣些的，用不著那些騷貨。這個主顧落得不要招攬。」罵了 一頓，又指定醋大王的名字，把他腳色手本，細細的念將出來，說：「你的來歷那　個不知？你的名頭那個不曉？前面的丈夫是你親手弄殺的，弄死丈夫是你親手弄殺 的，弄死了丈夫還不替他守寡，孝服不曾滿，就發起騷來，要想出嫁。這樣忍心害 理的事，虧你做得出！　　既出來嫁人，也要存些大體。醋大王的威風，關係天下婦人的體面，只因你一 個喪氣，使天下的婦人都喪氣來，成個甚麼體統？嫁過來的時節若還三夜美麗夜不　得成親，然後倒了威風，也還氣得你過；只熬得一夜不曾同宿，就去拜倒轅門，使 男子得志，還要辦酒請罪他，這樣喪名敗節的事，也虧你做得出！」　　罵完之後，又去拷打丈夫；定要逼他畫了供招，千年萬載不敢娶妾，方纔住手 。　　到了第二日，氣憤不過，依舊向著東邊，重新罵起。正罵到發興之處，不想上 百個男子一齊擁上門來，一個一拳，就把兩扇大門捶得粉碎。一齊叫喊道：「妒婦 在那裡？快走出來！」　　淳于氏見勢頭洶湧，知道眾怒難犯，口便應他：「我在這裡，你們要怎麼樣？　」那個知竅的身子，與那雙在行的小腳，卻比口嘴不同，一步一步的縮將進去，要　拴上房門，為閉關自守之計。又對丈夫道：「你這個失志烏龜，難道看了妻子被眾 人毆辱不成？」他這句話明明是個求救之意。穆子大怕他識破，故意做些畏縮之形　，也隨著他的身子要躲進房去，卻像自家見了眾人，也不免於難的光景，被淳于氏 推將出來，竟把房門閉上。　　外面的人聽見淳于氏的聲氣，一

步遠似一步，知道婦人家膽怯，不敢出頭。大 家就乘虛而入，一步進似一步，竟打進內室裡來。　　穆子大看見眾人，做個躲藏不住的光景，方纔走去攔住道：「列位雖有盛情，　也不該如此，還要分個內外才是。」眾人道：「胡說！你這樣沒用的人，少不得被 妒婦磨死，絕了後代，這分人家指日之間就要冰消瓦解了，還有甚麼內外？」淳于 氏躲在房中，回覆他道：「就是絕了後代，也是命該如此，與列位何干？要你們這　　等著急。」眾人道：「我們眾人不是你公公的年姪，就是你丈夫的朋友。朋友絕嗣　，就與我們絕嗣一般，怎麼不干我事？況且費老師大宣德化，遠近的婦人沒有一個 不改心革面，偏是你這狗婦在近邊作梗，其實容你不得，要打死你這狗婦，等丈夫　另娶一房，好生兒子。」說了這幾句，就骨骨碌碌，打到房門上去，其聲如雷，比　起先捶門的聲勢更加利害。只是手法不同，起先用拳頭，此時用巴撐，聲雖重而勢 實輕，所以兩扇房門再打不碎。　　穆子大故意驚慌直來，跪在眾人面前替妻子討饒。眾人道：「既然如此，打便 不打，這個妒婦斷然容他不得，你快快寫封休書，趁我們在這邊，休他回去。」淳 于氏在裡面應道：「我又不犯七出之條，把甚麼題目休我？」眾人道：「七件裡面　　，你倒犯了三件，還沒有題目？」淳于氏道：「那三件？」眾人道：「妒是一件，　不生子是一件，不孝是一件。這三件之中，那一件是不該出的？」那房門外面現有　文房四寶，眾人一邊說，一邊寫，到說完的時節，連休書草稿都替他打就了，竟拿　住穆子大，要他謄真。　　穆子大不寫，眾人就千」不孝」、萬」烏龜」罵將起來。　　罵之不已，又扭住他的胸脯，你捶一空拳，我踢一虛腳，做個打草驚蛇之意。 丫鬟使婢看見，只說家主果然吃打，都驚慌啼哭起來。　　穆子大叫喊道：「列位不要打，我寫就是。」眾人放了手，穆子大提起筆來， 一揮而就。眾人捏了休書，又逼他去僱轎子。　　內中有一個道：「費老師就在隔壁，他家轎夫轎子都是現成的，問他借用一用　就是了。」眾人道：「也說得是。我們喊了半日，口也乾了，大家一齊過去，一來　借轎，二來吃茶，略歇一歇力，再來打發妒婦起身。」就一齊走了出去。　　不多一會，有個老婦人走將進來，對著穆子大道：「你家為甚麼原故，門都被 從打下來？大娘在那裡？為甚麼不見？」　　穆子大並不回言，只把指頭指著房內。　　那婦人道：「原來躲在裡面，這等快請出來，有我在此，不怕那個吃你下去。　他若再來放肆，拚我老性命結識他。」淳于氏在門縫裡面張了一張，原來是換首飾 的婦人，叫做錢二媽，一向在他家走動的。淳于氏就把門縫一開，招了他進去。錢 二媽問他原故，他把始末根由，略略說了幾句。　　錢二媽道：「這等說起來，是通縣的公憤了。自古道：『從怒難犯。』又都是 些舉人秀才，不是惹得的，少刻打進房來，連我也不分皂白，老人家吃虧不起，放 我出去罷。」淳于氏一把扯住，低聲囑咐他道：「他們就要休我回去，正沒個解勸　的人，你千萬救我一救。」錢二媽道：「怎麼樣一個救法？　你趁此時對我講，省得眾人進來，商量不及。」淳于氏道：「不過開條門路，　容他娶一房就是了。」才說得完，那些眾人就領著轎子，依舊擁了進來，說：「轎　子到了，快些開門！若尺一刻，我們依舊打進來了。」錢二媽道：「列位相公，請 息尊怒。我是換首飾的錢二媽，偶然走到的，你們請退一步，待我出來調停。」眾 人道：「除了打死，只有休的一法，沒有甚麼調停。」口便這等說，眾人的身子卻 退開了許多。　　錢二媽把門縫一開，走出來道：「列位相公的意思，不過要穆相公娶校如今是 我代做主張，容他娶就是了，何須這等發怒？」眾人道：「你的話那裡作準，除非 妒婦口裡明明白白說個『肯』字，我們才罷；不然，定要休他回去，出空了房子， 好另娶新人。」說了這一句，又大家囉?起來，要打的要打，要休的要休，還說臨行 之際，每人只打一拳，當做送風的筵席。　　錢二媽對著門縫道：「大娘你便依我的話，容他娶一房罷。」　　淳于氏道：「眾人勒逼我做，我其實不許；像你方纔好好的勸，我自然肯依。　」錢二媽道：「何好？大娘許過了，你們還有甚麼說得？」眾人道：「這是緩兵之　計，不要聽他。」錢二媽道：「你們幾百位相公動了公憤，一個人一口涎唾，就淹　得人死的，怕甚麼緩兵之計？難道他騙你回去，好出名告狀不成「若還不信，我做 保人就是了。」眾人道：「既然如此，穆兄不許在家，跟了我們出去，直等尋了親 事，揀了日子，與新人一同進門，省得你在家受氣。成親之日，若有一句話說，少　　不得從頭做起。連你這個保人，也辦口棺材伺候。」說完，扯了穆子大，一齊擁出 去了。　　淳于氏待眾人去後，少不得要咒罵一場，痛哭一頓，這是婦人家的故態，不消 細述。　　當晚丈夫不在，就把錢二媽留在家中，一來做伴，二來商議翻招。當不得這個　婦人是妒總管的心腹，預先吩咐定了，把他埋伏在近處，到計窮力竭之際，著他進 來收兵的，不但不勸他翻招，還說許多利害的話，使他懾服到底。　　卻說眾人擁了穆子大，不往別處，竟到費隱公家，把征服妒婦、面取供招的話　回覆了一遍。費隱公把穆子大留在家中，又替他吩咐家人，遍訪女色。家人去了幾 日，回來覆命道：「訪得有兩個婦人，都有絕色，媒婆支知會了。但不知是老爺代 相，還是穆相公自己去相？」費隱公道：「穆相公生平懼內，不曾見過婦人，那裡　知道好歹？有心娶妾，索性娶個好的，不然空費了這個名色，又枉費我一片心機， 竟是我去代相罷了。」　　自己坐著轎子，出去相了半日，回來對穆子大道：「也是兄的造他，兩個婦人 都是尤物，我相了半日，不能定其去取，不如都用了罷。」穆子大道：「豈有此理　，就娶一個也是萬幸的了，非老師大力決不至此。一之已甚，其可再乎？」費隱公　道：「一鋤頭也是動土，兩鋤頭也是動土，我有心做個惡人，索性教你享福到底。　況且你娶妾一事，原為生子而設，怎見得娶來那一個就斷會生？萬一與尊閫一般不能生育，又要央我做起事來，那樣發棠之請，就不敢從命了。你若都娶回去，一個　不生，還有一個做了備卷；若還兩個都生，一發是樁好事，難道中年得子，還怕他　多了不成？」穆子大見他說得有理，就不怕折福，居然僭妄起來，竟把兩個佳人一 齊聘了。　　費隱公揀個好日，把以前出力的門生一齊傳到，好送他過去成親。臨行之際又 問他道：「前日吵鬧的時節，你知道我吩咐眾人扯你出來的意思麼？」穆子大道：　「門生不知，正要請教。」費隱公道：「總是因你沒有氣魄，恐怕離了眾人，決要 露出本相來，被他看破淺深，這娶妾之事就依舊不穩了，所以帶你出來，使他不知 虛實。如今送你三個進門，只當把皇帝扶上龍?，文官武將的事都做完了，這個皇帝 要你自家去做，眾人的氣力著不到你身上來。就是起兵剿妒之事，也不是真正義舉　，止可一試，不可再試的。從今以後，你須要自家爭氣，把別人的氣魄認做自己的氣魄，一句話也講錯不得，一樁事也做錯不得；若還並了一著，又等他爬到頭來，　不但前功盡棄，連那兩位佳人還不知死所。這番陰騭都歸到我身上來，不是為好，　反是造孽了。你須要謹記此言，不可忽略。」穆子大道：「門生受老師再造之恩， 只當重做一世人了，怎敢不圖振作？從今以後，強將部下無弱兵，斷斷不失門牆之 體，求老師放心。」　　費隱公吩咐之後，等兩乘轎子抬到門前，叫他隨了新人一齊進去。　　淳于氏起先只許一個，如今見了一雙，況且又美到極處，一個抵得幾個的，竟 把眉毛氣得直豎，就當了眾人發作起來，說：「許了娶，不容他娶，就是我的不是　；許他娶一個，如今娶起兩個來，這是誰的不是？眾人請講一講。」眾人道：「一　個娶得，十個也娶得了，豈但兩個？難道你要借端生事，好趕他出去不成？」大家　又鼓噪起來，把以前的聲勢從新做起。淳于氏也不肯甘心，竟要拚了性命，與眾人抵敵。虧得錢二媽夾在中間，做好做歹，替他排難解紛，這樁好事才不致於決裂。　　錢二媽等眾人去後，把淳于氏扯進房中，再三苦勸，又與他抵足而眠，使他不 見所見，不聞所聞，竟像吃酒醉的一般，鶻鶻突突過了一夜。　　穆子大倚了眾人的虎威，不顧天顏咫尺，竟在輦轂之旁做起越禮犯分的事來，　把兩副鋪蓋並做一?，大家共枕同眠，疊成一個「磊」字。以生平不近一色之人，忽　然驕奢淫欲，享起王侯天子之福來。你說他這場春夢從那裡做起？到了第二日，也虧他膽力兼雄，智勇俱備，惟恐淳于氏要絮聒他，故意尋些事端，打張罵李，把手　下的丫鬟僕人個個都整飭一番，要使

家主婆聽見，知道他帽兒向前，今年不比往年　的意思，竟把眾人去了丟下來的餘氣剩魄，整整使了一日。淳于氏只道他有恃而然　，恐怕一有響動，又要激起事來，只得隨他舞弄，陽為不知，在房中坐了一日。　　到第三日上，少不得兩位新人要請他出來，同拜三朝。及至走到堂前，與穆子　大立在一處，各人抬頭一看，不覺四滴眼淚一齊流下肋來，背了新人暗暗的哭了一　會。哭到後面，知道掩飾不來，索性摟做一團，號號啕啕哭個尺興。　　這是甚麼原故？只因他夫妻兩口做親二十餘年，不曾相罵一場，不曾分宿一夜　，穆子大自從吵鬧之後，就隨了眾人出去，成親之日雖然進來，也不曾與他會面，　直到此時方纔聚一處，兩片慈心一齊發動起來，倒是男子的眼皮預先紅起。　　穆子大成親之夜，還怕眾人去後，自己孤立少援，兩處的洞房料想不能安堵，　即使緊閉重關，死守一處，少不得有一處受虧，所以把兩?鋪蓋並做一?，全是為此　，要做個聯兵禦敵之計。誰想波恬浪息，枹鼓不鳴，不但沒有烽火之驚，還帶挈他　在中軍帳裡享了一夜帝王之福。你說穆子大心上感激他不感激他？當晚雖然感激，　還說他這片好意未必出於自然，都是錢二媽挽回之力，焉知不是他要起兵，為左右　之人所制，要養精蓄銳，等扯勸的人去了，然後與他為難也不可知，所以第二日耀　武揚威，虛張聲勢，全是為此，要做個先聲奪從之計。　　誰想他偃旗息鼓，絕不攖鋒，不但不做驕兵，連應兵也不肯做，使自己唱凱而　旋，以致兩位新婦替他頌德稱功，奏了一夜武成之樂。你說穆子大心上憐憫他不憐　憫他？此時見了，以二十餘年不曾反目的夫妻，忽然吳越了許久，又新被這些德化　，所以不知不覺做了被感的豚魚，先對他流起淚來。婦人家的眼淚又比男子不同，　時時刻刻放在眼裡伺修，要用就流下來，不用就收上去，隨你甚麼男子，再哭不過　婦人。　　所以這一次的哭法，雖是穆子大佔先，究竟不能持久，淳于氏才哭動頭，他眼　　淚就有些告竭了。見妻子哭得可憐，自己陪他不過，就叫兩個新人跪下相勸。淳于　氏的威風倒了幾日，才討得他這點贏頭，也不好十分自大，就把兩個一齊扶起，與　他同拜三朝，禮貌之間，十分優待。穆子大看了，竟把自己當做神仙，卻像從今以　後不但朋友用不著，連隔壁的妒總管都要禪位與他，這一世的門生，自然收不盡了　。　　當晚就別了新人，與淳于氏復敦舊好，少不得把請罪的筵席，放在情興裡面乾　折與他，不像費老師公請一家，使吃虧之人不能獨享。　　淳于氏的筵席，不但與醋大王不同，不肯花錢費鈔，連」情興」二字也不肯破　慳。知道他是喜哭的人，只把眼淚去結識他，使他陪哭不過，定要想個止淚之方。　新人不在面前，少不得要自己下跪，再討他些贏頭到手，那以前失去的威風就不怕　不復了。　　等他完事之後，不知不覺就啼哭起來。此時的眼淚，不像日間流得洶湧，故意　使他涓涓滴滴，做個細水長流。從一更哭起，哭到三更，隨你苦勸，再不肯住。穆　了大拗他不過，畢竟墮入計中，爬起?來，跪在踏板上面，把丈夫改做尺夫，淳于氏　還肯住；直等他俯伏在地，把尺夫改做寸夫，然後收住哭聲。發放他起來同睡。　　睡了一會，就把以前吵鬧的來歷，細細盤問他道：「我與你兩個，惡殺了還是　夫妻；那一班眾人，好殺了也是朋友。為甚麼央了他們，擺佈起我來？還虧我那一　日知機，不肯與他對敵，若還走了出去，你一拳我一腳，豈不打死在他們手裡？這　　還是那個的主意？你好好對我說。若是別人強你做的，也還怨得你過，我不但不怪　你，連眾人也不去怪他。他要逼我做個賢婦，也是一片好意，難道有甚麼仇氣不成　？若還是你自家的主意，有心叫人處治我，就比強盜的心腸更甚一倍了，還與你做　甚麼夫妻？不如一索吊死，到閻王面前去伸口怨氣。只怕妒總管的威風，行不到陰　司裡去；就是那一班惡人，也不肯為了朋友，趕到閻王面前來遞公揭。你這個新郎　只怕做不長久。我既要死，也不肯好好就死，定要把新來的人打上幾十頓，罵上幾　百遭，等他那兩條性命將要結果的時節，我才到陰司去等他，決不肯為他而死，還　容他在世上享福。你如今從直說來。」穆子大見他這些言語，又說得婉轉，又來得　急切，只道他果是真心。自己躊躇道：「他若知道這番舉動不是自己的意思，一定　肯原諒我，把往事付之東流，就只當不曾反目，這兩個新人落得好過日子了；若還　不說真情，自己認了不是，他就愈加仇恨起來，那些打罵新人、自己上吊的事，都　是做得出的，那有這許多精神去替他啕氣？」穆子大想到此處，就作那些圈套果然　是自己做的，也要借重別人替他任過，那裡肯把別人的過失認到自己身上來？就把　始末根由和盤托出。說：「這些罪過不但與自己無干，連眾位朋友，也不過是體天　行道。總是費老師一片好心，看先人面上，不肯使我絕後，所以號召眾人，幫扶我　做事的。就是趕進來打你，也是虛張聲熱，要逼你個『肯』字出來，那有當真毆辱　之理？即使你不知機，出來與他對敵，我也要喝退眾人，難道肯把自己的妻子與別　人沾手不成？這是斷斷沒有的事。」淳于氏見他肯說真情，就歡喜不過，又把許多　的甜言蜜語去哄誘他，還要盡其底裡。　　穆子大要全直道，索性說個盡情，連妒總管傳授的心法，都被他透漏出來，說　　：「妒婦不是無用之人，化得轉來就是內助。你如今化轉來了，將來助內之功，正　　不可限量，豈止不妒而已哉。」淳于氏道：『他既然會變化妒婦，畢竟有個化妒之　方，你一發也說一說。我是已化之人，雖然用他不著，也待我記在肚裡，等你生出　兒子來，好教他一教。省得你是有事的人，將來要忘記了，可惜這樣的秘訣，不能　夠傳授子孫。」穆子大道：「也說得是。」就在他肚子上面登壇說法起來，把先用　氣魄、後用才術的話，有條有理說了一遍。淳于氏得了真傳，就像九尾狐狸學會了　偷精吸髓之法，不但以前攝來的氣魄沒得還他，連將來未吐之氣、未生之魄都要預　先攝過來了。當晚歡歡喜喜，睡到天明。　　第二日起來，把那兩個姬妾優待如初，不露一毫聲色。到了晚上，穆子大要與　新人同睡，先來稟命於他，說：『做親的舊例，一月之內，新人不守空房。要等滿　月之後，才好定一個規矩，或是每人一夜，或是你得一夜，他們兩個共得一夜，且　　到臨時酌擬。如今不曾滿月，只得要去相伴他。屈你獨宿幾晚，到滿月之後，我過　來多睡幾時，補還你的欠帳就是。」淳于氏道：「既然如此，昨夜就不該過來了。　」穆子大道：「那是一向虧負了你，心上不安，要過來暴白心事，故此不拘常格，　過來宿了一晚。如今說明白了，還要去循循舊例。」淳于氏想了一會，就對他道」　既然如此，你去就是了，何面說得？」穆子大聽見這一句，只當奉了溫旨，有甚麼　不遵？竟到以前作樂之處，自己脫了衣服，先爬上?，專等那兩位新人來寫「磊」字　。　　等了一更天氣，再不見新人進房，只說他與大娘說話，不好抽身，只得披衣而　起，要走去叫喚。不想爬下?一看，那兩扇房門起先是開著的，如今忽然閉了，心上　已有三分疑惑；及至走去開門，又是反扣著的，連聲叫喚，再沒有人答應，就愈加　愁悶起來。　　原來是尊夫人的計較，起先稟命的時節，穆子大前腳走來，後腳就被他跟到，　趁那兩個姬妾不曾進房，就如飛取一把鐵鎖把房門鎖上，自己陽為不知，竟去關門 睡了，使那兩個姬妾既不得進房，又沒處借宿，彼時是隆冬天氣，不必不凍斷狗筋 。　　穆子大立了一會，只見門又曳不開，人又叫不應，知道是醋病發作，卒急難醫　　，只得脫了衣服，又爬上?，冷冰冰的睡了一夜。　　睡到第二日，等淳于氏開了房門，放他出去，只見那兩位新人，凍得頭青面紫　，抖作一團。問他那裡睡了一夜，那兩個新人要說，被上面的牙齒與下面的牙齒相　打不過，一句也說不出來。穆子大甚是不安，要想扯他上?，自己脫了衣服，把熱身　子焐他一焐，又怕淳于氏看見，不好意思。只得做眉做眼，把牙齒咬了幾下，做個　仇恨妒婦之意，也不曾敢說出來，淒淒楚楚的過了一日。　　等到晚上，恐怕淳于氏又用前法，要擺佈他，就預先吩咐新人，叫他坐在房中　，不要出去，「開了房門等我，我到點燈時節自會進來。」那兩個新人果然依了這　句話，不曾到晚，就以補睡為名，都上?安歇也，開著房門，專等他來訴苦。　　穆子大在書房坐了一會，知道淳于氏沒有好意，竟不去稟命他，到點燈時節，　往新人房裡竟走。不想走到門邊，又有詫事，那兩扇房門起先叫他開著的，如今忽　然閉上了。只說那兩個新人怪我累他受苦，故意閉門不納，要使我求告的意思，就　一面叫，一面推，要新人放他進去。裡面應道：「房門並不曾拴，推進來就

是了。 」穆子大舉手一摸，原來又是鎖著的。昨晚不得出來，今晚不得進去，這才合著一 句俗語，叫做「進退無門」。穆子大知道又是詭計，只得要上門哀告，求他解危。 誰想那北門鎖鑰是決然不發的了，落得不要開口，只好將機就計，去借宿一夜 ，一業省得受凍，二來要去調停一番，預為明日之計，省得這重牢門夜夜上鎖。就 走到他臥房之外，也像起先一般，一面叫，一面推，要淳于氏放他進去。裡面只是 不開，隨他在外面叫喚。 穆子大道：「我不是來請鑰匙，是來借宿的，不要認錯了主意，快些開門。」 裡面伴宿的丫鬟聽見這一句，知道不是有損無益的事，竟要起來開門，被淳于氏喝 住道」「不許！他有了兩個新的，何須到舊處來借宿，不要理他。」穆子大道：「 既不容我借宿，求你把鑰匙發出來，可憐我凍不過。」淳于氏道：「你心上愛他的 人，為你凍了一夜，你就凍一夜賠罪他，也不為過。若還熬凍不起，你家的門扇原 不十分堅固的，再去約些朋友，幫你打開就是了，何須用鑰匙？」穆子大聽了這些 刁聲，一發憂煎不過，心上思量道：「我要打進去睡，有何難哉！只是這個惡婦， 決不等你安眠穩宿，又有別事做出來，半夜三更，與他啕甚麼氣？況且今日之事， 都是費老師逆料過的，我臨行之際，何等說得威風，如今被他聽見，畢竟要恥笑我。 發兵剿妒之事，他說過不肯再試的，料想不來救護，只是含忍的好。」左顧右 盼，沒有個棲身之所，只得走至灶前，到亂草窠中去投宿，虧得一隻義犬，把熱烘 烘的?鋪搭了家主，與他抵足而眠；雖然凍了一宵，還不至於十分狼狽。

穆子大未到天明，就預先思慮道：「這個妒婦詭計多端，令人不可測度。我這 兩夜的磨難也受得勾了，焉知到了晚上又沒有別計生出來？不如還照前番與他硬做 一齣。費老師是執意的人，發兵剿妒之事，他說過不肯再試，自然不肯再試了。落 得不要求他；只好去哀告朋友，求他為人為徹，竟反映費老師的威風，瞞著費老師 來使一使。若還嚇得妒婦回心，只當撞著個太歲，竟不必使他與聞，我已陰受其福 了。且等太歲撞不著，然後央眾人寫封公書，求費老師於常法之外，生個變法出來 ，救我一救，料想他還是肯的。我如今且慢些出門，索性把眾人的威風也瞞了眾人 ，先在家中使一使，或者妒婦是傷弓之鳥，提起眾人來就預先害怕，不敢再用詭計 也不可知。若得如此，也只當撞著個太歲，連眾人也不使與聞，我已陰受其福了。 且等太歲撞不著，然後去央煩朋友，求他在假事之中做出真事來，應了我的說話， 料想也是肯的。」算計定了，又恐怕吵鬧起來，被妒婦據了要害，不得出門，各路 的救兵無由而至，就預先走到書房，寫一封告急的書，交與一個老僕，叫他留在身 邊，備而不用，等到萬不得已之際，拿去請兵。這個老僕是他管家裡面第一個忠義 之人，常慮家主絕後的。 穆子大遞書之後，正要去尋事丫鬟，責備奴僕，預先試一試虎威，好做假途滅 虢之事。不想淳于氏的兵法，比他略神速些，不等這邊發作，就預先整頓起來。把 丫鬟奴釙一齊喚入中堂，大喝一聲，叫他跪下。 先問家人道：「前日眾人打進門來，明明是個圈套，只瞞得我一個，你們都是 知情的，為甚麼不說一聲，使我中了詭計。好好的招出來！同他計較的是那一個？ 替他請兵的是那一個？」 那些家人都說是相公自己做的，不干下人之事。 淳于氏又問丫鬟道：「前日眾人打進來，我是個正經人，要顧惜廉恥，不好出 頭露面，去抵敵他。你們是我的丫鬟，就像爪羽翼一般，都該奮勇爭先，替我出氣 ，為甚麼縮頭縮頸，都躲在背後去，難道與家主串通一路，要置我於死地不成？」 那些丫鬟都說：「自己是膽小之人，看見勢頭利害，不敢向先；況且大娘又沒 有軍令，怎敢擅自出兵？故此不曾抵敵。」 淳于氏道：「既然如此，都饒你一個初犯。從今以後，若還那個烏龜家主要央 人與我廝鬧，管家裡面，知風不報者，重打五十板，同謀與事者，斃諸杖下。那些 烏合之眾若還再上門來與我爭競，丫鬟裡面，有畏道畏尾，不行抵敵者，重打五十 板，有能奮勇爭先，出奇制勝者，計功行賞。」那些丫鬟奴僕，起先喚到之時，大家都拚了肌膚來受鞭撲，如今感他不打之恩，那一個不要將功折罪？磕了謝恩的頭 ，都起去了。 淳于氏又吩咐丫鬟，喚那兩個姬妾出來。等他走到中堂，也與丫鬟奴僕一般， 大喝一聲，叫他跪下。自己拿張交椅，對他坐著道：「為你這兩個妖精，使我啕了 多少臭氣！你們兩個畢竟是未嫁之前，與他勾搭上手。他丟你不下，要做先奸後娶 的事，所以央了眾人來壓制我。如今從直招來，是幾時與他睡起的？」那兩個姬妾 跪便跪了，還有個不受約束之意，把面孔朝了空處，不肯向他；又見他所說的話都 是沒有來歷，要在雞蛋裡面尋出骨頭來的，那裡肯答應他？惟有相對淒然，痛哭流 涕而已。淳于氏見他心高氣傲，不服審理，就取一根絕細的皮鞭，把那粉嫩的皮膚 抽個不住。淳于氏發性之初，拷問婢僕的時節，穆子大氣憤不過，就要與他交鋒； 只因他所說的話，句句合著心事，自己正要借兵，他就說借兵之事，竟像知道的一 般，就是諸葛孔明，也沒有這等的神見，被他智勇所懾，不敢攖鋒。後來見他喚到 新人，漸有剝膚之慘，料想遏止不得，就對老僕做個手勢，叫他一面求援，自己一 面赴難。見兩個姬妾打到苦處，就捏首一根門栓趕上前去，對淳于氏高高擎起，要 在當頭賞他一根。 不想那根門栓又是雌木頭做的，不聽男子指揮，反替婦人效力。擎起了時節十 分輕便，就像一根燈草；及至擎到半空，他就作堅起來，不肯向前，只想退後，就 是幾百斤的鐵杵，也沒有這般重墜。狠命要打，再打不下去。被淳于氏一把接住， 就拿來處治丈夫。 一到婦人手裡，他就輕便起來，要起就起，要落就落，竟在穆子大身上翻了幾 十個筋斗。可憐這一男二女，被這強悍之婦打得皮破血流。那些丫鬟奴僕，他軍令 森嚴，那個肯惹火燒身，都一齊避了開去。要個揉疼摸痛的也沒有。 穆子大要喊叫幾聲，又怕妒總管聽見，要怪他不聽善言，失了門牆之體，不但 不發救兵，還要阻撓義舉，所以忍氣吞聲，不敢東向而哭。 淳于氏打過之後，就有許多苟政嚴法號令出來，總是要磨滅婦人、制服男子的 苦事，定要這一男二女點頭答應，當了遵依的呈子，方纔發落起去。

卻說那個齎書的老僕，知道家主在急難之中，不能久待。 就如飛似箭跑往各處求援，大奮包胥之哭，不上一個時辰，就把各路救兵盡皆 征到。 又怕淳于氏要疑虎他，自己吃虧不致緊，家主以後沒有效力，就等眾人將到之 時，先替淳于氏做個探子，慌慌張張走去報信道：「聞得隔壁老爺聽見我家啕氣， 又去號召眾人，不可不防備他。」才說得了，那些打鬧的人已進了大門，淳于氏只 當不知，隨他打鬧。一面吩咐家人，叫他去守住大門，不到賊兵大敗之際，不許放 一人逃走。家人去後，就把中門關了。一面吩咐丫鬟，叫他各尋器械，放在手頭， 「看我與眾人爭鬧，眾人爭我不過，畢竟要打進門來，待我躲避上樓的時節，你們 一齊動手。」又吩咐一應下人，叫把銅盆水桶與手巾服之類，都收拾上樓，不許留 在耳目之前，使眾人看見。那些下人不解其故，都在肚裡猜疑，難道怕他打劫了去 不成？淳于氏等他收拾完了，就立在門縫之中，緊緊對著外面道：「你們這些鼠輩 ，前日來打鬧一番，我看斯文面上，不好衝撞你。你們得些贏頭，也就該住了，為 甚麼今日又來？難道你們有口會罵，有手會打，我是個啞子孩子不成？」眾人見他 以前服善，如今忽然放肆起來，那裡含忍得住？就大家指定了他，千「妒婦」、萬 「狗婦」罵個不了。 淳于氏道：「你們這些鼠輩，以前都是好人，只因拜了個烏龜頭目做了門生， 都學他做起烏龜來，那一個不討些粉頭，在家裡接客？只因我家男子不肯學樣，你 怪他獨為君子，恐怕在背後譏誚你們，所以千方百計，也要逼他討幾個。如今粉頭 也討了烏龜也做了，為甚麼還放他不過，要打上門來？難道要借我妒忌名，好弄這 兩個淫婦出去，放在你們家裡，借別人的粉頭替自己接客不成？」說了這幾句，就 千「烏龜」、萬「忘八」罵個不了。還有許多村言潑語，都是男子口中罵不出來的 說話，都被婦人罵出來。 眾人也要把村言潑語回覆他幾句，又礙了穆子大的體面，罵不出口來，到舌尖 上又縮了轉去。除「妒婦」「狗婦」之外，沒有第三個名目加他，口上的便宜已先 折了一大半。 淳于氏道：「你們這班烏龜門生，也罵得勾了，如今饒了你罷。只有幾句未盡 之言，煩你眾人的口，寄與那烏龜老師，說他傳授別人的心法，別人都試過了，不

見十分應驗。他說壓制婦人要先用氣魄，像我家男子前日那樣威風，不但自家賣弄　豪強，還把通國之兵都號召攏來，要壓制我，也可謂雄到極處、壯到極處了；我如　　今還會箝束丈夫、鞭撻姬妾，可見先用氣魄的話甚是荒唐，全然聽不得的。他說氣 充魄定之後就用才術，像我家男子前日那樣聰明，不但做盡圈套，嚇我投降，連休 書草稿都央人打就，要離絕我，也可謂決勝無遺，料敵多中的了；我如今還會跳出　牢籠，不受駕馭，可見後用才術的話也甚是誕妄，一毫用不著的。這樣心法也平常 得緊，為甚麼就享此大名，把一縣的愚夫愚婦都哄動起來，終日受他約束，豈不愧 死！總是他前半生的命好，不曾遇著個能乾的婦人與他作對，所以妄自尊大，做了　半世的夜郎王。如今小巫遇了大巫，被我說破之後，叫他老老實實縮了龜頭，躲在 污泥洞中，過了下半世罷。」　　眾人見他以前的話雖然狠毒，還是罵的自己，況且這番舉動是瞞著費隱公的， 恐怕弄出事來，要惹他埋怨，所以一味含容，不敢輕易動手。如今見他丟了自己， 罵到費老師身上，就一齊膽壯起來，正要借此為名，好大鬧一場，等老師知道，方　　纔動氣。就把幾十個拳頭，一齊豎起來，對中了門，狠捶亂打。　　淳于氏不等攻開，就先把門栓一拔，做個抱頭鼠竄的光景，急急的跑上樓去。 眾人見他畏懼，一直打進中門，直趕到樓梯腳下，看見兩扇踏門是緊緊閉著的。眾　人因他今日的射法與前日一般，也就把今日的攻法與前日一樣，故意在踏門之上狠 敲亂擊，要逼他投降。　　那裡曉得虛中有實，做妒婦的人不消讀得四經七書，自然是諳練兵法的，不曾 捶得幾下，只見伏兵四起，有許多丫鬟使婢，執了器械趕上前來，對了眾人亂打。 眾人都是赤手空拳，那裡抵敵得過？打到痛處，就喊起來道：「我們替你相公出力　，你倒打起我來，難道你不是相公的人麼？」眾丫鬟道：「大娘叫打，我們不敢不 打。大娘的法度是相公知道的，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他決然不怪。」說了這幾句　，就分外猖獗起來。　　淳于氏傳令道：「你們略打幾下，見見大意就罷了，不用十分囉?。如今對眾人　說，叫他立到天井裡來，我有幾句好話說，在樓窗裡面告訴他，叫他們仰起頭來看　了我說。」眾人看見出兵不利，都有恐懼之心，見他說了這一句，只道也像前日一　般，要放聲求饒，好等眾人出去的意思，巴不得要此收兵，就一齊擁入明堂，果然　仰起頭來，看了說話。　　只見樓上的窗子還是閉著的，只說在裡面打點說話，好解散眾人，那裡知道他 安排兵器。少刻窗子一響，竟有許多污穢之物從樓上傾將下來，傾得眾人滿頭滿面　。　　你說是些甚麼污穢？原來是淨桶裡面的東西，叫做「米田共」，預先防備他來　，擺在樓上伺候的。起先躲避上樓，就是為此，居高建瓴，正要使這恩施普遍。所 以眾人裡面，沒有一個不被他雨露之恩，又喜得是仰面而受，沒有一滴酒在空處， 這個越王勾踐，是人人要做的了。　　眾人在不意之中，接了滿面的污穢，竟像在糞缸裡面爬起來的一般，那裡腌臜　得過？況且渾身衣服，又沒有一寸乾淨的，要尋件拭面揩嘴的東西，竟不可得。對 了穆子大道：「我們為你一個，吃了這樣大虧，還不去吩咐家人，多舀幾盆臉水， 多取幾條手巾，等我們洗抹一洗抹；再有隨便的衣服取幾件來，待我們權換一換，　　好出去見人。不然這一付嘴臉，怎麼走得出去？」穆子大道：「家人雖有幾個，都　被妒婦嚇制過了，沒有一個敢來，待我自己去齲」那些眾人見齷齪不過，那裡等得 他取來，就一齊跟到灶前，要就了銅盆洗面。那裡曉得銅盆水桶與拭面揩嘴的東西　，都預先收拾過了，那裡摸得著一件？再去搜尋衣服，一發乾淨得好，莫說破裙破 襖藏得精光，就是揩桌的抹布也不留一塊。　　眾人歎口氣道：「神哉妒婦，真擾世之才也！如今沒奈何，只得趕到隔壁去求　救於費老師，討他幾盆熱水洗濯一洗濯，借他幾件衣服更換一更換，然後與他細作 商量。」就一齊帶了污穢，擁入費隱公家。　　費隱公看見，驚慌不已，竟不知甚麼原故，只得掩鼻而問之。眾人把釀糞的根　由與受糞的來歷，細細述了一遍；又把妒婦譏誚費隱公，托他轉致的話，一字不遺　都直言告稟。　　費隱公聽了，氣得雙眸直豎，神氣索然。因他污穢不過，難以接談，就吩咐家 人取衣服臉水，與他洗換過了，方纔呵叱他道：「我前日已曾說過，剿妒的事是再　試不得的。為甚麼背了我的話，又欺瞞著我，走去生事來？如今被他掃盡威風，連 我也為之喪氣，卻怎麼了？」眾人道：「門生們的不是，自然不消辯了。只這場勝 負，大於風化有關，還求老師捨短慮長，想個奇計出來，正一正風化才好。不然南　風自此不競，連以前收服的妒婦都要反叛起來，老師與門生輩都有不有測之憂矣。　」　　費隱公道：「漢妒之方，只有氣魄與才術兩件，這等看起來，都被那個無用之 物告訴了他，才有番蠢動。如今我輩的伎倆都被他看透了，氣魄不能制，才術不能　馭，連王法官刑都治他不得了。那裡還處治得來？」眾人道：「若還處治不來，穆　門生與那兩個姬妾都要死於此婦之手。況且老師與他勢不兩立，妒婦之道不息，夫子之道不著，老師處治他不來，不但自家喪氣，將來還要受制於他。焉知他得志以　後，沒有妒婦去拜門生？他也登壇說法，與老師相抗起來，只怕倡妒容易，化妒煩　難，吾道之衰，可立而待矣。還求老師作急圖之。」費隱公不言不語，躊躇了一會　，方纔回覆他道：「就要相圖，也不是旦夕之事，且看他得志以後舉動何如，我自　有道理。」眾人得了這句話，方纔肯去。　　卻說淳于氏戰敗眾人之後，先把丫鬟使婢敘功行賞，連報警的老僕亦在犒勞之 中。　　賞功已畢，就把三個召寇之人，喚到面前行罰，穆子大領竹板，兩個姬妾吃皮　鞭，一日之中，受了兩番嚴拷。從此以後，把這三個犯人監在兩處，日間不許見面　，夜裡不使聞聲。兩處都撥了丫鬟不時巡邏，一有響動，就取出來治罪。　　監了幾日，這一男二女都生起病來，明明是憂鬱之症，淳于氏又說他害相思，　分外防得嚴緊。穆子大再三哀告要出去就醫，淳于氏只是不許。穆子大道：「如今 春闈已近，會試的同袍都要起身快了，別樣的事不許我走動，難道進京會試也不容 我去不成？」淳于氏聽了這句話，就歡喜起來，思想會試還是小事，且等他出去之　後，好結果這兩個婦人，省得他立在面前，到底有些礙手。就一面料理行裝，一面 僱辦船隻，直到起身那一刻，才叫老僕挑了行，李跟他出門。　　示行以前，恐怕那班惡少要替他商量計策，思想復仇，一概不許他辭別朋友。　　那兩個姬妾知道他此番出去，不是生離，竟是死別了，到監行之際，就不受拘 攣，從房裡跳將出來，一齊扭住穆子大，號啕痛哭，說：「我們兩個終久是一死， 不如死在你未去之先。」　　各人取出一把剃刀，都要自刎，被淳于氏喝令丫鬟奪下剃刀，扯了開去，才打 發得丈夫出門。穆子大傷心不過，那裡去得向前」心上思量道：「我病體十分沉重，就到了京　師，料想愁病交煎，也做不得好文字出，拿定不中，去也枉然。不如住在近邊，看　看家中的光景，好商相會。」就在船上住了一夜。到第二日黎明，竟到費隱公家， 哭訴從前之苦，求他生個法子，救了這一條性命。費隱公恨他不過，那裡肯管？只 說沒有計策。　　穆子大道：「老師不救門生，門生有死而已。」說了這一句，就跪下地去，只 管撞頭。　　費隱公想了一會，才問他道：「照你說起來，這一次的公車斷然不上了。你可　肯躲在我家，住上一年兩載，待我把這強悍之婦處個盡情，使他一生一世不敢反覆 麼？」穆子大道：「若得如此，莫說一年兩載，就躲一世何妨。」費隱公道：「你 如今被他磨滅不過，所以恨他，只怕一月兩月不在面前，沒有妒婦磨滅你，你的骨　頭又有些作癢起來，要思想妒婦，去受他的磨滅了。那裡保得一年兩載不想回去？　」穆子大道：「門生的體面為他壞了，門生的宗祀為他絕了，連自己一條性命尚不 能保，此等仇恨，竟可以不共戴天，豈有隔絕了他，還去思念之理？」費隱公道：　「既然如此，我就要便宜行事了。　　你從今以後住在我家，待我把小兒輩相從，屈你做個西席，省得你沒有事做，　要想出門。那兩位佳人，包你不出十日，就雙雙弄他出來，與他並做一處就是了。　」穆子大得了這句話，歡喜不了，也不問他取出佳人當用何法」處治妒婦當用何方　？索性付之不問，好等他便宜行事。　　卻說淳于氏打發丈夫之後，把那兩個姬妾三日一敲，五日一比，定要送他上路　。虧了一個能事的賣婆，常在他家走動，把淳于氏再三苦勸，說：「打死不如放生　，何不尋兩分人家，遣他出去？一來斷絕禍根，二來也

積一場陰德，三來還得幾兩 銀子，又省了兩口棺材。」淳于氏見他說得有理，才肯放一條生路，要打發他出門 。只是不肯嫁在近處，恐怕丈夫回來，要背地取贖，除非嫁與遠方之人，方纔沒有 後患。　　媒婆道：「這也不難。」就去尋了兩個孤客，說是江南海北之人。淳于氏接了　財禮，把兩個姬妾一齊打發出門。只說他與前面的丈夫，千年萬載不能夠見面了， 那裡曉得跨出門檻，就會相逢。　　原來那個媒婆又是費隱公的心腹，設定圈套叫他來做事的。　　果然不出十日，就把兩個佳人與穆子大並做一處。這一男二女不但分而復合，　又只當死而復生，那裡快活得了。住在費隱公家，看了樣子，與他一般作樂。　　住到一月之後費隱公走到書房，對穆子大道：「你們三個住在這邊，是極妥當 的了，只是家中的事，也還要人料理。我看你這個老僕，大有忠義之心，須要想個 法子，打發他回去。　　一來叫他料理家務，為目前署事之人；二來等他做個內應，為將來聚合之計。　　」穆子大道：「我也正要如此。只是他走了回去，妒婦就要疑心，說我既然進京， 為甚麼不帶人服事，只有上個老僕，又打發轉來？」費隱公道：「自有妙法，不但 使他不疑，還只怕要信之太過。只是一件，從今以後，要屈你權死一死，到一年兩　年之後，再活轉來，這個妒婦方纔征得他服，與你們三個和氣到老，沒有一毫變更 ；你若不肯權死幾年，這個妒婦是萬萬征他不服的，只好暫且安樂幾時，依舊回去 受苦罷了。」穆子大聽了這幾句，就驚駭起來道：「別樣的事可以做得，生死大事　，豈是兒戲得的？況且死了一兩年，如何再活得轉來？」費隱公笑起來道：「不是　當真教你死，只要認個『死』字，說你原是有病的人，出門之後沉重起來，死在路 上就是了。」穆子大道：「此計極妙。我自做親以後，受了妒婦多少磨難，就屈他 受些淒涼，暫守幾年活寡，且讓我住在這邊，作樂作樂，度個後代出來，也不為過　。只是一件，到一年兩年之後，用個甚麼法子，又好說我活轉來？」費隱公道：「 法子儘有，只是如今說不得；若還對你說了，少不得又像前日一般，把我傳授的心 法都敗露出來，使他識破底裡，以致一敗而不可救。三日兩日尚且如此，何況一年　兩年，閉得你的口住？」穆子大道：「既然如此，門生不必再問，依了老師，打發　他回去就是了。」費隱公道：「他口裡說死，尊還未必見信，須要你自己的親筆，　寫一封遺囑與他，說：『我死在途中，不及料理後事，門戶之計，會要仗你主持，　不可貽笑於桑梓。所娶二妾，若還不曾懷娠，可速速教他改嫁。你自己年過四旬， 平日又喜談節操，盡可做未亡人，切不可再生他想。』這等寫去，他就信到極處。 你這一二年之間，也可以無內顧之憂了。」穆子大道：「說極得是。」就一面寫遺　囑，一面吩咐老僕，叫他看守門戶，不可放閒雜人往來，家中事體，不時過來說說　。　　那老僕是個忠義之人，巴不得家主自在幾年，好生個兒子，替故主接後。就把 家中之事一力擔當，領了遺囑，欣然而去。　　卻說淳于氏遣了二妾，只當拔了眼中之釘，好不適意。遠近的婦人都說他大奮 雄威，征服了妒總管，當今女子之中，要算他第一個豪傑。　　然不出眾從之料，竟有妒婦去拜門生，求他廣行教化，連丈夫與他為難的人，　都要內不避親，外不避仇，要去皈依妙法起來。淳于氏正在得意之際，不想報訃忽 然走到，說丈夫死在途中，再取出遺囑一看，自然是千信萬確的了。少不得大哭一 場，要替他開喪受弔。　　被老僕止住道：「相公吩咐過了，說我的死信只可使親人得知。外面的朋友，　且慢些使他知道。只因我出門未久，一旦命終，不知道的，只說我被妻子氣死，前 日受虧的人，未必不來多事。如今師出有名，不像前番孟浪，萬一打鬧起來，就要 受他的荼毒了。且到一年半載，眾人氣平之後，然後說出也未遲。就是開喪受弔的　事，都要等我誘槻到了，才可舉行，以前切不可做。」這些說話，都是費隱公的主　意，恐怕死信聞於眾人，後來不好收煞，故此吩咐他說的。如今照樣說來，不改一 字。淳于氏聽見，十分感念丈夫，就遵了遺命，不敢開喪，瞞著外面的人，設個靈 座在家，私自拜奠。　　凶信未到的時節，收了許多妒婦門生，正要登壇說法，做那軒昂豪舉之事，及　至聞了此信，就有些收斂起來。壇也不登，法也不說，只是閉門自守，要做個無榮 無辱之人。　　初守的半年，也甚是貞節，一毫沒有二心，終日號啕痛哭，穆子大聽見，竟懊 悔起來，有個起死回生之意。費隱公只是不許，說：『你的骨頭雖然作癢，要想回 去受磨難，其如這兩位佳人大限未到，不該去見羅剎何！」及至守到半年之後，淳　于氏的心腸就有些改變起來，竟在痛哭流涕之中，寓了嘻笑怒罵之意，不但不感激 他，反咬牙切齒痛恨他起來。終日叫天叫地，說：「我前世造了甚麼孽障，今生罰 我受苦。嫁了個有情有義的丈夫，替他守節，也還氣得過；他生前背我娶妾，還做　　出許多圈套來擺佈我，如今自己死了，累我不上不下，守這樣無情之寡，著甚麼來 由？難道叫我沒兒沒女，靠了幾個奴僕過了一世不成！」終日哭來哭去，總是這些 話。　　穆子大聽見，竟有些著慌起來，對了費隱公道：「聽他的口氣，分明要嫁了。　　萬一弄假成真，等他做起失節的事來，怎麼了得？」費隱公見到他聽到此處，料想　身上的骨頭只會怕疼，決不作癢了，就把降的方法與他說知，也只怕漏泄，不敢彰　揚了。就答應道：「此非惡聲也，將來會合之機，正在於此。我前日要兄假死，就　為這一著，不然遊學四方、埋頭一處的話，那一句講不得，定要說起死來。我要先　把守寡一事去引動他望子之心，然後把『失節』二字去塞住他吃醋之口。他起先不 容你娶妾，總是不曾做過寡婦，不知絕後之苦，一味要專寵取樂，不顧將來。只說 有飯可吃，有衣可穿，過得一世就罷，定要甚么兒子？如今做了寡婦少不得要自慮　將來，得病之際那個延醫，臨死之時誰人送老？自己的首飾衣服、糧米錢財，付與 何人？　　少不得是一搶而散。想到此處，自然要懊悔起來。可見世間的兒子，無論嫡生 庶出，總是少不得的。以後嫁了丈夫，自然以得子為重，取樂為輕了。他起先挾制 丈夫，難為姬妾，總是說他身子站得正，口嘴說得響，立於不敗之地，不怕那個休　　了他，所以敢作敢為，不肯受人箝束。若還略有差池，等丈夫捏住筋節，就有飛天 的本事，也只好收拾起來了。他如今打熬不過，少不得要想出門。待我用個心腹之 人，走去說合，假捏一個名字，說有人娶他續弦。別尋一所房子，你安頓在裡面，　竟去娶他過來，做一齣奇幻戲文與他看看。到那時候，『失節』兩個字不消別人說 他，他自己塞住了口，料想一生一世吃不得醋了。　　你說這個計較妥當不妥當？」穆子大聽了這些話，歡喜不過，不覺手舞足蹈起　來，說了許多贊服的話。又對他道：「既然如此求老師及早央人過去說合，不要去遲了，等他又吩咐別人。」　　費隱公道：「學生娶過數十房姬妾，那一個媒婆不是相熟的？　　等他央了那一個，我然後呼喚他來，於中取事，方纔萬妥；若還叫人去說，就　有三分不妙了。穆子大道：「也說得是。」只見過了幾時，那兩個姬妾一齊肚大起 來，原來是成親那兩夜所受的胎，起先不覺如今看出來的，等到十月將滿，一先一 後生將下來，不想兩個婦人竟生出三個兒子，有一個雙胞的在裡面。　　穆子大跳躍不過，思想不是老師的妙法弄出人來，豈但那兩個姬妾死於妒婦之 手，連這三個兒子都不能夠出世了。那裡感激得過？竟刻了長生牌位，供養他起來 。　　卻說淳于氏守到半年之後，漸漸立腳不住，要想出門。一來怕家人恥笑，不好　去喚媒婆，替自己說親；二來要把丫鬟使婢逐漸賣去，把銀子鱉在身邊，才好出嫁 。就以賣婢為名，喚了媒人，不時計議。　　計議定了，就把以前出力的丫鬟，今日一個，明日一個，不上幾月，都被他賣 完。然後賣到自己身上。媒婆就替他尋下主子，把家中的物件逐漸運了出去。　　正要打點嫁人，不想有個得力的家人，聽了外面的話，進來報信道：「外面人　言藉藉，都說大娘謀殺了丈夫；並不使一人知道，又把丫鬟使婢都出脫盡了，思想　去嫁人。這樣傷風敗俗的事，斷斷容不得。要等大娘出嫁之日，從轎子裡曳出來，活活打死，一來替自己出氣，二來替相公伸冤。這些話說雖然未必真假，只怕也不　　可不防。」淳于氏聽了，就慌做一團，與媒婆商議道：「還是嫁的好，還是不嫁的　好？」媒婆道：「這等看起來，有些嫁不得了；不如將計就計，倒做個貞節之人，　守了這一世罷。」淳于氏道：「成不得！一來沒有兒子，倚靠何人？二來丫鬟使婢　都已賣去，把甚麼人做

伴？三來運出的東西，也不好再運進來；就運了進來，也要　被人識破，說我這個節婦，是他們逼出來的。中止之事，萬萬做不得。只好想個法 子，不要有家裡上轎，另尋一個去處，走到那裡起身。等眾人知道的時節，已趕我 不著了，難道好尋到那邊來與我吵鬧不成？」媒婆道：「也說得是。」就替他揀了　　日子，尋個地方，竟像做賊的一般，等到黑夜之中，魆魆的逃走出去。　　只見走到一處，有個絕美的婦人出來迎接他，媒婆道：「這是我的親眷，你同 他坐一會，我去領了轎子來。」媒婆去後，那個婦人就與他各敘寒暄，問他年紀多　少，前面的丈夫作何營業，如今沒了幾年？成親以後，可曾生養幾個？淳于氏就說 年過四旬，前夫是讀書人，也曾中過鄉榜，客死未及一年，從來不曾生育。那婦人 道：「這等說起來，是好人家的宅眷了，為甚麼不坐轎子，竟走了出來？」淳于氏　見是媒婆的親眷，料想不笑他，就把丈夫未死之先，眾人與他吵鬧，如今見他出嫁　，要伺候轎子與他為難的話，細細說了一遍。　　那婦人道：「這等尊夫之死，由於何病，果然是大娘氣殺的麼？」淳于氏道：　「不瞞大娘說，他出門的時節，原有些病症，是我吵鬧出來的。想是出門之後，又 記掛兩個姬妾，恐怕被我磨死，所以越愁越重，把這性命送了。」那婦人道：「這 等說起來，『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既然結髮一場，又害了他的性命，　　大娘心上也該過意不去，替他守守才是。為甚麼就嫁起來？」淳于氏道：「一來沒 有兒子，二來沒有家業，叫我靠那一個？難道呷西風過日子不成？」那婦人道：「 我聞得做媒的說，大娘賣丫鬟的銀子也有許多，生息起來，盡勾過日子了。就是要　嫁，也還該略守幾年，等孝服滿了，再嫁也未遲，不該這這等性急。」淳于氏道：　「不瞞大娘說，我做親二十多年了，不曾離過男子，倒不為別樣，總是怕冷靜不過，所以有心要嫁，不論遲早。」那婦人道：「這等說起來，是我的知己了。我當初　也曾死過丈夫，也等不得服滿就要出嫁，竟有不相諒的婦人罵起我來。我是個?腆的 人，不曾回罵得幾句，至今恨他不過。如今遇了大娘，只當有個幫手了，幾時約你 同去見他，等說起來的時節，大家罵他一頓，替我們醮之人爭些餓氣也好。」淳于　氏道：「那個不難，我這張嘴是罵得人慣的，還你相見的時節決不折氣就是。」兩　　個說了一更天，再不見媒婆走到。淳于氏心焦不過，自己噥聒道：「這早晚不見轎　子，幾時才得過去，難道揀了好時好日不抬過門，要到第二日成事不成？」那婦人　道：「這也不論。我當初改嫁的時節，當晚有事，不得成親，也是到了第二日，才　做好事的。」淳于氏道：「那是尊夫的不是，婚姻大事，豈是耽擱得的？大娘是有　　修養的人，容得他如此；若把我們，就是當晚不好說，到第二三日，也要奉陰他幾句。」兩個談談說說，又過了一更多天。那婦人道：「這時候不來，定是有事耽擱　了，不如脫了衣服，同我睡罷。」淳于氏道：『大娘若坐不過，請預先安置。我這 一晚料想睡不著。不如坐坐的好。」那婦人陪他不過，竟自睡了。　　淳于氏在他臥榻之前走來走去，再沒有一刻消停，聽見那裡響一下，就說是轎　　子到了，伸起頭，東張西望，及至曉得不是，定要噥噥聒聒，把媒婆罵上幾句。守 到天明，不知看上幾十次，罵上幾百聲。　　直到第二日早飯之後，那個媒婆才領一乘轎子走進門來，說：「昨晚過去，原　說就來的，不想巷頭巷腦都關了柵門，轎子抬不過，所以耽擱了一夜，今日才來。 」淳于氏不及怪他，竟別了婦人上轎。那婦人到臨別之際，還說幾時約個日子，要 請他同去罵人。　　淳于氏坐了轎了抬到那分人家。只見出轎的時候，並沒有一個迎接，竟是自己　一個走入中堂。那中堂之上，並沒有一個伺候，連香花燈燭都是沒有的。淳于氏□□ □不好，就要轉去。　　及至回頭一看，又不見了媒婆和幾個抬轎的人都轉去了，淳于氏十分疑惑，又 只得自己一個捱進中門，走到內室裡去。　　只臥房裡面，擺設得齊齊整整，都是自己的物件，叫媒婆運過來的，只是不見 一個人影。淳于氏不明不白，竟像做夢一般，心上思量道：「莫非遇了鬼怪，被他 攝到這裡不成？就是鬼怪，也該有些鬼形怪影出現，為甚麼絕無影響？」只聽見臥　房後面有幾個孩子一齊啼哭，但不知就在一處，還是隔壁人家。　　正要走去觀望，不想黑暗之處，閃出一個人影來，一步近似一步，走到十步之 外，就立住了。卻像有件兇器捏在手裡的一般。　　淳于氏定睛一看，竟是前面的丈夫，就嚇得冷汗直流，高嘶大喊起來，一連說 幾十個」有鬼」，要等後面二人來救。　　喊了一會，不見人來，就對著影子跪下來直磕頭，說：「你生前死後的事，都 是我不該，怪不得你來報怨，我如今知罪了，求你轉去罷。」說了這幾句，就俯伏 在地，死也不抬頭。　　不想伏了一會，那影子裡面就說起話來道：「我既然來在這邊，那裡就肯轉去　　，要同你算本總帳，砍下頭來，把身子剁作幾塊，方纔肯去。我出門以前的事，說　不得許多，且丟過一邊罷了。為甚麼我出門幾日，就把我兩個愛妾一齊賣去，只做　得兩夜夫妻，竟不使我再見一面，這是一可殺了。他兩個腹中都是有身孕的，把我　現現成成的兒子送給別人家去，使我做了絕嗣之人，這是二可殺了。我生前受你多　少磨難，連性命都死在你手裡，還不見你感念一句，懊悔一聲，哭到半年之後，還叫天叫地，罵起我來。難道我生前的咒罵還不曾聽得勾，死在陰司地府還聽你的咒　　罵不成？這是三可殺了。我在生之時，你何等口強，動不動要談節義，看見隔壁的　婦人改嫁了丈夫，還指定他名字罵個不了。為甚麼輪著自己，就忍心害理起來，不 怕別人笑恥，竟做了失節之婦？這是四可殺了。就是要嫁，也該守過三年兩載，把 我的靈柩裝了回來，尋一塊土地安厝了我，然後嫁也未遲。為甚麼這等性急，連期　年的服也不曾穿得滿，就嫁起人來？使我骸骨不能歸家，做了異鄉之鬼，這是五可 殺了。你自己不肯守節，就是丫鬟使婢也留上一兩個，做個燒錢化紙的人；在宗族 裡面立個暝蛉之子，替我接了後代，把家中的財物交付與他，然後出來改嫁，也還　　氣得你過。為甚麼把許多丫鬟不分好歹，都替我賣去，把銀子鱉在身邊，連我一分 好人家都搬了過來，與別人享福，這是七可殺了。其餘的零星罪犯，若要細數起來　，要幾百樁也有。我如今總置不論，只問你這七樁大罪。每一樁罪砍你一刀，只把 你的屍骸分做七塊罷了。」　　他起先問罪的時節，淳于氏伏在地下，等他說一個」可殺」，自己應一個」該　殺」，說兩個」可殺」，應兩個」該當」，及至說到第七個上，知道說完之後就要 下手，那條見機而作的魂靈已先走散了，只留個沒乾的身子伏的那邊等殺，連這」 該當「二字那裡還應得出？只好縮成一團，哼哼嗄嗄的掙命罷了，預先硬了頸項，　等他下刀。不想命根未斷，那臥房後面有許多膽雄力大、不怕鬼的婦人趕進房來，　把他丈夫的陰靈一把扯住，跪下來勸道：「殺死不如放生，看我們眾人面上，饒了 他罷。」　　又有兩個婦人不但不怕鬼，還要與他打鬥，竟把兇器奪了下來，不怕他不走， 兩個死拖硬曳，扯到臥房後面去了。　　那些不去的婦人都一面說，一面拿手來攙道：「相公去了，大娘起來罷。」淳 于氏仰起頭來，把眾人一看，又吃了一驚。　　原來不是別人，就是他丈夫未死之前，零星討來的使婢；丈夫既死之後，逐個 賣去的丫鬟。如今見舊主有難，不知是那個神道托夢與他，大家不約而同，特地趕 來相救的。　　淳于氏吃驚之後，爬起來坐了一會，把起先失去的魂魄招了轉來，方纔問眾人　　道：「你們是從那裡來的？方纔扯勸的人是那兩個？為甚麼原故你們都不怕鬼，竟 與他說起話來？」那些丫鬟道：「大娘出脫我們的時節，就是賣與這分人家。方纔 那兩個也是大娘賣去的小，我們未賣之前，他先嫁過來的。大家都在一處，並不曾　分開。只有大娘來得遲些，所以受了這場驚嚇。方纔捏著兇器與大娘算總帳的是個 活人，不是甚麼死鬼，大娘不要認錯了。」淳于氏道：「這等說起來，難道是他們 的丈夫不成？」那些丫鬟道：「不但是他們的丈夫，只怕連大娘自己還要做他的妻　子也不可知。」淳于氏道：「這等說起來，想是他們恨我不過，故意做定圈套，叫 丈夫娶我過來，等他們做大，捉我做小，好出氣的意思了。這等為甚麼原故，那個 人的聲音面貌竟與死者一，說來的話又一句不錯，那有這等相像的理？你們快說一　　說。」丫鬟道：「不是他們恨你不過，要擺佈你；還是他們丟你不下，要收錄你。　我老實對你說，方纔捏刀的人就是相公的原身，當初並不曾死，被你磨滅不過。做

了這番圈套，要騙個兒子出來的。如今兩位小主母已生了三個大呱呱，他這分人家　不但不曾消滅，還添了幾口人丁，愈加昌盛起來了。勸大娘從今以後，落得做個好 人，不要去處治他罷。」　　淳于氏聽了這些話，不但不肯放心，反愈加害怕起來。這是甚麼原故？只因起 先怕鬼，如今又要怕人，怕人的心腸比怕鬼更加一倍。　　思想一個結髮之妻，做了這許多歹事，把甚麼顏面見他？　　見面尚且不可，何況跟了他們，從新過起日子來？起先受他一刀，還是問的斬 罪，如今同過日子，料想不得安生，少不得要早笑一句，晚笑一句，剝削我的臉皮　，只當問了個凌遲碎剮。　　這樣的重罪如何受得起？就是他不罪我，我自家心上也饒不過自家，相他一眼　，定要沒趣一遭；叫他一聲，定要羞慚一次。　　這個凌遲碎剮的重罪，少不得是要受的，不如不見的好。　　所以怕人的心腸，比怕鬼更加一倍。起先怕鬼的時節，只想求生；如今怕人的　時節，反要求死了。就對眾丫鬟道：「我半日不出恭，如今要方便了，可有僻靜的　所在送我去解一解。」　　丫鬟不知，只說果然要上馬桶，就把他送到方便之處，自己走出門來，好等上 馬。誰想他馬倒不上，竟去騰起雲來。等丫鬟出去之後，就拴上房門，解下一條絲?　，繫在屋樑之上，不多一會，就高高掛起了。　　丫鬟在門縫之中看見主母上吊，就一面打開房門，一面喊人相救。那兩個生子　之妾，隨著丫鬟一齊趕進房來，捧腳的捧腳，解頭的解頭，把個不斷氣的人又救活 了。大家坐在一處，都把好言勸慰他；只有穆子大一個，得了老師的真傳，不肯進 房，坐在門前，大念往生神咒。　　淳于氏見了兩個姬妾，羞慚不過，眼睛也不敢睜開。那兩個姬妾道：「大娘不 要多心，我們是曉得世事的，大畢竟是大，小畢竟是小，決不為這番形跡就膽大起　來。只要大娘略寬厚些，我們的日子就好過了，依舊頂你在頭上，決沒有怠慢之理　　。就是男子的心腸，也是挽回得轉的。有我們在此，決不使他做狠心人，還你和氣就。」淳于氏聽了這些話，方纔放心，就爬起身來與他見禮，認了許多不是，又托　他轉致丈夫，也認了許多不是。這兩個姬妾在費宅住了許久，也學了他些家風，兩 邊鬥出公分替他解和，少不得把兩個仇人推在一處，依舊做了夫妻。
這叫做「蠻妻拗子，無法可治」，只好如此而已。　　到了第二日，費隱公的夫子坐了轎，上門來賀喜，要借新人一看。淳于氏曉得 是醋大王，當初罵過了他，怕他要取回席，不肯出去相見。　　那兩個姬妾道：「回席取過了，決不取第二次，出去見見也不妨。」及至走出 中堂把他一看，原來就是前晚留宿的人。　　淳于氏滿面羞慚，措身無地。
費夫人道：「今日一來賀喜，二來相邀。那個不相諒的婦人喜得不遠，就在舍　間隔壁，借重大娘的尊口去狠罵他一場，替我出口小氣。」淳于氏滿面通紅，答應　　不出，虧那兩個體心的姬妾把別話阻撓問者，各顧左右而言他，還不至於羞死，只 當積了一場陰德。　　後來夫妻之內，大小之間，竟和好不過。淳于氏把妾生之子領在身邊撫育，當 做親生之子一般，好等那兩個姬妾重生再養。　　後來連生六子，眼見十孫，傳到後來，竟做了一縣之中第一個繁衍之族，皆費 隱公變化之力也。　　費隱公的教化，不獨當世為然，他的流風餘韻，至今尚在。　　俗語有兩句云：　　江山婦人不穿褲，常山婦人不吃醋。　　此之謂也。

第八卷 妻妾敗綱常　梅香完節操

　　詞云：　　妻妾眼前花，死後冤家。尋常說起抱琵琶。怒氣直沖霄漢上，切齒磋牙。　　及至戴喪髽，別長情芽。個中心緒亂如麻。學抱琵琶猶恨晚，尚不如他。　　這一首《浪淘沙》詞，乃說世間的寡婦，改醮者多，終節者少，凡為丈夫者，　教訓婦人的話雖要認真，屬望女子之心不須太切。在生之時，自然要著意防閒，不　可使他動一毫邪念；萬一自己不幸，死在妻妾之前，至臨終永訣之時，倒不防勸他　改嫁。他若是個貞節的，不但勸他不聽，這番激烈的話，反足以堅其守節之心；若 是本心要嫁的，莫說禮法禁他不住，情意結他不來，就把死去嚇他，道：「你若嫁 人，我就扯你到陰間說話」，他也知道閻羅王不是你做，「且等我嫁了人，看你扯　得去、扯不去」？當初魏武帝臨終之際，吩咐那些嬪妃，教他分香賣履，消遣時日　，省得閒居獨宿，要起欲心，也可謂會寫遺囑的了。誰想晏駕之後，依舊都做了別　人的姬妾。　　想他當初吩咐之時，那些婦人到背後去，那一個不罵他幾聲阿呆，說我們六宮　之中，若個個替你守節，只怕京師地面狹窄，起不下這許多節婦牌坊。若使遺詔上　肯附一筆道：「六宮嬪御，放歸民間，任從嫁遣。」那些女子豈不分香刻像去尸祝 他，賣履為資去祭奠他？千載以後，還落個英雄曠達之名，省得把「分香賣履」四 個字露出一生醜態，填人笑罵的舌根。　　所以做丈夫的人，凡到易簀之時，都要把魏武帝做個殷鑒。　　姬妾多的，須趁自家眼裡或是贈與貧士，或是嫁與良民，省得他到披麻戴孝時　節，把哭聲做了怨聲。就是沒有姬妾，或者妻子少艾的，也該把幾句曠達之言去激 他一激。激得著的等他自守，當面決不怪我衝撞；激不著的等他自嫁，背後也不罵 我阿呆。這是死丈夫待活妻妾的秘訣，列位都要緊記在心。　　我如今說兩個激不著的，一個激得著的，做個榜樣。只是激不著的本該應激得 著，激得著的儘可以激不著，於理相反，於情相悖，所以叫做奇聞。　　明朝靖、歷之間，江西建昌府有個秀士，姓馬字麟如，生來資穎超凡，才思出　眾，又有一副絕美的姿容。那些善風鑒的，都道男子面顏不宜如此嬌媚，將來未必能享大年。他自己也曉得命理，常說我二十九歲運限難過，若跳得這個關去，就不　妨了。所以功名之念甚輕，子嗣之心極重。　　正妻羅氏，做親幾年不見生育，就娶個莫氏為妾。莫氏小羅氏幾歲，兩個的姿 容都一般美麗。家中又有個丫鬟，叫做碧蓮，也有幾分顏色，麟如收做通房。　　尋常之夜，在妻妾房中宿歇得多；但到行經之後，三處一般下種。過了七八年　，羅氏也不生，碧蓮也不育，只有莫氏生下一子。　　生子之年，麟如恰好二十九歲。果然運限不差，生起一場大病，似傷寒非傷寒　，似陰症非陰症，麟如自己也是精於醫道的，竟辨不出是何症候。自己醫治也不好　，請人醫治也不效，一日重似一日。　　看看要絕命了，就把妻妾通房，都叫來立在面前，抱著兒子問道：「我做一世 人，止留得這些骨血，你們三個之中那一個肯替我撫養？我看你們都不像做寡婦的　材料，肯守不肯守，大家不妨直說。若不情願做未亡人，好待我尋個朋友，把孤兒 托付與他，省得做拖油瓶帶到別人家去，被人磨滅了，斷我一門宗祀。」羅氏先開 口道：「相公說的甚麼話？烈女不更二夫，就是沒有兒子，尚且要立嗣守節；何況　有了嫡親骨血，還起別樣的心腸？我與相公是結髮夫妻，比他們婢妾不同。他們若　肯同伴相守，是相公的大幸；若還不願，也不要擔擱了他，要去只管去。有我在此 撫養，不愁兒子不大。何須尋甚麼朋友，托甚麼孤兒，惹別人談笑。」麟如點點頭 道：「說得好，這才像個結髮夫妻。」莫氏聽了這些話，心上好生不平。丈夫不曾　喝采得完，他就高聲截住道：「結髮便怎的，不結髮便怎的？大娘也忒把人看輕了 。你不生不育的，尚且肯守，難道我生育過的，反丟了自家骨血，去嫁別人不成？ 從古來只有守寡的妻妾，那有守寡的梅香？我們三個之中，只有碧蓮去得。相公若　有差池，尋一分人家，打發他去，我們兩個生是馬家人，死是馬家鬼，沒有第二句 說話。　相公只管放心。」　　麟如又點點頭道：「一發說得好，不枉我數年寵愛。」羅氏、莫氏說話之時， 碧蓮立在旁邊，只管嘖嘖稱羨。及至說完，也該輪著他應付幾句，他竟低頭屏氣， 寂然無聲。　　麟如道：「碧蓮為甚麼不講，想是果然要嫁麼？」碧蓮閉著口再不則聲。羅氏　道：「你是沒有關係的，要去就說去，難道好強你守節不成？」碧蓮不得已，才回　覆道：「我的話不消自己答應，方纔大娘，二娘都替我說過了，做婢妾的人比結髮

夫妻不同，只有守寡的妻妾，沒有守寡的梅香。若是孤兒沒人照管，要撫養他成人　　，替相公延一條血脈，我自然不該去；如今大娘也要守他，二娘也要守他，他的母　親多不過，那希罕我這個養娘？若是相公百年以後，沒人替你守節，或者要我做個 看家狗，逢時遇節燒一分紙錢與你，我也不該去；如今大娘也要守寡，二娘也要守 寡，馬家有甚麼大風水，一時就出得三個節婦？如今但憑二位主母，要留我在家服　事，我也不想出門；若還愁吃飯的多，要打發我去，我也不敢賴在家中。總來做丫 鬟的人，沒有甚麼關係，失節也無損於己，守節也無益於人，只好聽其自然罷了。 」　　麟如聽見這些話，雖然說他老實，卻也怪他無情。心上酌量道：「這三個之中　，第一個不把穩的是碧蓮，第一個把穩的是羅氏，莫氏還在穩不穩之間。碧蓮是個 使婢，況且年紀幼小，我活在這邊，他就老了面皮，說出這等無恥的話；我死之後　，還記得甚麼恩情？羅氏的年紀長似他們兩個，況且又是正妻，豈有不守之理？莫　氏既生了兒子，要嫁也未必就嫁，畢竟要等兒子離了乳哺，交與大娘方纔去得。做　小的在家守寡，那做大的要嫁也不好嫁得；等得兒子長大，妾要嫁人時節，他的年 紀也大了，顏色也衰了，就沒有必守之心，也成了必守之勢。將來代莫氏撫孤者， 不消說是此人；就是勉莫氏守節者，也未必不是此人。 」吩咐過了，只等斷氣。誰　想淹淹纏纏，只不見死，空了幾時不受藥，那病反痊可起來，再將養幾時，公然好　了。從此以後與羅氏、莫氏恩愛更甚於初；碧蓮只因幾句本色話，說冷了家主的心　，終日在面前走來走去，眼睛也沒得相他。莫說閒空時節不來耕治荒田，連那農忙 之際，也不見來播種了。　　卻說麟如當初自垂髫之年，就入了學，人都以神童目之，道是兩榜中人物。怎　奈他自恃聰明，不肯專心舉業，不但詩詞歌賦，件件俱能，就是琴棋書畫的技藝， 星相醫卜的術數，沒有一般不會。別的還博而不精，只有岐黃一道，極肯專業致志 。　　古語云：秀才行醫，如菜作齏。　　麟如是個絕頂聰明的人，又兼各樣方書，無所不閱，自然觸類旁通，見一知十 。凡是鄰里鄉黨之中有疑難的病症，醫生醫不好的，請他診一診脈，定一個方，不 消一兩貼藥，就醫了。　　只因他精於醫理，弄得自己應接不暇。那些求方問病的，不是朋友，就是親戚　，醫好了病，又沒有謝儀，終日賠工夫看病，賠紙筆寫方，把自家的舉業反荒疏了 。　　一日宗師歲試，不考《難經》《脈訣》；出的題目依舊是四書本經。麟如寫慣 了藥方，筆下帶些黃連、苦參之氣，宗師看了，不覺瞑眩起來，竟把他放在末等。　　麟如前程考壞，不好見人，心上思量道：「我一向在家被人纏擾不過，不如乘 此失意之時，離開家鄉，竟往別處行道。古人云：『得志則為良相，不得志則為良 醫。』有我這雙國手，何愁不以青囊致富？」算計定了，吩咐羅氏、莫氏說：「我　　要往遠處行醫，你們在家苦守。我立定腳跟，就來接你們同去。 」　　羅氏、莫氏道：「這也是個算計。 」就與他收拾行李。　　麟如止得一個老僕，留在家中給薪水，自己約一個朋友同行。　　那朋友姓萬，字子淵，與麟如自小結契，年事相仿，面貌也大同小異，一向從 麟如學醫道的。二人離了建昌，搭江船順流而下，到了揚州，說此處是冠蓋往來之　　地，客商聚集之所，借一傳百，易於出名，就在瓊花觀前租間店面，掛了「儒醫馬 麟如」的招牌。　　不多幾時，就有知府請他看玻知府患的內傷，滿城的人都認做外感，換一個醫 生，發表一次，把知府的元氣消磨殆盡，竟有旦夕之危。　　麟如走到，只用一貼清理的藥，以後就補元氣，不上數貼，知府病勢退完，依　　舊升堂理事。道他有活命之功，十分優待，逢人便說揚州城裡止得一個醫生，其餘　都是劊子手。麟如之名，由此大著。　　未及三月，知府升了陝西副使，定要強麟如同去。麟如受他知遇之恩，不好推 卻，只是揚州生意正好，捨不得丟，就與子淵商議道：「我便隨他去，你還在此守 著窠巢，做個退步。我兩個面貌相同，到此不久，地方之人，還不十分相識，但有來討藥的，你竟　冒我名字應付他，料想他們認不出。我此去離家漸遠，音信難通，你不時替我寄信　回去，安慰家人。 」吩咐完了，就寫一封家書，將揚州所得之物，盡皆留下，教子 淵覓便寄回，自己竟隨主人去了。　　子淵與麟如別後，遇著一個葛巾客人，是自家鄉里，就將麟如所留銀信交付與 他，自己也寫一封家書，托他一同寄去。　　終日坐在店中兜攬生意。　　那些求醫問病的，只聞其名，不察其人，來的都叫馬先生、馬相公。況且他用　的藥與麟如原差不多，地方上人見醫得症好，一發不疑，只是鄰舍人家還曉得有些假借。　　子淵再住幾時，人頭漸熟，就換個地方，搬到小東門外，連鄰居都認不出來了 。　　只有幾個知事的在背後猜疑道：「聞得馬麟如是前任太爺帶去了，為甚麼還在　這邊？」那鄰居聽見，就述這句話來轉問子淵。子淵恐怕露出馬腳，想句巧話對他　道：「這句話也不為無因。他原要強我同去，我因離不得這邊，轉薦一個舍親叫做　萬子淵，隨他去了，所以人都誤傳是我。 」鄰舍聽了這句話，也就信以為實。　　過上半年，子淵因看病染了時氣，自己大病起來。自古道：「盧醫不自醫。 」 千方百劑，再救不好，不上幾時，做了異鄉之鬼。身邊沒有親人，以前積聚的東西　，盡為僱工人與地所得，同到江都縣遞一張報呈，知縣批著地方收殮。地方就買一　口棺木，將屍首盛了，抬去丟在新城腳下，上面刻一行字道：「江西醫士馬麟如之 柩。 」待他親人好來識認。　　卻說子淵在日，止托葛巾客人寄得那封家信，只說信中之物盡勾安家，再過一 年半載寄信未遲。誰想葛巾客人因貪小利，竟將所寄之銀買做貨物，往浙江發賣， 指望翻個筋頭，趁些利錢，依舊將原本替他寄回。不想到浙江賣了貨物，回至鄔鎮　地方，遇著大伙強盜，身邊銀兩盡為所劫。正愁這注信、銀不能著落，誰想回到揚 州，見說馬醫生已死，就知道是萬子淵了。　　原主已沒，無所稽查，這宗銀子落得送與強盜，連空信都棄之水中，竟往別處　營生去了。　　卻說羅氏、莫氏見丈夫去後，音信杳然，聞得人說在揚州行道，就著僕往揚州 訪問。老僕行至揚州，問到原舊寓處，方纔得知死信。　　老僕道：「我家相公原與萬官人同來，相公既死，他就該趕回報信，為甚麼不　見回來，如今到那裡去了？」鄰舍道：「那姓萬的是他薦與前任太爺，帶往陝西去了。姓萬的去在前，他死在後，相隔數千里，那裡曉得他死，趕回來替你報信？」　　老僕聽到此處，自然信以為真。尋到新城腳下，撫了棺木，痛哭一場。身邊並 無盤費，不能裝載還家，只得趕回報訃。　　羅氏、莫氏與碧蓮三人聞失所天，哀慟幾死，換了孝服，設了靈位，一連哭了　三日，聞者無不傷心。到四五日上，羅氏、莫氏痛哭如前，只有碧蓮一人雖有悲淒 之色，不作酸楚之聲，勸羅氏、莫氏道：「死者不可復生，徒哭無益，大娘、二娘 還該保重身子，替相公料理後事，不要哭壞了人。 」羅氏、莫氏道：「你是有去路　的，可以不哭；我們一生一世的事止於此了，即欲不哭，其可得乎？」碧蓮一片好 心，反討一場沒趣。只見羅氏、莫氏哭到數日之後，不消勸得，也就住了。　　起先碧蓮所說料理後事的話，第一要催他設處盤費，好替家主裝喪；第二要勸　想條生計，好替丈夫守節。只因一句」有去路」的話，截住謀臣之口，以後再不敢 開言。還只道他止哀定哭之後，自然商議及此。誰想過了一月有餘，絕不提起」裝 喪」二字。碧蓮勞忍耐不過，只得問道：「想公的骸骨拋在異鄉，不知大娘、二娘　幾時差人去裝載？」羅氏道：「這句好聽的話我家主婆怕不會說，要你做通房的開　　口？千里裝喪，須得數十金盤費，如今空拳白手，那裡借辦得來？只好等有順便人去，托他焚化了捎帶回來，埋在空處，做個記念罷了。孤兒寡婦之家，那裡做得爭　氣之事？」莫氏道：「依我的主意，也不要去裝，也不要去化，且留他停在那邊，　待孩子大了再做主意。 」　　碧蓮平日看見他兩個都有私房銀子藏在身邊，指望各人拿出些來，湊作舟車之　費，誰想都不肯破慳，說出這等忍心害理的話，碧蓮心上好生不平。欲待把大義至情責備他幾句，又怕激了二人之怒，要串通一路逼他出門，以後的過失就沒人規諫 。　　只得用個以身先人之法去感動他，就對二人道：「碧蓮昨日與老蒼頭商議過了　，扶櫬之事，若要獨僱船隻，所費便多；倘若搭了便船，順帶回來，也不過費得十 金之數。碧蓮閒空時節替人做些針指，今日半分，明日三釐，如今湊集起來，只怕 也有一半，不知大娘、二

娘身邊可湊得那一半出？萬一湊不出來，我還有幾件青衣　，總則守孝的人，三年穿著不得，不如拿去賣了，湊做這樁大事。也不枉相公收我 一場。說便是這等說，也還不敢自專，但憑大娘、二娘的主意。」羅氏、莫氏被他 這幾句話說得滿面通紅，那些私房銀子，原要藏在身邊，帶到別人家去幫貼後夫的　，如今見他說得詞嚴義正，不敢回個沒有，只得齊聲應道：「有是有幾兩，只因不　勾，所以不敢行事，如今既有你一半做主，其餘五兩自然是我們湊出來了，還有甚　麼說得？」碧蓮就在身邊摸出一包銀子，對二人當面解開，稱來還不上五兩，若論　塊數，竟有上千。羅氏、莫氏見他欣然取出，知道不是虛言，只得也去關了房門，　開開箱籠，就如做賊一般，解開荷包，拈出幾塊，依舊藏了。每人稱出二兩幾錢， 與碧蓮的湊成十兩之數，一齊交與老僕。老僕竟往揚州，不上一月，喪已裝回，尋 一塊無礙之地，將來葬了。

卻說羅氏起先的主意，原要先嫁碧蓮，次嫁莫氏，將他兩人的身價，都湊作自　己的妝奩，或是坐產招夫，或是挾資往嫁的。　　誰想碧蓮首倡大義，今日所行之事，與當初永訣之言，不但迥然不同，亦且判 然相反，心上竟有些怕他起來，遣嫁的話，幾次來在口頭，只是不敢說出。　　看見莫氏的光景，還是欺負得的，要先打發他出門，好等碧蓮看樣，又多了身 邊一個兒子。若教他帶去，怕人說有嫡母在家，為何教兒子去隨繼父？若把他留在 家中，又怕自己被他纏住，後來出不得門。立在兩難之地，這是羅氏的隱情了。　　莫氏胸中又有一番苦處。一來見小似他的當嫁不肯嫁，大似他的要嫁不好嫁， 把自己夾在中間，動彈不得。二來懊恨生出來的孽障，大又不大，小又不校若還有 幾歲年紀，當得家僮使喚，娶的人家還肯承受；如今不但無用，反要磨人，那個肯　惹別人身上的蝨，到自己身上去搔？索性是三朝半月的，或者帶到財主人家，拚出 得幾兩銀子，僱個乳娘撫養，待大了送他歸宗；如今日夜釘在身邊，啼啼哭哭，那 個娶親的人不圖安逸，肯容個芒刺在枕席之間？這都是莫氏心頭說不出的苦楚，與　羅氏一樣病源，兩般症候。每到慾火難禁之處，就以哭夫為名，悲悲切切，自訴其 苦。　　只有碧蓮一人，眼無淚跡，眉少愁痕，倒比家主未死之先，更覺得安閒少累。羅氏、莫氏見他安心守寡，不想出門，起先畏懼他，後來怨恨他，再過幾時，兩個　不約而同都來磨滅他。　　茶冷了些，就說燒不滾；飯硬了些，就說煮不熟。無中生有，是裡尋非，要和　　他吵鬧。碧蓮只是逆來順受，再不與他認真。

且說莫氏既有怨恨兒子之心，少不得要見於詞色，每到他啼哭之時，不是咒，　就是打，寒不與衣，饑不與食，忽將掌上之珠，變作眼中之刺。　　羅氏心上也恨這個小冤家掣他的肘，起先還怕莫氏護短，怒之於中不能形之於 外，如今見他生母如此，正合著古語二句：自家骨肉尚如此，何況區區陌路人。　　那孩子見母親打罵，自然啼啼哭哭，去投奔大娘。誰想躲了雷霆，撞著霹靂， 不見菩薩低眉，反惹金剛怒目。甫離襁褓的赤子，怎經得兩處折磨，不見長養，反 加消縮。　　碧蓮口中不說，心上思量道：「二人將不利於孺子，為程嬰、杵臼者，非我而 誰？」每見孩子啼哭，就把他摟在懷中，百般哄誘。又買些果子，放在?頭，晚間騙　他同睡。　　那孩子只要疼熱，那管親晚，睡過一兩夜，就要送還莫氏，他也不肯去了。莫 氏巴不得遣開冤孽，才好脫身，那裡還來索其故物。　　羅氏對莫氏道：「你的年紀尚小，料想守不到頭。起先孩子離娘不得，我不好　　勸你出門；如今既有碧蓮撫養，你不如早些出門，省得辜負青年。」莫氏道：「若 論正理，本該在家守節，只是家中田地稀少，沒有出息，養不活許多閒人，既蒙大 娘吩咐，我也只得去了。只是我的孽障，怎好遺累別人？他雖然跟住碧蓮，只怕碧　蓮未必情願。萬一走到人家，過上幾日，又把孩子送來，未免惹人憎惡。　　求大娘與他說個明白：他若肯認真撫養，我就把孩子交付與他，只當是他親生 親養，長大之時就不來認我做娘，我也不怪；若還只顧眼前，不管後日，歡喜之時　　領在身邊，厭煩之時送來還我，這就成不得了。」碧蓮立在旁邊，聽了這些說話， 就不等羅氏開口，欣然應道：「二娘不須多慮，碧蓮雖是個丫鬟，也略有些見識， 為甚麼馬家的骨血，肯拿去送與別人？莫說我不送來還你，就是你來取討，我也決　不交付，你要去只管去。碧蓮在生一日，撫養一日；就是碧蓮死了，還有大娘在這 邊，為甚麼定要累你？」羅氏聽他起先的話，甚是歡喜，道他如今既肯擔當，明日 嫁他之時，若把兒子與他帶去，料也決不推辭；及至見他臨了一句，牽扯到自己身　上，未免有些害怕起來。　　又思量道：「只有你這個呆人，肯替別人挑擔，我是個伶俐的人，怎肯做從井　救人之事？不如趁他高興之時，把幾句硬話激他，再把幾句軟話求他，索性把我的 事也與他說個明白。　　他若乘興許了，就是後面翻悔，我也有話問他，省得一番事業作兩番做。」就 對他道：「碧蓮，這樁事你也要斟酌，孩子不是容易領的，好漢不是容易做的，後 面的日子長似前邊，倘若孩子磨起人來，日不肯睡，夜不肯眠，身上溺尿，被中撒　屎，弄教你哭不得，笑不得，那時節不要懊悔。你是出慣心力的人，或者受得這個 累起，我一向是愛清閒，貪自在的，寧可一世沒有兒子，再不敢討這苦吃。你如今 情願不情願，後面懊悔不懊悔，都趁此時說個明白，省得你惹下事來，到後面貽害 於我。」　　碧蓮笑一笑道：「大娘莫非因我拖了那個尾聲，故此生出這些遠慮麼？方纔那　句話，是見二娘疑慮不過，說來安慰他的，如何認做真話？況且我原說碧蓮死了， 方纔遺累大娘。碧蓮肯替家主撫孤，也是個女中義士，天地有知，死者有靈，料想 碧蓮決不會死。碧蓮不死，大娘只管受清閒，享自在，決不教你吃苦。我也曉得孩　子難領，好漢難做，後來日子細長，只因看不過孩子受苦，忍不得家主絕嗣，所以　情願做個呆人，自己討這苦吃。如今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保得沒有後言，大娘不　消多慮。」羅氏道：「這等說來，果然是個女中義士了。莫說別人，連我也學你不　　得。既然如此，我還有一句話，也要替你說過。二娘去後，少不得也要尋分人家打 發你，到那時節，你須要把孩子帶去，不可說在家一日，撫養一日，跨出門檻，就 不干你的事，又依舊累起我來。」碧蓮道：「大娘在家，也要個丫鬟服事，為甚麼　都要打發出去？難道一分人家，是大娘一個做得來的？」羅氏見他問到此處，不好　糊塗答應，就厚著臉皮道：「老實對你講，莫說他去之後你住不牢，就是你去之後，連我也立不定了。」碧蓮聽了這句話，不覺目睜口呆，定了半晌，方纔問道：「　這等說來，大娘也是要去的了？請問這句說話真不真，這個意思決不決？也求大娘　說個明白，等碧蓮好做主意。」羅氏高聲應道：「有甚麼不真？有甚麼不決？你道 馬家有多少田產，有幾個親人？難道靠著這個尺把長的孩子，教我呷西風、吸露水 替他守節不成？」碧蓮點點頭頭：「說得是，果然沒有靠傍，沒有出息。從來的節　婦都出在富貴人家，績麻拈草的人如何守得寡住？這等大娘也請去，二娘也請去， 待碧蓮住在這邊，替馬氏一門做個看家狗罷。」羅氏與莫氏一齊問道：「我們若有 了人家，這房戶裡的東西，少不得都要帶去。　　你一個住在家中，把甚麼東西養生？教何人與你做伴？」碧蓮道：「不妨，我 與大娘、二娘不同，平日不曾受用得慣，每日只消半升米、二斤柴就過得去了。那　　六七十歲的老蒼頭，沒有甚麼用處，料理大娘、二娘不要，也叫他住在家中，儘可　以看門守戶。若是年紀少壯的，還怕男女同居，有人議論；他是半截下土的人，料　想不生物議。等他天年將盡，孩子又好做伴了。　　這都是一切小事，不消得二位主母費心，各請自便就是。」羅氏、莫氏道：「 你這句話若果然出於真心，就是我們的恩人了，請上受我們一拜。」碧蓮道：「主 母婢妾，分若君臣，豈有此理？」羅氏、莫氏道：「你若肯受拜，才見得是真心，　好待我們去尋頭路；不然，還是饑諷我們的話，依舊作不得准。」碧蓮道：「這等 恕婢子無狀了。」就把孩子抱在懷中，朝外而立，羅氏、莫氏深深拜了四拜。碧蓮 的身子就像泥塑大雕的一般，挺然直受，連「萬福」也不叫一聲。　　羅氏、莫氏得了這個替死之人，就如罪囚釋了枷鎖，肩夫丟了重擔，那裡鬆得 過？連夜叫媒婆尋了人家，席捲房中之物，重做新人去了。　　碧蓮攬些女工針指，不住的做，除三口吃用之外，每日還有羨餘，時常買些紙　錢，到墳前燒化，便宜了個冒名替死的萬子淵，鶻鶻突突在陰間受享。這些都

是後 話。 卻說馬麟如自從隨了主人，往陝西赴任，途中朝夕盤桓，比初時更加親密。主 人見他氣度舂容，出言彬雅，全不像個術士，閒中問他道：「看兄光景，大有儒者 氣象，當初一定習過舉業的，為甚麼就逃之方外，隱於壺中？」麟如對著知己，不 好隱瞞，就把自家的來歷說了一遍。 主人道：「這等說來，兄的天分一定是高的了。如今尚在青年，怎麼就隳了功 名之志？待學生到任之後，備些燈火之資，尋塊養靜之地，兄還去讀起書來。遇著 考期，出來應試，有學生在那邊，不怕地方攻冒籍。倘若秋闈高捷，春榜聯登，也 不枉與學生相處一番。以醫國之手，調元燮化，所活之人必多，強如以刀圭濟世， 吾兄不可不勉。」麟如受了這番獎勵，不覺死灰復燃，就立起身來，長揖而謝。主 人蒞任之後，果然依了前言，差人往蕭寺之中討一間靜室，把麟如送去攻書，適館 授餐，不減緇衣之好。 未及半載，就扶持入學；科闈將近，又薦他一名遺才。麟如恐負知己，到場中 繹想抽思，恨不得把心肝一齊嘔出。三場得意，掛出榜來，巍然中了。少不得公車 之費，依舊出在主人身上。麟如經過揚州，教人去訪萬子淵，請到舟中相會。地方 回道：「是前任太爺請去了。」麟如才記起當初冒名的話，只得吩咐家人，倒把自 家的名字去訪問別人。 那地方鄰舍道：「人已死過多時，骨殖都裝回去了，還到這邊來問？」麟如雖 然大驚，還只道是他自己的親人來收拾回去，那裡曉得其中就裡？及至回到故鄉， 著家人先去通報，教家中喚吹手轎夫來迎接回去。 那家人是中後新收的，老僕與碧蓮都不認得，聽了這些話，把他啐了幾聲道： 「人家都不認得，往內室裡亂走，豈不聞『疾風暴雨，不入寡婦之門』？我家並沒 有人讀書，別家中舉，乾得我家屁事？還不快走？」家人趕至舟中，把前話直言告 稟。 麟如大詫，只說妻子無銀使用，將房屋賣與別家，新人不識舊主，故此這般回 覆，只得自己步行而去，問其就裡。 誰想跨進大門，把老僕嚇了一跳，掉轉身子往內飛跑，對著碧蓮大喊道：「不 好了，相公的陰魂出現了！」碧蓮正要問他原故，不想麟如已立在面前，碧蓮嚇得 魂不附體，縮了幾步，立住問道：「相公，你有甚麼事放心不下，今日回來見我？ 莫非記掛兒子麼？我好好替你撫養在此，不曾把與他們帶去。」 麟如定著眼睛把碧蓮相一會，又把老僕相一會，方纔問道：「你們莫非聽了訛 言，說我死在外面了麼？我好好一人，如今中了回來，你們不見歡喜，反是這等大 驚小怪，說鬼道神，這是甚麼原故？」只見老僕躲在屏風背後，伸出半截頭來答應 道：「相公，你在揚州行醫，害病身死，地方報官買棺材收殮了，丟在新城腳下， 是我裝你回來殯葬的，怎麼還說不曾死？如今大娘、二娘雖嫁，還有蓮姐在家，替 你撫孤守節，你也放得下了，為甚麼青天白日走回來嚇人？我們嚇嚇也罷了，小官 是你親生的，他如今睡在裡邊，千萬不要等他看見。嚇殺了他，不干我們的事。」 說完，連半截頭也縮進去了。 麟如聽到此處，方纔大悟道：「是了是了。原來是萬子淵的原故。」就對碧蓮 道：「你們不要怕，走近身來聽我講。」 碧蓮也不向前，也不退後，立在原處應道：「相公有甚麼未了之言，講來就是 。陰陽之隔，不好近身。碧蓮還要留個吉祥身子替你扶孤，不要怪我疑忌。」麟如 立在中堂，就說自己隨某官赴任，教子淵冒名行醫，子淵不幸身死，想是地方不知 真偽，把他誤認了我，訛以傳訛，致使你們裝載回來，這也是理之所有的事；後來 主人勸我棄了醫業，依舊讀書赴考，如今中了鄉科，進京會試，順便回來安家祭祖 ，備細說了一遍。又道：「如今說明白了，你們再不要疑心，快走過來相見。」碧 蓮此時滿肚驚疑都變為狂喜，慌忙走下階來，叩頭稱賀。 老僕九分信了，還有一分疑慮，走到街簷底下，離麟如一丈多路，磕了幾個頭 。起來立在旁邊，察其動靜。 麟如左顧右盼，不見羅氏、莫氏，就問碧蓮道：「他方纔說大娘、二娘嫁了， 這句話是真的麼？」碧蓮低著頭，不敢答應。麟如又問老僕，老僕道：「若還不真 ，老奴怎麼敢講？」 麟如道：「他為甚麼不察虛實，就嫁起人來？」老僕道：「只因信以為實，所 以要想嫁人；若曉得是虛，他自然不嫁了。」 麟如道：「他兩個之中，還是那一個要嫁起？」老僕道：「論出門的日子，雖 是二娘先去幾日；若論要嫁的心腸，只怕也難分先後。一聞凶信之時，各人都有此 意了。」麟如道：「他肚裡的事，你怎麼曉得？」老僕道：「我回來報信的時節， 見他不肯出銀子裝喪，就曉得各懷去意了。」麟如道：「他既捨不得銀子，這棺材 是怎麼樣回來的？」老僕道：「說起來話長，請相公坐了，容老奴細稟。」碧蓮扯 一把交椅，等麟如坐了，自己到裡面去看孩子。老僕就把碧蓮倡議扶柩，羅氏不肯 ，要托人燒化；莫氏又教丟在那邊，待孩子大了再處。虧得碧蓮捐出五兩銀子，才 引得那一半出來；自己帶了這些盤纏，往揚州扶棺歸葬的話說了一段，留住下半段 不講，待他回了才說。 麟如道：「我不信碧蓮這個丫頭就有恁般好處。」老僕道：「他的好處還多， 只是老奴力衰氣喘，一時說他不盡。相公也不消問得，只看他此時還在家中，就曉 得好不好了。」麟如道：「也說得是。但不知他為甚麼原故，肯把別人的兒子留下 來撫養，我又不曾有甚麼好處到他，他為何肯替我守節？你把那兩個淫婦要出門的 光景，與這個節婦不肯出門的光景，備細說來我聽。」老僕又把羅氏、莫氏一心要 嫁，只因孩子纏住了身，不好去得，把孩子朝打一頓，暮咒一頓，磨得骨瘦如柴； 碧蓮看不過，把他領在身邊，抱養熟了。後來囉氏要嫁莫氏，莫氏又怕送兒子還他 ，教羅氏與碧蓮斷過。碧蓮力任不辭。羅氏見他肯挑重擔，情願把守節之事讓他， 各人磕他四個頭，歡歡喜喜出門去了的話，有頭有腦說了一遍。 麟如聽到實處，不覺兩淚交流。正在感激之時，只見碧蓮抱了孩子，走到身邊 道：「相公，看看你的兒子，如今這樣大了。」麟如張開兩手，把碧蓮與孩子一齊 摟住，放聲大哭，碧蓮也陪他哭了一場，方纔敘話。 麟如道：「你如今不是通房，竟是我的妻子了；不是妻子，竟是我的恩人了。 我的門風被那兩個淫婦壞盡，若不虧你替我爭氣，我今日回來竟是喪家狗了。」又 接過兒子，抱在懷中道：「我兒，你若不是這個親娘，被淫婦磨作齏粉了，怎麼捱 得到如今，見你親爺的面？快和爹爹一齊拜謝恩人。」說完，跪倒就拜，碧蓮扯不 住，只得跪在下面同拜。 麟如當晚重修花燭再整洞房，自己對天發誓，從今以後與碧蓮做結髮夫妻，永 不重婚再娶。這一夜枕席之歡自然加意，不比從前草草。 竣事之後，摟著碧蓮問道：「我當初大病之時，曾與你們永訣，你彼時原說要 嫁的，怎麼如今倒守起節來？你既肯守節，也該早對我講，待我把些情意到你，此 時也還過意得去。為甚麼無事之際倒將假話騙人，有事之時卻把真情為我？還虧得 我活在這邊，萬一當真死了，你這段苦情教誰人憐你？」說罷，又淚下起來。 碧蓮道：「虧你是個讀書人，話中的意思都詳不出。我當初的言語，是見他們 輕薄我，我氣不過，說來譏誚他們的，怎麼當做真話？他們一個說結髮夫妻與婢妾 不同，一個說只有守寡的妻妾，沒有守寡的梅香。分明見得他們是節婦，我是隨波 逐浪的人了；分明見得節婦只許他們做，不容我手下人僭位的了。我若也與他們一 樣，把牙齒咬斷鐵釘，莫說他們不信，連你也說是虛言。我沒奈何，只得把幾句綿 裡藏針的話，一來譏諷他們，二來暗藏自己的心事，要你把我做個防凶備吉之人。 我原說若還孤兒沒人照管，要我撫養成人，我自然不去。如今生他的也嫁了， 撫他的也嫁了，當初母親多不過，如今半個也沒有，我如何不替你撫養？我又說你 百年以後，若還沒人守節，要我燒錢化紙，我自然不去。如今做大的也嫁了，做小 的也嫁了。當初你家風水好，未死之先，一連就出兩個節婦；後來風水壞了，才聽 得一個死信，把兩個節婦一齊遣出大門，弄得有墓無人掃，有屋無人住，我如何不 替你看家？這都是你家門不幸，使妻妾之言不驗，把梅香的言語倒反驗了。如今雖 有守寡的梅香，不見守寡的妻妾，到底是樁反事，不可謂之吉祥。還勸你贖他們轉 來，同享富貴。待你百年以後，使大家踐了前言，方纔是個正理。」麟如慚愧之極 ，並不回言。 在家綢繆數日，就上公車，春闈得意，中在三甲頭，選了行人司。未及半載， 齎詔還鄉，府縣官員，都出郭迎接，錦衣繡裳，前呼後擁，一郡之中，老幼男婦， 人人爭看。 羅氏、莫氏見前夫如此榮耀，悔恨欲

死，都央馬族之人勸麟如取贖。那後夫也 怕麟如的勢燄，情願不取原聘，白白送還。　　馬族之人，恐觸麟如之怒，不好突然說起，要待舉賀之時，席間緩緩談及。　　誰想麟如預知其意，才坐了席，就點一本朱買臣的戲文，演到覆水難收一齣， 喝采道：「這才是個男子！」眾人都說事不諧矣，大家絕口不提，次日回覆兩家。　　羅氏的後夫放心不下，又要別遣羅氏，以絕禍根，終日把言語傷觸他，好待他　存站不住。當面斥道：「你當初要嫁的心也太急了些，不管死信真不真，收拾包裹 竟走，難道你的枕頭邊一日也少不得男子的？待結髮之情尚且如此，我和你半路相 逢，那裡有甚麼情意？男子志在四方，誰人沒有個離家的日子，我明日出門，萬一　傳個死信回來，只怕我家的東西又要卷到別人家去了。　　與其死後做了賠錢貨，不如生前活離，還不折本。」羅氏終日被他凌辱不過， 只得自縊而死。　　莫氏嫁的是個破落戶，終日熬饑受凍，苦不可言，幾番要尋死，又癡心妄想道　：「丈夫雖然恨我，此時不肯取贖，兒子到底是我生的，焉知他大來不勸父親贖我　？」所以熬著辛苦，耐著饑寒，要等他大來。　　及至兒子長大，聽說生母從前之事，憤恨不了，終日裘馬翩翩，在莫氏門前走 來走去，頭也不抬一抬。莫氏一日候他經過，走出門來，一把扯住道：「我兒，你 嫡嫡親親的娘在這裡，為何不來認一認？」兒子道：「我只有一個母親，現在家中　，那裡還有第二個？」莫氏道：「我是生你的，那是領你的。你不信，只去問人就　是。」兒子道：「這等待我回去問父親，他若認你為妻，我就來認你為母；倘若父 親不認，我也不好來冒認別人。」莫氏再要和他細說，怎奈他扯脫袖子，頭也不回　，飄然去了。從此以後，寧可迂道而行，再不從他門首經過。　　莫氏以前雖不能夠與他近身說話，還時常在門縫之中張張他的面貌，自從這番 搶白之後，連面也不得見了，終日捶胸頓足搶地呼天，怨恨而死。　　碧蓮向不生育，忽到三十之外，連舉二子，與莫氏所生，共成三鳳。後來麟如 物故，碧蓮二子尚小，教誨扶持，俱賴長兄之力。長兄即莫氏所生。碧蓮當初撫養 孤兒，後來亦得孤兒之報，可見做好事的原不折本，這叫做皇天不負苦心人也。

第九卷 寡婦設計贅新郎　眾美齊心奪才子

　　詞云：　　潘安貌，無才也使佳人好。佳人好，若逢才女，還須同調。　　才多加上容顏俏，風流又值人年少。人年少，不愁天上，花星不照。　　右調《憶秦娥》　　這首詞，乃說世間做風流子弟的，「才貌「二字缺一不可。有貌無才，要老實 又老實不得；有才無貌，要風流也風流不來。要做第一等風流之人，須要在賦生之 初，把這兩件東西放在天平上彈一彈過，然後並在一處，合為一身，方纔沒有缺陷 之恨。　　這兩件之中，又要分個難易，易得的是貌，難得的是才。　　世間絕標緻的男子，一百個之中常有一兩個。莫說富貴人家的兒子，居移氣， 養移體，自然生得嬌皮細肉，俊雅可觀；就是僮僕廝養之輩，梨園小唱之流，儘有　面似潘安，腰同沈約，令婦人女子見之，不覺魂搖心蕩者，正自不少。　　只是這樣的男子，容易使人動興，也容易使人敗興。看了他的容顏舉止，正要 打點害相思；及至想到他是何等之人，所作所為的是何等之事，就不覺情興索然， 那場相思病就值不得去害他了。　　天下極俊雅的才人，一萬個之中選不出一兩個。無論才貌兩件都有十分的，使　天下婦人見之，個個願為之死；即使易得之貌有了七分，難得之才有了三分，那些　憐才好色的婦人，也就肯截長補短，替他總算起來，一般是兩樣俱全，十分並之的　才子。知書識字的佳人，愛其才而願為之婦；就是不通文墨的女子，也慕其名而欲 得為夫。　　所以」才貌」二字雖然並稱，畢竟」才」字在」貌」字之前，是說有了才方重 其貌，不曾說有了貌可以不問其才也。　　從古及今，標緻男子之中極惹看的，只有兩個。一個叫做潘安，是晉朝人，生　得姿容既好，神情亦佳，同時的美男子甚多，比並起來，要算他第一個。常挾了彈子出遊，竟像張仙下界。那些少年女子一見了他，個個都如顛如狂，不惜廉恥，竟 趕到街市之中，你扯我曳起來。所以《世說新語》上面載他這一段道：「潘岳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　手共縈之。」縈者，即扯曳之意也；連手共縈者，即你扯我曳之意也。　　潘安是個立名砥行的人，被這些妖冶婦人纏擾不過，恐怕生出物議來，竟不敢 在街市上行走，有事出門，只得坐了車子。　　車上與地下有高低俯仰之分，又且行走得快，使他爬不上，趕不著，就可以平安無事了。　　誰想那些婦人究竟放他不過，就是爬不上，趕不著，吵也要吵他一場，打也要　打他幾下。大家不約而同，預先買了果子，放在袖中，等他車子經過，就一齊拋擲　出來，做個半愛半恨之意。　　愛者，愛他多才多貌；恨者，恨他寡情寡意。所以潘安擲果一事，至今流傳， 以為風流話柄。　　這個才子雖然生得惹事，還虧他命根牢固，經得起那些頑皮婦人擺佈得起，終 日在果子縫中鑽來鑽去，不曾被人擲得死。　　另有一個孱弱的才子，生得花一般嬌，粉一般嫩，莫說果子擲來承受不起，就　把眼睛多相他幾相，也要相出病來，可憐他活不多年，竟被天下之人看殺。這個風 流話柄，比擲果之事更奇。那才子姓衛名，也是晉朝人，生得神清骨秀，體不勝衣　，常坐白羊車行於洛陽市上，使人看了，竟像是一塊白璧雕洗出來的人物一般，就 替他取個美號，叫做「璧人」。　　與他同時的也有許多美男子，如王澄、王濟、王玄，都有絕美的姿容，為時人　所豔羨，及至見了衛，就把那幾個相形下來。當時的人有兩句批評道：「王家三子　，不如衛家一兒。」　　衛被這兩句批評、一個美號傳播開去，莫說天下的婦人個個思量，人人愛慕， 不知把沒形沒影的相思，害殺人家多少女子，就是男子裡面，也沒有一個不眷戀他 。　　衛一日有事，從豫章行至下都，路上的人聽見說衛璧人從此經過，那一個婦人 不豔妝以待，那一個男子不拭目而觀？　　把那車子兩旁擠個沒縫，只當是幾千里的官塘大路，每邊築了一堵肉牆，待他 的車從人氣之中輦將過去。　　及至到了下都，那下都的人無論相知不相知，有舊沒有舊，都來拜訪，要借璧 人一觀。若回他不在寓處，他今日去了，明日又來，直到見了才住。衛是個孱弱書 生，那裡經得這般勞碌？不上幾時，就被人看出病來，竟以弱疾而死。所以當時的　人編句巧話出來，叫做「看殺衛」。這段事實也出在《世說新語》，不是做小說的 人編造出來的。　　這兩個標緻男子，都是極有才思、極有名望的文人，所以他的姿貌因其才而益 重，從來的風流才子，畢竟要數他這兩個；不然彌子瑕、龍陽君的面孔儘有可觀， 為甚麼」風流」二字不歸與他，提起這兩個名字，反覺得可鄙而可賤者何也？這等　說起來，「才貌」二字果然是分開不得的。只是這兩件東西，造物再不肯兼付與人　，不是使他少這件，就是使他缺那件，這不是造物的刻薄處，正是造物的忠厚處。 若還兼付與人，這個人就不能夠循規蹈矩，守著自家的妻子，終身定有許多風流罪　過犯將出來，不是授以善身之資，反是予以喪德之具了。　　從古及今，有幾個才貌兼全的人能夠完名全節的？若還有才有貌，又能循規蹈　矩，不做妨倫背理之事，方纔叫做真正風流。　　風者，有關風化之意；流者，可以流傳之意。原是兩個正經字眼，為甚麼不加 在道學先生身上，常用在才人韻士身上？　　只因道學先生做來的事，板腐處多，活動處少，與風流的字義不甚相合，所以 不敢加他。才人韻士做出事來，如風之行，如水之流，一毫沾滯也沒有，一毫形跡　也不著，又能不傷風化，可以流傳，與這兩個字眼切而且當，所以拿來稱贊他。如　今世上的人不解字義，竟把偷香竊玉之事做了「風流」二字的注腳，豈不可笑！方 纔所說的兩個古人，都是有才有貌，又能循規蹈矩，不做妨倫背禮之事的。如今再 說個古人以後、今人以前的標緻男子，雖不十分循規蹈矩，卻不曾做出妨倫背禮之　　事來，與「風流」二字不甚相合，也還不甚相離，說來做個消閒的話

柄。　　這個標緻男子姓呂名旭，表字哉生，是明朝弘治年間人，祖籍原是福建，因父 親呂春陽在揚州小東門外開個雜貨舖子，做起家業來，就不回福建，竟在揚州地方 娶了妻室。　　從來女色出在揚州，男色出在福建，這兩件土產是天下聞名的。呂春陽少年時 節原是個絕標緻的龍陽，娶的那位妻子又是個極美麗的瘦馬，俗語四句道得好：低 銅鑄低錢，好窯燒好瓦；要生上相騾，先揀好驢馬。　　往常人家只消一個標緻妻子，就生得好兒好女出來，何況他這一底一蓋，都是 絕精的印子，印出來的花樣，豈有不齊整的？呂哉生未曾蓄髮之時，竟像個粉團捏 就的孩子，隨你甚麼婦人，沒有他那種白法，性子又聰明，口齒又伶俐，走出去上　學，那些路上人家的婦人，無論老少，都要扯進去頑耍，心上愛他不過。又因他年 紀幼小，再不稱名道姓，只以「心肝兒子」呼之，摟在懷中，撲了又撲，叫了又叫 。　　及至叫熟了口，摟慣了手，等他到頭髮披肩、情竇將開的時節，依舊扯進去頑　耍。有幾個不識廉恥的，撲他幾撲，也要他回撲幾撲；叫他幾聲，也要他回叫幾聲 。又以摩疼擦癢為名，竟要他渾身摸索起來，把個不曾出幼的孩子，未及十三歲， 就弄得無件不知，無般不曉。　　看官你說，這等一個惹事的孩子，又遇著那許多作孽的婦人，處此地步，比乾 柴烈火更甚一倍，自然要做出事來，弄壞為人的根腳，這個正人君子就做不成了。　　誰想呂哉生的命好，當此萬難擺脫之時，虧一個救命的恩人，替他臨崖勒馬， 還不至於墮落火坑，使後來翻身不得。　　他這位恩人不是別個，就是一位訓蒙的先生，全虧他教誨得嚴，拘束得緊，所 以留得這條性命，到後來還做個好人。　　如今世上的父母不知教子之法，只說蒙館先生是可以將就得的，往往造次相延　，不加選擇，直到開筆行文之後，用著經館先生，方纔去求籤問卜，訪問眾人，然 後開筵下榻。不知道孩子從師就如病人服藥，空心吃下去的方纔有效，到用過飲食　之後，就有靈丹吃下去，也與五臟六腑隔著一層，不能夠黏脾著腎了。　　開手從的那位先生，就是得病之初空心吃的一服丸散，吃得著也是這一服，吃 不著也是這一服。投了個方正的先生，那孩子後來自然會方正；投了個苟且的先生　，那孩子後來畢竟要苟且。不信但看寫字的筆法，若還開手把筆的先生是個會寫楷　書的，教來的學生個個會寫楷書，就是寫得不好，也到底有些端莊之意，決不至於 連行帶草；若還開手把筆的先生是個善寫草字的，教來的學生個個會寫草字，即使 寫不到家，也究竟帶些龍蛇之體，再不能夠一點一畫。即此一事，就是教方即方、　教圓即圓的證據了。所以發蒙的先生，比經館先生更有關係，不可不嚴加選擇。　　呂春陽的兒子只因這位蒙師從得著，所以不至於失身。教他寫字讀書，還不十　分嚴厲；獨有進退出入之間，管得十分嚴緊。　　放他回去吃飯，不住的教人蹤跡他，若還來遲一刻，就要盤問到底。稍有差錯　之處，不是罰跪，就要記打。不打則已，一打定要打得皮破血流。　　所以呂哉生往來之際，不敢十分耽擱。那些作孽的婦人正要留他頑耍，他想到 先生身上，就不覺毛骨竦然，灑脫袖子，就跑了去。故此保得住童子原身，不至於 十分破壞。　　那位蒙師把他教到十三歲上，見他聰明日進，文理日深，就對呂春陽道：「你　這位令郎，如今大有進益，可謂青出於藍了。我這樣先生，只好替他訓蒙，不敢替　他開筆，須要另尋一位經館，替他講書作文，後來方有出息。只是一件，你令郎的容貌生得太齊整了，恐有不積德的男子，不正氣的婦人，要看相他。須要獨請一位　西席，關在家中讀書，方纔保得他成器；不然『功名』二字或者騙得到手，『品行　』二字只怕保不到頭也。」呂春陽雖是個市井之人，也還有些志氣，況且少年時節 也曾吃過男子的苦，也曾受過婦人的虧，怎麼肯把這掌上之珠與人去前鑽後刺，就 依了蒙師的話，獨請一位老成先生，關在家中，朝攻夜習，半步也不放出門。　　一來是他壽長，二來是他命好，這位經館先生也與蒙師一樣，專在行止上做工 夫，把講書作文之事都做了第二義，常說：「舉人進士是前世修的，正人君子是今 世學的。今世的正人君子，就是來世的舉人進士。可見一生的行止，關了兩世的功　名富貴。要做舉人進士者，豈可不於此加嚴！」每到朔望之日，教他把《太上感應 篇》朗頌一過，然後看書作文。說到色慾之事，就把姦淫的報應委曲誡諭他。總是 見他五官四肢都是些誨淫之具，他就不去惹事，定有事來惹他，故此下藥於未病之 先，使他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之意。　　呂哉生的書館，逼近於內室之中，他的知識又多，凡家中之人一舉一動，都瞞　他不過。一日，有個老僕的妻子與個少年管家，在僻靜之處解帶寬衣，正要做些瞞　人的勾當，被呂哉生劈面撞著，呵叱了一頓，回到書房餘努未靖，還有些怒髮衝冠　之意。先生問他的原故，他就把僮婢相奸的話說了一遍，要轉去告訴父親，求他正　個家法。先生問道：「那個少年管家，想是沒有妻室的麼？」呂哉生道：「若是沒　有妻室，也還情有可原；他自己的老婆還好似別人的，心上偏不中意，要睡別人的 老婆，所以可恨。」先生道：「既然如此，不消你管閒事，他睡人的妻子，自然會 把妻子還人。『我不淫人妻，人不淫我婦』，這兩句古語，是鐵板鑄定的，隨你甚 麼好漢，再逃這兩句不過。　　你若不信，再去留心伺察他，只怕你令尊的家法，沒有這般處得他痛快。」呂　哉生聽了這些話，只說是尋常因果之言，那裡字字不差，人人都驗？誰想過不多時　，又看見一個婦人與一個男子，在暗室之中如此如此。呂哉生看不明白，還只說是 一對舊人，因前日的陣勢被人衝散，不曾上得戰場，所以今日復來打仗。呂哉生見　他在雲雨之時，要走去拿他，恐怕近於失體，就去喚那老僕來，叫他自己捉奸。　　那個老僕也只說是自己的妻子，心上憤恨不過，拿了一條繩索，悄悄走到臥榻 之前，把這一男一女，連頭連頸捆在一處，使他叫喊不出。又央了一個管家，把他 抬到中堂，聽憑家主發落。　　呂哉生父子叫人解開一看，誰想那個婦人不是老僕的妻子，卻是前日姦夫的老　婆；那個男子不是前日的姦夫，是一名新進之僕，卻好是個無妻無室情有可原之人 。　　正在審問之時，那個少年管家聽見妻子被人淫污，趕到跟前，不消家主動手， 自家揪住老婆，打個不數，又與姦夫扭做一團，要與他拚命。　　呂哉生道：「你不消發極，這分明是天理昭彰，一報還你一報。我前日要處你 之時，先生念兩句古語勸我，說道：『我不淫人妻，人不淫我婦。』我還只說是套 話，誰想一字不差。　　你前日姦淫別人的妻子，是我親眼見的；今日你的妻子被人姦淫，也是我親眼　見的；剛剛合著那兩句古語，只是不該這等應驗得快。可見姦淫之事，果然是做不 得的。」呂春陽見兒子的話說得中聽，心上十分歡喜，倒把這一對男女當做兒子的 恩人，不是他一番警省，如何知道姦淫有報？就不施鞭樸，只把說話誡諭一番，從 輕發落過了。　　卻說呂哉生見過這番報應，就把那兩句古語寫來貼在面前，以便出入之間，不　時警剩見了那些無恥婦人，平日引誘他的，就像虎狼一般，頭也不抬，急急的走過　，惟恐惹出事來，要把妻子還債。　　他自從警醒之後，不但行止分明，一事不苟，連學業也大進起來。但凡人家子 弟長進不長進，讀得書與讀不得書，全看情竇初開的那幾年。若還情竇一開，終日 想著色慾之事，就要與書本為仇，巴不得撇開了他，好去尋花問柳，這個舉人進士　就有幾分做不成了；若還情竇既開，看得色慾之事也不過如此，除了妻妾之外，不 想去窺伺別人，就要與書本為緣，沒有分心之處，這個舉人進士就有幾分做得成了 。　　呂哉生見過那番報應，知道別人的妻子是姦淫不得的，要做風流才子，只好多　娶幾房姬妾，隨我東邊睡到西邊，既不損於聲名，又無傷於陰騭，何等不妙。　　要想姬妾眾多，除非中了科甲，方纔娶得像意；不然就拚了銀子娶來，那些姬 妾也是勉強相從，不覺得十分遂意，見了富貴之人未免要羨慕他，這個風流才子依 舊做得沒興。　　所以盡心竭力，只想讀書，一毫不去外務，他的學業豈有不進之理？十四歲出 來赴考，縣尊就取他第一。　　揚州的人見他不是本處籍貫，就攻起冒籍來，寫了知單，各處黏貼，要等府試　院試之日，一齊攻打，不容他進常呂春陽只有這個兒子，怎肯把性命去換功名？就 丟了揚州不考，竟領他回到故鄉，復還本籍。俗語道得好：「是個老虎，到處吃肉 。」呂哉生在揚州地方考了案首，回到福建，也不曾考個第二。由縣而府，由府而　道，處處都是他領批。　　呂哉生進在本處，雖然是父母之

邦，怎奈聲音不對，與親友說話，定要個通事　　之人，覺得十分不便。就與父親商議，不如援例做了監生，移到南京居住。一來聲　音相近，便於交遊；二來監中科舉，又容易得中。呂春陽就依著兒子，替他納了南　監，連家小搬到南京。

呂哉生入監之後，沒有一次考試不在前列，未及一兩年，就做了積分的貢士。　　有個流寓的顯宦，見呂哉生氣度非凡，又考得起，就要把女兒招他。呂春陽住　在異鄉，正要攀結一門高親，好做靠壁，豈有不允之理？就把兒子送上顯宦之門，　做了貴人之婿。誰想這一對夫妻，正合著古語二句：呆郎娶巧婦，美男得醜妻。　　呂哉生的容貌，竟像個絕美的婦人，那位小姐的形狀，反像個極醜的男子，又　麻又黑，又且癡蠢。呂哉生一見，幾乎氣死，悔又悔不得，就又就不得，只得勉強　睡了幾夜，就尋個僻靜書館，到外面去讀書。只說這段姻緣是終身改正不得的了，　誰想他到底命好，不上一年，那位小姐就得暴病而死。　　呂哉生脫得這個難星，惟恐離了東施，又要遇著嫫姆，再不敢輕易續弦，終日　孤眠獨宿；直到父母雙亡，丁艱起復之後，方纔出去擇配。　　怎奈他自己的姿色生得太美了，那裡尋得著對頭？擇來擇去，只是不中。自己　又鰥曠不過，思想良家女子是兒戲不得的，只好到章台楚館嫖嫖妓婦，還不十分損　傷陰騭。　　彼時各院之中名妓甚多，看見呂哉生的容貌竟是仙子一般，又且才名藉甚，那　一個不愛慕他？聞得他在院中走動，有幾個聲價最高，不大留客的婦人，也為他變　節起來，都豔妝盛飾，立在門前，候他經過。一見了面，定要留進去盤桓一番。呂　哉生眼力最高，一百個之中沒有一兩個中意，大率寡門闖得多，實事做得少。　　起先是呂哉生去嫖婦人，誰想嫖到後來，竟做出一樁反事：男子不去嫖婦人，　婦人倒來嫖男子，要宿呂哉生一夜，那個妓女定費十數兩嫖錢，還有攜來的東道在　外。甚至有出了嫖錢，陪了東道，呂哉生托故推辭，不肯留宿，只闖得一次寡門，　做了個乘興而來，盡興而返的，也不知多少。這是甚麼原故？只因呂哉生風流之名　播於遐邇，沒有一處不知道他，竟把他的取捨定了妓婦的優劣，但是呂哉生賞鑒過　的，就稱他為名妓，門前的車馬漸漸會多起來。都說呂哉生自己身上何等溫柔，何　等香膩，不是第一等婦人，怎肯容他黏皮靠肉，所以一經品題，便成佳士。　　若還呂哉生不曾識面，或是見過一兩次，不去親近他的，任你名高六院，品重　一時，平昔的聲價也會低微起來。都說呂哉生不賞鑒他，畢竟有些古怪，不是風姿　欠好，就是情意未佳，不然第一等婦人與第一等男子，怎肯當面錯過？這叫做「伯　樂失顧，即成駑馬」。　　那婦人嫖男子的規矩，不是有心做出來的，只因呂哉生嫖妓之時，被那些尋常　婦人扯曳不過，竟不敢在院中走動，有幾個能書善畫、稍通文墨的，呂哉生不忍絕　他，許他常來就教。　　誰想就教之端一開，這兩扇大門就關閉不住，那些好名的姊妹，那一個不來物　色他；又怕呂哉生閉戶不納，損了自己的聲名，都預先央了分上，討了薦書，替自　己先容過了，然後來載酒問奇。

呂哉生卻不得情面，只得勉強應承。若還走到面前，看見是作養不得的，就只　好吃幾杯酒，說幾句話，假托一樁事故，送他起身；若還是作養得的，定要留宿一　晚，消了那頭分上，那婦人到臨行之際，都有幾兩參價贈他，為償精補腎之費。雖　不叫做嫖金，其實與嫖金無異，此婦人嫖男子之名所由來也。　　呂哉生受了參價，沒有別樣回禮，只做一首無題之詩，或是寫在扇頭，或是題　在帖上，作個投瓊報李之意。詩後不落姓字，只用一方小小圖書，是」紅顏知己」　四個字。他生平不喜務名，凡作詩文都不肯落款，也不去刊刻，所以姓名不傳，這　是他生性如此。不獨待妓婦為然。古人有兩句名言，合著他的心事，常寫來貼在面　前道：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　　彼時名妓雖多，內中只有三個是呂哉生許可之人，竟與三房姬妾一般，許他輪　流當夕。一個叫做沈留雲，一個叫做朱豔雪，一個叫做許仙儔。　　這三個妓女原不叫做這三個名字，只因呂哉生相與之初，曾做幾首詩詞贈他，　詩詞之中有這幾個新鮮字眼，那妓女重他不過，就取來做了名字。呂哉生之見重於　婦人，大率類此。他贈沈留雲的是一首絕句，其詩云：　　雲爰霓裳淡欲飛，人間 若個許相依？　　襄王愛作巫山夢，留住行雲不放歸。　　這三個之中，態度要算他第一，輕飄無著，竟像要飛去的一般，所以這等贊他 。贈朱豔雪的是一首小令，名為《風入松》，其詞云：　　十年留意訪嬋娟，今日始逢仙。梅花帳裡偕鴛夢，閒評品、柳媚花妍。氣似幽　蘭馥馥，神凝秋水涓涓。　　醒來疑在雪中眠，瑩質最堪憐。又怪人間無豔雪，多應是、玉映霞天。焉得良　宵不旦，百年長臥花前。　　這三個之中，肌膚要算他第一，白到極處，又從白裡透出紅來，所以這等贊他 。贈許仙儔的是一隻曲子，名為《黃鶯兒》，其詞云：　　處處惹人愁，最關情，是兩眸，等閒一轉教人瘦。腰肢恁柔，肌香恁稠，凡夫 端的難消受。與卿謀，人間天上，若個許相儔。　　這三個之中，眉眼風情要算他第一，騷到極處，又能騷而不淫，畢竟要擇人而 與，所以這等贊他。　　這三個名姬起先不甚相合，自與呂哉生相與之後，就同船合命起來，竟像嫡親　姊妹一般，一毫妒心也沒有，都拼了大注財物結識呂哉生。　　呂哉生的身子被這三個大老官成年包定了，就一個嫖客也不接，終日守著他。　這三個姊妹漸漸有起權柄來，竟成了鼎足之勢。大家立定主意，要嫁呂哉生，不顧　他情願不情願。把這三首情詞當作鐵券一般，緊緊的藏了，若還不允，就要執此為　憑，和他硬做。呂哉生心上也要並納三人，只因正室未娶，不好把妓女為妻，要待　續弦之後，然後收納他。　　這三個姊妹也許他先娶正妻，自己隨後來做小，只怕娶了個妒婦回來，不容呂　哉生做主，負了從前之約，竟要自己替他擇配，不容呂哉生私自議婚，連聘金也不　要他出，都是自己包管到底，好使新來之人感激他，不忍與他為難。　　他三個身邊都有千金積蓄，又是自己做主，沒有鴇母的，所以敢作敢為，把呂　哉生拿住了做。呂哉生又怕說來的親事未必中意，畢竟要揀個將就的方纔下聘，怎　肯娶個美貌婦人來奪自家的寵？故此口便應承他，依舊央了媒人，在外面訪擇。　　誰想這三個姊妹卻是一片好心，都說尋常的女子不但配他不來，就與自己三個　也搭配不上；況且自己三個，又不是過路的媒人走得開的，萬一新婦不中意，恨起 媒人來，以後相從的事，就不穩了。所以盡心竭力，要尋個絕世佳人，為市恩之計 。　　有個姓喬的寡婦，只生一女，頗有才名，又會寫字作畫，與這三個姊妹神交已　久，只是不曾見面。這一日，三個姊妹以拜訪同社為名，去看喬小姐。　　見他生得奇嬌異媚，又且賢慧絕倫，就問他母親道：「聞得令愛小姐還不曾許　人家，不知要選個甚麼女婿？」喬寡婦道：「別樣都可以不論，只有『才貌』二字　是少不得的。」這三個姊妹道：「如今現有一個才子，容貌是當今第一，若還去了　方巾，與小姐立在一處，只怕辨不出那個是男，那個是女，不知肯許他麼？」喬寡　婦問是那一家，這三個姊妹就把呂哉生說去。喬寡婦一向留心擇婿，男子裡面略有　幾分才貌的，都在他肚裡，豈有閨閣之中家弦戶頌的才子，反不知道之理？就滿口　應承，沒有一個含糊字眼。　　喬小姐聞之，自然喜出望外，惟恐錯了機會，竟不肯顧惜廉恥，又扯到背後去　叮囑一番。這三個姊妹就對喬小姐道：「他與我們三個都有終身之約，小姐進門之　後，要留著三個坐位等我們的。」喬小姐也滿口應承，不作一毫難色。　　這三個姊妹見女家允了，不怕男家不允，就便宜行事起來，竟把下聘的事宜與　過門的日子，都與喬寡婦當面訂過，然後去知會呂哉生。　　呂哉生一來不肯見信，二來自己也相中一個，正要選期納采，那裡肯依允他？　只說婚姻大事，不是草草得的，且待我從容占卜。　　這三個姊妹到背後去商議道：「若還要他自出聘禮，就不好瞞他做事；如今聘　禮是我們出，要他做個現成新郎，不是甚麼歹事。竟替他做成了，到娶親之日，捉　他上場，不怕他走上天去！若還新人不好，還怕他到臨期埋怨；有這等一個絕世佳　人，不知不覺抬到面前，卻像天上掉下來的一般，也不是甚麼苦事，料想不肯推他　出門。」大家商議定了，竟把呂哉生的名字寫了婚啟，備下禮物，齊齊整整的送聘　過門。呂哉生只當在睡夢之中，那裡知道？一心去做那一頭。　　那頭親事不是男子相中婦人，是婦人看上男子，生個巧計出來，誘他成事的。　那女子姓曹，名婉淑，住在國子監前，是個少年寡婦，年紀雖

過二八，卻有絕世的 姿容，又且長於筆墨。　　呂哉生入監攻書，時常在他門首經過。　　曹婉淑之居孀，原像卓文君之守節，不曾想起節婦牌坊的，看見這個美貌相如　走來走去，那點琴心不消人去挑得，自然會動彈起來，思想這樣男子，怎麼好不嫁　他？就著人訪問姓名。　　還只說是有了妻室的人，只要做得他的阿嬌，就住他第二間金屋也是甘心的， 不想又是久曠之夫，與自家這個怨女正好湊成一對，就去央人說親。　　那個說親的媒婆是知道呂哉生的，就把三個妓女占定了他，要斂資擇配，不容 呂哉生做主的話，說了一遍。　　誰想曹婉淑這頭親事還不曾起影，就預先吃起醋來，把眉頭蹙了幾蹙，想出一 個主意。對媒婆道：「既然如此，這頭親事不是上門去說得的了，須要在別處候他 。就是遇見之時，也不要把這頭親事突然說起，須要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然後說　到我身上，他方纔肯做。一有應承之意，就領他來相親，無論成不成，都有媒錢謝　你。」媒婆答應了去，果然依計而行。立在太學門前，見呂哉生走過，問他跟隨的 人道：「這位郎君莫非就是呂相公麼？」跟隨的人道：「正是，你問他怎的？」媒 婆道：「前日院子裡三位姑娘，央我尋一頭親事，說是娶與呂相公的，如今有了一　頭，正打點去說，故此要認一認，日後好來領賞。」呂哉生聽見，就回轉頭來對他 道：「只怕所說的親事未必中意。」媒婆道：「他出的題目是極容易的，有甚麼不 中意？」呂哉生道：「他出甚麼題目與你？」媒婆道：「他說只要二三分姿色的，　若還十分標緻就不要了，這樣女子怕尋不出？」呂哉生聽了這一句，正合著自己的　疑心，就變起色來道：「原來如此，這等你不要理他。若有十分姿色的，你便來講　；就是九分九釐，我也不做，不要枉費了精神。」媒婆道：「相公若要好的，莫說　十分，就是二十分的也有，只是那三位姑娘立定了主意，只怕你拗他不過。」呂哉 生道：「他又不是我的親人，那裡有得與他做主？」媒婆道：「既然如此，眼面前 就有一個，何不去相一相？」呂哉生道：「住在那裡？」媒婆指了曹家道：「就在　這裡面。」呂哉生往常走過，看見這分人家有個絕色的女子，只說是有丈夫的，所　以不想去做，如今聽了這一句，就不覺高興起來，盤問他的來歷。媒婆把少年喪夫 ，將要改醮的話說了一遍，呂哉生歡喜不了，就叫媒婆進去知會，自己隨後去相親 。　　只見曹婉淑淡妝素服，風致嫣然，沒有一毫脂香粉氣。媒婆要替他賣弄溫柔，　不但渾身肌體憑他相驗，連那三寸金蓮也替他高高擎起，並那一捻腰肢都把手去抱 過，要見他細得可憐。　　又取出筆硯詩箋，叫呂哉生出題面試。呂哉生先賦一絕，要他依韻和來，其詩 云：　　自是瓊花種，還須著意栽。　　今宵歸別業，先築避風台。　　曹婉淑不假思索，就提起筆來，和一首在後面道：有意憐春色，還須獨榭栽。　　靈和宮畔柳，豈屑並章台？呂哉生見了，十分歎服，說謝家詠雪之才，不過如此。只怪他醋意太重，知道是媒婆告訴他的，就一味模糊贊賞，不說他所以然的妙　　處。當面就定了婚議，只等選期下聘，擇日完婚。　　曹婉淑恐怕那三個妓女與他相處在先，嫁去之後，一時不能杜絕，定有幾場氣 啕，要想居重馭輕，又且以靜待動，就叫媒婆傳話，說自家頗有積蓄，儘夠贍養終　身，不過為無人倚靠，要招個男子做主，須是男子棄了家室過來就他，自己不肯挾 貲往嫁。呂哉生也慮做親之日，那三個姊妹必來聒噪，肚裡思量，正要尋個避秦之 地，不想他這句話巧中機謀，就欣然應允。　　曹婉淑要賣弄家私，不但聘禮不要他出，鋪陳不要他辦，連接他上門的轎子也 是自家的，索性賠錢到底，不要他破費半文，使那三個妓婦知道，說呂哉生的身子 只當賣與他的一般，不好走來爭論。
呂哉生的身子也是賣與婦人慣的，就是自己倒做新人，坐了花花轎子嫁到他家　去，也不是甚麼奇事，就滿口應承，袖了詩箋而去。　　卻說那三個姊妹定了喬小姐，正要替他擇吉完姻，不想聽見風聲，知道呂哉生 瞞著自己，做成了一頭親事，心下十分驚恐。　　起先還在疑信之間，一日呂哉生脫下衣服，這三個姊妹拿去漿洗，忽然在袖子 裡面抖出一幅詩箋，展開一看，竟是婦人與男子親口訂婚之詞，大家就動了公憤， 要與呂哉生為難起來。　　說前面一首是他的親筆，後面一首，分明是婦人要嫁他，不屑與我們並處，要　他拒絕我們，獨娶他一人之意，這個淫婦不曾進門，就這般放肆，成親以後的光景 不問而可知了。此時若不阻他，明日娶了回來，如何了得？正要打點出兵，內中有 個知事的道：「他的親事既然做成了，我們空做冤家，料想沒有退親之理，不如且　藏在胸中，隱而不發，使他不防備我，大家用心去打聽，看他聘的是那一家，揀的 是那一日，要在何處成親，大家搜索枯腸，想個計較出來，與那不賢之婦鬥一鬥聰 明，顯一顯本事，且看那個的手段高強。如今這兩頭親事都是翻悔不得的了，為今　之計，只有搶先的一著。倘若預先弄得他成親，等喬小姐占了坐位，就是娶了他來　，也與我們一樣做小，不怕他強到那裡去；若還正事不做，去討那口上的便宜，萬 一他使起性來，斷然不容我們做主，那位喬小姐叫他如何著落，難道好娶在我們家　裡，與他一同接客不成？」那兩個道：「極說得是。」就一味撒漫，不惜銀子，各　處央人伺察他。　　卻說呂哉生選定吉日，叫媒婆知會過了，自己度日如年，盼不到那個日子。一　心要見新人，把這三個舊交當了仇家敵國，恨不得早離一刻也是好的。　　及至到了成親之日，脫去舊衣，換了新服，坐在家中，只等轎子來接。　　那三個姊妹自從聞信之後，大家跟定呂哉生，一刻也不離，惟恐他要背夫逃走 。及至到了這一日，不知甚麼原故，反寬宏大量起來，只留一個沒氣性的與他做伴　，那兩個涵養不足的，反飄然去了。　　呂哉生與他坐了一會，只見轎子來到門前，就只說朋友相招，要拂袖而去，那　個姊妹也並不稽查，憑他上轎。呂哉生出了大門，就放下這頭心事，一心想著做親　，不管東南西北，隨著那兩個轎夫抬著逕走。　　及至抬進大門，走出轎子，把光景一看，誰想不是前日的所在，另是一分人家　　，就疑心起來，問轎夫道：「這是那裡？　　為甚麼不到曹家去，把我抬到這邊來？」轎夫道：「曹家娘子說，他那所房子　是前夫物故的所在，不十分吉利，要另在一處成親。這座房子也是他自己的，請相　公先來等候，他的轎子隨後就到了。」呂哉生見他說得近理，就不十分疑惑，獨自 一個坐了一會，忽然聽見鼓樂之聲，從遠而近，漸漸響到門前。呂哉生心上又有些 疑惑起來，思量孀婦再醮，沒有吹打出門之理，況且又不是別人娶他，難道自己叫　了吹手，迎著自己去嫁人不成？及至新婦出了轎子，走到面前，見他一般戴了方巾　，穿了團襖，與處女出嫁無異。新人面上是有珠簾蓋著的，呂哉生看不分明，未知 是與不是，只得隨了儐相的口，叫拜就拜，叫興就興，行了成親的大禮，同入繡房　之中，又對坐一會，然後替他除去方巾，把面容仔細一看，就大驚大怪起來。　　原來這個新婦並非曹婉淑，另是一位絕色的佳人，年紀只好二八，丰姿綽約， 態度翩躚，大有仙子臨凡之意。　　呂哉生不解其故，正要開口問他，不想繡榻之後另有一間暗房，門環響了一下　，閃出兩個女子，卻像有些面善的一般。　　正要走去識認，不想房門外又有一個女子喊叫進來，捏了拳頭，要替這新郎打 喜。種種怪異之事，教呂哉生應接不暇。　　原來這三位女子不是別人，就是呂哉生的仇家敵國，替他硬主婚姻、強做好事 的人。那位新婦就是喬小姐。只因呂哉生做事不密，把曹婉淑贅他為夫，連轎子不　教他僱，要迎接上門的話，告訴了朋友。朋友替他漏泄出來，被這三個有心人打聽　得明明白白，故此預先賃下一所房屋，定了兩乘轎子。一乘去娶喬小姐，只說是呂哉生的；一乘去接呂哉生，只說是曹婉淑的。都把大塊銀子買囑了轎夫，叫他不要　漏泄，把這一對佳人才子騙在一處，硬逼他成親。一來遂了自己的意，二來報了妒 婦的仇，叫做「一舉兩得」。　　呂哉生看了新人，正在驚疑之際，又被這三個姊妹從兩處夾攻進來，弄得進退　無門，不知從那裡說起。那三個姊妹道：「這一位小姐，是我姊妹三個娶來奉送的 。容貌雖不甚佳，還將就看得過；別樣的文字雖做不來，像你袖子裡面緊緊藏著的 那樣歪詩，也還做得出幾首。只有一件不中式，你是喜歡骨董的人，偏是破碎傢伙　倒用得著，新鮮物件是不要的，所在立定主意，要娶寡婦續弦，不使我們知道。這 位小姐是一件簇新的玩器，不曾有人賞鑒過，恐怕你這骨董新郎不大十分中意。古 語道得好：『衣不穿新，

何由得舊？求你不要憎嫌，留在身邊，自己用舊了罷。」　呂哉生被他這些巧話說得滿面羞慚，半句也答應不出，只好賠著笑臉，自家認個不 是。那三個姊妹還有許多言語要發洩出來，見他羞得可憐，也就不忍再說。五個人 坐在一處，吃了合歡的酒席。這三個姊妹不但把他送歸錦幕，扶上牙?，連那噴香的 被窩都替他撒好了，方纔去睡。　　呂哉生這一夜本是來尋已放之花，不想逢著未開之蕊，喬小姐那種香豔又是生　平不曾受用過的，這番得意的光景，那裡形容得出？只是想到曹婉淑身上，未免有 些不安。還想今晚就了這一頭，明日去補那一頭，做個二美兼收，才是他的心事。　　誰想那三個姊妹自他成親之後，就把裡外的門戶重重鎖了，一個閒人也不放進　來，一毫信息也不放出去，大家伴住了他，要待一年兩年之後，打聽曹婉淑別嫁了 人，方纔容他出去。　　卻說曹婉淑那一日打發轎子出門，自家脫去素服，改了豔妝，只等新郎一到， 就完親事。不想新郎並不見面，抬了一乘空轎回來，說：「呂相公不在家中，到朋 友家吃酒去了，只有一封書札與一件東西，是他出門的時節留在家中，家中人遞出　來的。」曹婉淑聽了這句話，氣得渾身冰冷，心上思量道：「不信有這等異事，揀　了好時好日約他來做親，誰想親不來做，反去吃起酒來，難道那一席酒是皇帝的御　宴不成？」此時氣便氣，惱便惱，還有些原諒他，說他畢竟有意外之事，萬不得已　之情，決不單為吃酒，這封書定是寫來告限的，要我另揀好日也不可知。　　及至拆開一看，誰想那封書札倒不是告限，是寫來退親的。　　書裡面的意思，大概是說招親之事，非大丈夫所為，自己還有薄產，足以聊生　　，不屑靠婦人養活。又有幾句陰諷的話，說他丈夫骸骨未冷，還該再守幾年，即使 熬不過，也只該出去嫁人，沒有坐產招夫之理。死者的陰靈，未必不在故土，萬一 成親之夜，忽然出現起來，這一夜的枕席之歡就不能夠終局了。　　故此深謀熟慮，不便相從，特地寫書來回絕他，叫他另選才郎，別圖佳會。　　書上的話，說得有文有理，不像這等直致。又說相許一場，忽然謝絕，也覺得 難以為情，特寄小物一件，叫他不時佩用，只當自己相隨。書尾後面又夾著半幅詩　箋，就是那日相親之時，曹婉淑和他的親筆，割去自己那一首，送來返璧，一來取 信於他，二來要示決絕婚姻之意。　　曹婉淑見了，竟像幾十瓢冷水從頭上澆將下來，激得渾身亂抖，又像發擺子的 一般，身上冷一陣，熱一陣。思量天地之間，竟有這等刻毒的男子，既說新寡之人　，不該就嫁，為甚麼走來相我？既然相中了我，又當面訂了婚議，豈有反悔的道理　？　　你既不願招親，當初就該直說，難道你立意要娶我過去，我難道好卻你不成？ 為甚麼許了入贅，騙人家的轎子上門，使遠近的人都知道了，忽然變起卦來？叫我 這張面皮放在那裡？就指定呂哉生的名字，咒罵了一場。又自己悲悲切切，哭個不 了。　　那說親的媒婆立在旁邊，替他思想道：「他既然謝絕婚姻，就不該拿東西來送　你；既有東西送來，可見還有眷戀之意。何不取出來看看，是件甚麼東西？」曹婉 淑道：「也說得是。」　　就把帶回之物取到面前，與他同看。　　原來那件東西是有綿紙封著的，約有二寸多闊，七寸多長。　　又且有稜有角，卻像是個扇匣一般。曹婉淑只道是把扇子，或者另有新詩寫在 上面也不可知。　　誰想拆開一看，扇匣倒是個扇匣，只是匣中之物，非扇非詩，出人意料之外。　你說是件甚麼東西？有《西江月》一首為證：欲號景東人事，雅稱角氏先生。鋤強　扶弱有聲名，慣受萎男央倩。常伴愁孀怨女，最能醫癢摩疼。保全玉潔與冰情，夜 夜何曾孤另。　　曹婉淑見了，羞得滿面通紅，沒有存身之地。連那丫鬟使婢都替他慚愧起來， 笑得一聲，就急急的走了開去。　　那媒婆道：「他把這件東西送你，還有個憐孤恤寡之意，或者身子被人纏住， 不得過來，先央這位先生替他代職，改日還要來娶你也不可知，等我明日走去問他　，且看是甚麼原故？　　「曹婉淑這一夜心事不佳，難以獨宿，把媒婆留在家中，相伴了一夜。第二日 起來，就央他去見呂哉生，討個悔親的來歷。　　只見媒婆去了兩日，不見回音，直到第三日走來，問他就裡，他說：「呂哉生　並不見面，連自己的家人也不知他去向，只說他在妓婦家中；及至走去打探。連那　三個妓婦也不知那裡去了。」　　曹婉淑道：「這等說起來，那一個男子與三個婦人畢竟同在一處，只要訪得著 婦人，就曉得男子的下落了。還央你去打聽打聽。」那媒婆又去訪問幾日，不見一 毫蹤影，只得丟過一邊。　　卻說曹婉淑守寡不堅，做出這樁詫事，鄰近的人那一個不恥笑他？內中有個惡 少，假捏他的姓名，做一張尋人的招子，各處黏貼起來道：那貼招子的人原是一片　歹意，一來看上曹婉淑，要想娶他；二來妒忌呂哉生，要想破他，使兩邊知道，怕 人談論，不好再結婚姻，做個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意思。不想機緣湊巧，歹意反 成了好意，果然從招子裡面尋出人來。　　本處地方有個篦頭的女待詔，叫做殷四娘，極會按摩修養，又替婦人梳得好頭　，常在院子裡走動。呂哉生與那三個姊妹，都是他服事慣的，雖然閉在幽室之中，　依舊少他不得，殷四娘竟做了入幕之賓，是人都防備，獨不防備他。　　一日從街上走過，看見這張招子，只說果然是他貼的，就動了射利之心，揭下　一張，竟到曹家去報信，說呂哉生現在一處，要待賞錢到手，才說地方。　　曹婉淑正要尋人，竟把假招子認做真的，就取三十兩銀子交付與他，然後問他 隱藏的來歷。殷四娘把三個妓婦聘定喬小姐，見他不允，預先賃下房屋，僱了轎子　，假說曹家去接，騙他入屋成親的話，有頭有腦地說了一遍。　　曹婉淑聽了，才知道那封書札與那件東西，都是這三個妓婦瞞著呂哉生，弄來 取笑他的。心上恨不過，咬牙頓齒，狠罵了一場。還不曾知道地方，就一面叫了轎 子，一面吩咐丫鬟奴僕，要點齊人馬，一齊出兵，叫殷四娘領了，去征剿那些劫賊 。　　殷四娘道：「這等說起來，倒是我報信的不是了。呂相公與那三個姊妹都是我 極好的主顧，難道為你這幾兩銀子，叫我斷了生意不成？況且你是個少年寡婦，趕 到妓婦家中與他爭論起來，知道的說他拐你丈夫，不知道的只說你爭他的孤老，這　個名聲不大十分好聽。兩下爭論不決，畢竟要投人講理，你是一張嘴，他是三張嘴　，你做寡婦的人要惜體面，他做妓婦的人不怕羞恥，甚麼話講不出，甚麼事做不來　？況且你那個丈夫又是不曾實受的，那一個處事的人，肯在他肚皮上面扯來還你？　　這樁有輸沒贏的事，勸你不做也罷。」曹婉淑八面威風，被他這些言語說得垂 頭喪氣，想了一會，又對他道：「你說的話雖是有理，難道我相定的丈夫被他冒名 拐了去，不但自家受用，還拿去做人情，既慷他人之慨，又燥自己之脾，寫那樣刻　薄的書來羞辱我，這等的冤仇難道不報一報，就肯干休不成？你既不肯領我去，須　要想個計較出來，成就我這樁親事。我除了賞錢之外，還要重重謝你。」殷四娘想 了一會，回覆他道：「若要成親，只有調停一法。尋個兩邊相熟的人在裡面講和， 你也不要自專，他也莫想獨得，把男子放出來大家公用，這還說得有理。」曹婉淑　道：「兩邊相熟莫過於你，這等就央你去調停，教他早些放出來，不要耽擱了日子　，後來不好算帳。」殷四娘道：「我這個和事老人，倒是做得來的，只怕講成之後　，大小次序之間有些難定。請問你的意思，還是要做大，要做小？」　　曹婉淑道：「自然是做大，豈有做小之理？」殷四娘道：「這等說起來，成親 這事，今生不能夠了，只好約到來世罷。莫說喬小姐是個處女，又是明婚正娶過來 的，自然不肯做小；就是那三個姊妹，一來與他相處在先，一來又以恩義相結，不　費他一毫氣力，不破他一文錢鈔，娶個美貌佳人與他，也可謂根深蒂固，搖動不得 的了。如今若肯聽人調處，將就搭你一分，也是個天大的人情，公道不去的了；你 還想自己鑄大，把他做起小來。譬如成親的那一日，被你先搶進門，做了夫婦，他　如今要攙越進來，自己做了正室，逼你做第二、三房，你情願不情願？」曹婉淑見 他說得有理，也就不好強辯，思想這樣男人，斷斷捨他不得，為才子而受屈，還強 如嫁俗子而求伸。口便不肯轉移，還說做小的事，斷成不得，只是說話的氣概，漸 漸和軟下來，不像以前激烈。　　殷四娘未來之先，知道這頭親事將來定是完聚的，原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故　此走來報信，先弄些賞錢到手，再生個方法成就他，好弄他的謝禮。如今見他性氣　漸平，知道這樁事是調停得來的了，就逐項與他斷過：做第一房是多少，做第二房　是多

少，就不能夠第一、第二，只要做得成親，坐了第四、五把交椅，也要索個平　等謝儀。直等曹婉淑心上許了，討個笑而不答的光景做了票約，方纔肯去調停。　　卻說呂哉生做親之後，雖則新婚燕爾，樂事有加，當不得一個「曹」字橫在胸 中，使他睹婉容而不樂，見淑女兮增悲，既不能夠脫身出去，與他成就婚姻，又不 能夠通個消息，與他說明心事。終日思量，除了女待詔之外，再沒有第二個。　　一日，殷四娘進來篦頭，呂哉生等眾人不在面前，就把心腹的話與他說了一遍　，要托他傳書遞柬。殷四娘正要調停此事，就把曹婉淑貼了招子各處尋他，自己走 去報信，曹婉淑又托他調停的話，細細說了一遍。　　呂哉生道：「我也正要如此，巴不得弄在一處，省得苦樂不均，怎奈勢不由己 。倒是新來的人還有一線開恩之意，當不得那三個冤家恨他入骨，提也不容提起， 這樁事怎麼調處得來？　　「殷四娘道：「只要費些心血，有甚麼調處不來？」呂哉生見他有擔當之意，　就再三求告，要他生個妙計出來，也許他說成之後，重重相謝。殷四娘也與他訂過 謝儀，弄了第二張票約到手，方纔與他畫策。　　想了一會，就對呂哉生道：「若要講和，須要等這三個冤家倒來求我，方纔說　得成；若還我去求他，不但不聽，反要疑心起來，把我當做奸細，連傳消遞息之事　都做不得了。」呂哉生道：「他如今自誇得計，好不興頭，怎麼倒肯來求你？」殷　四娘道：「不難，我自有駕馭之法。這三個婦人，肚裡又有智謀，身邊又有積蓄，　真是天不怕，地不怕，沒有法子處他。只好把他心上最愛的人去處他一處，把他心上最怕的事去嚇他一嚇，才可以逼得上常」呂哉生道：「他心上最愛的人是那一個　？心上最怕的事是那一樁？」殷四娘道：「他們最愛的人就是你了。只因你的才貌　是當今第一，把三付心腸死在你一個人身上，千方百計要隨你終身。你若肯把個『 死』字嚇他，他自然害怕起來，要救你的性命，自然件件依從了。」呂哉生道：「 說便說得有理，只是沒有個尋死之法，難道一個男子漢大丈夫，好去投河上吊不成　？」殷四娘搖頭道：「不消這等激烈，全要做得婉轉。你從今以後，對了這些婦人　，只是不言不語，長嗟短歎，做個心事不足的光景。做了幾日，就要妝起病來，或 說頭昏腦暈，或說腹痛心疼，終日不茶不飯，口裡只說要死，他們三四個自然會慌　張起來。到那時節，我自有引他上路之法，決不使你弄假成真。只要你做作得好， 不可露出馬腳來。」呂哉生聽了這些話，贊服不已，與他商議定了，就依計而行。 果然先作愁容，後妝病態，妝作了幾日，竟像有鬼神相助起來，把些傷風咳嗽的小　症替他裝點病容，好等人著急的一般。身上發寒發熱，口裡叫疼叫苦，把那幾個婦 人弄得日不敢食，夜不敢眠，終日替他求籤問卜。　　那些算命打卦的人都說他難星在命，少吉多凶，若要消災，除非見喜，須要尋　些好事把難星衝一衝，方纔得好，不然還要沉重起來，保不得平安無事。　　及至延醫調治，那醫生診過了脈，都說是七情所感，病入膏肓，非藥石所能醫 治，須要問他自己，所思念者何人，所圖謀者何事，一面替他醫心，一面替他醫病　，內外夾攻，方能取效；若還只醫病體，不醫心事，料想不能霍然，只好捱些日子 而已。看官你說，那些醫生術士為甚麼這等靈驗，從假病之中看出真脈息來？要曉 得是殷四娘的原故，預先吩咐了他，叫他如此如此，所以字字頂真，沒有一句不著 。　　那三個姊妹自呂哉生得病之後，就知道他這場災晦是我們弄出來的，不消醫生 診脈，術士談星，他這幾個散瘟使者已是預先明白的了。如今聽了這些話，句句都 說著自己，就有些反躬罪己，竟要把醋制的飲片替他醫起心病來。又當不得一位喬　　小姐在旁邊攛掇，叫把曹婉淑迎接過來替他沖喜，省得難星不退，一日重似一日， 到後面懊悔不來。　　大家商議，要弄個心腹之人到曹家去說合，恰好殷四娘走到面前，就把心上的 話對他說了一遍。　　殷四娘隨口答應，只當不知，還問：「曹家住在那裡，如今嫁了不曾？就作不曾嫁，恐怕知道新郎病重，自己是傷弓之鳥，未必肯嫁個垂死之人，再做一番寡婦　。說便去說，只怕這頭親事不能夠就成。」那三個姊妹怕他不肯用命，大家許了一 分公禮，待事成之後與他酬勞。　　殷四娘弄了第三個票約到手，方纔出門。出門之後，並不曾到曹家去，只在外　面走了一轉，坐了一會，就進來回覆他。　　喬小姐與三個姊妹問他親事何如，殷四娘搖搖手道：「不妥不妥，他說呂相公　是個薄倖之人，當初相中了他，約定日子過去招親，及至轎子上門，忽然變起卦來　，使他做人不得。這也罷了，又不該使心用計，寫一封刻薄不過的書札去譏諷他， 送一件村俗不過的東西去戲弄他。他心上憤恨不了，做寡婦的人，又不好出頭露面　同他講話，只好訴之於神，請了幾分紙馬，終日燒香禮拜，定要咒死了他，方纔遂 意。及至我走過去，說了呂相公生病，他就拍掌大笑起來，說天地神明這樣靈感， 又去添香禱告，許了一副豬羊，只求呂相公早死一日，他早還一日的願心。看了這　　樣光景，料想他不肯結親，所以這樁心事開不得口。」那三個姊妹聽了這些話，一 發懊悔起來，只說男子的病果然是他咒出來的，恨不得自己上門認個不是，寧可咒 死自己，不要冤殺男人。從來鬼神這事，單為婦人而設，沒有一個婦人不信邪說， 所以殷四娘這番說話更來得巧。　　喬小姐道：「這等說起來，病人一日不死，他那張毒口是一日不住的了。你說　這樣一個病人，那裡還咒得起？不如把真情實話對殷四娘講了，等他過去說個明白　。一來止住那張毒口，省得替病人加罪；二來自己認個不是，等他回心轉意，好過 來沖喜。」那三個姊妹一來要救病人，二來知道這樁事情瞞不到底，就把托名寫書 的話說了一遍。又怕殷四娘直說出來，曹婉淑要遷怒於他，未必不丟了病人，咒害　自己，叫殷四娘善為詞說，只推那封書與那件東西，呂相公與他們三四個都不知情　，想是外面的人冒他名字寫來破親的，這等說去，方纔不礙體面。　　殷四娘道：「既然如此，還可以調停，等我再去說一說，「又到外面走了一轉　，坐了一會，進來回覆他道：「這頭婚姻如今有些成意了，只有三件事要你們做， 你們未必肯依。」眾人道：「那三件事？」殷四娘道：「第一件他要做大，要你們 做小；第二件要你們隨著病人過去就他，他不肯來就你；第三件說你們三位不該做　定圈套，拐騙他的丈夫，進門之日，都要負荊請罪。這三件裡面，若有一件不依， 他寧可一世守寡，決不嫁與仇人做小，還受你們的輕保」眾人聽了這些話，都變起 色來，說：「寧可拚了病人等他咒死，這三件事是斷斷不依的。」殷四娘道：「他　這等對我說，我也這等對你說，明曉得是做不來的。」說了這一句，起身就走。　　喬小姐見這三個姊妹性子不好，弄出這般事來，恐怕他執意太過，把殷四娘放 走了，沒人替他收拾，就把他留到房中，再三叮囑道：「那邊雖是這等說，還要仗　你調停，難道他說一句，就依他一句不成？或者三件之中依了一件，也就全他的體 面了。」殷四娘道：「你的意思要依他那一件？」喬小姐道；「只有請罪的一樁， 還可以依得。那兩件事都是講不去的。」　　殷四娘道：「我看他的意思，三件之中極重的做大，大事不依，就依了小事，也是講不來的。據我看起來，他們三個是妓女出身，又不曾明婚正娶，就認些下賤　，做了第二、三房，也不叫做有屈。只有你一位，是個良家處子，做了偏房，覺得　不像體面。當不得那邊一個與這邊三個都不肯圓通，叫我也不好做主。」　　喬小姐道：「我的意思也是這等說，要他們三個吃些小虧，好扶持病人再活幾　歲，只是這句礙口的話我不好說得，還求你行個方便，把那邊一個與這邊三都婉轉　勸諭一番。若還勸諭得來，使我做得正室，我除了公禮之外，還要私自謝你。」殷 四娘見他說到此處，方纔踴躍起來，只當第四張票約又弄到手，除此之外再沒有別 樣生發了，就依著他的話，走出房門，「請罪一事，喬小姐方纔許過了，不必再說　，只有『大攜二字最難調停。據我說起來，喬小姐的體面關係你們三位，是斷斷受　屈不得的，只有你們三位還可以圓通。除非把喬小姐做大，你們三位做小，把新來　的那一個夾在裡面，使他不大不小，介乎妻妾之間，這還有些道理。喬小姐是你們　的人，他若做大，就與你們做大一般，還有甚麼不慊意？只怕那邊一個未必肯依。　　至於成親之處，他又不肯來，你們又不肯去，難道把一個男子切做兩塊不成？ 又有個妙法在此，兩處地方都不用，另尋一所房子，大家抬在一處，只當會親的一　般，何等不妙？」那三個姊妹聽了這些話，

都快活起來，說他至公至正，沒有一毫　偏區，「只要那邊肯了，我們一一依從就是了。」殷四娘到了此時，知道這些倔強 的人都心服了，料想沒有更翻，方纔去見曹婉淑，把自家的神機妙算，細細誇張了 一番；又把那一位小姐與三個姊妹起先如何強橫，後來如何軟款，都是他的回天之 力，少不得手舞足蹈，說個盡情。　　曹婉淑見他前次的話來得凶狠，連婚姻之事還有些疑慮，只要說得成親，就做　臨了一個，也是情願的了；如今不但婚姻成就，還儼然做了二喬，駕乎諸妓之上， 有甚麼不歡喜？就欣然許了，托他早尋房屋，以便成親。還怕眾人要賄賂他，把第 二張交椅又奪了去，就不等事成，預先付出謝禮，只當下了定錢，使他不好移易。　　殷四娘看見大勢已成，恐怕眾人到了一處，大家和好起來，說出兩相情願的話　，這個和事老人就不但無功，反有過了。棺材出門之後，去討輓歌郎錢，那裡還得 清楚？所以兩邊終日催促，要想完姻，殷四娘故意作難，只是延捱推阻，直等那三 主謝儀陸續收完了，方纔與他成事。　　這五位佳人，個個要賣弄家私，你不肯住我的房，我不肯住你的屋，大家爭買　居停，求為地主。又是殷四娘調停，叫他各出二百金，湊成一千兩房價，買了一所 絕大的花園，朱樓畫檻，暖閣涼亭，無所不有。揀了吉日，一個才子、五位佳人合 來住在一處。　　莫說呂哉生的病症原是假的，即使患病是真，到了這個時候，也會痊可起來。 起先吃的是四物湯，如今加上一味，改做五積散了，有甚麼不健脾胃？那五位佳人　　起先甚是水火，及於相見之後，就合著俗語一句：「要好打場官司」。大家合力同 心，把水火變成膠漆，真是手足不啻，骨肉相同。　　呂哉生據了五美，也就心滿意足，不想再遇佳人，終日埋頭讀書，要替婦人爭 氣。後來聯科中了兩榜，由縣令起家，做到憲副之職。　　從來標緻男人，像這般結果的甚少，他只因善聽長者之言，不為才貌所誤，故　有這等的收成。若不虧那兩位先生替他臨崖勒馬，莫說功名不保，富貴難期，連這 五位佳人也不能夠必得；即使得了，也不夠你抵償淫債，還要賠一副身家性命做利 錢也。

第十卷 吃新醋正室蒙冤　續舊歡家堂和事

詞云：　　齏菜瓶翻莫救，葡萄架倒難支。閫內烽煙何日靖，報云死後班師。欲使婦人不　妒，除非閹盡男兒。

醋有新陳二種，其間酸味同之。陳醋止聞妻妒妾，近來妾反先施。新醋更加有 味，唇邊咂盡胭脂。　　這首詞名為《何滿子》，單說婦人吃醋一事。人只曉得醋乃妒之別名，不知這　　兩個字也還有些分辨。「妒」字從才貌起見，是男人、女人通用得的；「醋」字從 色慾起見，是婦人用得著、男子用不著的雖然這兩個名目同是不相容的意思，究竟 咀嚼起來，妒是個歪字眼，醋是件好東西。當初古人命名，一定有個意思。開門七　件事，醋是少不得的，婦人主中饋，凡物都要先嘗，吃醋是他本等，怎麼比做爭鋒　奪寵之事？要曉得爭鋒爭得好，奪寵奪得當，也就如調和飲食一般，醋用得不多不 少，那吃的人就但覺其美而不覺其酸了；若還不當爭而爭，不當奪而奪，只顧自己　，不管別人，就如性喜吃酸的婦人安排飲食，只像自己的心，不管別人的口，當用 鹽醬的都用了醋，那吃的人自然但覺其酸而不覺其美了。　　可見吃醋二字，不必盡是妒忌之名，不過說他酸的意思，就如秀才慳吝，人叫 他酸子的一般。　　究竟婦人家這種醋意，原是少不得的。當醋不醋謂之失調，要醋沒醋謂之口淡　。怎叫做當醋不醋？譬如那個男子，是姬妾眾的，外遇多的，若有個會吃醋的妻子 鉗束住了，還不至於縱欲亡身；若還見若不見，聞若不聞，一味要做女漢高，豁達 大度，就像飲食之中，有油膩而無齏鹽，多甘甜而少酸辣，吃了必致傷人，豈不叫　做失調？怎叫做要醋沒醋？譬如富貴人家，珠翠成行，釵環作隊，若有個會吃醋的 妻子夾在中間，愈加覺得津津有味；若還聽我自去，由我自來，不過像個家鴇母迎 商奉客，譬如飲食之中，但知魚肉腥羶，不覺珍饈之貴重，滋味甚是平常，豈不叫　做口淡？只是這件東西，原是拿來和作料的，不是拿來壞作料的，譬如藥中的飲子　，姜只好用三片，棗只好用一枚，若用多了，把藥味都奪了去，不但無益，而反有 損，那服藥的人，自然容不得了。　　從來婦人吃醋的事，戲文、小說上都已做盡，那裡還有一樁剩下來的？只是戲 文、小說上的婦人，都是吃的陳醋，新醋還不曾開壇，就從我這一回吃起。　　陳醋是大吃小的，新醋是小吃大的。做大的醋小，還有幾分該當，就酸也酸得 有文理；況且他說的話，丈夫未必心服，或者還有幾次醋不著的。　　惟有做小的人倒轉來醋大，那種滋味，酸到個沒理的去處，所以更覺難當；況　且丈夫心上，愛的是小，厭的是大。他不醋就罷，一醋就要醋著了。區區眼睛看見 一個，耳朵聽見一個。　　眼睛看見的是漸江人，不好言其姓氏。丈夫因正妻無子，四十歲上娶了一個美 妾。這妾極有內才，又會生子，進門之後，每年受一次胎，只是小產的多，生得出 的少。他又能鉗制丈夫，使他不與正妻同宿。　　一日正妻五旬壽誕，丈夫稟命於他，說：「大生日比不得小生日，不好教他守 空房。我權過去宿一晚，這叫做『百年難遇歲朝春』，此後不以為例就是了。」其　妾變下臉來道：「你去就是了，何須對我說得！」他這句話是煞氣的聲口，原要激 他中止的。　　誰想丈夫要去的心慌，就是明白禁止，尚且要矯詔而行，何況得了這個似溫不　嚴的旨意，那裡還肯認做假話，調過頭去竟走。其妾還要喚他轉來，不想才走進房　，就把門窗緊閉，同上牙?，大做生日去了。　　十年割絕的夫妻，一旦湊做一處，在妻子看了，不消說是久旱逢甘雨，在丈夫 看了，也只當是他鄉遇故知，誠於中而形於外，自然有許多聲響做出來了。　　其妾在門外聽見，竟當做一樁怪事，不說他的丈夫被我占來十年，反說我的丈 夫被他奪去一夜。要勉強熬到天明，與丈夫廝鬧，一來十年不曾獨宿，捱不過長夜 如年；二來又怕做大的趁這一夜工夫，把十年含忍的話在枕邊發洩出來，使丈夫與 他離心離德。　　想到這個地步，真是一刻難容，要叫又不好叫得，就生出一個法子，走到廚下　點一盞燈，拿一把草，跑到豬圈屋裡放起火來，好等丈夫睡不安寧，起來救火。

他的初意，只說豬圈屋裡沒有甚麼東西，拚了這間破房子，做個火攻之計，只　要嚇得丈夫起來，救滅了火，依舊扯到他房裡睡，就得計了。　　不想水火無情，放得起，澆不息，一夜直燒到天明，不但自己一分人家化為灰 燼，連四鄰八舍的屋宇都變為瓦礫之常次日丈夫拷打丫鬟，說：「為甚麼夜頭夜晚　點燈到豬圈裡去？」只見許多丫鬟眾口一詞，都說：「昨夜不曾進豬圈，只看見二 娘立在大娘門口，悄悄的聽了一會，後來慌忙急促走進廚房，一隻手拿了燈，一隻 手抱了草，走到後面去，不多一會，就火著起來，不知甚麼原故？」丈夫聽了這些　話，才曉得奸狠婦人做出來的歹事。後來鄰舍知道，人人切齒，要寫公呈出首，丈　夫不好意思，只得私下擺佈殺了。這一個是區區目擊的，乃崇禎九年之事。

耳聞的那一個是萬曆初年的人，丈夫叫做韓一卿，是個大富長者，在南京准清　門外居住。正妻楊氏，偏房陳氏。楊氏嫁來時節，原是個絕標緻的女子，只因到二　十歲外，忽地染了瘋疾，如花似玉的面龐，忽然臃腫，一個美貌佳人，變做瘋皮癩 子。　　丈夫看見，竟要害怕起來，只得另娶了一房，就是陳氏。　　他父親是個皂隸，既要接人的重聘，又不肯把女兒與人做小，因見一卿之妻染 了此病，料想活不久，貪一卿家富，就許了他。　　陳氏的姿色雖然豔麗，若比楊氏未病之先，也差不得多少，此時進門與瘋皮癩 子比起來，自然一個是西施，一個是嫫母了。　　治家之才，馭下之術，件件都好，又有一種籠絡丈夫的技倆。進門之夜，就與　他斷過：「我在你家，只可與一人並肩，不可使二人敵體。自我進門之後，再不許 你娶別個了。」一卿道：「以後自然不娶。只是以前這一個，若醫不好就罷了；萬 一醫得好，我與他是結髮夫妻，不好拋撇，少不得一邊一夜，只把心向你些就是了 。　　陳氏曉得是決死之症，落得做虛人情，就應

他道：「他先來，我後到，凡事自 然要讓他。莫說一邊一夜，就是他六我四，他七我三，也是該當的。」從此以後， 曉得他醫不好，故意催丈夫贖藥調治；曉得形狀惡賴，丈夫不敢近身，故意推去與 他同睡。楊氏只道是個極賢之婦，心上感激不了，凡是該說的話，沒有一句不教誨 他。一日對他道：「我是死快的人，不想在他家過日子了，你如今一朵鮮花才開， 不可不使丈夫得意。他生平有兩樁毛病，是犯不得的，一犯了他，隨你百般粉飾， 再醫不轉。」陳氏問那兩樁，楊氏道：「第一樁是多疑，第二樁是慳吝。我若偷他 一些東西到爺娘家去，他查出來，不是罵，就是打，定有好幾夜不與我同?，這是他 慳吝的毛玻他眼睛裡再著不得一些嫌疑之事。我初來的時節，滿月之後，有個表兄 來問我借銀子，見他坐在面前，不好說得，等他走出去，靠了我的耳朵說幾句私話 。不想被他張見，當時不說，直等我表兄去了，與我大鬧，說平日與他沒有私情， 為甚麼附耳講話？竟要寫休書休起我來。被我再三折辯，方纔中止。這樁事至今還 不曾釋然。這是他疑心的毛玻我把這兩樁事說在你肚裡，你曉得他的性格，時進刻 刻要存心待他，不可露出一些破綻，就離心離德，不好做人家了。」陳氏聽了這些 秘訣，口中感謝不盡，道：「母親愛女兒也不過如此，若還醫得你好，教我割股也 情願。」卻說楊氏的病，起先一日狠似一日，自從陳氏過門之後，竟停住了。又有 個算命先生，說他」只因丈夫命該剋妻，所以累你生病；如今娶了第二房，你的擔 子輕了一半，將來不會死了。」陳氏聽見這句話，外面故意歡喜，內裡好不擔憂。 就是他的父親，也巴不得楊氏死了，好等女兒做大，不時弄些東西去浸潤他， 誰想終日打聽，再不見個死的消息。 一日來與女兒商量說：「他萬一不死，一旦好起來，你就要受人的鉗制了，倒 不如弄些毒藥，早些結果了他，省得淹淹纏纏，教人記掛。」陳氏道：「我也正要 如此。」又把算命先生的話與他說了一遍，父親道：「這等一發該下手了。」就去 買了一服毒藥，交與陳氏。陳氏攪在飲食之中，與楊氏吃了，不上一個時辰，發狂 發躁起來，舌頭伸得尺把長，眼睛烏珠掛出一寸。陳氏知道著手了，故意叫天叫地 ，哭個不了；又埋怨丈夫，說他不肯上心醫治。

一卿把衣衾棺槨辦得剪齊，只等斷了氣；就好收殮。誰想楊氏的病，不是真正 麻瘋，是吃著毒物了起的。如今以毒攻毒，只當遇了良醫，發過一番狂躁之後，渾 身的皮肉一齊裂開，流出幾盆紫血，那眼睛舌頭依舊收了進去。昏昏沉沉睡過一晚 ，到第二日，只差得黃瘦了些，形體面貌竟與未病時節的光景一毫不差。 再將養幾時，瘋皮癩子依舊變做美貌佳人了。 陳氏見藥他不死，一發氣恨不平，埋怨父親，說他毒藥買不著，錯買了靈丹來 ，倒把死人醫活了，將來怎麼受制得過？ 一卿見妻子容貌復歸，自然相愛如初，做定了規矩，一房一夜。 陳氏起先還說三七、四六，如今對半均分還覺得吃虧，心上氣忿不了，要生出 法來離間他。 思量道：「他當初把兩樁毛病來教導我，我如今就把這兩樁毛病去擺佈他。疑 心之事，家中沒有閒雜人往來，沒處下手；只有慳吝之隙可乘。他爺娘家不住有人 來走動，我且把賊情事冤屈他幾遭。一來使丈夫變變臉，動動手，省得他十分得意 ；二來多啕幾次氣，也少同幾次房。他兩個鷸蚌相持，少不得我漁翁得利。先討他 些零碎便宜，到後來再算總帳。」計較定了，著人去對父親說：「以後要貴重些， 不可常來走動，我有東西，自然央人送來與你。」父親曉得他必有妙用，果然絕跡 不來。 一卿隔壁有個道婆居住，陳氏背後與他說過：「我不時有東西丟過牆來，煩你 送到娘家去，我另外把東西謝你。」道婆曉得有些利落，自然一口應承。 卻說楊氏的父母見女兒大病不死，喜出望外，不住教人來親熱他。陳氏得他來 一次，就偷一次東西丟過牆去，寄與父親。 一卿查起來，只說陳家沒人過往，自然是楊氏做的手腳，偷與來人帶去了。不 見一次東西，定與他啕一次氣；啕一次，定有幾夜不同?。 楊氏忍過一遭，等得他怒氣將平、正要過來的時節，又是第二樁賊情發作了。 冤冤相繼，再沒有個了時。只得寄信與父母，教以後少來往些，省得累我受氣。 父母聽見，也像陳家絕跡不來。一連隔了幾月，家中漸覺平安。鷸蚌不見相持 ，漁翁的利息自然少了。陳氏又氣不過，要尋別計弄他，再沒有個機）會。＊

一日 將晚，楊氏的表兄走來借宿，一卿起先不肯留，後來見城門關了，打發不去，只得 在大門之內、二門之外收拾一間空房，等他睡了。 一卿這一晚該輪著陳氏，陳氏往常極貪，獨有這一夜，忽然廉介起來，等一卿 將要上?，故意推到楊氏房裡去。一卿見他回辭，也就不敢相強，竟去與楊氏同睡。 楊氏又說不該輪著自己，死推硬搡，不容他上?，一卿費了許多氣力，方纔鑽得進被 。只見睡到一更之後，不知不覺被一個人掩進房來，把他臉上摸了一把，摸到鬍鬚 ，忽然走了出去。 一卿在睡夢之中被他摸醒，大叫起來道：「房裡有賊！」 楊氏嚇得戰戰兢兢，把頭鑽在被裡，再不則聲。一卿就叫丫鬟點起燈來，自己 披了衣服，把房裡、房外照了一遍，並不見個人影。丫鬟道：「二門起先是關的，如今為何開著，莫非走出去了不成？」一卿再往外面一照，那大門又是拴好的。心 上思量道：「若說不是賊，二門為甚以會開？若說是賊，大門又為甚麼不開？這樁 事好不明白。」正在那邊躊躇，忽然聽見空房之中有人咳嗽，一卿點點頭道：「是 了，是了，原來是那個淫婦與這個畜生日間有約，說我今夜輪不著他，所以開門相 等。及至這個畜生扒上?去，摸著我的鬍鬚，知道幹錯了事，所以張惶失錯，跑了出 來。我一向疑心不決，直到今日才曉得是真。」 一卿是個有血性的人，詳到這個地步，那裡還忍得住？就走到咳嗽的所在，將 房門踢開，把楊氏的表兄從?上拖到地下，不分皂白，捶個半死。 那人問他甚麼原故，一卿只是打，再不說。那人只得高聲大叫，喊妹子來救命 。誰想他越喊得急，一卿越打得凶。 楊氏是無心的人，聽見叫喊，只得穿了衣服走出來，看為甚麼原故。那裡曉得 那位表兄是從被裡扯出來的，赤條條的一個身子，沒有一件東西不露在外面。起先 在暗處打，楊氏還不曉得，後來被一卿拖到亮處來，楊氏忽然看見，才曉得自家失 體，羞得滿面通紅，掉轉頭來要走，不想一把頭髮已被丈夫揪住，就捺在空房之中 ，也像令表兄一般，打個無數。 楊氏只說自己不該出來，看見男子出身露體，原有可打之道，還不曉得那樁冤 情。直等陳氏教許多丫鬟把一卿扯了進去，細問原由，方纔說出楊氏與他表兄當初 附耳綢繆、如今暗中摸索的話。陳氏替他苦辯，說：「大娘是個正氣之人，決無此 事。」 一卿只是不聽。 等到天明，要拿姦夫與楊氏一齊送官，不想那人自打之後，就開門走了。一卿 寫下一封休書，教了一乘轎子，要休楊氏到娘家去。 楊氏道：「我不曾做甚麼歹事，你怎麼休得我？」一卿道：「姦夫都扒上?來， 還說不做歹事？」楊氏道：「或者他有歹意，進來奸我，也不可知。我其實不曾約 他進來。」一卿道：「你既不曾約他，把二門開了等那一個？」楊氏賭神罰咒，說 不曾開門，一卿那裡肯信？不由他情願，要勉強扯進轎子。 楊氏痛哭道：「幾年恩愛夫妻，虧你下得這雙毒手。就要休我，也等訪的實了 ，休也未遲。昨夜上?的人，你又不曾看見他的面貌，聽見他的聲音，胡裡胡涂，焉 知不是做夢？就是二門開了，或者是手下人忘記，不曾關也不可知。我如今為這樁 冤枉的事休了回去，就死也不得甘心。求你積個陰德，暫且留我在家，細細的查訪 ，若還沒有歹事，你還替我做夫妻；若有一毫形跡，憑你處死就是了，何須休得？ 」說完，悲悲切切，好不哭得傷心。

一卿聽了，有些過意不去，也不叫走，也不叫住，低了頭只不則聲。陳氏料他 決要中止，故意跪下來討饒，說：「求你恕他個初犯，以後若再不正氣，一總處他 就是了。」又對楊氏道：「從今以後要改過自新，不可再蹈前轍。」一卿原要留他 ，故意把虛人情做在陳氏面上，就發落他進房去了。 從此以後，留便留在家中，日間不共桌，夜裡不同?，楊氏只吃得他一碗飯，其 實也只當休了的一般。他只說那夜進房的果然是表兄，無緣無故走來沾污人的清名 ，心上恨他不過，每日起來，定在家堂香火面前狠咒一次。不說表兄的姓名，只說 走來算計我的，教他如何如何；我若約他進來，教我如何如何。定要求菩薩神明昭 雪我的冤枉，好待丈夫回心轉發意。咒了許多時，也不見丈夫回心，也不見表

兄有 甚麼災難。　　忽然一夜，一卿與陳氏並頭睡到三更，一齊醒來，下身兩件東西，無心湊在一 處，不知不覺自然會運動起來，覺得比往夜更加有趣。　　完事之後，一卿問道：「同是一般取樂，為甚麼今夜的光景有些不同？」一連 問了幾聲，再不見答應一句。　　只說他怕羞不好開口，誰想過了一會，忽然流下淚來。一卿問是甚麼原故，他 究竟不肯回言。從三更哭起，哭到五更，再勸不住，一卿只得摟了同睡。　　睡到天明，正要問他夜間的原故，誰想睜眼一看，不是陳氏，卻是楊氏，把一 卿嚇了一跳。思量昨夜明明與陳氏一齊上?，一齊睡去，為甚麼換了他來？想過一會 ，又疑心道：「這畢竟是陳氏要替我兩個和事，怕我不肯，故意睡到半夜，自己走 過來，把他送了來，一定是這個原故了。」起先不知，是摟著的；如今曉得，就把 身離開了。　　卻說楊氏昨夜原在自家房裡一獨宿，誰想半夜之後夢中醒來，忽然與丈夫睡在 一處，只說他念我結髮之情，一向在那邊睡不過意，半夜想起，特地走來請罪的。 所以丈夫問他，再不答應，只因生疏了許久，不好就說肉麻的話，想起前情，唯有 痛哭而已。　　及至睡到天明，掀開帳子一看，竟不在自己房中，卻睡在陳氏的?上，又疑心， 又沒趣，急急爬下?來，尋衣服穿，誰想裙襖褶褲都是陳氏所穿之物，自己的衣服半件也沒有。　　正要張惶之際，只見陳氏倒穿了他的衣服走進房來，掀開帳子，對著一卿罵道 ：「好奸烏龜，做的好事！你心上割捨不得，要與他私和，就該到他房裡去睡，為 甚麼在睡夢之中把我抬過去，把他扯過來，難道我該替他守空房，他該替我做實事 的麼？」一卿只說陳氏做定圈套，替他和了事，故意來取笑他，就答應道：「你倒 趁我睡著了，走去換別人來，我不埋怨你就勾了，你反裝聾做啞來罵我！」陳氏又 變下臉來，對楊氏道：「就是他扯你過來，你也該自重，你有你的?，我有我的鋪， 為甚麼把我的氈條褥子?了你們做把戲？難道你自家的被席只該留與表兄睡的麼？」 楊氏羞得頓口無言，只得也穿了陳氏的衣服走過房去。夫妻三個都像做夢一般，一　　日疑心到晚，再想不著是甚麼原故。　　及至點燈的時節，陳氏對一卿道：「你心上丟不得他，趁早過去，不要睡到半　　夜三更，又把我當了死屍抬來抬去！」一卿道：「除非是鬼攝去的，我並不曾抬你 。」兩人脫衣上?，陳氏兩隻手死緊把一卿摟住，睡夢裡也不肯放鬆，只怕自己被人 抬去。　　上?一覺直睡到天明，及至醒來一看，摟的是個竹夫人，丈夫不知那裡去了。流 水爬起來，披了衣服，趕到楊氏房中，掀開帳子一看，只見丈夫與楊氏四隻手摟做 一團，嘴對嘴，鼻對鼻，一線也不差，只有下身的嘴鼻蓋在被中，不知對與不對。　　陳氏氣得亂抖，就趁他在睡夢之中，把丈夫一個嘴巴，連楊氏一齊嚇醒。各人 睜開眼睛，你相我，我相你，不知又是幾時湊著的。　　陳氏罵道：「奸烏龜，巧忘八！教你明明白白的過來，偏生不肯，定要到半夜 三更瞞了人來做賊。我前夜著了鬼，你難道昨夜也著了鬼不成？好好起來對我說個 明白！」一卿道：「我昨夜不曾動一動，為甚麼會到這邊來，這樁事著實有些古怪 。」陳氏不信，又與他爭了一番。一卿道：「我有個法子，今夜我在你房裡睡，把 兩邊門都鎖了，且看可有變動。若平安無事，就是我的詭計；萬一再有怪事出來， 就無疑是鬼了，畢竟要請個道士來遣送。難道一家的人把他當做傀儡，今日挈過東 、明日挈過西不成？」陳氏道：「也說得是。」到了晚間，先把楊氏的房門鎖了。 二人一齊進房，教丫鬟外面加鎖，裡面加栓。脫衣上?，依舊摟做一處。這一夜只怕 鬼，二人都睡不著，一直醒到四更，不見一些響動，直到雞啼方纔睡去。　　一卿醒轉來，天還未明，伸手把陳氏一摸，竟不見了。只說去上馬桶，連喚幾 聲，不見答應，就著了忙。叫丫鬟快點起燈來，把房門開了，各處搜尋，不見一毫 形跡。　　及至尋到毛坑隔壁，只見他披頭散髮，在豬圈之中摟著一個癩豬同睡。喚也不 醒，推也不動，竟像吃酒醉的一般。一卿要教丫鬟抬他進去，又怕醒轉來，自己不 曉得，反要胡賴別人；要丟他在那邊，自己去睡，心上又不忍。只得坐在豬圈外， 守他醒來。楊氏也坐在那邊，一來看他，二來與一卿做伴。　　一卿歎口氣道：「好好一分人家，弄出這許多怪事，自然是妖怪了，將來怎麼 被他攪擾得過？」楊氏道：「你昨日說要請道士遣送，如今再遲不得了。」一卿道 ：「口便是這等說，如今的道士個個是騙人的，那裡有甚麼法術？」楊氏道：「遣 得去遣不去，也要做做看，難道好由他不成？」兩個不曾說完，只見陳氏在豬圈裡 伸腰歎氣，丫鬟曉得要醒了，走到身邊把他搖兩搖道：「二娘，快醒來，這裡不便 ，請進去睡。」陳氏朦朦朧朧的應道：「我不是甚么二娘，是個有法術的道士，來 替你家遣妖怪的。」丫鬟只說他做夢，依舊攀住身子亂搖，誰想他立起身來，高聲 大叫道：「捉妖怪，捉妖怪！」一面喊，一面走，不像往常的腳步，竟是男子一般 。兩三步跨進中堂，爬上一張桌子，對丫鬟道：「快取寶劍法水來！」一家人個個 嚇得沒主意，都定著眼睛相他。他又對丫鬟道：「你若不取來，我就先拿你做了妖 怪，試試我的拳頭。」說完，一隻手捏了丫鬟的頭髻，輕輕提上桌子；一隻手捏了 拳頭，把丫鬟亂打。　　丫鬟喊道：「二娘不要打，放我下去取來就是。」陳氏依舊把丫鬟提了，朝外 一丟，丟去一丈多路。　　一卿看見這個光景，曉得有神道附住他了，就教丫鬟當真去取來。丫鬟舀一碗 淨水，取一把腰刀，遞與他。　　他就步罡捏訣，竟與道士一般做作起來。念完一個咒，把水碗打碎，跳下一張 檯子，走到自己房中，拿一條束腰帶子套在自家頸上，一隻手牽了出來，對眾人道 ：「妖怪拿到了，你家的怪事，是他做起，待我教他招來。」對著空中問道：「頭 一樁怪事，你為甚麼用毒藥害人？害又害不死，反把他醫好，這是甚麼原故？」問了兩遭，空中不見有人答應，他又道：「你若不招，我就動手了！」將刀背朝自己　　身上重重打了上百，自己又喊道：「不消打，招就是了。我當初嫁來的時節，原說 他害的是死症，要想自己做大的。後來見他不死，所以買毒藥來催他，不知甚麼原 故反醫活了，這樁事是真的。」歇息一會，自己又問道：「第二樁怪事，你為甚麼 把丈夫的東西偷到爺娘家去，反把賊情事冤屈做大的？這是那個教你的法子？」自　　己又答應道：「這個法子是大娘自己教我的。他瘋病未好之先，曾對我講，說丈夫 有慳吝的毛病，家中不見了東西，定要與他啕氣，啕氣之後，定有幾夜不同?。我後 來見他兩個相處得好，氣忿不過，就用這個法子擺佈他。這樁事也是真的。」自己　　又問道：「第三樁怪事，楊氏是個冰清玉潔之人，並不曾做歹事，那晚他表兄來借 宿，你為甚麼假裝男子，走去摸丈夫的鬍鬚，累他受那樣的冤屈？這個法子又是那個教你的？」自己又應道：「這也是大娘教我的。他說初來之時，與表兄說話，丈 夫疑他有私。後來他的表兄恰好來借宿，我就用這個法子離間他。這樁事是他自己 說話不留心，我固然該死，他也該認些不是。我做的怪事只有這三樁，要第四件就 沒有了。後來把我們抬來抬去的事不知是那個做的，也求神道說個明白。」　　自己又應道：「抬你們的就是我。我見楊氏終日哀告，要我替他伸冤，故此顯 個神通驚嚇你，只說你做了虧心之事，見有神明幫助他，自然會驚心改過。誰想你 全不懊悔，反要欺凌丈夫，毆辱楊氏，故此索性顯個神通，扯你與癩豬同宿。今日 把他的冤枉說明，破了一家人的疑惑，你以後卻要改過自新，若再如此，我就不肯 輕恕你了。」楊氏聽了這些話，快活到極處，反痛哭起來，只曉得是神道，不記得 是仇人，倒跪了陳氏，磕上無數的頭。　　一卿心上思量道：「是便是了，他又不曾到那裡去，娘家又不十分有人來，當 初的毒藥是那個替他買來的？偷的東西又是那個替他運去的？畢竟有些不明白。」　　正在那邊疑惑，只見他父親與隔壁的道婆聽見這樁異事，都趕來看。只說他既 有神道附了，畢竟曉得過去未來，都要問他終身之身。不想走到面前，陳氏把一隻 手揪住兩個的頭髮，一隻手掉轉了刀背，一面打，一面問道：「毒藥是那個買來的 ？東西是那個運去的？快快招來！」起先兩個還不肯說，後來被他打得頭破血流， 熬不住了，只得各人招出來。一卿到此，方纔曉得是真正神道，也對了陳氏亂拜。　　拜過之後，陳氏舞弄半日，精神倦了，不覺一交跌倒，從桌上滾到地下，就動 也不動。眾人只說他跌死，走去一看，原來還像起先閉了眼，張了口，呼呼的睡， 像個醉漢的一般，只少個癩豬做

伴。　　眾人只得把他抬上?去，過了一夜，方纔甦醒。問他昨日舞弄之事，一毫不知，　只說在睡夢之中，被個神道打了無數刀背。　　一卿道：「可曾教你招甚麼話麼？」他只是模糊答應，不肯說明。那裡曉得隱 微之事，已曾親口告訴別人過了。　　後來雖然不死，也染了一樁惡疾，與楊氏當初的病源大同小異。只是楊氏該造 化，有人把毒藥醫他；他自己姑息，不肯用那樣虎狼之劑，所以害了一世，不能夠　與丈夫同?。　　你道陳氏他染的是甚麼惡疾？原來只因那一晚摟了癩豬同睡，豬倒好了，把癩 瘡盡過與他，雪白粉嫩的肌膚，變作牛皮蛇殼，一卿靠著他，就要喊叫起來，便宜 了個不會吃醋的楊夫人，享了一生忠厚之福，可見新醋是吃不得的。　　我這回小說，不但說做小的不該醋大，也要使做大的看了，曉得這件東西，不 論新陳，總是不吃的妙。若使楊氏是個醋量高的，終日與陳氏吵吵鬧鬧，使家堂香 火不得安生，那鬼神不算計他也夠了，那裡還肯幫襯他？無論瘋病不得好，連後來　那身癩瘡，焉知不是他的晦氣？天下做大的人，忠厚到楊氏也沒處去了，究竟不曾　吃虧，反討了便宜去。可見世間的醋，不但不該吃，也盡不必吃。我起先那些吃醋 的注解，原是說來解嘲的，不可當了實事做。

第十一卷 重義奔喪奴僕好　貪財殞命子孫愚

　　詩云：　　古云有子萬事足，多少煢民怨孤獨。　　常見人生忤逆兒，又言無子翻為福。　　有子無兒總莫嗟，黃金不盡便傳家。　　?頭有谷人爭哭，俗語從來說不差。　　話說世間子嗣一節，是人生第一樁大事。祖宗血食要他綿，自己終身要他養，　一生掙來的家業要他承守。這三件事，本是一樣要緊的。　　但照世情看起來，為父為子的心上，各有一番輕重。父親望子之心，前面兩樁　　極重，後面一件甚輕；兒子望父之心，前面兩件還輕，後面一樁極重。　　若有了家業，無論親生之子生前奉事慇懃，死後追思哀切；就是別人的骨血承　繼來的，也都看銀子面上，生前一樣溫衾扇枕，死後一般戴孝披麻，卻像人的兒子　儘可以不必親生。若還家業凋零，老景蕭索，無論螟蛉之子孝意不誠，喪容欠戚； 就是自己的骨髓流出來結成的血塊，也都冷面承歡，悉容進食，及至送終之際，減 其衣衾，薄其棺槨，道他原不曾有家業遺下來，不干我為子之事。　　待自己生身的尚且如此，待父母生身的一發可知。就逢時遇節，勉強祭奠一番　，也與呼蹴之食無異，祖宗未必肯享。這等說來，豈不是三事之中，只有家業最重　？當初有兩個老者，是自幼結拜的弟兄，一個有二子，一個無嗣。有子的要把家業　盡數分與兒子，等他輪流供膳；無嗣的勸他留住一份自己養老，省得在兒子項下取　氣，凡事不能自由。有子的不但不聽，還笑他心性刻薄，以不肖待人，怪不得難為　子息，意把家業分析開了，要做個自在之人。　　不想兩位令郎都不孝，一味要做人家，不顧爺娘死活，成年不動酒，論月不開 葷，那老兒不上幾月，熬得骨瘦如柴。　　一日在路上撞著無嗣的，無嗣的問道：「一向不見，為何這等消減？」有子的 道：「只因不聽你藥石之言，以致如此。」　　就把兒子鄙吝，捨不得奉養的話告訴一遍。　　無嗣的歎息幾聲，想了一會道：「令郎肯作家，也是好事，只是古語云：『五　十非肉不飽。』你這樣年紀，如何斷得肉食？我近日承繼了兩個小兒，倒還孝順， 酒肉魚鱉，擁到面前，只愁沒有兩張嘴，兩個肚。你不如隨我回去，同住幾日，開 開葷了回去，何如？」有子的熬煉不過，顧不得羞恥，果然跟他回去。　　無嗣的道：「今日是大小兒供給，且看他的飲饌何如？」　　少頃，只見美味盈前，異香撲鼻，有子的與他豪飲大嚼，吃了一頓，抵足睡了 。　　次日起來道：「今日輪著二房供膳，且看比大房豐儉何如？」少頃，又見佳酥 美饌，不住的搬運出來，取之無窮，食之不竭。　　一連過了幾日，有子的對無嗣的歎息道：「兒子只論孝不孝，那論親不親？我　親生的那般忤逆，反不如你承繼的這等孝順。只是小弟來了兩日，再不見令郎走出 來，不知是怎麼兩個相貌，都一般有這樣的孝心，可以請出來一見？」無嗣的道：「要見不難，待我喚他們出來就是。」就向左邊喚道：「請大官人出來。」伸手在 左邊袋裡摸出一個銀包，放在桌上。　　又向右邊喚道：「請大官人出來。」伸手又在右邊袋裡摸出一個銀包，放在桌 上。　　對有子的指著道：「這就是兩個小兒，老兄請看。」有子的大驚道：「這是兩 包銀子，怎麼說是令郎？」無嗣的道：「銀子就是兒子了，天下的兒子那裡還有孝 順似他的？要酒就是酒，要肉就是肉，不用心焦，不消催促，何等體心。他是我骨　頭上掙出來的，也只當自家骨血。當初原教他同家過活，不忍分居，只因你那一日 分家，我勸你留一分養老，你不肯聽，我回來也把他分做兩處，一個居左，一個居 右，也教他們輪流供膳，且看是你家的孝順，我家的孝順？不想他們還替我爭氣，　　不曾把我熬瘦了，到如今還許我請人相陪，豈不是古今來第一個養老的孝子？不枉 我當初苦掙他一場。」說完，依舊塞進兩邊袋裡去了。　　那有子的聽了這些話，不覺兩淚交流，無言可答。後來無子的憐他老苦，時常 請他吃些肥食，滋補頤養，才得盡其天年。　　看官，照這樁事論起來，有家業分與兒子的，尚且不得他孝養之力，那白手傳　家、空囊授子的，一發不消說了。雖然如此，這還是入世不深，只知其一，不知其 二的話。　　若照情理細看起來，貧窮之輩，囊無蓄貫，倉少餘糧，做一日吃一日的人家， 生出來的兒子，倒還有些孝意。　　為甚麼原故，只因他無家可傳，無業可受，那負米養親，採菽供膳之事，是自小做慣的，也就習以為常，不自知其為孝，所以倒有暗合道理的去處。　　偏是富貴人家兒子，吃慣用慣，卻像田地金銀是他前世帶來的，不關父母之事　，略分少些，就要怨恨，竟像刻剝了他己財一般。若稍稍為父母吃些辛苦，就道是 盡瘁竭力，從來未有之孝了，那裡曉得當初曾、閔、大舜，還比他辛苦幾分。　　所以人的孝心，大半喪於膏粱紈?，不可把金銀產業當做傳家之寶，既為兒孫做　　馬牛，還替他開個仇恨爺娘之釁。我如今說個爭財背本之人，以為逆子貪夫之戒。　　明朝萬曆年間，福建泉州府同安縣有個百姓，叫做單龍溪，以經商為業。他不 販別的貨物，單在本處收荔枝圓眼，到蘇杭發賣。長子單金早喪，遺腹生下一孫，　就叫做遺生。次子單玉，是中年所得，與遺生雖是叔姪，年相上下，卻如兄弟一般 。兩個同學讀書，不管生意之事。　　家中有個義男，叫做百順，寫得一筆好字，打得一手好算，龍溪見他聰明，時 常帶在身邊服事，又相幫做生意。　　百順走過一兩遭，就與老江湖一般慣熟。為人又信實，說一是一，說二是二， 所以行家店戶，沒有一個不抬舉他。龍溪不在面前，一般與他同起同坐。又替他取 個表德，叫做順之。　　做到後來，反厭龍溪古板，喜他活動。龍溪脫不去的貨，他脫得去；龍溪討不　起的帳，他討得起。龍溪見他結得人緣，就把脫貨討帳之事，索性教他經手，自己 只管總數。　　就有人在背後勸百順，教他聚些銀子，贖身出去自做人家。百順回他道：「我前世欠人之債，所以今世為人之奴，拚得替他勞碌一生，償　還清了，來世才得出頭；若還鬼頭鬼腦偷他的財物，贖身出去自做人家，是債上加　債了，那一世還得清潔？或者家主嚴厲，自己苦不過，要想脫身，也還有些道理；　我家主僕猶如父子一般，他不曾以寇仇待我，我怎忍以土芥視他？」那勸的人聽了　，反覺得自家不是，一發敬重他。　　卻說龍溪年近六旬，妻已物故，自知風燭草霜，將來日子有限，欲待丟了生意 不做，又怕帳目難討，只得把本錢收起三分之二，瞞了家人掘個地窖，埋在土中，　　要待單玉與遺生略知世務，就取出來分與他。只將一分客本販貨往

來，答應主顧， 要漸漸颳起陳帳，回家養老。 誰想經紀鋪戶規矩做定了，畢竟要一帳搭一帳，後貨到了，前帳才還，後貨不 到，前帳只管扣住，龍溪的生意再歇不得手。 他平日待百順的情分與親子無異，一樣穿衣，一般吃飯，見他有些病痛，恨不 得把身子替他。只想到銀子上面，就要分個彼此，子孫畢竟是子孫，奴僕畢竟是奴 僕。 心上思量道：「我的生意一向是他經手，倘若我早晚之間有些不測，那人頭上 的帳目總在他手裡，萬一收了去，在我兒孫面前多的說少，有的說無，教他那裡去 查帳？不如趁我生前，把兒孫領出來認一認主顧，省得我死之後，眾人不相識，就 有銀子也不肯還他。」算計定了，到第二次回家，收完了貨，就吩咐百順道：「一 向的生意都是你跟去做，把兩個小官人倒弄得游手靠閒，將來書讀不成，反誤他終 身之事。我這番留你在家，教他們跟我出去，也受些出路的風霜，為客的辛苦，知 道錢財難趁，後來好做人家。」百順道：「老爺的話極說得是，只怕你老人家路上 沒人服事，起倒不便。兩位小官人不曾出門得慣，船車上擔干受係，反要費你的心 。」龍溪道：「也說不得，且等他走一兩遭再做區處。」卻說單玉與遺生聽見教他 丟了書本，去做生意，喜之不勝。 只道做客的人，終日在外面遊山玩水，風花雪月，不知如何受用，那裡曉得穿 著草鞋遊山，背著被囊玩水，也不見有甚山水之樂。 至於客路上的風花雪月，與家中大不相同，兩處的天公竟是相反的。家中是解 慍之風，兆瑞之雪，娛目之花，賞心之月；客路上是刺骨之風，僵體之雪，斷腸之 花，傷心之月。 二人跟了出門，耐不過奔馳勞碌，一個埋怨阿父，一個嗟悵阿祖，道：「好好 在家快活，為甚麼領人出來受這樣苦？」 及至到了地頭，兩個水土不服，又一齊生起病來，這個要湯，那個要藥，把個 六十多歲的老人家磨得頭光腳腫，方纔曉得百順的話句句是金石之言，懊悔不曾聽 得。 伏事得兩人病痊，到各店去發貨，誰想人都嫌貨不好，一箱也不要，只得折了 許多本錢，濫賤的攛去。要討起前帳回家，怎奈經紀鋪行都回道：「經手的不來， 不好付得。」單玉、遺生與他爭論，眾人見他大模大樣，一發不理，大家相約定了 ，分文不付。 龍溪是年老之人，已被一子一孫磨得七死八活，如今再受些氣惱，分明是雪上 加霜，那裡撐持得住？一病著?，再醫不起。 自己知道不濟事了，就對單玉、遺生道：「我雖然死在異鄉，有你們在此收殮 ，也只當死在家裡一般。我死之後，你可將前日賣貨的銀子裝我骸骨回去。這邊的 帳目料想你們討不起，不要與人啕氣，回去叫百順來討，他也有些良心，料不致全 然乾沒。我還有一句話，論理不該就講，只恐怕臨危之際說不出來，誤了大事，只 得講在你們肚裡。我有銀子若干，盛做幾壇，埋在某處地下，你們回去可掘起來均 分，或是買田，或是做生意，切不可將來浪費。」說完，就教買棺木，辦衣衾，只 等無常一到，即便收殮。 卻說單玉、遺生見他說出這宗銀子埋在家中，兩人心上如同火發，巴不得乃祖 乃父早些斷氣，收拾完了，好回去掘來使用。 誰想垂老之病，猶如將滅之燈，乍暗乍明，不肯就息。二人度日如年，好生難過。 一日遺生出去討帳，到晚不見回來，龍溪就央人各處尋覓，不見蹤影。誰想他 要銀子心慌，等不得乃祖畢命，又怕阿叔一同回去，以大欺小，分不均勻，故此瞞 了阿叔，背了乃祖，做個高才捷足之人，預先趕回去掘藏了。 龍溪不曾設身處地，那裡疑心到此？單玉是同事之人，曉得其中訣竅，遺生未 去之先，他早有此意，只因意思不決，遲了一兩天，所以被人占了先著。 心上思量道：「他既然瞞我回去，自然不顧道理，一總都要掘去了，那裡還留 一半與我？我明日回去取討，他也未必肯還，要打官司，又沒憑據，難道孫子得了 祖財，兒子反立在空地不成？如今父親的衣衾棺槨都已有了，若還斷氣，主人家也 會殯殮，何必定要兒子送終？我若與他說明，他決然不放我走，不如便宜行事罷了 。」算計已定，次日瞞了父親，以尋訪遺生為名，僱了快船，兼程而進的去了。 龍溪見孫子尋不回來，也知道為銀子的原故，懊悔出言太早，還歎息道：「孫 子比兒子到底隔了一層，情意不相關切，只要銀子，就做出這等事來。還虧得我帶 個兒子在身邊，不然骸骨都沒人收拾了。可見天下孝子易求，慈孫難得。」誰想到 第二日，連兒子也不見了，方纔知道不但慈孫難得，孝子也不易求。只有錢財是嫡 親父祖，就埋在土中，還要急急趕回去掘他起來；生身的父祖，到臨終沒有出息， 竟與路人一般，就死在旦夕，也等不得收殮過了帶他回去，財之有用，亦至於此； 財之為害，亦至於此。 歎息了一回，不覺放聲大哭。又思量：「若帶百順出來，豈有此事？自古道： 『國難見忠臣。』不到今日，如何見他好處？怎得他飛到面前，待我告訴一番，死 也瞑目。」卻說百順自從家主去後，甚不放心，終日求籤問卜，只怕高年之人，外 面有些長短。一日忽見遺生走到，連忙問道：「老爺一向身體何如？如今在那裡？ 為甚麼不一齊回來，你一個先到？」遺生回道：「病在外面，十分危篤，如今死了 也不可知。」百順大驚道：「既然病重，你為何不在那邊料理後事，反跑了回來？ 」 遺生只道回家有事，不說起藏的原故。 百順見他舉止乖張，言語錯亂，心上十分驚疑，思想家主病在異鄉，若果然不 保，身邊只有一個兒子，又且少不更事，教他如何料理得來？正要趕去相幫，不想 到了次日，連那少不更事的也回來了。 百順見他慌慌張張，如有所失，心上一發驚疑，問他原故，並不答應，直到尋不見銀子，與遺生爭鬧起來，才曉得是掘藏的原故。 百順急了，也不通知二人，收拾行囊竟走。不數日趕到地頭，喜得龍溪還不曾 死，正在懨懨待斃之時，忽見親人走到，悲中生喜，喜處生悲，少不得主僕二人各 有一番疼熱的話。 次日龍溪把行家鋪戶一齊請到面前，將忤逆子孫貪財背本，先後逃歸，與義男 聞信，千里奔喪的話告訴一遍。又對眾人道：「我舍下的家私與這邊的帳目，約來共有若干，都虧這個得力義 子幫我掙來的，如今被那禽獸之子、狼虎之孫得了三分之二，只當被強盜劫去一般 ，料想追不轉了。這一分雖在帳上，料諸公決不相虧。我如今寫張遺囑下來，煩諸 公做個見證，分與這個孝順的義子。我死之後，教他在這裡自做人家，不可使他回 去。我的骸骨也不必裝載還鄉，就葬在這邊，待他不時祭掃，省得靠了不孝子孫， 反要做無祀之鬼。倘若那兩個逆種尋到這邊來與他說話，煩諸公執了我的遺囑，送 他到官，追究今日背祖棄父，死不奔喪之罪。說便是這等說，只怕我到陰間，也就 有個報應，不到尋來的地步。」說完，眾人齊聲贊道：「正該如此。」百順跪下磕 頭，力辭不可，說：「百順是老爺的奴僕，就粉身為主，也是該當，這些小勤勞， 何足掛齒。若還老爺這等溺愛起來，是開幼主懲僕之端，貽百順叛主之罪，不是愛 百順，反是害百順了，如何使得？」龍溪不聽，勉強掙扎起來，只是要寫。眾人同 聲相和道：「幼主擺佈你，我們自有公道。」一面說，一面取紙的取紙，磨墨的磨 墨，擺在龍溪面前。 龍溪雖是垂死之人，當不得感激百順的心堅，憤恨子孫的念切，提起筆來，精 神勃勃，竟像無病的一般，寫了一大幅。 前面半篇說子孫不孝，竟是討逆鋤凶的檄文；後面半篇贊百順盡忠，竟是義士 忠臣的論斷。寫完，又求眾人用了花押，方纔遞與百順。百順怕病中之人，違拗不 得，只得權且受了，嗑頭謝恩。卻也古怪，龍溪與百順想是前生父子，夙世君臣， 在生不能相離，臨死也該見面。百順未到之先，淹淹纏纏，再不見死；等他來到， 說過一番永訣的話，遺囑才寫得完，等不得睡倒，就絕命了。 百順號天痛哭，幾不欲生，將辦下的衣衾棺槨殯殮過了，自己戴孝披麻，寢苫 枕塊，與親子一般，開喪受弔。七七已完，就往各家討帳，準備要裝喪回去。 眾人都不肯道：「你家主臨終之命不可不遵。若還在此做人家，我們的帳目一 一還清，待你好做生意；若要裝喪回去，把銀子送與禽獸狠虎，不但我們不服，連 你亡主也不甘心。況且那樣兇人，豈可與他相處？待生身的父祖尚且如此，何況手 下之人？你若回去跟他，將來不是餓死，就是打死，斷不可錯了主意。」 百順見眾人的話來得激切，若還不依，銀子決難到手，只得當面應承道：「蒙 諸公好意為我，我怎敢不知自愛？但求把帳目賜還，待我置些田地，買所住宅，娶 房家小在此過活，求諸公青目就是。」眾人見他依允，就把一應欠帳如數還清。 百順討足

之後，就備了幾席酒，把眾人一齊請來，拜了四拜，謝他一向抬舉照　顧之情，然後開言道：「小人奉家主遺言，蒙諸公盛意，教我不要還鄉，在此成家 立業，這是恩主愛惜之心，諸公憐憫之意，小人極該仰承；只是仔細籌度起來，畢 竟有些礙理。從古以來，只好子承父業，那有僕受主財？我如今若不裝喪回去，把　客本交還幼主，不但明中犯了叛主之條，就是暗中也犯了昧心之忌，有幾個受了不 義之財，能夠安然受享的？我如今拜別諸公，要扶靈柩回去了。」　　眾人知道勸不住，只得替他躊躇道：「你既然立心要做義僕，我們也不好勉強　留你。只是你那兩個幼主，未必像阿父能以恩義待人，據我們前日看來，卻是兩個 凶相，你雖然忠心赤膽的為他，他未必推心置腹的信你。他父親生前貨物是你放， 死後帳目是你收，萬一你回去之後，他倒疑你有私要恩將仇報起來，如何了得？你　　的本心只有我們知道，你那邊有起事來，我們遠水救不得近火。你如今回去，銀子　便交付與他，那張遺囑切記要藏好，不可被他看見，搶奪了去。他若難為你起來，　你還有個憑據，好到官去抵敵他。」　　百順聽到此處，不覺改顏變色，合起掌來念一聲「阿彌陀佛」道：「諸公講的　　甚麼話？自古道：『君欲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欲子亡，子不得不亡。』豈有做奴　　僕之人與家主相抗之理？」說到此處，也覺得罪過：「那遺囑上的言語，是家主憤　怒頭上偶然發洩出來的，若還此時不死，連他自己也要懊悔起來；何況子孫看了，　不說他反常背理，倒置尊卑？我此番若帶回去，使幼主知道，教他何以為情？若使　為子者怨父，為孫者恨祖，是我傷殘他的骨肉，攪亂他的倫理，主人生前以恩結我　，我反以仇報他了，如何使得？我不如當諸公面前毀了這張遺囑，省得貽悔於將來　。」　　說完，取出遺囑捏在手中，對靈柩拜了四拜，點起火來燒化了。四座之中，人 人歎服，個個稱奇，道他是僮僕中的聖人，可惜不曾做官做吏，若受朝廷一命之榮　，自然是個托孤寄命之臣了。　　百順別了眾人，僱下船隻，將旅櫬裝載還鄉，一路燒錢化紙，招魂引魄，自不　必說。一日到了同安縣，將靈柩停在城外，自己回去，請幼主出來迎喪。　　不想走進大門，家中煙消火滅，冷氣侵人，只見兩個幼主母，不見了兩位幼主人。問到那裡去了？單玉、遺生的妻子放聲大哭，並不回言，直待哭完了，方纔述 其原故。　　原來遺生得了銀子，不肯分與單玉，二人終日相打，遺生把單玉致命處傷了一　下，登時嘔血而死。地方報官，知縣把遺生定了死罪，原該秋後處決，只因牢獄之 中時疫大作，遺生入監不上一月，暴病而死。當初掘起的財物都被官司用盡，兩口 屍骸雖經收殮，未曾殯葬。　　百順聽了，捶胸跌足，慟痛一場，只得尋了吉地，將單玉、遺生祔葬龍溪左右 。　　一夜百順夢見龍溪對他大怒道：「你是明理之人，為何做出背理之事？那兩個　逆種是我的仇人，為何把他葬在面前，終日使我動氣？若不移他開去，我寧可往別 處避他！」百順醒來，知道他父子之仇，到了陰間還不曾消釋，只得另尋一地，將 單玉、遺生遷葬一處。　　一夜又夢見遺生對他哀求道：「叔叔生前是我打死，如今葬在一處，時刻與我 為仇，求你另尋一處，把我移去避他。」　　百順醒來，懊悔自己不是，父子之仇尚然不解，何況叔姪？既然得了前夢，就 不該使他合塋，只得又尋一地，把遺生移去葬了，三處的陰魂才得安妥。　　單玉、遺生的妻子年紀幼小，夫死之後，各人都要改嫁。　　百順因他無子，也不好勸他守節，只得各尋一分人家，送他去了。　　龍溪沒有親房，百順不忍家主絕嗣，就刻個」先考龍溪公「的神主，供奉在家　，祭祀之時，自稱不孝繼男百順，逢時掃墓，遇忌修齋，追遠之誠，比親生之子更 加一倍。後來家業興隆，子孫每繁衍，衣冠累世不絕，這是他盛德之報。

我道單百順所行之事，當與嘉靖年間之徐阿寄一樣流芳；單龍溪所生之子，當　與春秋齊桓公之五子一般遺臭。阿寄輔佐主母，撫養孤兒，辛苦一生，替他掙成家 業，臨死之際，搜他私蓄，沒有分文，其事載於《警世通言》。　　齊桓公卒於宮中，五公子爭嗣父位，各相攻伐，桓公的屍骸停在?上六十七日，　不能殯殮，屍蟲出於戶外，其事載於《通鑑》。　　這四樁事，卻好是天生的對偶。可見奴僕好的，也當得子孫；子孫不好的，尚 不如奴僕。　　凡為子孫者，看了這回小說，都要激發孝心，道：「為奴僕的尚且如此，豈可　人而不如奴僕乎？」有家業傳與子孫，子孫未必盡孝；沒家業傳與子孫，子孫未必 不孝。　　凡為父祖者，看了這回小說，都要冷淡財心，道：「他們因有家業，所以如此　，為人何必苦掙家業？」　　這等看來，小說就不是無用之書了。　　若有貪財好利的子孫、問舍求田的父祖，不原作者之心，怪我造此不情之言， 離間人家骨肉者，請述《孟子》二句回覆他道：「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 其惟《春秋》乎？」

第十二卷 貞女守貞來異謗　朋儕相謔致奇冤

詩云：　　治國齊家道本同，看來難做是家翁。　　五刑不為妻孥設，一吼能教法令窮。　　小忿最能妨愛欲，至明才可學癡聾。　　古人盡昧調停術，只有文王在個中。　　這首詩是說齊家一事，比治國更難。治國的人，遇了是非曲直之事，可以原情 而論，據理而推，情理上說不去的，就把刑罰加他，那怕他不服服貼貼？至於齊家 的人，遇了是非曲直之事，只好用那調和鼎鼐的手段調劑攏來，使他是者忘其是，　非者忘其非，曲者冥其曲，直者冥其直，才能夠使一門之內，盡奏雍熙，五倫之中　，不生變故。　　若還也像治國一般，要把情理去壓服他，無論蠻妻拗子，不是「情理」二字壓　得服的，連這情理兩件東西先不肯同心協力，替他做和事老人，預先要在問官胸中　，打起鬥毆官司來了。　　譬如兄弟兩個相爭，告在父親手裡，原起情來，自然是以大欺小，該說為兄的　不是；若還據起理來，自然是以下犯上，又該說為弟的不是了。　　妻妾兩個吵鬧，告在丈夫手裡，原起情來，自然是正妻吃醋，磨滅偏房，該說 做大的不是；若還據起理來，自然是愛妾恃寵，欺凌正室，又該說做小的不是了。　　情要左袒這一邊，理要左袒那一邊，還是把「情」字做了干證，難為阿兄與阿　正的好？還是把「理」字做了干證，難為阿弟與阿妾的好？還是把情理扭做一團，預先和了干證，著他去與兩邊解紛的好？可見「情理」二字，是家庭之內用不著的　　東西。情理尚且用不著，那刑名法律，一發不消說了。所以古語道得好：「清官難　斷家務事。」但凡做官的遇著有家庭之事調處不明來告狀的，只好以不治治之，學　那當家人的藏拙之法，叫做「不癡不聾，難做家翁」，只是不准他便了。　　他見官府不准，自然回去調停。就如街市上相打的人，看見有人扯勸，他兩邊　　再不住手；及至扯勸的人一齊走開，他知道不好收煞，也就兩下收兵，不解而自散　了。　　說便是這等說，古語之中又有兩句道：　　若無解交人，冤家抱樹死。　　萬一有家庭之事，屢次調處不來，畢竟要經官動府，官府要藏拙，他不肯容你　藏拙，定要借重一番，試試官府的才斷，比家主公的才斷何如。難道好說我才斷不　濟，不敢領教不成？　　如今說樁奇事。明朝弘治年間，廣東瓊州府定安縣，有個廩膳秀才，姓馬名鑣　，字既閒，是個少年名士。娶妻上官氏，也是個名族。兄弟三四個，也都是考得起 的秀才。　　上官氏生得千嬌百媚，又且賢慧端莊，自十四歲進馬氏之門，到二十四歲這十　年之中，夫妻兩口恩愛異常，再不曾有一句參商的話。　　既閒有個同社的朋友，姓姜名玄，字念茲，也是同學的秀才。還有幾個年少斯 文，或是姓張，或是姓李，序不得許多名字。他這幾輩名流結為一社，終日會文講 學，飲酒賦詩，一年到頭沒有幾十個不見面的日子。　　一日馬既閒

去訪朋友，那朋友正在家裡宴客，見既閒走到，就拉他入席同飲。　　飲到半中間，那姜念茲也闖了來，恰好一班同社之人，都做了不速之客，大家坐在 一處，少不得要開懷暢飲。　　眾人之中唯有姜念茲酒量不濟，吃不上幾杯就有些醉意了。　　說話之間，忽然正顏厲色對馬既閒道：「老兄你便在此飲酒，尊嫂在家做了一 件不端之事，朋友有相規之義，不得不說出來，但不知你容小弟說，不容小弟說？　」　　馬既閒變起色來道：「有何不端之事，快請說來。」姜念茲道：「不但尊嫂，　連小弟方纔也做了一件不軌之事。若對兄說，兄定要變臉，只是事體相連，要說都　要說，要瞞都要瞞，不好單說那一件。」　　馬既閒道：「都求說來就是。」姜念茲道：「小弟方纔到宅上奉訪，不想老兄 公出在外，只因失於迴避，劈面撞著了尊嫂。尊嫂的芳容不該生得那樣標緻，真所　謂冶容誨淫，小弟生平其實不曾見過這樣女子，苟非聖人，未有不動心者，不就覺 手舞足蹈起來。若還尊嫂堅詞以拒，或者還帶挈小弟做個魯男子也不可知，不想尊 嫂也見小弟有幾分賤容，不肯十分見外，竟使小弟越閒敗檢，做了一樁死有餘辜之　事。這也罷了。正與尊嫂在綢繆之際，不想有個盛婢走進房來，不言不語，立在旁　邊，卻像有個臨淵羨魚之意，就如今日主人邀賓，小弟與兄走來闖席，主人豈有不 納之理？若還不納，就要招起怪來，今日這席酒決不能夠歡然而散了，只得也拉他 入坐，吃了一杯殘酒。這是小弟方纔造宅之時，與尊嫂二人做的不端不軌之事。論　起理來，這樣礙口的話不該對老兄面陳，只是老兄平日是個明見萬里的人，萬一久 後覺察出來，這段仇恨就終身不解了，倒不如預先講明，還可以自首免罪。如今只 求老兄汪洋大度，恕小弟一念之差，饒個初犯；以後若再如此，莫說老兄該與小弟　絕交，連同社諸兄都控斥小弟，不容見面就是了。」說完這些話，又走出位來，深 深唱了一個諾，然後坐到原位上去。　　馬既閒聽了這些詫異之談，不覺面如土色，當真又不是，當假又不是。若說他　是真話，世間沒有奸了人的妻子，肯對原夫說出之理，況且妻子是個正氣的人，想　來決無此事；若說他是取笑的話，為甚麼正顏厲色，沒有一毫嬉笑之容？他一面說　，既閒肚裡一面躊躇，思量這樣的事，無論虛實，總來沒有認真之理，任憑地說，　自己只當不聽見，直等他說完了下來作揖的時節，方纔把他罵了幾聲，也拿幾句尖酸的話討了回席，然後吃酒。　　眾人都說他是戲謔之詞，就對姜念茲道：「謔浪詼諧，雖是我輩的常事，只是 也要存些大體。自古道：『朋友妻，不可嬉。』甚麼笑話說不是，定要把朋友的內 眷來做戲談，該罰你一碗冷酒才是。」

姜念茲道：「小弟方纔的言語句句是真，列位不要認做笑話。若還不信，待我　把他尊嫂與盛婢身體上的光景略說幾句，且看對不對就是了。」就對馬既閒道：「 老兄莫怪小弟說，你那位尊嫂，姿容態度果然?媚，只是身上肉少骨多，又且寒冷， 沒有一毫溫柔之趣。別處冷還冷得好，獨有豚尖上那兩塊肉，分外冷得怕人，小弟 的賤腿方纔被他冰了一冰，直到如今還不得熱。倒不如那位盛婢，容貌雖不甚佳，　身上的肌肉倒暖得有趣。別處雖暖，還與尋常婦人差不多，獨有胸前那一塊，可稱 至寶，隨你甚麼婦人，再沒有那種熱法。據小弟評品起來，尊嫂中看不中用，盛婢 中用不中看。若還把兩個並做一個，存其所長，去其所短，則為絕世之佳人，古之 所謂溫柔鄉，不是過矣。」　　眾人見他說到這個地步，一發替馬既閒不平，大家走起身來道：「你如今若不　受罰，我們滿席的人都要激變起來了。」就把起先零星折下的冷酒，共有一大碗， 放在姜念茲面前，又委一個催酒的人，限三催要乾，如遲倍罰。　　姜念茲道：「諸公若要罰我，寧可換一碗熱的，我方纔行了房事，吃不得冷酒　；若還逼我吃下去，豈不弄出陰症病來？」　　眾人起先見他說得有憑有據，卻像是樁真事一般，心上正有些疑惑；如今聽了　這一句，一發疑上加疑，正要借這一碗冷酒，試驗他的真假出來，那裡肯換？就把 一席的人分做三班，揪耳的揪耳，捻手的捻手，灌酒的灌酒，不上兩口氣，灌個傾 江倒海，一瀉無遺。

姜念茲原是已醉人之人，又加了這一碗冷酒，自然把持不定，一吐之後，不覺　狂躁起來，連衣服也穿不住，都脫去了。　　眾人見他醉得不堪，就著家人扶送回去。大家再吃幾鍾，也就散了。卻說馬既　閒聽了這些話，心上十分狐疑，思量自家的妻子平素為人正氣，難道一旦做出這樣　事來？若還沒些影響，他為甚麼平空白地造出此言來差辱我？我妻子身上骨多肉少　其實是真，只不十分寒冷；婢女生得肥胖，身上暖熱也是真的，只是胸前一塊也與　身上一般，不覺得十分詫異。止有這句說得不像，其餘的話句句逼真。天下的事儘　有不可意料的，或者人身上的血氣，一日之間，有時而衰，有時而旺，衰者愈覺其 冷，旺者愈覺其熱，也不可知。我如今急急走回去，各人驗他一驗就知道了。想到 此處，就巴不得跨進大門，把兩步並做一步，急急的趕到家，只說要與妻子行房，　把他扯進房去，不由情願，將上身的衣服盡數解開，渾身一摸，竟像一朵水仙花， 但覺寒韻侵人，不見溫香襲體，往常受用的光景，似有高唐、洛浦之分；再把褲帶 解開，將他兩豚一摸，果然冷得異常，與上身較量起來，又有涼水、寒冰之別矣。　　馬既閒十分的疑心，已有五六分開交不得了，就托故爬起身來，不果行房，做 了件請客不誠，虛邀見意之事。　　走出房去，又到廚下尋著丫鬟，也像調戲他的一般，從背後一把摟住。別樣的 暖法都是往常領教過的，不消再試，只有胸前那塊至寶，雖然也曾靠著幾次，只是 家主偷婢，大約在慌忙急遽之時，就如蜻蜓點水，一著便開，也不知水冷水熱，直　到此時用意撫摩，才曉得是兩袋溫香，一片暖玉，果然有些詫異，不愧至寶之名。　　馬既閒到了此時，已十分開交不得了，就放下臉來道：「我方纔出去之後，曾 有人來尋我不曾？」丫鬟道：「有一位姜相公來尋相公說話，我回道不在家，他就 去了。」馬既閒道：「只怕未必肯就去，這等娘子與他相見不曾？」丫鬟道：「他　立在籬笆外面張得一張，看見娘子，就像沒趣的一般，連忙走了開去。他又不曾進 門，娘子為何與他相見？」馬既閒道：「只怕也未必就肯沒趣。這等你與他近身說 話不曾？」丫鬟道：「我與大娘時刻不離，大娘不見面，我也不見面了，為何與他 近起身來？這些話都問得好笑。」　　馬既閒滿肚不平之氣要發洩出來，只見他答應的時節舉止如常，顏色不變，還　有個理直氣壯，不肯讓人，要與家主說個明白的光景。馬既閒十分疑心，看見這種 氣象，就減了一二分，只得隱忍住了，且慢慢的察其動靜。晚間與妻子睡在一處， 不住的把言語試他，也有可信之處，也有可疑之處。既閒躊躇了一夜，再不能決其 有無。　　到第二日起來，雖然沒有實據，也覺得有些羞慚，不好出去見朋友。心上思量　道：「他若是酒後出的狂言，今日朋友對他說了，他畢竟要來請罪；若還不來請罪　，就愈加可疑，不但不是酒後出狂言，還是酒後吐真言了。」誰想等了一日，不見 人來。到第二日又等一日，也不見人來。　　等到第三日，有些熬不住了，就吩咐一個書僮到外面去打聽：「看姜相公與眾 位相公連日相會不相會，說我不說我？」只見書僮去了一會，轉來回覆道：「眾位　　相公都在一處，只有姜相公不曾出來，聞得害了陰症病，睡在家裡，起身不得。眾 位相公相約了要去看他，不知相公也去不去？」　　馬既閒聽了這一句，不覺面色鐵青，頭毛直豎，連身上都發寒發熱起來，知道 這樁醜事是千真萬確的了。還要等姜念茲病好之後，別尋他一樁過答，面叱他一場　，然後與他絕交；絕交之後，也別尋妻子一樁過失，休他回去，以塞眾人之口，省 得貽笑於鄉鄰。　　誰想天下的事，再不由人計較，你要塞人的口，天不肯塞人的口，偏要與你傳　播開來。再過幾日，姜念茲竟死了，那「陰症脖」的三個字，是他未曾得病之先， 自己逆料出來的，難道好替他賴做別的症候？淫欲某人妻子的話，是他不肯隱過， 自己表白出來的，難道好說沒有這樁事情？往常人家閨闈之事，沒些影響，尚且有　人捕風捉影，生出話來；何況這樁實實有憑、鑿鑿可據之事，沒有談論之理？馬既 閒休妻之念到了此時，即欲不決，也不能夠了。心上思量道：「我要休他，少不得 要把這樁事情說個明白，才好塞他的口，使他沒得分辯。要說明白，少不得要把那　壞事的丫鬟嚴刑拷打，方纔肯招。只是招出之後我要休他，他賴死賴活不肯回去，　也是一樁難處的事。不如且瞞了他，把丫鬟帶到別處拷問一番，真情出於丫鬟之口

，就當得他自己的招供了，那怕他不服？只消寫封休書，遣他回去就是，何必定要　　說明？」主意定了，就生個計較出來。　　他有個嫡親妹子嫁在近處，只說叫丫鬟去看妹子。丫鬟先去，自己也隨在後邊　。走到妹子家中，就叫丫鬟跪下，把那日自己出門，家中做出醜事的話，叫他直招　。　　丫鬟不但不招，反說家主：「青天白日見神見鬼，想是自己平日做慣疵事，故 此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在這邊胡猜亂試。豈有沒緣沒故，一個男子進門，就與他 通姦之理？就作主母要做此事，難道不怕丫鬟礙眼；丫鬟要做此事，難道不怕主母 害羞？這樣沒志氣的話，虧你說得出口？」　　馬既閒被他以前那些硬話掩飾過一次，後來分外可疑，如今就說得理直氣壯，　也不信了。思量不加刑罰，那裡肯招？就把他渾身衣服盡皆剝去，又把一根索子將 他兩手兩腳懸空吊起，自己執了皮鞭，打個不數，直等招了才住。那丫鬟是個精赤 的身子，被他打了數百，不但皮破血流，亦且筋傷骨損，就喊叫道：「相公不消再 打，待我招來就是。」　　馬既閒就放下皮鞭，聽他細說。　　丫鬟道：「那日姜相公進來，並不曾敢調戲娘子，只扯我一個到廚下去說話是　真。」馬既閒道：「這等你被他奸了不曾？」丫鬟道：「我扯他不過，被他強姦一　次，也是真的，娘子並不曾失節，不敢亂招。」馬既閒道：「我家又沒有三層廳、　四層屋，不過幾間破房子，豈有丫鬟被奸、主母不曾失節之理？難道袖了一雙手， 立在旁邊看你們做事不成？這等說起來，不必再審，自然是千真萬確的了。」　　當日回去，就寫了一封休書，叫了一乘轎子，只說娘家來接他，把上官氏打發　回去。又恨那丫鬟不過，說畢竟是他勾引姦夫，引誘主母，才做出這等事來，若仍舊賣他為奴，不足以贖其罪，就把他賣到瓊州府一個娼妓人家，倚門接客。　　卻說上官氏當日抬到母家，父母兄弟見他無因而至，正有些疑心，及至看了那　封休書，一發驚慌不了。問他被出的原故，上官氏一毫不知。那兄弟幾個只得趕來　見既閒，問他討個明示。　　既閒道：「是令姊令妹做的事，只消問他就是了，何須趕來見我？」那兄弟幾　個道：「方纔問過，他說一毫不知。」馬既閒道：「這等小弟是個有血性的人，這　樣的事說不出口，只請到背後去訪，但問姜念茲之死由於何病，得病之故起於何人　，就知道了。只是列位自己去問，恐怕那說話的人礙了列位的體面，不好直說，須 要托人去訪，方纔探得真話出來。」那兄弟幾個見他不肯說，只得依他的話，托了 別人又去訪問別人；及至別人說與別人，別人走來回覆，方纔知道其中就裡。　　他那父母兄弟都是要體面的人，見他做出此事，連自家也無顏，大家你一句， 我一句，把上官氏說得滿面羞慚，半個低錢也不值。　　上官氏並不回言，直等他說到氣平之後，方纔辯論幾句道：「真的假不得，假 的真不得。我若果有此事，莫我丈夫休我，就是父母兄弟，也該置我於死地，為甚 麼容此不肖之女玷辱家門？若還沒些影響，平空受此奇冤，只怕父母兄弟也難替我　　坐視。」那父母兄弟道：「如今外面的人眾口一詞，都是這等說了，你還有甚麼辯 得？」　　上官氏道：「眾人的話，都由於一個人的酒後之言，那有個酒後之言是作得准 的？只是那說話的人不該就死，故此把虛話都弄實了。焉知此人之死，不是因他無 端造謗，平地生非，玷污人的清名，離間人的夫婦，故此天理不容，使他言出於口　，禍中於身，故有此番顯報也不可知。如今這樁事體若還不曾彰揚，或者還該隱忍　，瞞得一個是一個，寧可受屈於己，不可貽笑於人；他若不曾休我，或者還該忍耐　，過得一年是一年，寧可受些不白之冤，不可做那不詳之事。如今休的業已休了，　你就送我轉去，料想他也不收；談論的業已談論了，你就挨家逐戶去辯，料想他也 不聽。隱瞞也是出醜，彰揚也是出醜；好說他也不要，歹說他也不要。倒不如待我 出頭露面，當官與他分理一場，萬一遇得著一位清官，把這件冤枉事情審得明白，　　固然是樁好事；就作審不出來，也是前生的冤業了。我拚得一刀自刎，死在官府面 前，做個有氣性的女子，為甚麼包羞忍恥，坐在家中，使父母兄弟做人不得，豈不 是兩敗俱傷？」　　那父母兄弟見他這些言語說得激烈，或者果是冤情也不可知，就替他寫張狀子　，到定安縣裡去告，柱語是辨惑明冤事。恰好那個知縣是廣東第一位清官，姓包名　繼元，人都說是包龍圖的後代，故此改名不改姓。不但定安縣裡沒有一樁冤獄，就　是外府外縣，便有疑難事情，官府斷不來的，就到上司告了，求批與他審決，果然　審得情形畢露，就象眼見的一般。　　當日包知縣准了狀詞，就出牌拘審。馬既閒見他告了，也訴一狀，柱語是無惑 可辯，無冤可明，懇恩雪恥誅淫以維風化事。　　原差把馬既閒夫婦與狀上有名的干證個個拘齊，只有丫鬟賣在別處，知縣不肯 越境提人，故此不到。　　臨審的時節，先叫馬既閒上去，問他休妻的來歷。馬既閒就把姜念茲飲酒之時　，當面譏誚的言語，與回來試驗件件不差，數日之後，姜念茲病死的話，有頭有腦 說了一遍。　　知縣道：「據你說來，都是些捕風捉影、以虛作實的話，一毫憑據也沒有，如　何就把妻子出了？」馬既閒道：「這些話雖然涉於影響，那丫鬟口裡的話卻是明明 白白的。」又把丫鬟招出的言語，細細述了一遍，道：「老父師若還不信，此婢現 在府城，拘來一審就明白了。」知縣道：「他這些話，還是你不曾加刑，他情願說　出來的，還是被你拷打不過，沒奈何了招出來的？」馬既閒見官府問到此處，有些 不好答應，只得含含糊糊，說了一句。知縣道：「我知道了，你且下去。叫那婦人 上來。」　　上官氏走到面前，知縣問道：「你主婢二人若與姜秀才無奸，他怎麼知道你身　上寒冷，丫鬟身上暖熱，說來一些不差，難道是個神仙不成？」上官氏道：「這個 原故，莫說丈夫疑心，就是小婦人自己也不明白。或者是他取笑的話，偶然猜著了 也不可知。只是小婦人平日是個冰清玉潔的人，不但與姜秀才無奸，並不知道他面　長面短，平空白地受此奇謗，就是死也不肯甘心。若還是別的老爺在此為官，小婦　人只好含冤抱屈而死，也不敢前來告狀；聞得老爺是龍圖轉世，沒有審不出的冤情　，所以才敢萌此妄想。如今只求老爺原情度理，把這樁怪事替小婦人籌想一籌想， 釋得小婦人自己之疑，就辨得丈夫心上之惑了。」知縣道：「再沒有不曾貼身，知　道冷熱之理，這等你便與他無奸，那個丫鬟可曾被他淫污？或者你身上的寒冷丫鬟 知道，丫鬟對他說了，故此冒認有私，做個賴風月的話柄，也不可知。」上官氏道　：「丫鬟平日與小婦人半步不離，小婦人替他發得誓過，並無此事。」知縣道：「　你且下去。」叫馬生員的干證上來。　　那些干證就是當初同席的朋友。馬既閒恐怕審輸了官司，要正他無故出妻之罪　，故此央了這班朋友，來證姜念茲席上之言。　　又把醫姜念茲的醫生也借重在裡面，要他說出「陰症」二字，為這一罪之由， 使將來沒有反覆。　　知縣先問那些朋友道：「當日姜生員席上之言，是諸兄親耳聽見的麼？」那些　朋友道：「姦情的真假，其實難明，只是這些說話，卻是出於姜生之口，入於馬生 之耳，門生輩眾耳眾目，一齊聽見的。」　　知縣道：「這等姜生員平日是個老成的人，還是個不正氣的人？」眾朋友道：　「平日做人極老成，獨有這些言語說得不正氣。」知縣道：「這等他平日是個板腐 的人，還是個喜詼諧好頑耍的人？」眾朋友道：「他平日也善詼諧，也善頑耍，只　　是小節雖然不拘，大體也還不失，不曾戲謔到這個地步。」知縣道：「這等他當日 之死，果然由於何病？」眾朋友道：「他未吃冷酒之先，就說出『陰症』二字，後 來果以陰症而死。現有用藥的醫生，是一方之國手，求老父師審他就是。」知縣問　　醫生道：「姜秀才死於陰症，本縣已知道了，不消你再說。只是這『陰症』二字，　還是在他脈息裡面診出來的，還是在他自家口晨偵探出來的？」醫生道：「他自己 害羞，不對醫生說，是眾位相公要求他的性命，背後對醫生說的。就是他的脈息， 也與眾人的說話一般，明明是個陰症。」知縣笑了一笑，就吩咐叫馬生員上來。　　馬既閒只說姦情審實了，叫他跪上去，好看妻子用刑，誰想全然不是。　　知縣見他走到，又笑一笑道：「這張狀子，本縣審出來了，不是一樁姦情，倒　是一樁人命。姜秀才飲酒的時節，又不喪心病狂，為甚麼奸了你的妻子，肯對你說　？此是必無之理。不過是平日戲謔慣了，故意造出這番說話，要討你的便宜。就是　『陰症』二字，也是見眾人罰他冷酒，又為謔中之謔，隨口說出來的，原沒有甚麼　成見。及至得病之

後，眾朋友以為前言既驗，奸必是真，要救他性命，背後吩咐醫　生教他作陰症醫治。近來的醫生那裡知道診甚麼脈，不過把『望聞問切』四個字做　了秘方，去撞人的太歲。撞得著，醫好幾個；撞不著，醫死幾個，這都是常事。他　見眾人說明陰症，無論是何病體，都作陰症醫了。藥不對科，自然醫死，還有甚麼　講得？若還果然陰症，姜生員怕死，自然該對醫生直說，為甚麼酒席之間不怕羞，　到性命相關之際，反怕起羞來？可見姜生員與你的妻子一毫無染，只是這位國手不該做庸醫誤人，白白斷送他一條性命，以致顯而易見之事，做了冥然不白之冤。如　　今只消把他問罪，雪你夫婦二人之恨，依舊回去做夫妻，自然沒得說了。」就要叫　婦人上來，要與他當面和事。　　馬既閒道：「棄婦不端之事，昭然在人耳目之間，不是老父師的片言，可以折　得這樁大獄的。寧可受了違斷之罪，那完聚之事，萬不敢遵。」知縣道：「照你說　來，難道這等一個少年婦人，就被這樁莫須有之事耽擱他一世不成？」馬既閒道：　「生員只是不要罷了，何必耽擱他，任憑改嫁就是。」知縣對上官氏道：「這等看　起來，他是決不要你的了。我今日替你斷過，男子另娶，女子另嫁，以後不得再起　論端。」上官氏聽了這一句，就在堂上發起性來，說：「老爺是做官的人，一言之　下，風化所關，豈有教一個婦人嫁兩個丈夫之理？他要娶任憑他娶，小婦人有死而　　已，決不二夫。」說了這幾句，就在衣袖裡面取出一把剃刀，竟要自刎。　　知縣慌了，連忙教他父母兄弟一齊扯住。又對馬既閒道：「但看這種光景，就　知道是個貞節婦人，那樁疑事不辨而自明瞭。如今聽我解紛，還是與他完聚的是。　」馬既閒只是搖頭，不肯依斷。　　知縣道：「你如今心上之疑，還有那幾樁不解？說來我聽。」　　馬既閒道：「別的事都可解說，只有『冷熱』二字解說不來。」　　知縣聽了這句話，不言不語，躊躇了一會，就對他道：「你這句話也說得有理　，別的疑事，本縣方纔都替他說明白了，只有『冷熱』二字不曾有個注解，如何服　得你的心？這還是本縣思慮不到，以致如此。也罷，你們今日都且散去，待本縣慢慢的思想，思想出來，再替你審斷就是。」眾人一齊叩謝道：「但願如此。」　　當日各人散去，個個都說這個官府枉負了一世的清名，沒有決斷，有奸就說有　奸，無奸就說無奸，何須要到背後去想？一連過了幾日，不見差人來喚復審，正要 寫狀去催，誰想他又往府公幹去了，數日方回。眾人不等票拘，等他投文之後，就 跪過去求審。　　知縣道：「這件事，本縣也曾大費揣摩，只是思想不出。就是思想出來，也只　　好自己肚裡明白；若還對諸兄說，諸兄也未必就肯釋然。古語說得好：『解鈴還用 繫鈴人。』當初那些話，原出於姜生員之口，如今要知虛實，除非還是問他。只是 本縣乃陽世之言，不能審陰間之事，待我移一角文書到城隍司那邊去，煩他把姜生　　的魂魄提到面前，問他當日之言，是虛是實，討個的確回文過來，才好與諸兄定案 。」　　眾人聽了這些話，大家都冷笑起來，道：「鬼神之事，極是渺茫，那有城隍司 的回文是討得來的？」知縣道：「別的官府問他，他未必就答；只怕本縣發去的文 書，他沒有不回之理。諸兄不信就試一試看。我如今若差衙役去投，恐怕討來的回　　文諸兄未必見信，不如就著馬生齎去，討了回文轉來，有奸無奸，自然明白，再沒 有疑心的了。」　　就對馬既閒道：「你如今回去，預先齋戒沐浴起來，本縣退堂之後，就備一角牒文，明早給發與你。你齎到那邊，虔誠禱告一番，把文書燒了，當日不可回去，　就宿在神位之旁。第二日起來，他定有回文給發；即使沒有回文，少不得夢也托一 個與你，決不使你空返就是。」說了這幾句，竟自退堂進去了。　　眾人心上都不明白，對馬既閒道：「無論真假，你便去走一次，不要認做投文　書，只當去求夢罷了。或者弄假成真，有些應驗，也不可知。」馬既閒回去，果然　齋戒沐浴，發起一片誠心。到第二日，領了本縣的牒文，到居隍廟中投遞，少不得拜了幾拜，把以前的情節告訴一番，然後把牒文化去。　　當晚就在神位之前和衣而睡，只說回文斷斷沒有，或者日之所思，夜之所夢， 無論驗不驗，定有些夢境也不可知。誰想昏昏沉沉睡了一夜，不見半毫影響。　　清早起來，又在神位前坐了一會，也不見一毫動靜。正要轉身回去，只見本廟　的道官進來裝香，劈面撞著馬既閒，把他相了幾眼，卻像認得的一般，口裡唧唧噥 噥，只管說：「奇事，奇事！」。　　馬既閒問他是甚麼奇事，那道官道：「小道是本司掌印的道官，今夜三更時候　，忽然夢見城隍老爺喚我帶印上堂，說要印一角牒文，回到縣裡去。我果然帶印上　來，走到老爺眼前，老爺遞一角文書、一個封套與我，我就在文書年月上用了一顆　，掛號處用了一顆，封筒鈐縫之處用了兩顆，共是四顆印信。老爺又教我黏封好了　，遞與本告拿去，小道遞與一人，那面孔模樣至今儼然在目，竟與老相公一般，所 以方纔撞見，詫為奇事。請問老相公為何到此？」　　馬既閒聽見這些話，也吃了一大驚，就把本縣父母教他齎牒前來，並討回文的 話，說了一遍。兩個人驚詫不已，只是回文不見，使人疑惑。馬既閒又等一會，不 見響動，只得走回家中，要吃些點心，好去回覆知縣。　　那些狀內有名的朋友，聽說馬既閒轉來，大家不約而齊都來問信，馬既閒先把 夢與回文兩件俱無的話，略說幾句，又把道士撞見，驚奇說夢的話，細述一番，眾 人也驚詫不已。　　內中有幾個聰明的道：「神道的回文，豈有與人看見之理？或者就在夢中發去　，本縣的父母也在夢中拆看，也不可知。我們換了衣服，同去見他，他畢竟有些話 說。」　　馬既閒就在眾人面前脫去見神的色衣，換了見官的青衣，不想就在換衣之際， 胸前掉下一角文書，眾人大驚，拾起來一看，上面寫著兩行字道：　　定安縣城隍司牒文一角，仰本告齎赴定安縣正堂包當堂開拆　　那封筒鈐縫之處，果然有印二顆，就是城隍道紀司的印信，那年月之旁，又有 幾個小字道：　　內貳件　　眾人見了這角文書，大家你看了我，我看了你，都覺得毛骨竦然，就一齊贊歎　道：「這等看起來，本縣的父母不但是包龍圖的後身，竟是包龍圖的正身了。只是　縣裡發去的文書，只得一件，如今為何有兩件，難道連前文也發回不成？」有幾個 少年的要私自咶開一看，然後送與包公；那些老成的不肯，說：「私開官府文書， 尚且有罪，何況赫赫有靈的神道，是兒戲得的？還是齎送與官，當堂求看的是。」　　就大家換了衣服，走到縣前，恰好遇著知縣坐堂，一齊挨擠上去，說：「城隍 司的回文有了，求老父師當堂開拆看。」　　馬既閒遞與門子，門子放在知縣面前，眾人巴不得早些拆開，好看城隍腹中的 文理，鬼判寫來的字跡。誰想包知縣故意作難，不肯就拆，且抽一枝火簽，差人去 提上官氏與他父母兄弟，並那做干證的醫生。　　直等這些人犯一齊拘到面前，方纔拆開文書。仔細一看，就大笑起來道：「原 來是這個原故。」叫上官氏過來，「那一日你丈夫不在家，姜秀才來尋他的時節， 還是冷天，還是熱天？」　　上官氏道：「是十月初旬，熱天過了，正是初冷的時節。」　　知縣道：「這等你穿甚麼衣服，坐在那裡，做甚麼事？丫鬟穿甚麼衣服，坐在　那裡，做甚麼事？都被姜秀才看見不曾？」　　上官氏想了一會，就答應道：「那個時節，小婦人因寒衣不曾漿洗，只穿得一 件紗衫，坐在石板上捶衣服。丫鬟穿的是青布夾襖，坐在灶前燒火。姜秀才只在籬 笆外面張得一張，也不知他看得明白，看不明白。」知縣點點頭道：「是了，你這 些說話正合著來文，果然是這個原故。」　　就對眾人道：「本縣前日所說的話一字不差，如今都湊著了。姜秀才與諸兄是　一班忘形的朋友，終日笑耍詼諧，絕無忌憚。那日去尋馬生，隔著籬笆看見這些動 靜，他就見景生情，造出那番話來取笑你。上官氏乃瘦怯之人，遇了乍涼的天氣， 只穿一件紗衫，身上豈有不寒之理？以極寒的身子，坐在石板上面，猶如雪上加霜　，那豚間兩塊自然是冷極的了。丫鬟乃肥胖之人，況在才冷的時節，穿了一件夾襖　，身上豈有不暖之理？以極暖的身子，對著灶門燒火，猶如爐中加炭，那胸前一塊自然是熱極的了。此乃必然之理，一定之情，不必定要貼身著肉，方纔知道這種光　　景。他說話的意思，不過是使乖弄巧，要你回去試驗出來，疑心一夜。到第二日相　見，就說出真情，要博同社之人哄然一笑而已，原沒有別的意思。不想第二日就病 起來，不能夠與你見面。那得病的原故，是吃了冷酒之後，又脫衣服，寒冷之氣， 內外交攻，犯的是傷寒症

候。庸醫不解，誤聽人言，作了陰症病醫，所以越醫越重　　，以致昏眩而死，此乃上官氏受謗之由也。如今回文現在這邊，諸兄拿下去細看。 不但城隍司有回文，連那冥犯姜念茲也具有一張供狀在此，但不知可是親筆，諸兄 也拿下去細認一番。」說完，就把回文與供狀一齊遞下來。　　眾人捏了仔細一看，只見城隍的文理也與陽間官府的口氣一般，鬼判的筆蹤也 與陽間書辦的字跡無異，眾人看了還不十分吃驚。　　獨有那張供狀，使人看了一遍，不覺害怕起來。不但筆蹤字跡儼若生前，就是 那篇文理，也宛然是姜念茲的口氣。只因他長於四六，下筆便是駢儷之詞，不但古 作裡面排偶最多，就是八股文字之中，也句句是錦聯錦對。那供狀云：　　冥犯姜玄，供為庸醫害命、謔語傷倫、懇雪兩大奇冤以安人鬼事：念玄生 居陽世，偕馬鑣等素篤嚶鳴；恪守清規，與上官氏毫無苟且。只以交情太昵，忌諱 兩忘，談鋒有暇即交，謔浪無風亦起。訪友非關竊婦，窺牆豈為偷情？臨風著單薄　之衫，想見香肌欲栗；搗衣坐寒涼之石，懸知玉股如冰。睹衣厚，即知肥體之加溫　，奚必黏皮而靠肉；觀火近，則識酥胸之倍暖，何嘗倚翠而偎紅？甚矣，東方之善 詼諧；冤哉，西子之蒙不潔。至於有因之疾，實起於驢背衝寒；奈何無琱岑憛A謬　認作花間中酒。攻之不效，尚不悔過於己。猶曰：「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既而　云亡，則能借口於人，而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嗟乎！生者之冤不白，止 當歸罪於方生忽死之遊魂；死者之忿難消，行將索命於起死回生之國手。伏望神天 移文舊父，寄語良朋，速完夫婦之倫，早結神人之案。免使陽間棄婦，終朝訟屈而　呼冤；以致冥府羈魂，盡日披枷而帶鎖。今蒙召質，理合陳情，一字非虛，所供是 實。　　眾人看過之後，依舊遞還知縣，都說：「不但字跡宛然，亦且口?逼肖，是亡友 的親筆無疑。若非老父師聰明正直，威鎮幽明，怎能夠役鬼驅神，審出這樁奇事？　龍圖再見之名，真不誣也。」就叫馬既閒夫妻二人跪在一處，拜謝了恩官。　　謝過之後，眾人一齊稟道：「這等看起來，馬生夫婦之冤，與亡友姜玄之死，　都起於醫生一個，求大父師懲治一番，逐他出境，省得以後再誤別人。」知縣道：　「我前日原要處他，如今看了回文，倒可以置之不問了。姜生員的供狀，開口就說 庸醫害命，後面又說行將索命，他少不得就來相招了，何須本縣懲治他？況且這樣 的醫生，滿城都是，那裡逐得許多？自古道：『學醫人廢。』就是盧醫扁鵲，開手　用藥之時，少不得也要醫死幾個，然後試得手段出來。從古及今，沒有醫不死人的 國手，只好教服藥之人，委之於命罷了。」說過一番，眾人唯唯而退。　　知縣自從審了這樁奇事，名聲愈震，龍圖再出之號，從廣東直傳到京師，未滿　三年，就欽取做了吏部。那做干證的醫生，自從審了官司回去，夜夜見神見鬼，說 有人問他討命，不多幾時，就憂鬱死了。　　卻說馬既閒與上官氏，自從在公堂完聚之後，夫妻恩愛之情，比前更加十倍， 三年之中，連生二子。　　一日上官氏對馬既閒道：「我當初那樁冤枉，雖然是官府有才，推詳得出；也 虧得城隍老爺有靈有感，拘得鬼犯到來，討得供狀轉去，方纔審決得下。不然，我 夫妻二人此時還不能見面。幾時該辦些祭禮，同去拜謝一番才是。」馬既閒道：「　我也正要如此。」就揀了一個好日，辦下一副豬羊，夫婦二人，連那兩個兒子一齊 抱了前去，叫道士撞鐘擊鼓，通起誠來，然後拜謝。　　只見那通誠的道士，就是一向掌印的道官，見他夫妻拜得志誠，不住地在旁邊　冷笑，卻像這樁事情有些甚麼原故的一般。　　馬既閒疑心起來，到拜完之後，扯住他細問，他只是東遮西掩，不肯直說。後 來見馬既閒問之不已，方纔吐出真情。　　原來當初那一角回文，不是真正城隍發給的，就是包知縣付與道官，叫道官做　的手腳。當日在堂上吩咐之後，馬既閒的公文還不曾領得到手，他倒先做一角回文　，教個得用的門子密密的交與道官，教他待馬秀才求夢的時節，乘他在睡夢之中， 悄悄塞在他懷裡。　　第二日早些起來，只說到殿上裝香，自然撞著，把夜間做夢如何如何的話，說 與馬秀才知道。又叮囑道官，教他全要做得秘密，連自家的徒弟也不可使他得知；　若還泄漏出來，要拿道官去打死。所以道官性命為重，熬了三年，不曾敢說出一字。　　如今見官府升選去了，馬既閒的夫妻又十分相得，料想沒有反覆之理，故此才 敢吐出真情。　　馬既閒夫妻聽了這番說話，雖然如夢初醒，如睡初覺，也還半信半疑。倒說這　道官之言未必盡確，豈有做官的人，肯替百姓這等用心，這般出力，做得完完全全　，一些馬腳也不露？　　就作回文可假，難道那張供狀也是假得來的？死者的文理，死者的筆跡，分分 明明，一毫不錯，怎麼說是做造出來的？況且供狀上面那些捶衣、燒火的話，句句 都是真情，他當初又不曾看見，如何逆料得來？這畢竟是道官說慌，要以神明之力　冒為己功，見得當初全虧了他，才有今日，要起發我人賞賜的意思，不要聽他。　　直等又過三年，馬既閒聯科中了進士，在京師遇著包公，拜謝他昔日之恩，說：「當初這樁不幸之事，不知費老父師多少深心。且莫說別樣周全，即如假借回文　一事，也使人感入骨髓。他人處此，無論不肯做，就做了也要露些形跡出來，怎麼 能夠這般週到？」　　包公聽了這些話，故作驚詫之容，說：「當日那角文書，的真是城隍的回牒， 如何說『假借』二字？兄這些話，小弟甚是不解。」　　馬既閒道：「老父師不必再瞞，其中情節門生都已知道了。某道官尚在，老父　師在任，封得住他的口，如今高遷已久，他口上的封條也朽爛了，怎麼還禁止得住　？只是門生聞得之後，又添了兩樁疑事，躊躇三載，再解說不出，如今正要請問。 那張回文是出於老父師之手，不必說了；請問那張供狀，為何酷肖亡友之筆，捶衣　　、燒火二事，又從何處得來？快些賜教明白，省得門生終日疑心。」　　包公見他說得對針，知道瞞不到底，就大笑起來道：「那角回文，果然是小弟　扭捏出來的。令正受枉的情節，小弟胸中甚是了然，只因兄是當局之人，又且為先　入之言所惑，所以執迷不解，若不把神道設教，如何扯得攏來？所以做出那樁欺人 的勾當。捶衣、燒火之事，乃得之於盛婢之口。當初拘審的時節，小弟若還要他到 官，有何難處？只消一紙關文，就提到了。只因他當日被兄拷打，胡招亂說了一次　，若提到官，他必然懼怕，說私刑尚且熬不過，如何受得官刑？少不得略加捶楚， 他就仍前亂說。要曉得官府審事，重刑之下，必少真情；盛怒之時，決多冤獄。他 在私下亂招，還作不得准，若在公堂之上，說幾句胡話出來，就使人移動不得了。　所以不肯提他到官，要留在那邊，做個退步。若還賣在別處地方，還一時見他不著　，又喜得賣在府城，小弟參謁上台，不時往府，帶便問他一問，有何難處？所以那日回覆諸兄，要待從容思想者，正是為此。後來往府公幹，拘他到寓處一鞫，就探　出這種真情。若回來與兄直說，兄自然不信，沒奈何只得略施小巧，假口於既死之　人，此討回文、索供狀之所由來也。既然要做這樁事，畢竟要做得周匝，不然反要 弄巧成拙，貽笑於諸兄了。小弟做官幾載，並不曾與姜生往來，何從知道他的文理　，尋訪他的筆跡？只因小弟初到之時，曾季考一次，姜生與兄都取在優等，原卷尚　在敝衙，搜尋出來一看，只見他文字之中工於對偶，筆下又來得溜亮，所以學他口 氣，做了那篇四六供招，教內衙書辦摹仿他的筆跡謄寫出來，所以儼然無二。這段 因緣，雖是小弟費了些心血，果然斷得不差；也還是兄與尊閫夙緣未斷，該當如此　，故使小弟僥天之幸，不曾露得馬腳出來。不然道官口上的封條，不消三日就朽爛　了，怎能夠熬到如今方纔洩露？」說完又大笑了一場。　　馬既閒聽了這些話，感激到極處，不覺掉下淚來，又跪倒在地，拜了幾拜，方 纔分別。　　後來包知縣直做到尚書，子子孫孫富貴不絕，人以為虛心折獄之報。馬既閒只 因自家妻子受過這番冤屈，又聽了包公許多金石之言，後來做官，無論大小詞論， 都要原情度理，虛衷審鞫，不肯造次用刑，不敢草草定罪，也做到三品才住。　　這回小說是做與貴官長者看的，但願當事諸公，人人都買一冊，不時翻閱翻閱　，但學包知縣之存心，不必定要學他弄巧，若還學他弄巧，定有馬腳露出來，恐怕 沒有許多封條封得住小民之口也。

Updated editions will replace the previous one—the old editions will be renamed.

Creating the works from print edition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means that no one owns a United States copyright in these works, so the Foundation (and you!) can copy and distribute i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permission and without paying copyright royalties. Special rules, set forth in the General Terms of Use part of this license, apply to copying and 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to protect the PROJECT GUTENBERG™ concept and trademark. Project Gutenberg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and may not be used if you charge for an eBook, except by following the terms of the trademark license, including paying royalties for use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trademark. If you do not charge anything for copies of this eBook, complying with the trademark license is very easy. You may use this eBook for nearly any purpose such as creation of derivative works, reports, performances and research. Project Gutenberg eBooks may be modified and printed and given away—you may do practically ANYTH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eBook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Redistribution is subject to the trademark license, especially commercial redistribution.

START: FULL LICENS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PLEASE READ THIS BEFORE YOU DISTRIBUTE OR USE THIS WORK

To protect the Project Gutenberg™ mission of promoting the free distribution of electronic works, by using or distributing this work (or any other work associated in any way wit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you agree to comply with all the terms of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available with this file or online at www.gutenberg.org/license.

Section 1. General Terms of Use and Re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1.A. By reading or using any part of this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 you indicate that you have read, understand, agree to and accept all the terms of this licens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demark/copyright) agreement. If you do not agree to abide by all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you must cease using and return or destroy all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in your possession. If you paid a fee for obtaining a copy of or access to a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 and you do not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you may obtain a refund from the person or entity to whom you paid the fee as set forth in paragraph 1.E.8.

1.B. “Project Gutenberg”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It may only be used on or associated in any way with an electronic work by people who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There are a few things that you can do with most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even without complying with the full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See paragraph 1.C below.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you can do with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if you follow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and help preserve free future access to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See paragraph 1.E below.

1.C.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Foundation” or PGLAF), owns a compilation copyright in the collec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Nearly all the individual works in the collection are in the public domain in the United States. If an individual work is unprotected by copyright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you are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do not claim a right to prevent you from copying, distributing, performing, displaying or creating derivative works based on the work as long as all references to Project Gutenberg are removed. Of course, we hope that you will support the Project Gutenberg™ mission of promoting free access to electronic works by freely sharing Project Gutenberg™ work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for keeping the Project Gutenberg™ name associated with the work. You can easily comply with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by keeping this work in the same format with its attached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when you share it without charge with others.

1.D. The copyright laws of the place where you are located also govern what you can do with this work. Copyright laws in most countries are in a constant state of change. If you are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check the laws of your country in addition to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before downloading, copying, displaying, performing, distributing or creating derivative works based on this work or any other Project Gutenberg™ work. The Foundation makes no representations concerning the copyright status of any work in any country other than the United States.

1.E. Unless you have removed all references to Project Gutenberg:

1.E.1. The following sentence, with active links to, or other immediate access to,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must appear prominently whenever any copy of a Project Gutenberg™ work (any work on whic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appears, or with whic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is associated) is accessed, displayed, performed, viewed, copied or distributed:

> This eBook is for the use of anyone anyw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ost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t no cost and with almost no restrictions whatsoever. You may copy it, give it away or re-use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included with this

eBook or online at www.gutenberg.org. If you are not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you will have to check the laws of the country where you are located before using this eBook.

1.E.2. If an individual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 is derived from text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does not contain a notice indicating that it is post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the work can be copied and distributed to any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paying any fees or charges. If you are redistributing or providing access to a work wit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associated with or appearing on the work, you must comply either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paragraphs 1.E.1 through 1.E.7 or obtain permission for the use of the work and the Project Gutenberg™ trademark as set forth in paragraphs 1.E.8 or 1.E.9.

1.E.3. If an individual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 is pos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your use and distribution must comply with both paragraphs 1.E.1 through 1.E.7 and any additional terms impos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 Additional terms will be linked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for all works pos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f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work.

1.E.4. Do not unlink or detach or remov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terms from this work, or any files containing a part of this work or any other work associated with Project Gutenberg™.

1.E.5. Do not copy, display, perform, distribute or redistribute this electronic work, or any part of this electronic work, without prominently displaying the sentence set forth in paragraph 1.E.1 with active links or immediate access to the full terms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1.E.6. You may convert to and distribute this work in any binary, compressed, marked up, nonproprietary or proprietary form, including any word processing or hypertext form. However, if you provide access to or distribute copies of a Project Gutenberg™ work in a format other than "Plain Vanilla ASCII" or other format used in the official version posted on the official Project Gutenberg™ website (www.gutenberg.org), you must, at no additional cost, fee or expense to the user, provide a copy, a means of exporting a copy, or a means of obtaining a copy upon request, of the work in its original "Plain Vanilla ASCII" or other form. Any alternate format must includ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as specified in paragraph 1.E.1.

1.E.7. Do not charge a fee for access to, viewing, displaying, performing, copying or distributing any Project Gutenberg™ works unless you comply with paragraph 1.E.8 or 1.E.9.

1.E.8. You may charge a reasonable fee for copies of or providing access to or 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provided that:

- You pay a royalty fee of 20% of the gross profits you derive from the use of Project Gutenberg™ works calculated using the method you already use to calculate your applicable taxes. The fee is owed to the own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trademark, but he has agreed to donate royalties under this paragraph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Royalty payments must be paid within 60 days following each date on which you prepare (or are legally required to prepare) your periodic tax returns. Royalty payments should be clearly marked as such and sent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t the address specified in Section 4, "Information about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 You provide a full refund of any money paid by a user who notifies you in writing (or by e-mail) within 30 days of receipt that s/he does not agree to the terms of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You must require such a user to return or destroy all copies of the works possessed in a physical medium and discontinue all use of and all access to other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 works.

- You provide,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1.F.3, a full refund of any money paid for a work or a replacement copy, if a defect in the electronic work is discovered and reported to you within 90 days of receipt of the work.

- You comply with all other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for free distribu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 works.

1.E.9. If you wish to charge a fee or distribute a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 or group of works on different terms than are set forth in this agreement, you must obtain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manag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trademark. Contact the Foundation as set forth in Section 3 below.

1.F.

1.F.1. Project Gutenberg volunteers and employees expend considerable effort to identify, do copyright research on, transcribe and proofread work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in creating the Project Gutenberg™ collection. Despite these efforts,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and the medium on which they may be stored, may contain "Defects," such as, but not limited to, incomplete, inaccurate or corrupt data, transcription errors, a copyright or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ringement, a defective or damaged disk or other medium, a computer virus, or computer codes that damage or cannot be read by your equipment.

1.F.2. LIMITED WARRANTY, DISCLAIMER OF DAMAGES - Except for the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described in paragraph 1.F.3,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own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trademark, and any other party distributing a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 under this agreement, disclaim all liability to you for damages, costs and expenses, including legal fees. YOU AGREE THAT YOU HAVE NO REMEDIES FOR NEGLIGENCE, STRICT LIABILITY, BREACH OF WARRANTY OR BREACH OF CONTRACT EXCEPT THOSE PROVIDED IN PARAGRAPH 1.F.3. YOU AGREE THAT THE FOUNDATION, THE TRADEMARK OWNER, AND ANY DISTRIBUTOR UNDER THIS AGREEMENT WILL NOT BE LIABLE TO YOU FOR ACTUAL, DIRECT, INDIRECT, CONSEQUENTIAL, PUNITIVE OR INCIDENTAL DAMAGES EVEN IF YOU GIVE NOTICE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1.F.3. LIMITED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 If you discover a defect in this electronic work within 90 days of receiving it, you can receive a refund of the money (if any) you paid for it by sending a written explanation to the person you received the work from. If you received the work on a physical medium, you must return the medium with your written explanation. The person or entity that provided you with the defective work may elect to provide a replacement copy in lieu of a refund. If you received the work electronically, the person or entity providing it to you may choose to give you a second opportunity to receive the work electronically in lieu of a refund. If the second copy is also defective, you may demand a refund in writing without further opportunities to fix the problem.

1.F.4. Except for the limited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set forth in paragraph 1.F.3, this work is provided to you ‘AS-IS’, WITH NO OTHER WARRANTIES OF ANY KIND, EXPRESS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NY PURPOSE.

1.F.5. Some states do not allow disclaimers of certain implied warranties or the exclusion or limitation of certain types of damages. If any disclaimer or limitation set forth in this agreement violates the law of the state applicable to this agreement, the agreement shall be interpreted to make the maximum disclaimer or limitation permitted by the applicable state law. The invalidity or unenforceability of any provision of this agreement shall not void the remaining provisions.

1.F.6. INDEMNITY - You agree to indemnify and hold the Foundation, the trademark owner, any agent or employee of the Foundation, anyone providing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agreement, and any volunteers associated with the production, promo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harmless from all liability, costs and expenses, including legal fees, that aris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any of the following which you do or cause to occur: (a) distribution of this or any Project Gutenberg™ work, (b) alteration, modification, or additions or deletions to any Project Gutenberg™ work, and (c) any Defect you cause.

Section 2. Information about the Mission of Project Gutenberg™

Project Gutenberg™ is synonymous with the free distribution of electronic works in formats readable by the widest variety of computers including obsolete, old, middle-aged and new computers. It exists because of the efforts of hundreds of volunteers and donations from people in all walks of life.

Volunteers and financial support to provide volunteers with the assistance they need are critical to reaching Project Gutenberg™’s goals and ensuring that the Project Gutenberg™ collection will remain freely available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In 2001,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was created to provide a secure and permanent future for Project Gutenberg™ and future generations.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nd how your efforts and donations can help, see Sections 3 and 4 and the Foundation information page at www.gutenberg.org.

Section 3.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is a non-profit 501(c)(3) educational corporation organized under the laws of the state of Mississippi and granted tax exempt status by th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The Foundation’s EIN or federal 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 is 64-6221541.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re tax deductible to the full extent permitted by U.S. federal laws and your state’s laws.

The Foundation’s business office is located at 809 North 1500 West, Salt Lake City, UT 84116, (801) 596-1887. Email contact links and up to date contact information can be found at the Foundation’s website and official page at www.gutenberg.org/contact

Section 4. Information about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Project Gutenberg™ depends upon and cannot survive without widespread public support and donations to carry out its mission of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public domain and licensed works that can be freely distributed in machine-readable form accessible by the widest array of equipment including outdated equipment. Many small donations ($1 to $5,000)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maintaining tax exempt status with the IRS.

The Foundation is committed to complying with the laws regulating charities and charitable donations in all 50 state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mpliance requirements are not uniform and it takes a considerable effort, much paperwork and many fees to meet and keep up with these requirements. We do not solicit donations in locations where we have not received written confirmation of compliance. To SEND DONATIONS or determine the status of compliance for any particular state visit www.gutenberg.org/donate.

While we cannot and do not solicit contributions from states where we have not met the solicitation requirements, we know of no prohibition against accepting unsolicited donations from donors in such states who approach us with offers to donate.

International donations are gratefully accepted, but we cannot make any statements concerning tax treatment of donations received from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U.S. laws alone swamp our small staff.

Please check the Project Gutenberg web pages for current donation methods and addresses. Donations are accepted in a number of other ways including checks, online payments and credit card donations. To donate, please visit: www.gutenberg.org/donate

Section 5. General Information About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Professor Michael S. Hart was the originato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concept of a library of electronic works that could be freely shared with anyone. For forty years, he produced and distributed Project Gutenberg™ eBooks with only a loose network of volunteer support.

Project Gutenberg™ eBooks are often created from several printed editions, all of which are confirmed as not protected by copyright in the U.S. unless a copyright notice is included. Thus, we do not necessarily keep eBooks in compliance with any particular paper edition.

Most people start at our website which has the main PG search facility: www.gutenberg.org.

This website includes information about Project Gutenberg™, including how to make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how to help produce our new eBooks, and how to subscribe to our email newsletter to hear about new eBooks.